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04
三位一体
CD-ROM
2007.7
重磅出击
奥丁领域
逆转裁判4
三度进化
光盘容量
海增3倍
◆ 时光回廊/寄生前夜 ◆ 剧情赏析/光明之风
◆ 官方小说/生化危机 自由之路/死魂曲 羽生蛇村异闻录/幻想传说 沉寂的历史
■ 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



■ 忍者龙剑传Σ

被篡改的语言

卷首语

“Why？他们两人已经有了感情，为什么不能上床？”

“这个……您要知道，靳是一位地下党员，而且那时是上世纪30年代，人们的思想还……”

“真搞不懂你们中国人……”

这段对话发生在将近十年前，为了将《红色恋人》打入国际市场，制片商专门邀请了好莱坞编剧马克·卡普林来对剧情发展进行设计。但在对影片中是否该出现一段由张国荣扮演的地下党员和恋人秋秋（梅婷饰）间的激情场面时，制作人花了好一番力气才令美国人放弃了这一设想。

马克·卡普林当然想不通，在他看来，只要两人在影片中擦出了火花，那么上床便是顺理成章，更何况这一幕也会对票房有益。但他不知道的是，一方面他触及的是一个敏感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并不了解中国人，以及整个东方文化圈的思想。

美国人崇尚的是简单直接，对于他们而言，很难理解东方作品中所蕴含的“道”。正因如此，《无间道》的刘建明可以不暴露身分，却永远要活在被内疚与悔恨困扰的无间地狱中；但《无间行者》就不能这么做，马特·达蒙必须在最后被马克·沃尔伯格一枪爆头，不然观众肯定不买账。

同样的问题，中国玩家印象最深的恐怕是美日版《最终幻想X》在台词上的区别。当泰达即将与尤娜分别时，尤娜背对着他，含泪说出了一句“**谢谢**”。虽非情感的爆发，但千言万语尽在这两个字中得到了表达。

那么，美版呢？

同样是一句话，不过要多出了一个字，那就是——“**我爱你**”。

看，多直接，多明快，多简洁，多有气势！多……不像尤娜的性格……

虽然人们都说什么全球一体化，但东西方的文化却不是那么快就可以融合贯通的。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始终会影响东西方人对另一方作品的改编或翻译，这是很难改变的事实。哪怕是大牌如王家卫，拍《蓝莓之夜》时也会专门邀请劳伦斯·布洛克（著名侦探小说家，《八百万种死法》的作者）来写台词。为什么？因为英语不是他的母语，他可以构架整个故事，但无法保证影片的细节和对白是否符合西方人的感觉。

小说、电影、游戏……只要是有文字的东西，在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后，都会或多或少地发生些许变化，可能是译者为照顾国人的习惯而刻意为之，也可能是原文的语言在本国语言中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无极”，你让人怎么直译成外语）。直接阅读原版肯定是最好的，但有这种条件的朋友毕竟只是少数。那么，在您刻苦学好日语英语了解游戏剧情前的这段时间，还是看看《游小说》吧，我们会努力保持原著的韵味不被篡改的～（好吧，我承认这是广告……）

……**暗星**

CONTENTS 目录



封面用图：奥丁领域
封面设计：张金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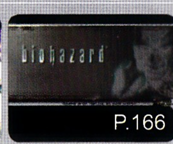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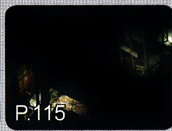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Tot.04
2007.7











卷首语 …… 001

特别企划 一切归零 …… 003

重磅出击 奥丁领域 …… 009
逆转裁判4 …… 041

时光回廊 寄生前夜 …… 080

官方小说 死魂曲 羽生蛇村异闻录 …… 115
幻想传说 沉寂的历史 …… 148
生化危机 自由之路 …… 166

剧情赏析 光明之风 …… 193

同人馆 离开——《恶魔城》同人 …… 205

四格漫赏 罪恶装备 …… 214
光明力量 EXA …… 216

游戏议会 最终幻想Ⅷ …… 218
影之心Ⅱ …… 220

游书苑 …… 222

名场面 最终幻想Ⅹ …… 224

幻彩花园 奥丁领域 …… 228

玛娜影游秀 寄生前夜 …… 234

读编往来 …… 236

小编寄语 …… 240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读者服务部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为何游戏会以“零”作为标题？
零，等于灵，等于不存在的事物，同时……
它也暗指着一切都无济于事，一切都将回归于零的宿命。



一切归零

——“《零》系列”漫谈

文／LightLucifer　编／暗星

没有人知道“《零》系列”在中国究竟有多少玩家，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生化危机》距离“恐怖”越来越远，《零》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在国内拥有最多拥趸的恐怖游戏。

这一点，恐怕是TECMO和国内的众多游戏媒体都没有料到的，直到去年动漫游工作室出版的“《零》系列”资料设定集——《零　镇魂歌》一经出版就遭到疯狂抢购，甚至被炒到二、三百元之多时，国内的游戏媒体才了解到这一系列在中国玩家心目中的影响力。

“曾有七个人被残忍杀害于此的凶宅”，“会发出年轻女子哭泣声的樱树”——这两个偶然听到的日本都市传说激发了TECMO制作人柴田诚的灵感，并最终以其为蓝本创作出了一款具有浓厚和风气息的恐怖游戏。

就这样，2001年12月13日，《零 ZERO》于PS2上登场了。



仪式

仪式的失败造成悲剧，而这起悲剧又会对主角产生影响，三作的故事莫不如此。

《零 ZERO》举行的是“裂绳仪式”，被选中的巫女四肢与脖颈都被绑上御绳，而后以转磨的形式将其撕裂。只有这样才能够封印住黄泉之门，不令里面的瘴气逸出祸害世间。

《零 红蝶》举行的是“红赘祭”，是为了镇住鸣动的虚而把双子巫女当成红赘献出的仪式。皆神村自古以来便坚信双子本来是一个人，只是在出生时被分成了两个而已。而所谓的红赘祭，便是在虚的前面由姊姊扼住妹妹的脖颈，从而以“重新成为一体”时产生的强大力量来施加对虚的封印。

《零 刺青之声》举行的是“刺魂之仪”，以挑选出来的刺青之巫女来代替此地的所有人承受这份思念之痛，镇住生者与死者的怨念将会导致的死亡世界。刺青之巫女将会被刻上代表痛苦的纹身，而后被挑断手筋与脚筋，以刺青木刺穿四肢，然后让其在奈落的最底层陷入永远的睡眠中。

零 ZERO

为了寻找失踪的恩人——作家高峰准星，记者雏咲真冬来到了一间被称为“撕裂之家”的鬼屋——冰室邸中，但不久之后，真冬便神秘地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络。而在两个星期后，担心哥哥安全的深红也来到了冰室邸。

真冬与深红兄妹两人从小便有着强烈的第六感，能够看到一些常人无法看见的诡异的东西，这似乎也是由于血缘的关系，因为母亲遗留给他们的遗产之一，便是能够封印恶灵的射影机。在冰室邸内，深红发现了本应由哥哥带在身上的射影机，但却怎么也无法找到哥哥的身影，而在此时，危机与恐惧也将她团团包围了起来。

因为她所要面对的，是无数徘徊在这间大屋中的恐怖冤魂。

随着一步步的探索，深红渐渐通过各种文件明白了之前在这所大屋中所发生的事情。前世、今生、绳之仪式、作为祭品的巫女，以及那段被残忍地扼杀的恋情……

虽然未经过太多宣传，但这款游戏却籍由自己的独特魅力赢得了业界和玩家双方的一致好评，更被许多人认为是PS2上最恐怖的游戏之一。身为“和风型”恐怖游戏的《零》追求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恐怖，而玩家要与之战斗的对象也并非僵尸怪物，而是类似于《午夜凶铃》、《咒怨》等日式恐怖片中的“鬼”。飘缈不定、神出鬼没，你永远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又会在何时出现。而在剧情上，《零 ZERO》这首部作品便已经奠定了整个系列的主基调。神秘的仪式，无奈的宿命，

至亲的羁绊，悲剧的轮回……这种具有浓厚东方韵味的世界观设定，一下子便吸引了无数已厌倦于美式惊悚恐怖的玩家。

与其他恐怖游戏不太一样，“《零》系列”的大多数剧情实际上都隐藏在游戏中入手的各种日记档案中，只有将它们详细研读后，你才会了解到曾在过去发生的那幕悲剧的始末，以及命运为何会降临到主人公身上的真正原因。

不过，在剧情方面，《零 ZERO》也有着不小的缺憾。在绝大部分时间内，深红都只是独自进行冒险，诚然这会无形中增强游戏的恐怖感，但同时也令剧情的矛盾冲突变得很淡，中途几乎没有出现过给玩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情节。很显然，制作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这一弊病在后面的两部作品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但相对的，那两部作品的恐怖程度相比《零 ZERO》也有着一定程度的下降，我们就只能哀叹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了……

零 红蝶

传说中，在森林里有一个在祭典之日中消失的村庄，这个被称为皆神村的小村子曾经发生过一次大屠杀，而在村民们死绝时，村庄也自地图上消失无踪了。不过，据说长年来迷失在山林中的人都会被引诱到这个村子来……

在暑假中，双胞胎姐妹天仓茧以及天仓零来到了这个她们幼年时曾一起游玩过的森林，想要在这里即将被修建为水坝而消失之前留下最后的回忆。但是，姐姐茧却仿佛被某种东西附身了一样，在一只红蝶的吸引下向着森林深处走去。零急忙追了上去，但最后两人抵达的，竟然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村庄……

那里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有的只是四处徘徊的恶灵，以及残留在空间中的怨念。而在那个永无休止的祭典之夜，双胞胎将会被当作仪式的祭品……

“双子本来是一个人，只是在出生时被分成了两个而已。而当双子合而为一时，便会产生强大的力量。被选中的巫女将会化为红蝶直飞于天，呼唤光明，镇住黄泉之门，而另一位巫女则将成为守护神守护村庄……”

姐妹之间的羁绊、突然消失的村庄、神秘的仪式、徘徊在整个村庄中的恶灵，以及，那在夜空中闪耀着淡淡光芒的红色蝴蝶。

“约定好了哦，我们……永远都会在一起的……”

这是姐妹两人从小时候起便许下的誓言，但是，她们最后又是否能够遵守这个约定呢……

在经历了两年时光后，《零 红蝶》横空出世了。由阴暗诡异的冰室邸，变为了被黑暗笼罩的皆神村；由寻找哥哥的雏咲深红，变为了被某种事物吸引而来的孪生姐妹茧和零。不变的，依然是那缠绕在心头的恐怖以及那在空气中缥缈不定狰狞狂笑的恶灵。

TECMO对本作的宣传可谓不遗余力，发售前几段高素质的预告片更是极大地调动了玩家的胃口，而客观来讲，《红蝶》的素质之高也远远超过了前作，无论从画面、剧情还是可玩性来说都是如此，

宿命

零制作组的主创人员似乎对前世及宿命这两个词情有独钟，这应该也是受到了日式恐怖片的影响。在《ZERO》中，深红的哥哥真冬因自己前世与绳之巫女雾绘的羁绊，最后毅然决定留下来与其一同封印黄泉之门；在《红蝶》里，八重与纱重也是借助曾与自己有过类似遭遇的天仓零与天仓茧姐妹达成了未了的心愿；而《刺青之声》中的天仓萤很有可能就是当初那位民俗学家——乙月秋人的转世，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能在梦境中最后存活下来。



尤其是精彩而凄美的剧情部分更是令所有玩过该游戏的人都不禁为之心动。

笔者之所以说《红蝶》的剧情好，很重要的一点便在于其背景设定以及通过游戏中众多档案所营造出的厚重世界观。可以说，虽然在游戏中出现的众多角色最终都以悲剧收场，但正是这无数悲剧构成的《红蝶》世界让玩家们久久不能忘怀。

《红蝶》世界的关键词有二：一为红蝶，二为双子。而将这实质为一的两者综合起来，得到的便只有两个字——悲剧。

桐生蓟、桐生茜、立花睦月、立花树月、黑泽八重、黑泽纱重、天仓茧、天仓零，在《红蝶》中出现的这四对孪生姐妹（兄弟）中，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离那悲哀的宿命。

心甘情愿死在妹妹手下与其成为一体，但却只能痛苦地看着妹妹被恶灵所惑的蓟；亲手杀死自己的姐姐，最后被木偶上的恶灵所迷惑变得有如行尸走肉般的茜；将希望寄托在弟弟身上从而含笑而死的睦月；未能实现兄长遗愿而悲愤悬梁自尽的树月；无法找到回村之路，只能在鸟居前掩面抽泣的八重；一直深信姐姐会回来却未能如愿，最终被村民所杀变为怨灵而在村中一直守候着的纱重，以及……茧和零……

“双子本来是一个人，只是在出生时被分成了两个而已。而当双子合而为一时，便会产生出强大的力量。”

这便是皆神村村民们的信仰，也正因如此，才造成了无数悲剧的发生。

那闪耀着淡淡红光在空中飞舞的无数蝴蝶，那轻声的道谢，以及那声撕心裂肺的哭喊……直到如今，相信大部分朋友依然无法忘记“红蝶”这个结局当年带给人们的冲击。可以说，“《零》系列”之所以能在中国大红大紫起来，有很大一部

分原因都要归功于《零 红蝶》。但可惜的是，虽然TECMO下了大本钱进行宣传，但叫好不叫座的命运却依然降临到了《红蝶》身上。本作的销量只是十万左右，相对于其受到的如潮好评，这个销量实在是令人有些无法接受啊……

零 刺青之声

在那个大雨瓢泼的夜晚，由于驾驶失误，自由摄影师黑泽怜导致了一场车祸的发生，而她的未婚夫优雨，也在这场车祸中永远闭上了眼睛。

两个月后，在接受了某报社的委托后，怜和助手深红来到了一个据称有幽灵出没的废旧屋邸进行拍照取证工作。正当她准备在拍完最后几张照片离开这里时，一个令其魂牵梦萦，可却本应已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人出现了……

这是梦？还是现实？怜在心中问着自己。原本她是并不怎么相信鬼怪幽灵一类传说的，但如果说这一切都是幻觉的话，那么……优雨的身影又为何会真的出现在自己拍摄的照片中呢？

那天晚上，怜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她来到了那个飘洒着雪花的大屋外。好像是受到了某人的召唤似的，怜不由自主地向着屋中走了进去。

自此之后，每天晚上入梦时怜都会被拉入这个噩梦般的大屋，并受到无数怨灵的袭击，她只能用在屋中拣到的有除灵能力的射影机不断地战斗着。而且，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现实中的她也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状况——蛇纹般的诡异刺青浮现在了她的身上，并且还在不断扩散着。

噩梦，正一步步地侵蚀入现实中……

正如制作人所言，于2005年7月28日发售的《零 刺青之声》是系列前三作构成的三部曲的总结之作。本作采用了三主角制，除了黑泽怜和再度回归的深红外，零与茧的叔叔天仓萤也成为了系列中的首位男性主角（一代中真冬可操作的时间只有几分钟，可以忽略不计）。从本作中可以看出，前两作中的BAD结局才是官方公认的剧情。真冬选择了与雾绘留在黄泉之门内，只剩下深红孤独留在世间；零在恍惚中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姐姐，而后陷入了精神几近崩溃的状态。与痛失爱人的怜一样，深红与零也由于对至亲的思念在梦中进入了沉眠之屋，并逐渐被拉入噩梦世界中。而在梦的尽头等待着她们的，则是一位“《零》系列”中最为悲惨的女子——久世零华。

亲人全部在灾难中死于非命，手筋与脚筋被挑断，而后被当成祭品钉在黑暗的世界中；但最让零华无法接受的是，当恋人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自己身边时，竟然



在自己眼前被人无情地杀死了。

虽然近在咫尺，但她的手却无法触到恋人的身体。

虽然近在咫尺，但她的唇却无法吻上恋人的脸颊。

虽然近在咫尺，但她却根本就无法阻止发生在自己眼前的这一切。

她把这一切都当成了梦，想要从这个噩梦中苏醒过来，而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也进入了她的眼中，令所有的痛苦都发生了反噬。

因此，破戒发生了。

而且，是前所未有，根本就无法进行弥补的破戒……

在剧情的精致程度上，《刺青之声》比起前两部作品来要更胜一筹，许多情节的设定和镜头的运用都能明显看出制作人的进步，尤其是在怜的拼命呼唤下，深红执着地追逐哥哥背影那一幕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可惜的是，也许是过于追求精雕细琢，反而导致本作在情节的感染力上相比《红蝶》略微逊色一些，尤其是结局的感人程度更是无法与后者同日而语，这点令许多爱好者颇为失望。除此之外，梦境与现实双世界的设定在游戏发售前曾令玩家很感兴趣，虽然这一设定有些类似于《寂静岭4》，但如果运用得当的话依然会非常出彩。可结果却又一次令玩家失望了，很明显TECMO没有充分发挥出双重世界的魅力，梦境与现实交错的游戏方式不但没有增强游戏的恐怖感，反而为玩家提供了一个长时间的轻松空间，这对于一款恐怖游戏来说确实是非常失败的设定。

不过，即使如此，《零　刺青之声》的素质依然维持在水准之上。尤其是剧情上与前两作的联系令许多老玩家称赞不已，单从为三部曲进行总结这一点上来看的话，本作已经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柴田诚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披露，《零》三部曲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这一系列的完结，于次世代机种上登场的“《零》系列”将会采用新的主角。但不管怎样，那种独特的和风型恐怖以及那蕴含着淡淡悲伤的剧情架构是不会改变的。

距离《刺青之声》的发售已经过了将近两年的时光，如果笔者没有猜错的话，《零》最新作的消息应该会在半年内公布，届时，就让我们一同再度享受那寒彻入骨的恐怖吧。

(The End)



羁绊

兄妹的羁绊，姐妹的羁绊，情侣的羁绊……这些感情的羁绊，才是“《零》系列”真正的核心。深红为了寻找哥哥来到了冰室邸，零为了寻找姐姐而在皆神村四处奔走，怜为了寻找恋人一次又一次地深入噩梦中，而成为仪式牺牲品的那三位女子，也都是因为对最重要的人的思念才会给尘世带来恐怖。整个系列中惟一让人感到有些怪异的就是身为叔叔的天仓萤对侄女零的思念了，明明只有对最重要的人的思念才会导致其进入沉眠之家的，难道这家伙……

奥丁领域

文/卡伦　编/暗星





格温多琳
Gwendolyn

北方大国拉格纳尼布尔的公主，魔王奥丁的二女。手持魔晶具——尼贝龙根之枪的她在战场上被敌人敬畏地称为“奥丁的魔女”，但生活中的格温多琳却是一个善良坚强的女孩。她非常尊敬自己的父亲，为了父亲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薇尔维特
Velvet



原瓦伦蒂亚王国的公主，当瓦伦蒂亚于一夜间神秘亡国后，她与哥哥英格维一同来到了伊莉特森林，过上了隐居生活。虽然死去的母亲曾预言其将在诅咒中死亡，但薇尔维特依然决心勇敢面对自己的命运。她的魔晶具——芬利尔之链是瓦伦蒂亚王国留下的遗产。



奥丁

拉格纳尼布尔王国的国王，格温多琳和格丽赛达的父亲。冷酷的奥丁以其强大的魔法力和卓越的决断力闻名于世，“魔王”之名在整个大陆上如雷贯耳，而他也是最强魔晶具——雷神之锤巴罗尔的主人。



格丽赛达

格温多琳的姐姐，勇猛的她在每次战斗时都会身先士卒地冲在最前面，因此深受部下的拥护和信赖。格丽赛达有着很强的责任心，但给人的感觉有些冷酷无情。



英格维

薇尔维特的双胞胎哥哥，为了达成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一直抱持着独善其身的思想。



康尼琉斯
Cornelius

铁达尼亚王国的王子，是令无数少女芳心暗动的美男子。在与亡国的公主薇尔维特相恋后，康尼琉斯离开了自己的祖国，但在前往与恋人相会的路上，突如其来的变故降临到了他的身上，令其变成了一只兽人。

梅赛德丝
Mercedes



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的小公主，阿珐莉亚女王的独生女。天真可爱的她几乎受到了所有国民的喜爱，但年幼单纯且涉世未深同时也让她很容易被人欺骗。继承自母亲的魔晶具——魔弹弩·精灵守望者是她最强有力的依靠。



奥迪特

支配死之国恩迪菲尔的女王，高傲而冷酷的她会给每个人留下极为高贵的印象。



阿珐莉亚

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的女王，梅赛德丝的母亲，是一位温柔善良的女性。



梅尔文

林克菲尔德的亲王，阿珐莉亚女王的侄子，同时也是奥斯瓦尔特的养父。冷静且足智多谋的他一直深受女王和臣民的信赖。



瓦格纳

世界上最强的飞龙，能飞至万米高空之上，其实力之强宛若神明一般。



海因德尔

有着丰富知识的金色地龙，一直居住在温塔伯伦雪山顶峰，由于拥有预言能力，因此也被称为“预言之龙”。



埃德蒙多

铁达尼亚国王，康尼琉斯的父亲。他曾在八年前的魔兽之乱中拯救了铁达尼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他变得愈发谨慎胆小起来。



布罗姆

矮人族的天才锻造师，众多魔晶具的创造者。



奥斯瓦尔特

Oswald

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的冷酷战士，梅尔文亲王的养子。拥有魔晶具——诅咒之剑格拉姆的他在战场上有着“黑色剑士”的称号，而其实力之强在整块大陆上都鲜有匹敌者。虽然平日里总是沉默寡言，但奥斯瓦尔特其实有着一颗炙热的心。



绝望之兽吞噬人海
毁灭一切希望
死亡的狂乱冲破枷锁
玩弄生命之光
红莲狂舞
将玉座之旁燃烧殆尽
大釜散发绝望
蒸煮大陆古老之血
若最后之龙雷万汀饮下血石
生存之门将就此关闭
取而代之笼罩世界的
是无止尽的虚无……

——《终焉之预言》



艾里昂大陆

A 拉格纳尼布尔王国

B 森林古城

C 铁达尼亚王国

D 伊莉特森林

E 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

F 亡国瓦伦蒂亚的首都赫尔斯堡

G 兽人之镇

H 死之国恩迪菲尔

I 温塔伯伦雪山

J 炎之国博凯内伦

序章

缘起之日

第1节

落日

他看见一只巨兽自极北之地渡海而来，其有三头六目，踏足之地顷刻寸草不生，呼吸及处鸟兽纷纷毙命。

他看见火海席卷世界，飞溅的火岩化作火雨，在空中狂舞肆虐，灼热的岩浆喷涌而出，于地上翻滚奔腾。

他看见漆黑的迷雾自暗之地狱慢慢升起，阳光为乌云遮断，死神的镰刀无休止地划出死亡的弧线。

他看见血雾弥漫天空，突然化作数万数亿颗血红结晶，如流星般飞向不远处看不清轮廓的那个巨大黑影。

他看见金银双色的巨龙飞舞于空，庞大的身躯遮天蔽日，闻其怒吼之人尽数癫狂自尽。

痛苦的惨叫不绝于耳，熊熊火焰映红了堆积如山的血肉残躯。他惊恐地看着，看着人间化为比地狱还要残忍绝望的噩梦之地，看着这被火海疯狂吞噬的死亡世界。

突然，就在眨眼之间，所有的景象都消失了。

投射在他眼中的是一片漆黑，张口喊叫换来的却是死一般的沉寂。身体无法移动，思维慢慢停滞，一切的一切都逐渐化为乌有。

化为无尽的虚无，虚无，虚无……

斯卡特里浑身一震，猛地睁开了眼睛。

他坐在王位上，惊魂未定地环视着四周，胸口剧烈地起伏着。直到过了足足半分钟后，他才确定自己已经逃离了噩梦。虽然明知是梦，但刚才的那幕情景实在是过于恐怖及真实，直到现在他还无法令自己的呼吸恢复正常。

梦中那个巨大的黑影……尽管非常模糊，不过他几乎可以断定那就是结晶炉科尔德隆。

“是神谕吗……”

这句话在瓦伦蒂亚的国王脑海中一闪而过，但他很快就打消了毁掉结晶炉的念头。如果没有结晶炉科尔德隆，瓦伦蒂亚王国根本不可能成为如今艾里昂大陆的霸主，就连死之国的女王奥迪特与拉格纳尼布尔王国的魔王奥丁也不敢正面与瓦伦蒂亚

对抗。虽然结晶炉需要消耗大量生命之魂——也就是魔素才能炼成魔晶，但斯卡特里非常清楚，大陆上所有国家都对结晶炉虎视眈眈，一旦结晶炉落入了他们手中，也就意味着瓦伦蒂亚的灭亡。所以，即使冒着国土日益沙漠化的危险，斯卡特里也不敢放弃魔晶炉，而是选择了不断对外扩张以缓解这一危机。

当斯卡特里的情绪稍微稳定下来后，他才发现一位老者正垂首站在下方的大殿上，看样子已经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大概是因为怕打扰他的睡眠才一直不敢作声。

“什么事，格雷兹？”

听到国王的问询后，格雷兹侯爵如释重负，抬起头来说道：“陛下，如您所命，前线部队已全部撤离到铁达尼亚王国国境线外，鲁克索德元帅正等待着您的下一步指示。”

“告诉鲁克索德，让所有军队都返程吧，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斯卡特里沉声道，“虽然没能取得胜利，但铁达尼亚在此役后已元气大伤，下次的进军就意味着他们的灭亡。”

尽管做出了这个决断，但斯卡特里还是有些不太甘心。自从三个月前对铁达尼亚王国发动进攻的那一天起，瓦伦蒂亚军便势如破竹地接连取得胜利，一个星期前先锋部队更是攻入了首都巴格伦。如果按照原计划进展的话，如今的斯卡特里应该已身处铁达尼亚王宫准备对自己的新领土进行检阅，但一周前发生的那起意外事件却令他的美梦彻底破灭了。

在对方那闻所未闻的恐怖力量面前，攻入王城内的数千名士兵顷刻间死于非命，三天之内，瓦伦蒂亚军的阵亡人数竟然达到了四万人之多。当察觉到己方军队的力量无法与那种存在进行正面抗衡，而军中的恐慌程度已濒临极限时，斯卡特里立即下达了撤军的命令，这才避免了更惨痛的失败。

“没想到卡隆那老家伙竟然有这一手。”想到铁达尼亚王卡隆采用的那种近乎于自杀的战术时，斯卡特里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但那又如何？他难道愚蠢地以为埃德蒙多那个小鬼日后能成什么大气吗？铁达尼亚的灭亡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暂时就让他贯彻他那所谓的大义吧。”

“是，臣明白了。”格雷兹恭敬地应答道，但他迟迟没有起身，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怎么，还有什么事吗？”

“那个……”格雷兹犹豫了好久后，终于鼓起勇气说道，“三个小时后就是丹妮丝蒂公主的忌辰了，您是否……”

“格雷兹。”

从王座上传来的话语刺入老丞相耳中，声音中没有丝毫感情的存在。当接触到国王那冰冷的目光后，格雷兹连忙低下头，再也不敢继续说下去了。

“八年前我就说过，永远不要在我面前提起那个女人的名字。是你忘记了我的话呢，还是说你狂妄到可以无视你的皇帝了呢？”

“臣不敢！”

格雷兹慌忙将头垂下，转瞬间便出了一身冷汗。隔了几秒钟后，斯卡特里轻轻叹了口气。

“算了，我知道你也是看着她长大的……”瓦伦蒂亚王站起身来，慢慢走到王座后，背对着格雷兹说道，“下去将我的旨意传达给鲁克索德，然后告诉守卫，没有十万火急的事，一个小时内不要来打扰我。”

“遵旨。”格雷兹毕恭毕敬地站起身来，转身向大殿外走去。但就在他即将走出大门时，国王的声音令他停住了脚步。

“格雷兹。”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陛下？”

在沉默了片刻后，斯卡特里背对着他低声问道：“薇尔维特和英格维现在情况怎样？”

“小公主正在准备丹……正在为祭奠做准备，而英格维王子自从三天前那起事件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知道了，你下去吧。”

当大殿的白金门扉被轻轻关闭近一分钟后，斯卡特里才缓缓转过身来。他环视着空荡荡的大殿，脸上忽然浮现出落寞凄凉的神情，先前的王者威严此刻已荡然无存。

“丹妮丝蒂……丹妮丝蒂……”低声重复着爱女的名字，瓦伦蒂亚王颓然坐回到王座上，双手掩面，良久一动未动，“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和那种家伙……”

八年前，瓦伦蒂亚王国第一美女，最受斯卡特里王宠爱的小公主丹妮丝蒂在尚未婚配的情况下诞下一男一女，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朝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斯卡特里勃然大怒，下令处死了公主寝宫内的所有宫女，并将丹妮丝蒂软禁了起来。

尽管无论他如何逼问，爱女都不肯说出那个男人究竟是谁，但在隔了四年后，斯卡特里最终还是查出了真相。令他又惊又怒的是，引诱公主的竟然是大陆第二强国——拉格纳尼布尔王国的国王，人称“魔王”的奥丁。

被公认为是大陆上最强统治者的斯卡特里无法忍受这种耻辱，在盛怒之下亲手掐死了最心爱的小女儿。不过他还是默许了丹妮丝蒂临死前最后的请求，收回了杀死那对私生子——英格维和薇尔维特兄妹的成命，允许他们继续生活在王宫中，并享有与其他王孙公主相同的待遇。

但是，曾亲眼目睹母亲被杀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兄妹俩心中，薇尔维特自小便对斯卡特里王敬而远之，而英格维更是对外祖父充满了恨意。

三天前，英格维曾策划了一起暗杀外祖父的恐怖事件。在计划被挫败后，恼怒的斯卡特里将丹妮丝蒂临死前写下的遗书扔给了英格维，而当看到上面的内容后，受到重大刺激的英格维便离开了王宫，迄今音讯全无。

“奥丁……！”

斯卡特里咬牙切齿地吐出了这个名字，双手因为巨大的愤怒微微颤抖着。在这八年中，他曾数次动过向拉格纳尼布尔王国发动战争的念头，但位处北方冰原的拉格纳尼布尔易守难攻，除去死之国恩迪菲尔和拥有强大空中力量的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外，其他国家很难调动全部兵力对其发动总攻，即使是强大如瓦伦蒂亚也不例外。因此，斯卡特里也只得暂时咽下这口恶气，准备伺机再向奥丁复仇。

一转眼，八年的时光过去了。随着结晶炉凝结的魔晶越来越多，斯卡特里一直梦寐以求的飞空型魔晶具也终于研制了出来。根据矮人锻造师的推测，再过几个月飞空型魔晶具就可以投入大批量生产，这也意味着，瓦伦蒂亚与拉格纳尼布尔间的全面战争即将爆发。

斯卡特里按下王座扶手下端隐蔽处的一个突起，将藏于扶手暗仓中的那个小盒子拿了出来。奥丁之所以冒险潜入瓦伦蒂亚并引诱丹妮丝蒂公主，就是为了得到藏在这个不起眼的小盒子中的东西。

“等着吧，魔王。”他恨恨地掀开了盒子，“用不了多久，拉格纳尼布尔与你的

末日就将……”

忽然，斯卡特里的话语戛然而止。他目瞪口呆地看着盒子里面，浑身无法抑制地震颤起来，如黄豆般的汗珠自额头滚滚而下。

打开的盒子里空空如也。

迪特雷之戒——这世界上惟一能令结晶炉运作的钥匙不翼而飞了。

斯卡特里再也无法控制自己颤抖的右手，小盒从指畔滑下摔落于地。他扶住王座扶手，努力想要站起，但已发软的双腿却抗拒了脑海发出的指令。

戒指被盗了！戒指被盗了！戒指被盗了！

这句话不断回响在斯卡特里的脑海中，声音大若雷鸣。

斯卡特里曾利用结晶炉科尔德隆取得过无数次胜利，也比其他人更清楚这一武器的恐怖。世人都以为科尔德隆只不过是从魔素中汲取出魔晶，进而制造出魔晶具的工具，但如果将其以另外一种方式运作的话，那它顷刻间就可以毁灭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都会笼罩在灭亡的阴影中。

突然，梦中的景象又一次闪现在斯卡特里的脑海中。

“散发绝望的大釜……”

斯卡特里喃喃低语着，脸上忽然露出了无比恐惧的神情。而就在这时，一声难以名状的刺耳巨响撕裂了天空。

伴随着持续不断的响声，大地突然没有任何预兆地剧烈震动起来，整座大殿就仿佛身处于暴风雨中的小船一般动荡不停。

“发、发生什么事了！”斯卡特里惊慌失措地从王座上站起，但一个趔趄便摔倒在地，顺着十级的台阶滚落到大殿上。强烈的恐惧令其顾不得身上的疼痛，慌忙从地上爬起就向大殿外跑去。

大地与天空依然在怒吼着，以白玉制成的地板上现出道道裂痕，挂于大殿屋梁上的华丽吊灯也纷纷从上空掉落，碎裂的巨响接二连三地从四面八方传来。

斯卡特里用力推开大门向外跑去，而当他终于来到室外时，宛如地狱一般的景象令其硬生生地停住了脚步。

在此起彼伏的惨叫及轰鸣声中，原本湛蓝的天空已与血海毫无二致，将整个世界都投射上一片血红。高空上，不计其数的魔素宛如流星箭雨般向王宫某处急速飞来，原本肉眼无法看见的它们由于浓度过高而变得清晰可见。震颤的大地终于裂开，几个措手不及的守卫带着惨叫纷纷跌落下去，转眼间便消失在漆黑的尽头。

“陛下！快逃吧！”跌跌撞撞从通道另一侧跑来的守卫的叫喊声将斯卡特里从恐惧中唤醒了过来，“再不移驾的话，结晶炉……结晶炉！”

还没等守卫说完，突然间，宛如玻璃被锐器划过一般的刺耳声音猛地提高了数百个分贝。斯卡特里的双耳瞬间失聪，再也无法听到任何声响。而那个守卫更是无法承受音波的冲击，捂住耳朵倒在地上痛苦地滚来滚去。

在无音的世界中，斯卡特里没有逃，而是呆呆地望向无数魔素落下的那块天空，同时也是尖鸣声传来之处——结晶炉科尔德隆的所在地。

血红的云团在天空不断蠕动，密密麻麻的魔素几乎隔断了人们的视线。而伴随着声音的不断高昂，大地的震动也愈发剧烈，一切的一切都宛如世界末日一般。

突然，大地的震动骤然停息，刺耳的声音也在一瞬间消失无踪。

而最后映入瓦伦蒂亚国王斯卡特里视线中的，是足以将人视网膜灼穿的，笼罩整个天地的白……

那一天，大陆最强的魔法王国瓦伦蒂亚永远消失了。

第2节 神谕

烈火熊熊地燃烧着，犹如宣泄着对世界的一切不满。从近处的树木，房屋，街道，再绵延到远处的城墙。甚至连原本漆黑的天空也被这火焰所映红。

几个月前，铁达尼亚首都巴格伦还以其富丽繁华闻名于世，但现如今，这座城池已经沦为了被火焰和鲜血浸泡的死城。短短一周内，除了前期逃走的几千人外，巴格伦二十万人都在此次浩劫中死于非命。

当瓦伦蒂亚军一周前攻入首都时，铁达尼亚人曾沮丧地以为自己很快就将成为亡国奴。但就在此刻，不知从何处而来的那只神秘的魔兽却令他们燃起了希望的火苗。

如山一般庞大的恐怖黑影将整座都市都笼罩在阴霾中，怒吼声宛若九天雷鸣般震耳欲聋。攻入城中的侵略者近乎疯狂地四处奔跑，但却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挡住了去向，纷纷被魔兽的血盆大口吞入腹中。三天后，当看到己方的所有武器都无法给魔兽造成任何伤害时，瓦伦蒂亚军统帅只得选择了全线撤退。但就在铁达尼亚人狂喜地欢呼鼓舞时，一场真正的浩劫开始了……

原本只对瓦伦蒂亚军展开攻击的魔兽突然发狂了，并将所有活动的生物都当成了吞噬的目标。转眼之间，王国的守护神变为了地狱之兽，笑颜与欢呼也被绝望与恐惧取代。魔兽踏足之地，血肉之躯在巨爪利齿下尸横遍野，闹市高楼也纷纷被火海吞噬，侵略者长达三个月的攻势，都无法与这只魔兽造成的惨剧相提并论。前三天时间，它帮助铁达尼亚人赶走了瓦伦蒂亚的侵略者，而在后三天三夜中，它却令大半个铁达尼亚变为了人间地狱。

在这无止尽的杀戮中，铁达尼亚人只能蜷缩在黑暗中绝望地祈祷上天。终于，他们等到了自己的救世主——铁达尼亚的二王子埃德蒙多。

原本被国民们公认为毫无王者风范的埃德蒙多挺身而出，率领数千精英与魔兽展开了殊死搏杀。

前所未有的苦战持续了一天一夜，在最后一个士兵也死于魔兽爪下时，埃德蒙多王子终于抓住了稍瞬即逝的机会，以铁达尼亚惟一的魔晶具——魔剑提尔芬古穿透了魔兽的脖颈，将其深深钉在地上。

在被火海围绕的战场中，埃德蒙多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他松开双手，让微颤的剑停留在已颓然倒地的魔兽的巨体中。终于，先前大量透支的体力此刻尽数向他要回了补偿，埃德蒙多双腿一软跪倒在魔兽的巨大头颅旁，再也无法站起身来。

而在这时，奄奄一息的魔兽艰难地睁开了眼睛。

埃德蒙多闭上眼睛放弃了抵抗，他清楚此时的自己已经毫无还手之力了。尽管被钉在地上濒临死亡的魔兽已无法行动，但它仍然可以轻易用意念杀死相距只有几米之遥的自己。

可令埃德蒙多意外的是，过了足足十秒钟后，魔兽依然没有对自己展开攻击。而

在此时，一个虚弱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

“起来吧，埃德蒙多，你已经成功了……”

埃德蒙多惊讶地抬头望去，魔兽的眼睛已不再是布满血丝的疯狂浑红，而重新恢复至四天前的清澈透明。也就是说，在临死之前，它终于清醒了过来。

脖颈处传来的剧痛令魔兽发出痛苦的低吼，它微微颤抖着，猩红的鲜血不断从嘴角流下。埃德蒙多呆呆地看着魔兽，突然跪在它的面前，头深深垂至地上。

“起来！你现在是这个国家的英雄，也是铁达尼亚的新王，双膝怎么能碰触地面！”魔兽有些恼火地低声吼道，鼻孔不住地喷出粗气。当看到埃德蒙多站起身来时，它才慢慢平静下来，目光又一次恢复了柔和。

“你无须自责，这一切都是命运。”魔兽低声说道，“那个神谕……世间所有事物的运转都是为了它而进行的预演，我的死也包括在内。所以，不要自责。你虽然没有你哥哥那样的天赋，但从今天起，你必须承担起这个国家的重任。神谕的降临不可避免，但在那之前，为国家和人民带来最后的幸福吧，埃德蒙多……”

魔兽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最后完全沉寂了下来。当呼吸停止后，淡淡的金黑色光芒慢慢笼罩住了它的全身，而在光芒淡去后，庞大的魔兽，以及魔剑提尔芬古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神谕……”

埃德蒙多失魂落魄地站在被火海包围的修罗场中，口中喃喃自语道。

第3节

逆神

“汝将注定孤独一生，成为灭世之源。”
“汝将沦入万劫不复，逝于魔殿之间。”
“人与神的黄昏即将降临，随之而即的便是毁灭。”
“此乃神谕，此乃天命，不可避免，不可逆转……”

拉格纳尼布尔王城最深处的玉室内，水镜波澜渐渐平息，预言之音回荡良久后也最终转为无声，而其声音下次响起，就要再等待整整五十年了。

奥丁注视着巨大的水晶良久，忽然转身向门外走去，蓝色的披风迎风而起。

这是奥丁有生以来第二次听到水镜的命运预言，五十年前，他借助预言中的神谕成为了拉格纳尼布尔的国王，以魔王之名威震北方冰原。半个世纪后，他再度进入了玉室，想要得知一天之内瓦伦蒂亚的灭亡以及铁达尼亚的突变对自己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万万意想不到的是，听到的竟然是灭世之言。

“兽、死之王、火焰、大釜、最后之龙……”拉格纳尼布尔的魔王默念着这五个在预言中会毁灭世界的关键之名，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不可避免吗……那就让我来试试看吧，卡隆。如果神打定了主意要毁灭我们，那么，我就要逆神而行！”

仿佛感应到了主人身上散发出的强烈杀气，放置在不远处大殿内的大陆最强魔晶具——雷神之锤巴罗尔也发出了嗡嗡的共鸣声。

从瓦伦蒂亚王国覆灭的那一天起，艾里昂大陆再度回到了群雄纷争的战国时代。

◎奥丁领域◎

拉格纳尼布尔王国君主奥丁一反早年间暴虐好战的性格，主动向大陆上其他国家伸出了和平之手。他先是与毗邻的死之国女王奥迪特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紧接着又亲自造访炎之国博凯内伦，在与灼热之王奥尼克斯经过秘密会谈后结为了盟国。而在铁达尼亚的重建工作中，奥丁也向新王埃德蒙多提供了大量无偿援助，再加上两国之前就有着良好的外交关系，因此很快就结成了互惠合作的协议。

但是，有一个国家始终没有答应与奥丁进行和谈，那就是位处于大陆最南侧的森林岛国——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

当瓦伦蒂亚王国一夜间灭亡后，奥丁在王国废墟遗址中得到了结晶炉科尔德隆，但由于迪特雷之戒不知何故落到了妖精之国女王阿玹莉亚手中，所以他始终未能启动结晶炉。

奥丁曾数次向林克菲尔德表达出自己想要得到迪特雷之戒的渴求，并提出了诸多诱人的交换条件，但每次都遭到了阿玹莉亚女王的严词拒绝。对于将魔素当作生命之源的妖精来说，从天地间大量吸取魔素的结晶炉是世界上最为邪恶的存在，虽然他们无力毁掉这个恶魔，但也决不愿意看到其再度启动的一天。

当第七次请求遭到拒绝后，失去所有耐心的奥丁正式对妖精之国宣战，战争之火再度于艾里昂大陆熊熊燃起。

拉格纳尼布尔女武神军队的空中作战能力声名远扬，而以天空作为第二故乡的妖精们在这方面也毫不示弱。与空中相比，地面的战场更为惨烈，大陆最强的两支军团——狂战士与独角兽骑士间的每次交锋都会在洁白的冰原上掀起腥风血雨。

几次大规模的战役后，双方以原瓦伦蒂亚王国首都赫尔斯堡的废墟遗址作为主战场，渐渐转入了相持阶段。

然后，七年的时间过去了。

没有人知道，命运的号角已放至毁灭天使的嘴边，正静静等待着即将被吹响的那一刻……





第一章 结晶炉战争

第1节 薇尔维特

朝日初升，第一缕阳光照在温塔伯伦雪山山巅。远方的天空由淡蓝转为金黄，白雪皑皑的顶峰也由灰暗变得明亮起来。从远方看去，白茫茫的顶峰与天上的白云仿佛融汇叠合在一起，薄薄的云纱不断地轻舞飘摇。

在艾里昂大陆各国中，位处于西方冰原中的温塔伯伦雪山均被视为神圣的所在。数千年来，围绕着这座大陆上最高的山峰，无数诗人写下了赞美的诗篇。而在传说中，这里还是世界上仅存的几只巨龙之一——“预言之龙”海因德尔的居身之所。自古至今，无数人想要征服这座高峰，登上山顶亲耳聆听海因德尔对未来命运的预言。虽然如愿以偿的人屈指可数，但每位成功者都在艾里昂大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因此更是吸引了世人前赴后继地对雪山发起挑战。

不过，这些挑战者不约而同地都会将攀登的时间选在秋季。一年之中，只有那段时间温塔伯伦雪山的风雪才会稍缓一些。其他时间不要说登山，就算站在山脚下都会遭受暴风雪的侵袭，穷尽全力也无法前进一步。

所以，在这寒风刺骨的十二月严冬，当有人远远看到半山腰那个若隐若现的红点时，绝不会想到那是攀登者，而只会将其当成自己的幻觉。

薇尔维特咬了咬牙，左手抓住峭壁上方不远处的突起，继续艰难地向上爬去。

随着距离山顶越来越近，危险性也越来越大。温塔伯伦山数千年来交织的风雪令每块岩石都如同冰面一般，在攀登途中，薇尔维特有数次险些失手滑落，多亏可随意伸缩的魔晶具——芬利尔之链及时缠住岩石，方才令她不至于摔得粉身碎骨。但即使如此，在经历了七八个小时的攀登后，薇尔维特的体力也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恣意侵袭的刺骨寒风更是已将她浑身吹得冰冷。

当爬到三分之一左右时，薇尔维特其实就有些后悔了，不过她只是后悔自己没听格雷兹老师的话多穿些衣服，而并非是针对这次旅行。对于她而言，即使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必须登上雪山顶峰，危险虽大，但此时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在芬利尔之链第147次拯救了她的生命后，薇尔维特终于艰难地爬上了温塔伯伦山的顶峰。

而几乎就在她长出一口气的同时，不远处那个金色的巨影映入了她的视线，一个



如雷鸣般的声音也直接刺入她的脑海中。

“人类的女孩，为什么要打扰我的睡眠？”

略带责备的龙吟将薇尔维特从惊讶中拉了回来。她连忙收起锁链，向那个伟大的存在表示自己绝无敌意。

“请原谅我的失礼，仁慈的海因德尔。”薇尔维特低下头，以尽量谦卑的语调向金色的巨龙海因德尔说道，“迷茫的灵魂来到此地，是希望借助您那预知未来的天赋寻求答案。”

“很遗憾，你大概无法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海因德尔轻轻摇了摇头，“受困于贫瘠的语言，无论是人类还是妖精都只会误解预言中的实质。所以，从很久以前开始，我便不再注视未来。

预言之龙的这句话令薇尔维特有些失望，但在犹豫了片刻后，她还是不死心地继续问道：“我是瓦伦蒂亚王族的血脉，听说您从很久以前开始就与王室有着亲密的关系，是这样吗？”

“有些人会将绵羊视为朋友，但它的本质还是人类的食粮。而在数千年的生命中，我从未曾听过有与人类为友的龙族。”

说到这里，她顿了一下，忽然“咦”了一声，侧首望向薇尔维特，似乎想到了些什么。

“薇尔维特……对不对？”看到女孩惊讶的表情后，海因德尔微微一笑，语调也变得和缓了许多，“果然，我知道你总有一天会来找我。这样看来，那个时刻也已经来临了啊……”

“……既然您早就预言到了我的到来，那么也该知道我的目的吧？”

“为了丹妮丝蒂那个小姑娘……你母亲临死前的预言是吗？她说的没错，无法避免的诅咒与死亡将于那天降临在你与你哥哥身上。”海因德尔沉声说道，“但没什么可害怕的，没有生命可以逃离死亡。当你闭上双眼时，整个世界也将随之终结。”

薇尔维特沉默了，海因德尔刚才提到的那件事正是困扰了她数年的心结。十几年前，当愤怒的祖父亲手掐死母亲时，她与哥哥英格维就在现场。前所未有的恐惧让年幼的他们不敢救助自己的母亲，而只是哭喊着向祖父磕头求饶。

在长大后，薇尔维特与哥哥终于看到了母亲临死前留下的遗书，而刚才海因德

尔说的那句话就赫然写在上面。从那一天起，英格维对母亲的愧疚便化作了刻骨的恨意，因为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母亲竟然会在临死前对亲生骨肉做出这样恶毒的诅咒。不过，薇尔维特始终对母亲恨不起来，她认为正是由于自己与哥哥当初先舍弃了母亲，所以才会遭受母亲的憎恨。母亲在她心目中的形象，始终都是那个微笑着看着自己与英格维在花园中玩耍的美丽红衣女子。

"……您能否告诉我，未来会是怎样的呢？"默默地立了半晌后，薇尔维特低声问道。

"一切都已被记述在预言中，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了。而你应该选择怎样的道路……总有一天，你的老师会指导你的。"

"老师？"薇尔维特意外地反问道，"您是说格雷兹老师？"

海因德尔没有作答，而是继续说道："末日无可避免，但命运有时也会有意外出现，而我的生命，就是为了引导你们而存在的。就算得不到任何回报，我也必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直到如我所预言，从妖精王国而来的黑色剑士将我的性命取走为止。"

虽然薇尔维特有种一头雾水的感觉，但预言之龙的最后一句话还是令她吃了一惊。她急忙抬头望向海因德尔，而对方则是一脸的淡然。

"女孩，竭尽所能地反抗命运吧，那就是你在末日之时所要尽的责任。"海因德尔平静地说道："你还会再次来到这里，那时就向我的尸体祈愿吧，我的朋友会帮你实现的。但现在请你离开这里，我的末日即将来临。即使是罪人在被处死前也可得到祈祷的时间，请不要再打扰我仅剩的短暂睡眠了……"

薇尔维特犹豫了片刻后，向金色的巨龙深深鞠了一躬，转身向着来路走去。

当走到悬崖边时，薇尔维特想起刚才的攀登，这时才觉得有些后怕。

如果是在几个月前，她不会对死亡有任何的恐惧，可现在的她却对生活有了新的憧憬，也重新对未来燃起了希望。正因如此，她才会来到雪山之巅，想要得知母亲以及终焉的预言是否命中注定将要降临，想要搞清楚自己是否有资格接受那个人的感情。虽然海因德尔的话语晦涩难懂，但她还是从中听出了一丝希望的存在，这已足以令迷茫的她兴奋不已。

"我的光，我的生命，我最宝贵的挚爱，请在你我初遇之地等待着我的到来吧。"

她下意识地从怀中拿出那封信，再度小声念诵着恋人写下的情话，脸微微地红了。

"康尼琉斯王子……"





第2节 康尼琉斯

“康尼琉斯先生，你握着我的手好紧……”

“请原谅我，因为如果你不在我身边的话，我就会感到怅然若失，不知所措。但遗憾的是，我必须走了，父亲大人正在等着我。那么……我还能再次与你相见吗？”

“嗯，我会等您的。”

“你的承诺给了我活下去的力量。这只是你我暂时的分离，请一定要等着我，我很快就会回来的，我心爱的薇尔维特……”

“我这是……怎么了？”

不知昏迷了多久后，铁达尼亚王国的王子康尼琉斯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他站起身来，一脸茫然地张望着四周的情况。

映入其眼中的，是一个由昏暗笼罩的世界，浑浊的雾气弥漫着整个空间，令康尼琉斯根本看不清十几米外的情况。坑坑洼洼的地面上布满了青苔和不知其名的腐烂物，刺鼻的臭气让人几乎窒息。

“老天……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康尼琉斯惊讶地合不拢嘴。他竭力想从自己的记忆中找出些线索，但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两天前，当康尼琉斯与一袭红衣的美丽少女——薇尔维特在伊莉特森林偶然邂逅时，两人便一见钟情，康尼琉斯更是在回宫之后向父王提出了想要迎娶薇尔维特的请求。可是，埃德蒙多王的反应给他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尽管国王一直以来都对康尼琉斯关爱有加，但却截然反对这段恋情。

当年前王卡隆曾对埃德蒙多的兄长寄予厚望，可当后者爱上一位乡下少女时，他便毫不留情地将其驱逐出境，并与其断绝了父子关系。铁达尼亚王室一向对出身和血统极为看重，即使是一向随和的埃德蒙多国王也不例外。国王希望康尼琉斯能够忘掉亡国的公主，并提出会为他迎娶一位与其地位相称的美丽公主。不过，正身处热恋中的康尼琉斯断然拒绝了父王的条件，在抛下即使舍弃王位继承权也在所不惜的狠话后便转身离开了王宫。

“接下来我就准备去伊莉特森林找薇尔维特，然后……”

康尼琉斯绞尽脑汁苦思冥想，但他的记忆仿佛出现了一个断层一样，从那之后就再也想不起任何事情了。

“真麻烦……”康尼琉斯困惑地挠了挠头。

忽然，王子的动作停住了。指尖的那种触感绝对不是源于自己金色的长发，而是……长长的耳朵？

康尼琉斯慌忙用手摸了摸脸，那种毛绒绒的感觉让他打了个冷战。他急忙奔向不远处有小水洼的地方，不顾地上的肮脏跪下身去，想要搞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了。

虽然地上的水有些混浊，但康尼琉斯还是依稀看出了自己如今的模样。那个令人震惊的结果让他一时怔在了那里，身心如同坠入了万丈冰窟一般。

映入他眼中的水面倒影，是一只矮小的长耳兽人——传说中因触犯禁忌而被神变为这副模样的世间最下等的生命。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康尼琉斯倒退了几步，险些摔倒在地上。他下意识地望向身上的其他地方，而毛茸茸的双手和矮胖短小的腿脚让他彻底绝望了。

就在此时，不远处响起的簌簌声吸引了康尼琉斯的注意力。他警觉地向声音传来处望去，同时快速向四周扫视了一遍，可没有发现任何能够用来防身的物品。

簌簌声不紧不慢地由远而近，越来越响，频率越来越快，偶然从中还会传来仿佛骨骼交错的噼啪声响。

终于，带来那种怪声的东西渐渐在黑暗的浓雾中显现出身影。令康尼琉斯震惊的是，那竟然是数十具白花花的骨架子，有些上面还附有些许烂肉。上半身如同人类骸骨，下半身却有着七八条腿骨的它们正不紧不慢地向康尼琉斯这边走来，每走几步就会有些骨头掉落于地，看起来令人感到不寒而栗。

康尼琉斯一下子便明白自己究竟身处何地了。在艾里昂大陆上，只有一个地方能够看到这种死者化身的怪物，也只有一个地方会弥漫着如此浓厚的黑暗气息。

死亡与绝望的国度，生者禁止踏足之地——死之国恩迪菲尔。

无论人类还是魔兽，无论王者还是乞丐，任何生命死后，其灵魂都会被永远拘禁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狱中。但与世人想像中不同，死之国并非另一次元的存在，它与其他国家一样都位于艾里昂大陆上，居于西北不毛之地。不过，死之女王奥迪特对自己的整个国土布下了强大的结界，拒绝一切生者的到来。世间知道进入死之国方法的人寥寥无几，而奥迪特对踏足此地的生者施下的诅咒也让那些强者望而却步。在这数百年中，只有拉格纳尼布尔的魔王奥丁曾两度进入死之国，第一次是偷走大量魔晶造出了世界上最强的魔晶具——雷神之锤巴罗尔，第二次则是与奥迪特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除此之外，康尼琉斯还没听到过有哪个人可以以生者之姿踏入此地。

但事实就是，他现在正身处于死之国。不但变成了兽人的模样，而且不远处还有无数渴望生体血肉的死灵正蠢蠢欲动。

当走到离康尼琉斯只有十几米远的地方时，死灵们也停下了脚步，似乎有些迟疑。虽然已丧失思考能力的它们只会用本能来支配行动，但在面对这从未见过的血肉之躯时，它们还拿不准对方究竟有多大本事，饥渴与胆怯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冲突。

在杀戮一触即发之际，康尼琉斯率先采取了行动。

他迅速转身，撒开腿没命似的向后逃跑了。

铁达尼亚王族虽然高傲，但却不是笨蛋。康尼琉斯从小便得知，死之国之所以从未遭到任何势力的侵犯，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普通的武器根本无法给死灵造成任何伤害。即使是武艺在铁达尼亚勇猛无双的康尼琉斯王子在面对这种敌人时也无计可施，更何况是在敌人众多且他手无寸铁的情况下。

当看到猎物转身逃走后，死灵们先是一呆，而后马上也狂追了过来。与刚才的缓慢动作截然不同，此时它们的速度一下子变得飞快，八只骨爪迅猛扒动着地面，不时还借力飞跃起来，每次跳起都会将与康尼琉斯间的距离拉近一些。

康尼琉斯气喘吁吁地逃着，心中不禁叫苦不迭。突遭巨变的他还不太适应这具全新的躯体，兽人的短手短脚令他的速度只有正常时的三分之二。有好几次康尼琉斯都因掌握不好步点跌倒在地，如果不是他反应神速的话，险些就被在后面紧追不舍的死灵们压在身下。

更让康尼琉斯心寒的是，又有无数只死灵因感受到生者气息赶了过来，现在他身后的骷髅已不是开始时的几十只，而是变成了黑压压一大片，看情形足有成百上千。

“我的光，我的生命，我最宝贵的挚爱，请在你我初遇之地等待着我的到来吧。

从此刻起，我将与长期以来那个优柔寡断的自己做出诀别。亲爱的人儿哟，黎明的风也无法赶上我急切的脚步。等我，我即将前来。”

这时，这段话语在其脑海中响了起来。在起身前，他曾让信鸽将亲笔写下的这封信带到薇尔维特身旁。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红衣女孩现在应该正等待着自己吧。

“对不起了，我的爱人……”康尼琉斯默默自语着，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脚步也渐渐慢了下来。在狂奔了几十分钟后，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双腿就如同灌了铅一般再也无法迈动脚步。所以，最后他干脆停了下来，等待着身后死灵的到来。

“真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死去……而且还是这么个破身体……”

康尼琉斯叹了口气，闭上眼静静等待着死亡的降临。可令他意外的是，那些死灵不但迟迟没有追上来，甚至连簌簌的脚步声此时也消失无踪了。

他讶异地转过身去，看到千百只死灵尽数停在了距离自己几米之遥的地方。它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口中不断发出野兽般的低嗥，似乎对不远处的康尼琉斯垂涎三尺，可怎么也不敢再前进一步，只是站在那里不甘心地死死盯着面前的生者。

正当康尼琉斯对这怪诞的场面百思不得其解时，突然间，大地毫无预兆地剧烈颤动了起来。康尼琉斯脸色一变，急忙转身望向前方。目及之处浓雾弥漫，视线完全无法穿透其看见远方的景象。但康尼琉斯清楚地知道，在那浓雾中有着一个无比强大的存在，单是刚才感受到的那股杀气就足以令他浑身震颤。铁达尼亚的王子从幼时起就随军征战四方，曾亲身经历过无数次生死恶战，即使是刚才被死灵追杀命悬一线时，他也保持着沉着冷静。但现在，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恐惧，那个隐藏在黑暗中的存在的巨大压迫感几乎令他窒息过去。

死灵们似乎也感觉到了令它们胆寒的那个存在有些恼火，争先恐后地纷纷向后退了一段距离，但捕食生者的本能还是让它们舍不得离开。

忽然，一个低沉而又巨大的声音在迷雾中响起，径直刺入康尼琉斯耳中。

“这种气味……你是铁达尼亚皇家血脉？”

虽然不知对方是敌是友，但对强者的敬畏令康尼琉斯不敢掉以轻心。他清了清嗓子，以尽量平静的声音回答道：“您猜的没错，我是铁达尼亚的康尼琉斯王子。当我醒来时，就已经变成这幅样子了。”

“康尼琉斯……我看不见，但我知道，的确是你。”

“那能否告诉我，正身处于黑暗中与我对话的，究竟是哪位强大的存在呢？”

“即使我告诉你，你也不会相信的。”那声音哼了一声，沉声道，**“是那群垃圾把你逼到这儿来的吗？不许再逃了，真是有辱铁达尼亚皇族的威名。”**

伴随着话音落下，一件东西忽然自迷雾中斜刺而下，刚好插进了康尼琉斯面前的地面中。康尼琉斯吓了一跳，急忙后撤一步定睛看去。映入他眼中的是一柄宝剑，湛蓝色的剑身在黑暗中散发出淡淡的幽光，纯金打造的剑柄更是闪耀着眩目的光芒。

康尼琉斯犹豫了一下，走上前将剑拔了出来。

“这是……魔晶具？”铁达尼亚的王子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身体因激动与兴奋微微颤抖着。

由于曾见过薇尔维特的芬利尔之链，所以一将剑握在手上，感受到那种强大的力量时，康尼琉斯立即就做出了判断，这柄剑与芬利尔之链一样，也是魔晶具之一。

魔素源于生命，而大量魔素凝结成型后即为魔晶。除去可以吸收魔素炼成魔晶的结晶炉科尔德隆外，世界上惟一有魔晶存在的地方就只有死之国恩迪菲尔，因为只有在这个万物无息的死亡世界中，魔素才有时间逐渐沉淀结晶。数年前，矮人族有史以

来最具天赋的工匠布罗姆发现了魔晶中蕴含的强大力量，并最终研制出了将魔晶锻造成武器的技术，那种武器便被称为魔晶具——远远凌驾于世间所有力量之上，威力足以震天动地的最强兵器。

由于魔晶的极度缺乏，再加上锻造的复杂程度，全世界的魔晶具迄今为止不超过十件。拥有魔晶具的国家纷纷将其当成镇国之宝，奥丁的雷神之锤、妖精女王阿珐莉亚的魔弹弩，以及铁达尼亚王族如今已遗失的魔剑提尔芬古在世人心目中都已成为了传说一般的存在。对于任何武者而言，魔晶具都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武器，所以康尼琉斯拿起这柄剑时才会如此激动。

“转过身去，康尼琉斯。”那个声音以不容辩驳的语气命令道，**“铁达尼亚的皇族不能被这些垃圾追得抱头鼠窜。去，给予它们彻底的死亡！”**

康尼琉斯紧握剑柄，一股豪气忽然直冲胸口。他缓缓转身，冷冷扫视着不远处那无数具白花花的骷髅骨架。此时死灵们似乎也预感到了大祸临头，尤其是最前面的几只更是被魔晶具的杀气震慑得怪叫了起来，扭头就想逃跑。而就在第一只死灵准备转身的同时，突如其来的剑光一闪而过，死灵的上半身眨眼间飞向天空，腰部以下已被巨大的冲击力轰得粉碎，几块飞溅出去的骨头在地上翻滚了几圈，而后忽然化为了一堆粉末。伴随着一声长啸，一个小小的黑影从天而降冲入死灵大军中，随之而即的便是如潮水般此起彼伏的惨叫。那黑影宛若游蛇一般在死灵群内快速移动着，其所经之地，碎裂的白骨、利爪与骷髅头纷纷飞舞于空。

康尼琉斯只感到一股难以名状的力量源源不断地涌入自己体内，这柄蓝色的宝剑就如同有生命一般，总能引导他在最合适的时机以最强的力量攻向对手。最初还有几只死灵想要负隅顽抗，但当它们在康尼琉斯剑下一招毙命后，死灵们已经乱成了一团，争先恐后地四散奔逃。短短几分钟内，先前黑压压拥挤在这一带的千百只死灵已逃得无影无踪。康尼琉斯站在散落满地的白骨粉末上，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而在这时，那个声音又一次响了起来。

“以一个人类的角度来讲，你刚才表现得非常不错。”

康尼琉斯收起剑，向声音所在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万分感谢您的出手相救，铁达尼亚将为此把您永远视为尊贵的客人。”

听到这句话后，那个声音沉默了几秒钟，突然放声大笑了起来。

“尊贵的客人……哈哈哈哈，这些年来总算有个笑话能让我笑出声来了。”笑声越来越响，逐渐宛如雷鸣一般震耳欲聋，**“无知者是幸福的，当你得知某些事情时，恐怕就不会再做出这个愚蠢的承诺了……停下来！”**

当察觉到康尼琉斯试图走近自己这边时，那个笑声戛然而止，突然厉声喝道。

康尼琉斯连忙停下了脚步，再也不敢挪动半步。

“别过来……我的身体不过是蛆虫和其他死物的食粮罢了。倘若目睹我的身躯，你的灵魂会为之颤抖，鲜血也会凝固为冰。”那个声音顿了顿，继续说：**“拿着那柄剑吧，它是你的了，这是身为铁达尼亚王子的你必须承担的责任。它会告诉你离开这里的方法，而终有一天，它也将引导你见识到我的真面目。”**

“……您期望的是什么？您又是否清楚我身上发生了些什么吗？”

“走吧，如果你不希望更大的悲剧永远伴随着你，那就快些回到你的祖国铁达尼亚。你的命运，正在那里等待着你……”

那个声音越来越低，说到最后几个字时已几如呓语。

“请、请等一下！”康尼琉斯急忙喊道。他还有许多搞不懂的地方想要求助于这

个神秘的声音，不过对方似乎无意再与其交谈下去了。

“走吧，我要睡了……”

说完这句话后，那个声音便再也没有响起，而那种如排山倒海般的压迫力也同时消失无踪。这也给了康尼琉斯一个明确的信号——“它”已经离开了。

康尼琉斯将剑举起，凝神注视着剑锋上映射出来的自己。

莫名其妙地变为被诅咒的兽人、莫名其妙地来到死之国，莫名其妙地得到了魔晶具——这几件事其他人哪怕碰上一件都会感到不可思议，可现在竟然全都发生在了自己身上，这让康尼琉斯直到现在都很难接受。

“……不管怎样，先回到铁达尼亚再说吧，也许乌尔佐那个家伙会有办法。”

康尼琉斯这样想着，将剑插回到腰间。

留着一把灰白长胡子的乌尔佐是铁达尼亚的宫廷魔法师，自从五年前他来到铁达尼亚后，便凭借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魔法成为了国王埃德蒙多的座上宾。与八年前刚刚即位意气风发的那个中年男子相比，如今的埃德蒙多王显得衰老了许多，也丧失了往日的锐气，甚至有时会下达一些明显昏了头的旨意。

康尼琉斯对乌尔佐非常反感，他坚持认为，正是由于这个阴阳怪气的老人一直在身旁进行蛊惑，父王才会在这几年来逐渐变得昏庸起来。但乌尔佐确实有着渊博的魔法知识，这点即使是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如果说在铁达尼亚有人能解除这个诅咒的话，恐怕除了乌尔佐之外就没有其他人了。

“不过，该怎么回去呢……”

当想到这个问题时，康尼琉斯皱起了眉头。虽然那个声音说这柄剑能引导他离开死之国，可他根本就不知道何从下手。而每留在这里多一秒钟，危险也将成倍提升。

如果对手只是死灵、地底触手、腐鱼这种低级怪物，根本不可能对现在的他造成任何威胁。但如果碰到四处巡视的死神军团，那即使拥有这把魔晶具之剑也必定会陷入一场苦战。更让康尼琉斯担心的是与死之女王奥迪特狭路相逢，他可不认为自己碰上这位传说中实力与魔王奥丁不相上下的强者时会有丝毫胜算。

就在康尼琉斯发愁时，忽然，一阵奇怪的声响在他背后不远处响起。虽然声音不大，但还是没有逃过康尼琉斯的耳朵。

“什么人？出来！”康尼琉斯快速转身，冲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厉声喝道。

“在这片只有腐朽杀戮的毁灭之地上，我竟然会嗅到生命的气味，真是个奇迹……”

在康尼琉斯的注视下，一个举着烛台的死灵颤巍巍地从黑暗中走来，破破烂烂的蓝色长袍掩盖着他的大半个身体，只有一个骷髅头露在外面。而从头顶和下颚的花白长发长须来看，这个死灵应该是以老者之姿结束寿命来到这个世界的。

当走到离康尼琉斯几步远的地方时，死灵停下了脚步。他慢慢抬起手，用一根指骨指向王子腰间那柄蓝色的剑。

“我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这柄剑是惟一能带你离开此地的东西，不过，看样子你似乎不知道该怎样发挥它的作用？”

看到康尼琉斯犹豫的样子，老死灵嘿嘿笑了起来，那种干涸的笑声让人听起来感到异常刺耳。

“我大概知道怎样使用它，但作为条件，你能否将我也一同带离这个世界呢？”

“……一个死灵为什么要离开他本该归属的地方？”

“呵呵，我在人世间还有些未了的心愿。如果不能完成它的话，那种遗憾与悔恨就将伴随着我数千数万年，让我永远都无法安心地闭上双眼。”

看到康尼琉斯似乎还在犹豫，老死灵继续说道："等达成自己的心愿后，我会再度回到这里的。死灵的身躯三个月后就会在尘世间腐朽溶解，你根本无需担心我的出现会违反自然界的摄理。再这样浪费时间的话，那些家伙很快就会再度来到这里的。如果让奥迪特女王察觉到你的存在，那你就再也不可能回去了。"

最后这句话终于让康尼琉斯下定了决心。他点点头，同意了老死灵提出的条件。

"好，就按你说的，我将你一起带到外面。现在告诉我该怎样用这把剑吧。"

"如您所愿。"老死灵放下烛台，慢慢向康尼琉斯这边走来。

这时康尼琉斯才注意到，在老死灵的腰间似乎别着个东西，虽然被斗篷完全罩在下面，但从形状和大小来看似乎有些像一顶帽子。他没有对这个细节太在意，而是在对方的指示下将剑拔了出来，认真听着离开死之国的方法。

在将剑插在地上，并依老死灵所言将指尖的鲜血滴在剑柄上时，一个六角星形状的魔法阵忽然以剑为中心出现在地上。蓝色的光芒沿着地上六角星的外线冉冉升起，逐渐将位于剑旁的康尼琉斯和老死灵罩在了魔法阵中。随着"唰"的一声细响，光芒蓦然消散，而魔法阵、宝剑和两个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康尼琉斯醒过来时，映入他眼中的是漫天飘舞的雪花和天边连绵不绝的雪山。

"这里是拉格纳尼布尔王国的领土，极北的冰原之地。"

老死灵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康尼琉斯从地上站起，拍了拍沾在身上的雪，忽然感到一阵寒意袭来，让他不禁打了个哆嗦。虽然兽人浓厚的毛发有着御寒作用，但在这片寒冷的土地上似乎也起不到太大作用。

"是分离的时刻了。"老死灵从康尼琉斯身旁慢慢走过，说："奥丁的女武神们经常会在这附近巡逻，随时准备斩杀因迷路而离开死之国来到此地的冥界怪物，我可不想被她们打成骨架。"

"虽然不知道阁下生前的名字，不过多谢你的帮助。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日后能够报答你的这份恩情。"

康尼琉斯礼貌地向老死灵微微欠首，而后转身向着弥漫在北方天边的那团青色薄雾——拉格纳尼布尔王城尼比欧拉波利斯的方位走去。

当康尼琉斯的身影消失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后，老死灵方才停止了眺望。

"终于又回到这个世界了，以这样的姿态……"它喃喃自语着，右手颤颤地移向腰间，摸索着斗篷下的那个东西。"被背叛，被毁灭，一切都被夺走，一切都已不再值得留恋。这个丑恶的世界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了，那么，就让我亲手来实现那个预言吧……"

它将从腰间取出的那顶"帽子"戴在头上，开始向西南方慢慢挪动了脚步。

如果康尼琉斯看到这一幕的话，他必定会立即想到老死灵的身分，也必定会猜出对方那未了的心愿会在艾里昂大陆掀起巨大的波澜，所以必定不会答应它的请求。

但是，现在一切都无法挽回了。从他将老死灵自死之国带回现世的那一刻起，早已被注定的毁灭便开始了等待已久的运转。

化为死灵的瓦伦蒂亚王斯卡特里在冰天雪地里慢慢走着，头顶的金色皇冠在这洁白的世界中格外耀眼。

第3节

奥斯瓦尔特

温塔伯伦雪山顶峰，海因德尔默默躺在悬崖边缘，双目微闭，呼吸自然而平静。

自从三天前那个红衣女孩离开后，海因德尔就再也没有移动过一步，而是选择了静静的睡眠。

在这几万年中，她曾亲眼目睹了无数个国家的诞生与灭亡，见证了无数场盛典与毁灭。有人曾因她的预言君临天下，也有人因她的预言而绝望地跳下山崖。鼎盛、光荣、欢笑、友谊、血腥、杀戮、绝望、背叛……世间万事万物转瞬即逝，英雄与罪人最终都将化为白骨腐朽消散。年轻时，她曾好奇世间的感情，耗费数百年时光飞遍了整个艾里昂大陆寻觅生命的意义；但在千年前，海因德尔终于对一切都感到了厌倦。她独自飞到雪山顶峰，从此再也没有降临凡间。

所谓的历史只是一出永不重复的戏剧，只能按照亿万年前便已既定好的轨迹如期上演。被赋予了预言能力的她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在、过去、未来，但却无力改变一切。她只能默默地看着，不带丝毫感情地说着，无可选择地以一个旁观者的身分活着。

不过令她稍感欣慰的是，漫长的岁月终于要结束了……

海因德尔缓缓睁开眼睛，望向狂风暴雪中逐渐向这边逼近的那个身影，嘴角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妖精之国的黑色剑士，我等你很久了。”

在温和的龙吟中，暴风雪中的身影逐渐变得清晰可见。来者是一个身穿黑色盔甲的年轻金发剑士，看上去大概只有十七、八岁左右。他毫不畏惧地缓步向预言之龙走来，手中的利剑罩着一层淡红色的幽光。

当走到海因德尔身前时，少年停下了脚步，面无表情地注视着金色的巨龙。

“为什么不逃？你明明知道我要来。”

“试图躲避厄运，就仿佛试图改变星星运行的轨迹。即使是那些能够预言未来的生命也无法逃离早已注定的命运，只能依照指引走向虚无之路。”

少年点点头，将利剑指向了海因德尔。“那么，就进行你最后的一战吧，我也很想知道这柄剑的真正力量。”

预言之龙轻轻吐了口气，笑了。“无须担心，你手上的那个魔晶具——魔剑格拉姆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最强武器，我无力反抗，而即使是拥有雷神之锤的奥丁也无法与发挥出真正实力的你相抗衡。所以，取下我的首级，向你那妖精的雇主证明你强大的力量吧。”

“也许他们会付出报酬，但我并非受雇于他们，这只是父亲让我办的事罢了。”

“那并非你应称呼为父亲的人。爱德华——拥有这个名字的人才是你真正的父亲。”

少年哼了一声，眉间现出一丝怒色：“那家伙是谁？是将自己的亲生骨肉抛弃的家伙的名字吗？我的父亲只有一个，那就是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的亲王梅尔文。”

“忘了吗……算了，总有一天你会想起来的……”海因德尔闭上眼睛缓缓说道，**“令漆黑感到恐惧的惟有其主之影。寻找小鸟吧，奥斯瓦尔特，那就是你的宿命。”**

“那种好像无所不知的口气……就让我来停止你那喋喋不休的舌头的活动吧。”

被称为奥斯瓦尔特的少年冷冷说道，手中的魔剑于刹那间红焰暴增。

顶峰上的万年积雪在灼热的高温下飞速消融化水，此时的奥斯瓦尔特浑身笼罩上了一层黑色的斗气，远远望去就如同一个人形的黑色魔影。

他低喝一声，以人类难以置信的速度一跃跳至海因德尔头顶，将魔剑格拉姆狠狠刺向预言之龙的脖颈。

几乎就是在海因德尔失去呼吸的同一时间，远在千里之外的喀尼加斯山脉突然响起了一声怒吼。

“贤明高贵的海因德尔啊，这就是你一直期待着的命运吗！”

狂怒的吼声响彻天际，群山也为之震撼不已。

“我感受到了，感受到了你最后的气息。也许你可以接受命中注定的死亡，但我……我瓦格纳无法忍受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苦！”

伴随着这声巨吼，红色的暴龙在剧烈震动的山峦间冲天而起。

妖精之国林德菲尔特，谒见之间。

阿玹莉亚女王坐在王座上，凝神注视着飘浮在自己面前一动不动的那柄红色魔剑，背后的四对薄翼幻彩流动，散发出瑰丽眩目的淡淡光芒。

虽然没有亲手碰触到剑，但阿玹莉亚能够清楚感应到剑上放射出的那种强大的压迫感。与她的魔晶具——魔弹弩·精灵守望者的平和气息截然不同，她从这柄剑上感到的只有杀戮、恐怖、黑暗以及死亡的气息。

奥斯瓦尔特垂首站在不远处，一直没有说话。

“陛下，您意下如何？”看到女王沉吟良久一言不发后，站在其身旁的梅尔文亲王毕恭毕敬地问道，“这柄剑是最强的魔晶具，威力甚至凌驾于魔王的雷神之锤巴罗尔之上。虽然无法完全复制，但如果我们以其为样本进行研制的话，那……”

“梅尔文。”阿玹莉亚打断了他的话，颦眉问道，**“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柄剑应该是魔剑格拉姆吧？”**

梅尔文脸色微微一变，他转向奥斯瓦尔特说道：“你先退下吧，奥斯瓦尔特。”

少年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大殿。这时，梅尔文才继续说道：“正如您感应到的，这确实是布罗姆将传说中的魔剑格拉姆在现实中的再现。”

“诅咒之剑……”阿玹莉亚的眉头皱得更紧了，语气中略带责备，“为什么要让这种邪物现于人世？它的力量虽无与伦比，但使用者却将受到恶毒的诅咒。你应该知道这一点啊？”

“请不要担心，那所谓的诅咒已经被降低到最低界限了，对使用者的危害微乎其微。奥斯瓦尔特是我的孩子，您该不会认为我会以他的生命来冒险吧。”

“话虽如此，但这把剑……”

“请您相信，这种武器对我们有百利而无一害。只要有了它，我们就可以完成一些原本难以想像的任务。在它的黑暗威力面前，即使是强大的古龙也难以匹敌。”

听到这句话后，阿玹莉亚浑身忽然一震。她抬起头，将惊讶的目光投向了梅尔文。“你究竟做了什么？难道说……海因德尔被杀的传言是真的？”

“那只是一次可怕的意外而已。”有着一头如瀑布般金色长发，全身洋溢着优雅华贵气息的亲王微微欠首，平静地说道：“奥斯瓦尔特本来是想挑战预言之龙，以验证这柄剑的力量。但没有想到魔剑的力量大至如斯，古龙钢铁般的鳞甲如同黄油一般



被轻易切穿。谁都不希望看到伟大龙族的辞世，但事已至此，任何后悔也无以弥补。”

说到这里，他话锋忽然一转，“不过，这起意外却让我们见证了格拉姆的力量。与拉格纳尼布尔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八年之久，魔王的雷神之锤一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倘若我们能够将魔剑进行量产的话，那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必将很快走向终结。请您仔细考虑一下吧，陛下。在最前线的战场上，每眨一次眼睛都会有我们的将士为国壮烈捐躯。虽然制造魔晶具会消耗大量魔素，可为了这些英勇的战士们，为了早日结束战争，我们是否应该在轻重之间做出权衡呢？”

阿珐莉亚沉默了。温柔善良的女王低下头，陷入了久久的深思中。

奥斯瓦尔特慢慢走在宫殿过道中，迎面飞来的妖精见到他时总会下意识地向旁边闪去，因此他的前方总是保持着一片开阔。

这并非意味着尊敬，而是代表着厌恶与恐惧。虽然被公认为是妖精之国的最强战士，但对于坚持血统至上的高傲的妖精来说，奥斯瓦尔特始终都只是个人类，地位只比普通的独角兽骑士稍高。不但没有参政议事的资格，甚至还因身上沾染的血腥气息遭到妖精们的排斥与鄙夷。

不过，奥斯瓦尔特对于这点倒是一点都不介意，他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地位，自己的使命，以无休止的杀戮来证明自己的生存。

他不需要朋友，因为害怕被背叛被抛弃；在他心目中也无所谓敌人，只有需要被斩杀的生命而已。整个妖精之国，或者说是整个世界中，能让他敞开心扉的只有一个人——梅尔文亲王，他的养父。

奥斯瓦尔特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更不知道自己的出身。当他还是婴儿时就被遗弃在风雪中，如果不是梅尔文偶然发现并收养了他，那他早已在饥饿寒冷中死去。

他被梅尔文带回了妖精之国，十八年来一直在后者的指导下学习战斗技能。对奥斯瓦尔特而言，他希望成为父亲的剑，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帮助父亲，为此即使双手染上再多的鲜血也在所不惜。

离开华贵的皇宫后，奥斯瓦尔特独自向自己的住处走去。此时天色已暮，妖精之森中特产的幻光花在浓密的草丛中迎风起舞，在暗夜中闪耀着五彩斑斓的绚丽光芒。

“奥斯瓦尔特先生，请等一下！”

后方传来的呼唤声让奥斯瓦尔特停住了脚步，他转过身去，望向正从远方向这边跑过来的那个老矮人：宫廷首席锻造师布罗姆——魔剑布罗姆及众多魔晶具的锻造者。

布罗姆气喘吁吁地一路小跑到奥斯瓦尔特身前，喘着粗气问道：“奥斯瓦尔特先生，那把剑在哪里？”

“我父亲拿着它，正在和女王陛下谈些事情。”

“请、请听我说，我、我现在很后悔造出这把剑来。这是一件被诅咒的武器，虽然我努力想要消除那种逸气，但、但根本无济于事。”布罗姆的语气非常急促，并不时地东张西望着，似乎是在害怕着什么，“它的威力足以撕裂天空、粉碎大地，但作为代价，该来的总有一天要来。所以，请您不要再使用它了，梅尔文亲王他……”

“哦，我怎么了？”

忽然，一个柔和的声音传入了两人耳中。奥斯瓦尔特微微欠身，向背手缓步走向这边的梅尔文行了个礼，而一旁的布罗姆则吓得脸都白了，嘴唇不住哆嗦着。

“布罗姆，能否先离开一下呢？我有些事要与我的儿子谈谈。”

“啊……好、好的。”

布罗姆慌忙应道。在他转身快速离开时，梅尔文的声音再度在他耳畔响起。

“如果没什么急事的话，回府上等着好吗？一会儿我有些要事要与你商量下。”

布罗姆闻言打了个冷战，但在这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亲王面前也只能忙不迭地点头应和。“是、是，我明白了……”

当布罗姆的身影消失在远方后，梅尔文将身体转向奥斯瓦尔特，嘴角依然挂着那种温和的笑意。

“女王陛下对不久前你在拉格朗战役中的表现非常满意，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几天后嘉赏之令就会下来了。”

奥斯瓦尔特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一般人听到这个消息也许会大喜过望，但他对此却一点都不感兴趣。

“对了，海因德尔号称预言之龙，它在临死前有没有说些什么？”

“一些无聊的话罢了。”

“你还是老样子啊，对什么都漠不关心。”梅尔文微微一笑，没有再问下去，将手中的魔剑举了起来，“休息一下后准备再度出发吧，有新的任务。”

奥斯瓦尔特接过剑，将其插进了腰间的剑鞘。

平时他不会过问是什么任务，也不会管任务的意义是什么，这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反正梅尔文总会告诉他，而他只要将其完成就可以了。但这次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询问的话语脱口而出。

“什么任务？

“前线侦查，不过这次的目的地戒备森严，恐怕只有你才能顺利潜入收集情报。”

“去哪里？”

“敌人的首都。”梅尔文停了一下，一字一顿地说道：“魔王之城——尼比欧拉波利斯。”





第4节 格温多琳

拉格纳尼布尔王国，王城尼比欧拉波利斯。

“姐姐！”

紧闭的房门突然被一把推开，一位头戴小小金冠，身着战斗装束的银发少女兴奋地走进房内四处张望着，但却发现自己想找的人并不在里面。

“真是的……不是刚回来嘛，又跑哪儿去了？”

少女不满地撇了撇嘴，可正当她转身想要离开时，放在墙角的那件武器忽然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她下意识地瞅了瞅四周，而后悄悄走了过去，爱不释手地抚摸着以魔晶打造而成的那件武器，脸上流露出羡慕与喜悦的神情。

“很喜欢这支枪吗？格温多琳。”

突然，身后响起的那个声音将银发女孩吓了一跳。她急忙回身向门口看去，映入眼帘的是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正笑吟吟地看着自己的孪生姐姐。

“喜欢……啊不，那个……”

格温多琳慌忙将枪放回原处，好像做了什么错事一样低头双手搓着衣角，含糊不清地小声嘟哝着。

格丽赛达微微一笑，突然快速上前，绕到妹妹身后一把抱住了她。当格温多琳回过神来时，才发现姐姐的双手已经停留在了自己的胸部上。

“唔……还是这么小啊……”

“姐姐！”

格温多琳奋力从姐姐的怀抱中挣脱出来，羞得满脸通红。

“好啦好啦，别生气了。”看到妹妹嘟嘴怄气的样子，格丽赛达笑了笑，“要不然这支枪借你玩几天如何？”

“真的？”听到这句话后，格温多琳一下子兴奋了起来。

“骗·你·的。”格丽赛达走上前，将枪背在身后，食指轻轻点着妹妹的脑门。“尼贝龙根之枪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东西，虽然你的实力在女武神中已是数一数二，不过还是小心为妙。别撅着嘴啦，迟早有一天这东西会是你的……”

说到最后一句时，格丽赛达眼神中蒙上了一层阴影。但她很快就恢复了笑容，没有让妹妹察觉到自己情感的波动。

“说起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啊，你好不容易才从最前线回来一趟，我一听到消息就马上过来了。在城里担任守卫的工作实在太无聊了，根本没有敌人能攻到这里来嘛。”

“看你这副闲得发慌的样子……那么，要不要和我一起出去巡逻？”

“哎？”格温多琳意外地抬头望向姐姐，从表情上来看，对方这次似乎并不是开玩笑。

“来吧，你也该去外面见识一下了。”格丽赛达不由分说便拉住妹妹的手向门外走去，“有些事情再不说的话，可能就来不及了……”

在做好充分的战前准备后，姐妹俩离开王城尼比欧拉波利斯，一路向着拉格纳尼布尔王国最外围的防卫线飞去。普通的女武神飞行这段距离至少需要耗费一天时间，但对于从小就在父亲奥丁的严格训练下成长起来的姐妹俩来说却是轻松至极，没过两个小时，两人便来到了此次巡逻任务的目的地。

“看那里，最高的那座建筑就是了望台。如果发现敌军的话，信号弹就将从那儿发射上天。”

“小心别踏足地图上标记的深色地带。这是为了对付独角兽骑士而设置的迷雾地，一旦他们进入雾中，过不了几秒钟身上的钢铁盔甲就会被生长在雾气中的食钢虫腐蚀吃掉，那样就只能任人宰割了。”

“当突然爆发遭遇战时，女武神应该以最快的速度立即飞到天空，将地面的敌人交给狂战士，我们所要应对的是敌人的空中力量，或者是形成空陆的夹击网给敌人造成致命打击。”

“妖精之国的主要战斗兵种有三大类：一是拥有强大近战能力的独角兽骑士，二是擅长制造炸弹等范围性杀伤武器的矮人族。不过，这两类兵种对于飞舞在天空的我们来说构不成太大威胁，在战场上我们真正的敌人只有妖精这一种。如果你所率领的部队遇到妖精部队，优先要消灭的是敌军的魔法师，其次是弓箭手，然后……”

“我说……姐姐……”格温多琳怯生生地小声打断了姐姐滔滔不绝的解说，“你一下子说这么多，我脑子已经有些乱了，能不能慢慢来，一点一点说嘛。”

“也许……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格丽赛达轻轻叹了口气，低声自语道。

她走到一个掩体旁，倚着墙坐下，然后招手示意妹妹坐到自己身边。

“格温多琳，告诉我，你是不是很想亲自上阵搏杀？”

“那当然。我已经有能力为父王而战了！”

“你的战斗能力我并不怀疑，周围人对你都有很高的评价。我所担心的是你的心理方面，毕竟你还只有十六岁，初次上阵时也许很难想像那种血腥残酷的场面。”

“为了父王，我什么都不怕！”

注视着妹妹坚定的神情，格丽赛达伸出手来，轻轻抚摸着妹妹耳畔的乱发，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既然你已经有了这样的决心，那我就可以放心地走了。”

“什么？”格温多琳没听清楚，追问了一句。

“我是说，我快要结婚了。”

格温多琳腾地一声站了起来，震惊地望着姐姐。而格丽赛达则是一脸的平静，将目光投向了远方的天空。

女武神为战而生，为战而亡。誓死杀敌，为国捐躯是她们至高无上的荣耀，但是，如果一个女武神失去了战斗的能力，那国王就会将她赐给王国中的勇士，养育英勇的后代。对于女武神来说，这是她们最大的耻辱，她们的荣耀和骄傲将被剥夺，永远只能活在男人的指使之下。因此，如果女武神在战场上身负重伤的话，她们不会选择撤离，而会勇往直前地冲入最惨烈的战地，即使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

可是，拉格纳尼布尔最强的女武神——姐姐格丽赛达竟然说自己要结婚了，这让格温多琳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格丽赛达从地上捡起两颗小石子，在手中随意把玩着，慢慢解释道：“在之前的那场战斗中，我的肺部遭到了重创。医生的诊断结果是：从今往后，我一天之内能全

力作战的时间只有三十分钟。可对一场惨烈的战争来说，三十分钟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父亲才会做出这个决定。”她看了一眼还处在惊讶中的妹妹，继续说：“别担心，我被赏赐的对象不是狂战士。前来提亲的是铁达尼亚的埃德蒙多国王，康尼琉斯王子就是我未来的夫君。不知怎的，对方好像很急的样子。如果没有意外，大概再过一个星期左右我就会离开这里了……”

“可、可、可你是我的姐姐啊！”格温多琳终于从震惊中恢复了过来，“父王怎么能这么做！”

“失去战斗能力的女武神会被赐给英勇的战士——这是拉格纳尼布尔的法令，既然贵为国王公主，就更应该以身作则，要不然怎么有资格治理这个国家。”格丽赛达冷静地说道。她将小石子用力扔向远方，而后从地上站了起来。“格温多琳，我希望你也能记住这句话，以后你就是这个国家惟一的公主了，必须要比以前更懂事一些……喂喂，别哭啊。”

看到妹妹眼眶都红了，一直强忍着泪珠不往下掉时，格丽赛达轻轻捧住妹妹的面颊，为她拭去了眼角的泪水。

“别伤心了，这个星期我会一直陪你的。在临走之前，我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你会代替我成为最强的女武神，成为父亲最可靠的保护者。虽然我将不再是女武神，会失去战斗的能力和资格，但我们一样还是可以见面的嘛，又不是永远的分别。所以，别哭……什么人！”

当察觉到不远处有个黑影一闪而过时，格丽赛达脸色一变，厉声喝道。还没等格温多琳反应过来，她已经飞身拦住了那个黑影，拔出尼贝龙根之枪作势便要刺去。黑影见势不妙，也急忙从腰间抽出剑进行格挡。

两件武器激烈碰撞时产生的冲击波险些将正赶向这边的格温多琳震飞出去。格丽赛达踉踉跄跄倒退了两步，双手在那一刻甚至麻痹了几秒钟。

女武神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她不敢相信竟然有武器能硬接尼贝龙根之枪一击，更不敢相信对方的实力看起来竟然与她不相上下。

短小的四肢，毛茸茸的身体，长长的耳朵——这分明只是一只受到诅咒的兽人，为什么……

突然间，她的视线完全被对方的武器吸引了，剑身散发出的湛蓝色光芒一下子就让她确认了那柄剑的身分。

“那是……魔剑提尔芬古！”

此时，刚刚飞过来的格温多琳惊讶地喊出了剑的名字。

“请不要打了，我无意与女武神为敌。”矮小的兽人主动将魔剑插在地上，朗声说道：“我是铁达尼亚王国的王子康尼琉斯，此行的目的是希望求见贵国国王奥丁陛下。”

听到这个名字后，孪生姐妹俩面面相觑，两人同样都是一脸地难以置信。

“铁达尼亚……王子……康尼琉斯……兽人？”

格温多琳张大了嘴巴，身体不由自主地发抖了起来。而格丽赛达更是眼前一黑，差点就昏了过去。

“这个兽人……就是姐姐的夫君？”

待续



⊙前情概要

对摇滚乐并不感冒的王泥喜被美贯生拉硬拽到了牙琉波的演唱会现场。不过老天爷似乎并不打算让这位热血的青年律师太过清闲，还没等他适应现场的热烈气氛，演员休息室里就发生了一起命案。而王泥喜是最先到达现场的人之一，还亲耳听到了死者莱塔斯的临终遗言。但这些便利条件都没能为他解决这个诡异的案件带来丝毫助益，又一个离奇的案件摆在我们的主人公面前。

登场人物介绍



王泥喜法介

这次他遇到的凶案发生在牙琉波的演唱会上，扑朔迷离的案情让他几乎一筹莫展。



眉月大庵

是摇滚乐队牙琉波的吉他手，同时也是一名干练的搜查科刑警。与牙琉雾人是很好的搭档。



拉米洛

来自北欧小国的神秘女歌手，被称为“民谣女神”的她究竟在案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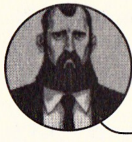
牙琉雾人

痴迷摇滚乐的优秀检察官，牙琉波的主导人物。这场多灾多难的演唱会对他来说就像噩梦一样。



马基·多拔约

拉米洛的搭档，十四岁的他在钢琴演奏上的天赋让拉米洛赞不绝口。正是这个少年被警方怀疑是本案的凶手……



罗梅因·莱塔斯

此次案件的被害者，拉米洛的经纪人。其真实身份是正在执行卧底任务的国际刑警。

第三话 逆转的小夜曲（下）

7月9日　上午10点
地方法院　第三法庭

法官：那么现在开始对……哎，请问这个怎么念啊？

牙琉：马基·多拔约，外号“琶音的精灵”。

法官：好的，现在开庭。牙琉检察官，在这之前有件事想问问你：去看望一位身患绝症的病人时，该怎样打招呼才好呢？总不能说“希望你早日康复”吧……仔细一想这样反而会得罪人。

王泥喜：法官大人，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法官：啊，实际上结束这里的审理之后我就要去司法长官那里探病。好像是他的儿子得了不治之症，而且听说已经病危了……因为是顶头上司，所以不得不慎重考虑探访时的言辞。希望能快点结束审理，我还有一大堆东西要忙啊。牙琉检察官，请你作案件陈述，简短点儿！

牙琉：你运气不错啊，老大爷，应该很快就能去探病。

王泥喜：什么！

牙琉：首先我们来确定一下死者的身分，他的名字是罗梅因·莱塔斯，是世界级女歌手拉米洛的经济人。死因是被大口径手枪射出的子弹击中后失血过多。详细的记录都在这份尸检报告里。

法官：点四五口径手枪的破坏力相当惊人啊，正面击中时有可能把整个身体都掀起来。

牙琉：万幸，大概是肩部中弹的关系，尸体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伤，也正因为如此，他没有立即死亡。但由于失血过多，最终没能被抢救过来。

（牙琉拿出了现场照片，那一抹不自然的血迹也被清楚地照了下来。）

牙琉：凶手一共开了两枪，有一发打偏，另外一发穿过死者的身体。这两颗子弹都打进了现场的墙壁里，请看平面图。

（凶案现场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尸体位于房间的右手边，弹孔则在左侧的墙壁上。如果将房间左侧的门完全打开，刚好可以把这两处弹孔遮住。）

牙琉：弹孔就在这个位置。

法官：原来如此。但从凶手使用的是点四五口径手枪这件事来看，他一定是一个经常拿枪的人。

牙琉：死者是在会场的休息室里被杀的，那间屋子只有一个门。在案发瞬间，有两名证人刚好听到了“枪声”。

美贯：就是王泥喜和茜姐姐吧。

牙琉：之后证人进入房间内，发现屋子里除了死者以外一个人也没有。

法官：也就是说……这、这不是“不可能的犯罪”么！

牙琉：没错……像这样的行为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只有一个人有可能做到……那就是被告马基·多拔约！

法官：我明白了，那么请证人上庭。

牙琉：请说出你的姓名、职业。

茜：宝月茜，是所属警局的刑警。案发当天在现场负责警备工作，但即使如此还是发生了凶杀案。唉……

牙琉：请不要泄气，多亏有你在现场警备，我们才很快发现了这起事件，并确定了犯人。那么，可以开始证言了吗？请你说一说事件发生时的情况。

茜：案发当晚我照牙琉检察官的指示在休息室外警备，只有演唱会的相关人员能够进入休息室。演唱会第三部分开始后不久我就听到了枪声，之后我冲进充满音乐声的房间，发现了尸体。根

据现场调查的情况来看，除了被告以外的确没有第二个人有条件作案。

法官：下面请辩方发问。

王泥喜：牙琉检察官为什么要安排刑警负责现场的警备工作呢？明明就只是个演唱会嘛。

茜：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因为是那个“了不起”的检察官下达的命令，所以……

牙琉：因为我在会场闻到了“阴谋”的气味。

王泥喜：“阴谋”？

牙琉：都是因为这串钥匙被盗！所以我骑不了摩托车，打不开重要的吉他盒……

美贯：又来了……

牙琉：什么叫“又来了”！这把钥匙之后是在死者的手里被发现的啊！

法官：什么！也就是说你自己有可能就是凶手！

牙琉：因为演唱会进行时我就只是一个歌手，所以为了防止再有东西被盗，我请来了一位很闲的刑警帮忙。

茜：说什么呢！什么叫“很闲的刑警”！

王泥喜：还有，你说进入现场时房间里有“音乐声”？

茜：休息室里的扩音器会持续转播舞台上的声音，让演员可以确认自己的出场顺序。我们进入房间时刚好是演奏到《爱情爱情——罪恶》这首曲子的时候，所以犯罪的时刻可以确定。

法官：也就是说……

牙琉：在舞台上表演的人都有不在场证明……当然，包括我在内。

茜：之后我迅速封锁了现场，开始搜查。

王泥喜：请问到底为什么说只有被告才有可能做案！

茜：看了现场的状况一下子就能明白。那个房间的出口只有一个，而用来采光的窗口很小，没法从那儿出入。另外当时我就守在门口，那么凶手究竟是如何逃走的呢？这样一来就只有一种可能性，是从天花板上的通风口离开的！

王泥喜：反对！但是，通风口那么小，怎么可能……

茜：没错，像你我这样的成年人当然过不去，能通过的只有……小孩吧。请你好好想想，那间休息室只有相关人员才能出入……

牙琉：没错，而“相关人员”里只有一个人可以被称作是“小孩”。

法官：也就是被告……只有十四岁的马基·多拔约。

王泥喜：反对！这只是你们的推测而已！

茜：另外有一项证据可以证明这个结论。通风口的盖子上留有最近刚被移动过的痕迹，而且上面清晰地留有被告马基·多拔约的指纹。

王泥喜：什么！

牙琉：凶手只有通过那个通风口才可以逃离现场！而且那里还留有被告的指纹！凸额头！你还能编出什么故事来？

法官：这确实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够了。就像检方所说的，这是一件很明显的案子，从现场情况来看，没有其他的可能。

王泥喜：唔……

牙琉：没错。遗憾的是本案没有“直接”的目击证人，还好凶手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的证据。本案就到此为止吧。

美贯：王泥喜，情况好像不太妙啊，我们如果不做些什么的话……

王泥喜：我知道！（还是第一次陷入这种境地……必须要有能证明被告无罪的证物和证人……哎？证人？）牙琉检察官，你确定这次的案件“没有直接的目击证人”吗？

牙琉：没错，就算以我检察官的生命起誓也可以……

王泥喜：很遗憾，本案确实有目击者。

法官：什么？但是……就连检方也

没有找到这个人，为什么你……

王泥喜：没错，这是只有我知道的情报！

（王泥喜说出了莱塔斯先生对他交待遗言的场景。）

牙琉：遗言是吧……虽然还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真的。

王泥喜：你什么意思？

牙琉：这位凸额头先生的一面之辞根本就不能作为“证言”，何况他还是被告的辩护律师。

王泥喜：反对！我真的听见了！昨天不是跟你们说清楚了么！你为什么置之不理？

牙琉：我从来都是只做我认为有必要的调查，没理由听你这个新手的指挥吧。

法官：到此为止！辩方！检方现在要求你出示“反面证据”。你既然已经提出有确定的“目击证人”，那么就清楚地指出来！

王泥喜：（证人是“女神”！）就是拉米洛小姐！莱塔斯先生在临死前确实对我说过“目击者是女神”这句话。

法官：“女神”？

王泥喜：因为她也被称作是“民谣女神”。另外，拉米洛小姐参加了演唱会第二部分的表演，因此她也是“相关人员”。所以她很有可能目击了凶案！

法官：原来如此。你认为呢？牙琉检察官？

牙琉：我的意见不变，依旧是“这件案子没有目击者”。

法官：好，我们问问她本人就知道了。中断对刑警宝月茜的询问，请拉米洛上庭！

（拉米洛上庭）

牙琉：能在这里遇到“民谣女神”真是无比光荣。

拉米洛：您过奖了。

法官：原来你会说我们的语言啊！

拉米洛：说得不太好，有很多单词不明白意思。说起来，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说这种语言，也没有以前学过的印象……

牙琉：我也曾经考虑过要把她作为证人，但后来因为“拉米洛小姐好像失去了以前的记忆”而放弃了。

法官：失忆？

拉米洛：拉米洛并不是我的真名，而是公司在我出道前给我取的。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

美贯：的确有种“神秘”的感觉啊。

牙琉：如果以女歌手拉米洛这个新身分继续生活，那么失忆这件事就不会对她的生活带来很大影响。

拉米洛：但是如果要我作出证言……我认为没什么可说的。这件案子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任何情况……

牙琉：拉米洛小姐，请你明白不是我把你请出来作证的，而是对面的那个凸额头小子……

拉米洛：啊？

美贯：王泥喜，看来你被当成坏人了。

王泥喜：唔……

法官：请证人作出证言，你在案发当晚到底看见了什么！

拉米洛：我其实什么都没有看到……完成表演后我没有回自己的休息室，而是听从警方的指示一直在牙琉先生的休息室里等着。我就是在那里得知的事件，但具体情况一点儿也不清楚……

牙琉：就像大家听到的，她说她什么都没有看见。希望辩方能尽快认清这个事实，让拉米洛小姐早些离开这里。

法官：那么请辩方的问话尽量简短些！



王泥喜：（拉米洛小姐没有提跟我谈过话的事……也就是说，她一定“隐瞒”了什么事！）拉米洛小姐，你这样不配合可不行啊。你应该还记得这枚胸针吧。

牙琉：那是拉米洛小姐的东西，那天在舞台上见到过。

王泥喜：检察官先生，谢谢你帮我作证。这枚胸针是事件发生后，在凶案现场找到的！拉米洛小姐……面对证据，你还是坚持你没去过休息室么！况且有牙琉检察官的证词，证明你在案发当晚的舞台上佩戴着这枚饰物！

法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拉米洛小姐，请你说明一下！

拉米洛：OOXX……

牙琉：她说“日语太困难了”。

王泥喜：怎么突然……

拉米洛：OOXX……

牙琉：“不愧是凸额头律师先生，但是你忘了一件事。”

王泥喜：不用翻译成这样吧……

拉米洛：OOXX……

牙琉：“实际上，案件发生时我曾看了一眼现场的情景。”

王泥喜：什么！

拉米洛：OOXX……

牙琉：“请你好好想想事情发生时的情景。你应该知道得很清楚。”

王泥喜：（事情发生时……难道说！是那个……）

（王泥喜想起当时确实听到了关门的声音……）

拉米洛：那时我就匆匆朝屋里看了一眼，只是一瞬间。

牙琉：原来如此，胸针就是在那时掉落的吧。

王泥喜：只是一瞬间就……

牙琉：凸额头！既然有可能性，那么想要否定这些就必须拿出证据来。

拉米洛：其实我本来是想走进去的，因为不知道发生了那样的事……可就在我打开门的瞬间，听到了可怕的声音。

牙琉：大概是凸额头那个时候喊了一句“是谁”吧。

拉米洛：所以我赶快把门关上跑开了。

法官：关于这枚胸针的解释就到此为止，请辩方接着发问。

王泥喜：（总觉得她还隐瞒了什么……）拉米洛小姐，请问你真的只看了屋子里一眼吗？那么请你描述一下屋内的情况！

拉米洛：因为只有一瞬间，所以几乎什么都没看到……只有死去的莱塔斯先生和墙上的影子……

王泥喜：你的表情告诉我你已经想起来了。刚才你因为太过紧张而吞口水，你可别想瞒过我的眼睛。

拉米洛：什么！我只是……不知道凶手为什么非要开枪打死莱塔斯先生……

王泥喜：请等一下，拉米洛小姐。你刚才说“不知道凶手为什么要开枪打死莱塔斯先生”？

拉米洛：怎么了？

王泥喜：（她果然隐瞒了什么事！）你好像没有注意到你刚才的发言完全是矛盾的！

拉米洛：哎？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王泥喜：证据就是这个！

（拿出协助调查委托书）

王泥喜：拉米洛小姐，你为什么会知道莱塔斯先生是被“枪杀”的？凶案刚发生不久现场就发布了“保密命令”，这就是当时的文件。你刚才自己也说过没有人告诉你跟凶案有关的事，另外你还说过“什么都没看到”。这说明你其实知道莱塔斯先生被枪杀这件事！

法官：拉米洛小姐！你难道对法庭隐瞒了真相！

拉米洛：我、我想起来了。能再听我说几句话吗？

牙琉：当然，没问题。我们只是想知道真相而已。

拉米洛：我因为看见了墙上的弹孔，所以知道莱塔斯先生是被枪杀的。

王泥喜：反对！身为“女神”可不应该说谎啊。

法官：你的口气怎么像牙琉检察官一样刻薄……

王泥喜：请大家看现场的平面图！拉米洛小姐，你说你只看了一眼屋内的状况。是这样的吧？

拉米洛：没、没错。

王泥喜：这间屋子里的确留下了弹孔，但是将门打开之后……只站在门口看了一眼的你根本就不可能看见被门板挡住的弹孔！

拉米洛：啊！无论如何都要让我把“看到的事实”说出来么 ……

法官：没错……在这个法庭上发生的一切都会作为新闻传到你的祖国波鲁吉尼亚去，希望你不要做出有损自己名誉的事。

王泥喜：拉米洛小姐，你既知道莱塔斯先生的死因，又是他指定的“目击证人”，你一定看见了什么！

法官：拉米洛小姐，请你再次作出证言。

拉米洛：嗯……是。那是我从舞台走到休息室期间发生的事。我从那个小窗看见了凶案经过，我没能阻止他开枪……但是犯人绝对不是马基！那肯定是一个成年人！

法官：果然目击者就是你！而且认定凶手是成年人，那么，下面请辩方开始询问。

王泥喜：你确定是从小窗看见的？

拉米洛：虽然不是很清楚用你们的语言具体该怎么形容，但我觉得应该就是叫小窗……

牙琉：不用担心，拉米洛小姐。那间休息室确实有一个小窗，辩方应该还记得吧？

王泥喜：（是那个用来采光的小窗口吗……应该不会错）成年人……为什么用这么模糊的说法？

拉米洛：对不起，因为我对这个国家的语言确实不是很了解……

法官：至少能判断出是“男性”或是“女性”吧？

拉米洛：男性，凶手是一名年轻的男子。

法官：没弄错吗？

拉米洛：那个声音确实是……

王泥喜：声音？

法官：从平面图上来看这件屋子的东西摆放得很散乱，因此很有可能看不清凶手的样子。

拉米洛：因为我本身是个歌手，所以对自己的“听力”还是挺有自信的。只要是听过一次的“声音”就绝对不会忘记！那的确是男性的声音！

牙琉：听到声音？难道说那是……死者莱塔斯先生的声音？

拉米洛：不，莱塔斯先生的声音我绝对不会听错。

法官：你通过小窗听见了年轻男子的声音……如果这就是真相的话，那么整件事情又将会是一个全新的局面。辩方你怎么认为呢？

王泥喜：很遗憾……拉米洛小姐的证词里有一处不合理的地方，就像我们一开始讨论的那样。成年人是不可能从通风口逃走的，也就是说凶手如果是大人，那么他就没办法从凶案现场离开。

牙琉：正如凸额头所说的，不过证词里的矛盾可不只这一点哦。拉米洛小姐，你想要庇护马基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但说谎可不符合你“民谣女神”的身分啊。

牙琉：现场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凶案发生时，那扇小窗是关起来的，外面的人从那里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

拉米洛：哎！但是我……

牙琉：拉米洛小姐！我对你的音乐才能有很高的评价，但作为一名证人，你实在是不合格啊。

王泥喜：反对！她是惟一的目击证人！

牙琉：这不过是你的一面之辞而已！所谓的死者遗言，根本就没有证据证明

它存在！

王泥喜：但是莱塔斯先生的确……

牙琉：法官大人！请暂时让这名证人下去！这是检方的请求。

法官：嗯……我只能接受检方的意见，因为证人的证词的确有些问题。

王泥喜：但要是拉米洛小姐不作证的话……

美贯：就不能证明马基是无辜的了……

法官：对这位证人的询问结束！牙琉检察官，按你的顺序继续立证。

牙琉：非常感谢。接下来再问问那位刑警小姐……

王泥喜：反对！请无论如何再听一次拉米洛小姐的证言……

法官：反对无效！对这位证人的询问已经结束。再次确定她证词的重要性之前，请拉米洛小姐在台下先等一等。

牙琉：审理终于要回到正常的轨道上了。可以吗，凸额头？

王泥喜：（可恶……错过机会了……）

牙琉：那么刑警小姐，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

茜：哼……刚才说到杀死莱塔斯的凶手只可能从天花板上的通风口逃走，因为从那个通风口的尺寸来看只有小孩子可以通过。房间只有一个出口，但我当时正好守在门外；另外那间休息室只有演唱会的相关人员才能进入。符合以上所有条件的就是被告。

法官：推理很清晰，但我在翻看调查报告时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逮捕被告时的情况。

王泥喜："情况"？

美贯：对啊。王泥喜，你应该记得吧，当时……

王泥喜：（对了……为什么莱塔斯先生的尸体会被搬到"高台"顶上去了呢？而且还是以抱着吉他的姿态。）

牙琉：那么刑警小姐，请你作出最后的证言。为什么要运送尸体呢？

茜：马基偷走尸体大概是因为歌词吧，为了配合拉米洛小姐的歌，就把尸体……而且现场还留有马基的记号，综合以上特点，可以确定是被告作的案。

王泥喜：（配合歌词？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牙琉：就是那首《恋爱吉他的小夜曲》的歌词，在前面的事件都一一应验之后，最后两句是"吉他，吉他……两人飞向空中"。

法官：怎么会这样……这种事，简直就是童话嘛！暗合着歌词来杀人……接下来请辩方开始询问！

王泥喜：茜小姐，你刚才说现场留有被告的记号？

茜：我指的是墙壁上的弹孔。现场的墙壁上有两个弹孔，其中一个是凶手打偏的一枪留下的。而休息室是一个很窄小的房间，当凶手向死者开枪时，两人的距离大概还不到两米。在这么近的距离，大概打偏反而比较困难。但如果凶手没办法瞄准的话……

王泥喜：难道说……

美贯：马基的眼睛……你是这个意思吗？

茜：按常理来讲，应该就是这样。他大概是依靠声音和感觉开的枪……所以才会打偏。

牙琉：而且当时屋子里的音乐声很大，对听音辨位来说可是个不小的影响。

王泥喜：（墙壁上的弹孔，真是这样的么……）就算有那样的弹孔也不能肯定凶手的眼睛有问题！而且这件凶器本身就有问题。这一把是威力极大的点四五口径手枪，如果对枪械不是很了解的人贸然使用它，其发射时的强大后坐力可能会把肩膀震脱臼。所以像被告那种身材矮小的人才会打偏！

法官：有道理……

王泥喜：（好！这下可以粉碎检方的主张了！）

美贯：那个……王泥喜……

王泥喜：什么事？

美贯："所以像被告那种身材矮小的人才会打偏"，不就是承认马基开了枪么……

王泥喜：嗯……哎？

牙琉：不管理由怎么样，被告确实开了枪这件事已经没有疑问了，就连辩方也同意检方的观点。

王泥喜：唔……（我都干了些什么啊……）

茜：因此我们认为凶手是看不见的。

王泥喜：反对！辩方认为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凶手不是盲人！这就是我颠覆检方主张的证据！

（王泥喜拿出现场照片）

王泥喜：这张照片清楚地记录了一个决定性的矛盾！就是这个部分！

（王泥喜指着照片上那块被擦拭过的血迹。）

茜：被擦拭过的血迹？

法官：虽然我的视力已经大不如前，但在死者的右手旁边确实有擦拭过的痕迹！我在这个法庭上已经见过很多次了。

美贯：啊！美贯明白了！一定是莱塔斯先生被击中之后用自己的血……写下了凶手的名字！

王泥喜：大概就是这样。

法官：果然如此。

茜：死者在中枪之后想要留下信息，这的确符合常理……

法官：而凶手发现写的是自己的名字，于是就把它擦掉了，这也是很自然的。

牙琉：如果是我的话就会这样做。

王泥喜：那么检方也同意"凶手擦掉了死者的遗言"这件事？

茜：那又怎么样？

王泥喜：你在说什么啊！难道你们都没反应过来么！凶手是怎么发现自己的名字被写在了地上的？正因为犯人的眼睛没有问题，所以才能擦掉血迹！所以，双目失明的被告马基·多拔约根本不可能是凶手！

法官：牙琉检察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张照片的确证明了凶手是一个视力正常的人，那么……

牙琉：呵呵呵……

美贯：为什么牙琉检察官会这么镇静呢？简直就像是"好戏才刚刚开始"的感觉！

牙琉：接下来就请尽情感受我的节奏吧！这里有一份文件，在把它给各位看之前，刑警小姐，有一件事想问问你。你为什么会认为被告的眼睛看不见呢？

茜：说什么呢！那不是理所当然的事么！

牙琉：理所当然……

茜：马基他是个盲眼的钢琴师吧，所以……所以才会一直牵着拉米洛小姐的手嘛！

牙琉：根据这一份被告的健康检查报告，他的视力……完全没有问题。

茜：什么！

王泥喜：反对！但是检方的主张不是……

牙琉：请你不要搞错了，我在这个法庭上一次都没有说过他的眼睛看不见，认为凶手是盲人的可是刑警小姐啊。

王泥喜：怎么会……

牙琉：接下来会怎么样呢？以马基·多拔约没有失明为前提，而且能从通风口逃走的也只有他。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茜：那、那墙上的弹孔……

牙琉：哦，那个啊……刚才凸额头不是已经说明了么？那并不是因为眼睛看不见，而是因为那把凶器的后坐力实在是太过惊人，所以凶手才会打偏。怎么样，你的"反面证据"好像已经烟消云散了！真正的好戏现在才刚刚开始呢，凸额头。

王泥喜：（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茜：啊！我想起来了！血迹虽然被凶手擦掉了，不过我可能有办法知道它原本写的是什么！用这个鲁米诺试剂！这是能与血液发生反应的化学药品。

牙琉：原来如此……为了做血液检查，我们将那部分沾上血迹的地毯作为证物保存了起来。

（牙琉拿出证物，宝月用药液检测出了字迹。）

茜：这是……“IPXX314206”……难道是凶手的名字？

法官：嗯，说不定凶手是个机器人……

王泥喜：请问是怎么回事？

牙琉：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这种组合……“IPXX”……对了，这是国际刑警的 ID 号码。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对跨国犯罪进行调查……

王泥喜：莱塔斯先生怎么会知道这个号码！

牙琉：刑警小姐！你干得不错！法官大人，号码的比对很快就可以完成。大庵，马上到证人席来！你把这个号码拿去，找国际刑警总部对比。

大庵：明白。有三十分钟就足够了。

法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检方的证据已经相当完整了。但是这个数字如果是国际刑警的成员……

茜：难道马基·多拔约是国际刑警的秘密探员？

法官：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能确定他就是凶手了吧。

王泥喜：（莱塔斯先生是怎么知道这个号码的呢……我比较关心这个问题……）

牙琉：那么在等待结果出来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来解开另一个谜吧，也就是马基·多拔约的另一个疑点。

茜：是指为什么马基要装成看不见的样子，对吧？

牙琉：没错，因为这样做完全没有意义。你认为呢，凸额头？他这样装模作样到底是为什么？

王泥喜：（那个家伙，一直在等着这一刻的到来！）

牙琉：怎么了？你以为我只是个游手好闲的检察官吗？我一见到报告就知道了答案。被告装做看不见的样子，那么答案只有一个……

王泥喜：（难道就是为了这种事……怎么可能！）证据就是这个！

（拿出印有拉米洛的明信片）

法官：拉米洛小姐？

王泥喜：请大家好好考虑一下拉米洛小姐和马基·多拔约两人的关系，他俩在来到这个国家之前，给大家留下的是什么印象？

茜：拉米洛和那个弹钢琴的孩子……无论在哪里拉米洛都牵着那个孩子的手，连上舞台时也一样，先把那个孩子牵到钢琴前……

王泥喜：没错，这都是因为马基是一个盲人。而拉米洛小姐就像是他的向导一样，无论何时何地都是……

法官：无论何时何地……

王泥喜：但我们现在知道了马基的眼睛没有任何问题。那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马基既然不需要别人的引导，那么结论只有一个。没错，所有的事都是反过来的。需要引导的人其实是……拉米洛小姐！

法官：什……什么！那、那么拉米洛小姐她……

王泥喜：她的视力才是有问题的！

法官：牙琉检察官！怎么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事！

茜：对了！因为她是“以音乐为画具的风景画家”……

牙琉：这种事情还是直接问她本人吧。她现在应该还在证人休息室等着呢。

法官：法警！请拉米洛小姐上庭！

（拉米洛再度回到法庭中）

牙琉：拉米洛小姐，我也没想到会以这样的形式请你再次出庭，真是不好意思。

拉米洛：不用在意。

王泥喜：（她的眼睛……真的什么都看不见吗？）

拉米洛：的确是这样。原本只是从波

鲁吉尼亚一个角落诞生的谎言，没想到却蒙骗了全世界的人。人生还真是有趣啊。

法官：那么你果然……

拉米洛：是的，就像我先前说过的一样，我被冠以“拉米洛”这个名字之前的记忆全都消失了。当我注意到这一点时，记忆中那些有关“光”的词语已经都失去了意义。

法官：原来是这样……

牙琉：所以我在审理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凸额头。

王泥喜：什么？

牙琉：这次的事件没有“直接的”目击证人。拉米洛小姐，虽然这样做很不礼貌，但能不能请你作出关于你眼睛的证言呢？

拉米洛：没有关系，事情变成这样并不是我的本意……可以吗，法官大人？

法官：当然没问题。

拉米洛：我没有关于“光”的记忆。所以在我出道当歌手时，制作人并不知道这一点，于是想出了“以音乐为画具的风景画家”这句宣传语。所以我只能装成看得见的样子。制作组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不过对外要绝对保密。

法官：但这次是凶杀案啊！

拉米洛：实在很对不起，不过因为跟波鲁吉尼亚有合同，不能泄露失明这件事……对我来说音乐就是一切，所以才……

牙琉：拉米洛小姐在最开始就说出了真实的证词——“我什么都没看见”……

法官：我明白了，辨方，你认为呢？

王泥喜：请允许我开始对证人的询问。刚才的证词，有一点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

法官：辨方，我允许你发问。不过要注意一点！不能询问让证人难堪的事！

王泥喜：（明白了……）拉米洛小姐，请问莱塔斯先生也属于制作组的一员吗？

拉米洛：当然，因为他是经纪人。

王泥喜：（果然是这样！那么有一件事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法官：辨方你怎么了？

牙琉：你到底明白了什么事……是发现尸体时的事情吧？

王泥喜：唔！没错。发现尸体时，还剩一口气的莱塔斯先生指名的那个目击者就是你。这到底是为什么！他明明知道你的眼睛看不见！

拉米洛：那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牙琉：哼哼……想事情不要太主观。

王泥喜：什么意思？

牙琉：事到如今你还不明白当初莱塔斯先生想说的是什么吗？你再好好想想他的最后一句话。

法官：是“目击者……女神”吧。辨方已经逼真地模仿过很多次了。

牙琉：不过最后的词语掉进死神的咽喉，消失在了黑暗之中。那句话根本就没有说完！

王泥喜：没说完……（难道接下来的话是……啊！）

牙琉：没错。莱塔斯先生想说的其实是这个——“凶案的事去问目击者，不过那个人……眼睛看不见”。

（译注：“女神”的发音是“めがみ”，而“眼睛看不见”的发音是“めがみえない”，莱塔斯的遗言只说到“めがみ……”就断了，因此才会产生这种误解。）

法官：“女神”……“看不见”……啊！“眼睛看不见”原来是这样来的！

牙琉：请你好好想想拉米洛小姐的证词。“那是我从舞台走到休息室期间发生的事。有两声枪响，我没能阻止他开枪……”

法官：但是！她当时应该听不见枪声啊……怎么会得出这种结论……

牙琉：重要的不是这里，而是“目击”了事情发生的瞬间。她说“我从小窗看

见了……”

拉米洛：但是我的确听见了！两声枪响和凶手的声音！

牙琉：很遗憾，不可能，因为那扇小窗当时是关起来的。我们实验过，窗子关了之后从外面根本听不见任何声音。

拉米洛：如果我能再听一次那个声音的话……绝对分辨得出……

法警：法官大人！

法官：什么事，法警！我们正在审理中啊！

法警：刚才的比对结果已经出来了。

牙琉：是莱塔斯先生留下的国际刑警号码吧……

法官：辩方的问询暂时中止！眉月刑警，麻烦你了。

大庵：国际刑警已经比对了刚才的号码，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IPXX314206，这个号码属于警官——罗梅因·莱塔斯。

牙琉：什么……

大庵：也就是说，莱塔斯自己就是国际警察。好像正在进行某个卧底任务。

王泥喜：那、那么，他写下那些文字是为了……

大庵：大概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身分吧，结果被细心的凶手擦掉了。

美贯：莱塔斯先生是国际刑警的卧底探员……那么拉米洛小姐的经济人就只是……

王泥喜：只是他的伪装罢了。

大庵：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凶器，那把点四五的手枪也是莱塔斯的东西。那是由总部特别允许携带的，枪号也与登记的一致。

牙琉：凶器是死者自己的东西……可以理解。在这个国家可没办法轻易搞到那么夸张的手枪。

法官：辛苦了，眉月刑警。这份报告很有参考价值。

大庵：那么我先走……

拉米洛：请等一下！

法官：你怎么了，拉米洛小姐？

拉米洛：刚才那个人的声音……

牙琉：大庵吗？请问有什么……

拉米洛：大庵先生是么……就是他，不会错的。

牙琉：难、难道说……

拉米洛：我听到两声枪响时，那个和莱塔斯先生交谈的声音……没错，就是刚才那个人！

牙琉：你说什么！

王泥喜：哎！

大庵：开、开玩笑吧……

王泥喜：（因为法庭上的骚乱无法平息，审理被迫中断。但我认为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拉米洛小姐“听”到犯人的声音是乐队成员眉月大庵……整件事开始朝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说句老实话，我没有能跟上去的自信……）

美贯：干什么呢！不要泄气啊！

7月9日下午2点12分
成步堂“什么都做”事务所

（王泥喜正在和美贯交谈的时候，案发当晚在体育馆遇到那个穿黄衣的大叔突然出现在事务所里。原来他就是曾经风靡一时的魔术师组合或真敷一座的成员——或真敷巴郎。他给两人送来了演唱会的录像带。而且王泥喜还从他与美贯的谈话中得知美贯的亲生父亲原来是或真敷一座的另一名成员——或真敷扎克。）



同一天 某时刻 休息室前的走廊

拉米洛：啊，律师先生。

王泥喜：拉米洛小姐你好！今天在法庭上真是很抱歉，我……

拉米洛：不必道歉。你也是为保了护马基。

美贯：那个……请问你一个人没有问题吗？

拉米洛：人类都拥有五感，就算缺少一种也对生活没有太大影响。不过让我当凶杀案的证人确实有些辛苦……

美贯：说起来，你怎么知道是我们呢？

拉米洛：你们两人的脚步声前天已经听过很多次了。

美贯：啊！拉米洛小姐的耳朵果然很厉害！

王泥喜：（她就用这对不可思议的耳朵“听到”了事件……一定要再找她确认一遍）你的确在凶案现场听到了眉月大庵先生的声音吗？

拉米洛：就算不知道名字，但只要是听过一次的声音，就绝对不会记错。

王泥喜：请问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拉米洛：在我从舞台走到休息室出口这段时间里，在一个小窗边听到的。

王泥喜：当时莱塔斯先生和大庵刑警是在谈话吗？

拉米洛：没错，之后就听到了枪声……

王泥喜：那么当时你为什么没有立刻向警备人员报案呢？

拉米洛：说老实话，我被那种巨大的响声吓了一大跳。那听起来不像是真正的枪声……另外我当时还有点急事，所以立刻离开了。

王泥喜：你和马基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呢？

拉米洛：我出道前在酒吧里唱歌时就认识了他。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所以受了他很多照顾。后来被公司发现后就和他一起用“拉米洛”的名字出道了。

王泥喜：后来怎么会想到让他装成双目失明的人呢？

拉米洛：那是公司的意思，因为我的宣传口号就是“以音乐为画具的风景画家”，所以不能让外人知道我眼睛看不见的事实。真是辛苦他了。

王泥喜：您不知道莱塔斯先生是国际刑警的卧底探员吗？

拉米洛：当然，制作组里没有一个人知道。

美贯：因为他的任务是“卧底搜查”嘛。

王泥喜：不过最后还是丢掉了性命……但凶手应该不知道莱塔斯先生的真实身分吧。

拉米洛：为什么要扮成我的经济人呢……大概是为了来调查我吧。

王泥喜：调查……为什么这么说？

拉米洛：因为我没办法否定这种可能性。我自己……是被封闭在一个未知的漆黑深渊里……我所说的“黑”，并不是指眼睛看不到这件事。真正的“黑暗”，是在我的心中。

王泥喜：心中……

拉米洛：我失去了被称作“拉米洛”之前的所有记忆，仔细想想，发现我真的在黑暗之中，在未知的酒吧里唱歌。所以我在失去记忆以前说不定犯过很严重的罪，除此以外，我再也想像不出其他能让国际刑警接近我的理由……

王泥喜：（对了，既然巴郎先生不说，我可以问拉米洛小姐啊）拉米洛小姐，可以告诉我演唱会时你表演的那个魔术是怎么回事吗？

拉米洛：很遗憾，我不能告诉你。因为和巴郎先生的合同上明令禁止泄露魔术的机关。

美贯：因为对魔术师来说，“机关”就是生命。

拉米洛：对了，刚刚在这里捡到个耳机。

（拉米洛拿出一件只有一个听筒的小耳机。）

拉米洛：为了便于联络，制作组的所有人员都带着这个。还有全体保镖也是……只不过……这毕竟是用于在舞台上通讯的工具，所以通讯范围最多只有十米，而且对其他器材的使用会有影响。

王泥喜：原来如此。（如果是通讯用的，那么可以稍稍安心了……但怎么会掉在这种地方呢？）谢谢你。

同一天 某时刻
拉米洛休息室

（两人刚走进休息室就听到了熟悉的“咔嚓咔嚓”声。）

王泥喜：唔……这种包含着强烈恨意的嚼花梨糖声……

茜：你们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王泥喜：茜小姐，你的心情还是那么恶劣吗？

茜：差不多吧。都怪你在法庭反驳我，害我被牙琉笑话。

王泥喜：是指莱塔斯先生留下的血迹吗？

茜：只要看了那个谁都知道犯人不是瞎子吧！刚刚我还被刑警部长狠狠骂了一顿。

美贯：不过那片血迹对我们也有启发啊！

王泥喜：比如莱塔斯先生其实是国际刑警这件事。

美贯：你们又调查了现场吗？

茜：没错，有一件事比较奇怪。算是昨天搜查的失误吧……在沙发下面找到了这个……

美贯：这是什么啊？

茜：像是某个机械的一部分，不过完全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仔细检查后发现上面有天线一类的装置。

王泥喜：（这是重要的线索么……）

同一天 某时刻
舞台前

巴郎：哟，这不是美贯小姐么。

美贯：巴郎先生。

巴郎：你们是来找我巴郎的吗？不过我正在工作啊，要检查一下魔术的装置。

美贯：就是拉米洛小姐的“瞬间移动”魔术么？

巴郎：失败的话会有损或真敷一座的名誉，所以不得不小心。另外就是那架钢琴……让我想起了异国女士的悠扬歌声。

王泥喜：请问演唱会当晚的魔术具体是……

巴郎：虽然要用到魔术，但那毕竟是演唱会的会场，所以没办法使用特殊的装置。不过我巴郎可是专家中的专家，所以最后还是设计出了完美的表演。

王泥喜：像那样消失之后，又在另一个地方出现……也就是说有隐藏的道路了？

巴郎：没错。因为凶杀案的关系，这个会场现在受到了全国的关注，但是对或真敷一座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美贯：所以您就来确认装置的状况吗？

巴郎：是的。说起钢琴……我觉得那有点儿奇怪……

美贯：好大的钢琴啊！美贯还从来没有弹过，先用这个试一试吧。

（喀喇）

美贯：哎？刚才好像有个奇怪的声音……再来一次！

（喀喇）

美贯：果然有什么东西。把盖子打开看看吧。

王泥喜：哎？在琴弦那里。

（拿出一个控制器似的东西）

美贯：上面那个按键是开关吗？

王泥喜：（是谁放到钢琴里的呢……）开关……无线电，应该跟那个有关系吧。我们到茜刑警那里去。

（两人回到拉米洛的休息室，把刚刚捡到的开关拿给宝月看。）

茜：应该是什么机器的遥控装置吧。按下这个按钮就可以发出无线信号，不过看不出具体是用在什么东西上的。

王泥喜：无线电信号……茜小姐，你刚才说找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是吧？

茜：你是说这个？

王泥喜：我按下开关试试看……

茜：啊！

美贯：那个机器着火了！

茜：你到底想干什么！

（王泥喜被打了一拳……）

茜：看来这是个喷火装置。

美贯：啊！就像是打火机一类的东西吧！

茜：不过这个的威力明显要大很多。稍不注意说不定还能杀人！

王泥喜：你别这样看着我啊，我刚才又不是故意的……

茜：不过，这下总算有了新的线索。看来这个小东西的确是喷火装置的遥控器，不过功率很小，有效范围……最多也就10米左右吧。另外，给你们一张会场的平面图。

（从平面图上可以清楚得看到拉米洛小姐的休息室位于舞台的斜下方，以这里为圆心画一个半径十米的圆，范围内就只有牙琉波休息室和舞台上的钢琴……）

茜：好好搜查吧。

王泥喜：是。（钢琴……看来有必要去问问马基。）

同一天 某时刻
拘留所 会面室

马基：……

美贯：马基？

王泥喜：你终于肯见我们了。说起来，我们到底是跑来问什么的……完全听不懂他的话嘛。

美贯：既然来了，还是先问问吧。那个……马基，如果王泥喜没能救得了你，你可不要怪他哦，因为他毕竟是个新手嘛。

王泥喜：说什么呢！我一定会全力以赴洗脱他的罪名！（嗯？手镯怎么有反应？是错觉吧……）

美贯：不过拉米洛小姐果然是个好人啊，而且有很了不起的技能哦。“过耳不忘”……

王泥喜：真是没想到她会指认大庵先生是凶手……（又来了！果然不是错觉！）美贯，马基他应该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吧。

美贯：那是当然的。因为他是波鲁吉尼亚人么。

王泥喜：但是我的手镯，对他有反应……

美贯：哎？是不是因为你老是板着个脸，把他吓着了？

王泥喜：是这样吗……（马基说眼睛看不见，这是一个“谎话”，但我总觉得“谎话”应该不止一个。）

美贯：我们直接问问他不就完了。

王泥喜：（要了解他的内心，我们必须要掌握“致命的”证据。）算了，还是先调查其他地方吧。

同一天 某时刻
县立国际日之丸环形体育场

大庵：你们找我这个可怜的杀人犯有什么事？都怪那个大婶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害我被停职了！牙琉那个混蛋也是！我不是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么！

王泥喜：（的确，我们听到枪声时是演唱会第三部分……）

大庵：那个时候可有一万人看到我在台上表演。为什么还要让我停职啊！

王泥喜：你问我们有什么用……

大庵：混蛋！我和那个大婶一句话都没有说过。而且根本不可能记得住嘛！说什么任何声音只要听过一次就能记住！

什么嘛！

王泥喜：说起来，你被停职是因为……

大庵：还不是牙琉搞的鬼！说什么“直到事情真相大白为止”！他那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做事情太认真，有时真让人受不了！

王泥喜：（嗯，的确……）请问他现在在哪里呢？

大庵：应该在检察局的办公室吧。

王泥喜：嗯，我们告辞了。

同一天 某时刻
检察局 牙琉的办公室

王泥喜：哎？牙琉检察官好像在打电话。

美贯：嘿嘿，我们走近点儿听听他在说什么吧。

王泥喜：那、那不成了窃听了么！不行不行！那也太……

美贯：我们只是去听听嘛，不要让他发现就可以了。

牙琉：样品？为什么莱塔斯要追查那种东西呢？我可不想去问波鲁吉尼亚的人。总之，快点把报告交给我。别把不明来历的东西放在我办公室里。

（挂断）

牙琉：这种时候，还真需要大庵这样的人啊。嗯？

王泥喜：啊……你好。

美贯：你好，美贯来了。

牙琉：你好，美贯小姐。请坐吧。请问你们要找谁呢？是牙琉波的主唱，还是检察官牙琉响也？哦，对了，你们看今天的报纸了吗？

王泥喜：啊？文章标题是《恶魔的曲调引发惨剧！美男子检察官的危险歌声》？

美贯：这是今晚的电视剧预告吗？

牙琉：这可不是电视剧啊。

美贯：难道是……

牙琉：从法庭回来我的电话就响个不停，有人问我“对自己的歌曲夺去他人性命有什么感想”，“到目前为止你的案子能胜诉都是因为在法庭上哼唱歌曲吗”，“现在给我唱首歌好吗”之类的，真是烦死人了。

王泥喜：哎？这里还有一份报纸。

牙琉：哦，那是波鲁吉尼亚的报纸，想看就看看吧。

王泥喜：唔……根本看不懂嘛……

牙琉：没错。那边好像也报道了这件事。不过没有提到歌词的事……

美贯：大概是波鲁吉尼亚的人不相信这些吧。

牙琉：另外，由于晚报上登了拉米洛小姐的证词，所以我们不得不对大庵采取点措施……因为拉米洛小姐毕竟是我请来的客人，所以无论如何我也要亲自解决这件事。

王泥喜：对了，那首曲子，是你和拉米洛小姐合写的吗？

牙琉：啊，没错，去年我去波鲁吉尼亚考察司法制度时……

美贯：就是在那里遇到拉米洛小姐的？

牙琉：是的，在那个小型演唱会的现场，把我感动得眼泪都掉下来了，当时就想无论如何也要再和她见一见。演唱会完了之后我就直接去找她，没想到她跟我的音乐理念很契合，所以就在她的休息室合写了一首曲子。当时我找她借了一把吉他，由马基和我伴奏，拉米洛演唱。

美贯：真是太巧了！

牙琉：是啊，那首曲子也就成了美妙的回忆。当时那把吉他就在那里。

王泥喜：哎？这把？怎么像是被烧过一样……

美贯：王泥喜！你这样说实在太失礼了！

牙琉：算了，我已经没办法再次演唱那首歌了。因为拉米洛小姐送我的那把吉他已经……

王泥喜：哎？是拉米洛小姐送给你的？

牙琉：啊。这把吉他无论音质、音色都是一流的。我当时说很喜欢，拉米洛

小姐就很干脆地送给我了。不过用飞机运送木质的乐器时不能让它受到气压和湿度变化的影响，所以使用了检察局用来运送证据的真空包装和特别线路，直接送到我的办公室，途中没有任何人碰过。

王泥喜：那把吉他在演唱会时突然烧了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牙琉：我拜托鉴定科的人检查过了，由于时间紧，调查得不是很详细。不过还是得到了一个有趣的结论。

王泥喜：有趣？

牙琉：没错。吉他正中间不是有一个圆洞吗？那个叫做“音孔”，在那里面好像贴着一个坏掉的机械装置。就是这个。

（牙琉拿出一个破破烂烂的东西）

牙琉：鉴定科现在正忙着鉴定与本案相关的各种证物，这个东西看来只有等过段时间才能检查了。

王泥喜：（这个东西，怎么感觉在哪儿见过……果然是这个。）

（王泥喜拿出宝月在拉米洛休息室的沙发下面捡到的喷火装置）

牙琉：嗯？这的确跟吉他里的东西很像……

王泥喜：这是一件喷火装置，是宝月刑警在拉米洛小姐的休息室里找到的。

牙琉：这分明是同一种东西……到底怎么回事？

王泥喜：（果然……）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牙琉：说实话，本来不想给你们看的。

（王泥喜拿起那个东西，圆圆的像个鸡蛋，但上面还有一些浅蓝色的花纹）

王泥喜：（感觉像是塑料的圆球……）牙琉检察官，这个东西跟莱塔斯先生有什么关系吗？

牙琉：什么！难道你们刚才偷听了我的电话！

美贯：啊！美贯是被这个人怂恿才不小心听到的！

王泥喜：你不要歪曲事实！

牙琉：说老实话，我也不是很清楚，这好像是卧底探员莱塔斯正在追查的东西。

王泥喜：牙琉先生，能说得详细一点儿吗？

牙琉：这是在莱塔斯先生的提包里找到的，好像是某种样品，但经过分析之后发现就只是个塑料球而已。

王泥喜：莱塔斯先生追查的就是这个？

牙琉：综合各方面情报考虑，应该是这样。

美贯：那它到底是什么啊？

牙琉：我也不知道。虽然通过波鲁吉尼亚政府询问了国际刑警，不过消息好像受到了封锁。关于这个塑料球，国际刑警好像对波鲁吉尼亚隐瞒了什么。

王泥喜：（莱塔斯先生就是为了这个才扮成拉米洛小姐的经纪人来到这个国家的么……）

牙琉：我打算到会场去问问拉米洛小姐，波鲁吉尼亚的人应该多少知道一点儿有关这个的事。和你们就只能说这么多，谢谢你告诉我喷火装置的事，先告辞了。

王泥喜：咱们也走吧。

同一天 某时刻
县立国际日之丸环形体育场

（两人在这里遇到了慌慌张张的宝月，得知拉米洛小姐不见了，于是王泥喜和美贯答应一起帮忙找找。）

同一天 下午4点28分
舞台前

（舞台一片漆黑，所以美贯请管理员打开了舞台的灯。）

美贯：嗯……什么都看不见还真是不好受。

王泥喜：可拉米洛小姐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

美贯：王泥喜，舞台好像被人动过了。

王泥喜：的确感觉有什么东西被移动

过。哎？那个吉他箱刚刚明明是开着的。

美贯：有谁把乐器收起来了么？啊！你看箱子边上！

王泥喜：里面大概不是乐器吧……难道说……

（两人打开乐器，发现失踪的拉米洛躺在箱子里昏迷不醒。）

美贯：拉米洛小姐！拉米洛小姐！

王泥喜：快！快去叫宝月刑警！

王泥喜：（拉米洛小姐立刻被送往医院，茜小姐一脸焦急地对她实施抢救，美贯在我耳边不停地哭喊，那真是一幅可怕的景象……）

同一天 下午5点53分
引田诊所 候诊室

美贯：茜姐姐，拉米洛小姐她到底……

茜：刚刚恢复意识。多亏你们及时发现。

王泥喜：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茜：好像是被人用钝器击中了额头上部，但不知道是谁干的。

美贯：额头上部！也就是说从正面……

茜：没错，凶手一定知道她眼睛看不见。对了，她说想谢谢救命恩人，你们快到病房去吧。

（两人进入病房）

王泥喜：拉米洛小姐！

拉米洛：啊，律师先生，非常感谢。

王泥喜：不用客气，请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拉米洛：在休息室门口和你们谈过话后不久，就有个人朝我走了过来。我以为他有事找我，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就在我准备回休息室的时候……

王泥喜：他就袭击了你？

拉米洛：下手的那一瞬间我很清楚，他是想取我的性命。他第一下并没有把我打晕，于是我朝舞台方向逃去，虽然他紧紧跟在我后面，但我还是比他早一步逃到了那里。

王泥喜：为什么要跑到舞台去呢？

拉米洛：那个时候是舞台检查的时间，管理人员会把那里的主电源关掉。黑暗就是我的同伴，所以我才得以藏进那个装低音提琴的箱子里躲过一劫。之后便昏了过去。

王泥喜：真是危险啊。那么您有什么关于凶手的线索吗？

拉米洛：对不起，因为他没有说话，所以我什么也不知道。不过从被击打的部位是额头上部这一点来看，他应该是一个比我高的人。

王泥喜：原来如此……（真是敏锐的观察力。）

美贯：拉米洛小姐在女性中已经算是很高的人了……

王泥喜：（也就是说，袭击她的应该是男性……难道是那个人？）

美贯：可他为什么要袭击拉米洛小姐啊！

拉米洛：这件事刑警也问过，不过我一点儿也不清楚受到袭击的原因。

王泥喜：对了，拉米洛小姐，您知道这是什么吗？

（王泥喜拿出那个小球）

王泥喜：这好像是死去的莱塔斯先生正在追查的东西……

拉米洛：原来如此……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应该是“波鲁吉尼亚之茧”。虽然感觉像是个仿造的玩具。

王泥喜：（波鲁吉尼亚之……茧？从没听说过……）

美贯：这到底是什么啊？是特产吗？

拉米洛：没错……因为全世界只有波鲁吉尼亚有这个，所以可以称它是特产吧。波鲁吉尼亚人没有不知道的。

美贯：“茧”……也就是由丝线卷成的了？

拉米洛：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在波鲁吉尼亚，关于这个茧，所有人都知道一件事。

王泥喜：是什么？

拉米洛：如果把“茧”带到国外去，不管是什么理由，都将被判处死刑。

美贯：死、死、死刑……

王泥喜：到底是为什么！

拉米洛：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不过既然有国际刑警在调查，我想一定是有什么理由。

美贯：这不就是个塑料球吗！

王泥喜：大概是以“样本”为线索去追查“真品”吧……莱塔斯先生正在追查的应该是关于“波鲁吉尼亚之茧的偷运事件”……

拉米洛：不管怎么说，我好像也成了目标之一……为了让歌声传遍世界，我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去旅行……

美贯：也就是说！“偷运”……

拉米洛：所以我有这种嫌疑。

王泥喜：因此莱塔斯先生才会到你身边进行卧底调查……

拉米洛：波鲁吉尼亚是一个封闭的小国家，国民几乎都不怎么出国。

美贯：所以你才会遭到怀疑啊。

王泥喜：（“偷运”……还有一个人不得不调查一下！）拉米洛小姐，非常感谢你。实际上，还有一件事想麻烦你，希望你能当我们的翻译，可以吗？

拉米洛：……好的，我跟你们一起去。

美贯：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

王泥喜：走吧美贯，搜查差不多快要结束了。

同一天 某时刻
拘留所 会面室

王泥喜：马基，我有些话想问你。拉米洛小姐，麻烦你翻译。

拉米洛：好的。

王泥喜：请问第一次见面时你装出一副失明的样子。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你的眼睛根本没有问题。除此之外，你还隐瞒了什么？

拉米洛：请等一下，律师先生！“隐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王泥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关于这个东西你一定知道些什么！

（拿出样品）

马基：呃……

美贯：反应这么大？

拉米洛：马基，难道你……

王泥喜：我和美贯都能看穿对方的“细微动摇”。不过，现在看来没有必要使用那种能力了……拉米洛小姐，请你继续翻译。

拉米洛：嗯……我明白了。

王泥喜：马基，你跟这个东西的关系刚才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如果你再不说实话，我就把这个交给检察官……让他好好调查一下你跟这个的关系！

拉米洛：马基说“请等一下”。

马基：OOXX……

拉米洛：“你全部都知道了吗？”

王泥喜：没错，“全部”。

马基：OOXX……

拉米洛：“没办法了……”

美贯：这个茧到底是什么啊？

马基：OOXX……



拉米洛：茧，线……特效药。

美贯：特效药？

王泥喜：也就是对某种病症有特效的药……

马基：OOXX……

拉米洛：“死亡综合症……”，好像

是能治疗这种病的药。

王泥喜："死亡"……

美贯：如果能治疗病症的话为什么不允许带出国呢！把它作成药不是能救全世界的很多人么！

拉米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这么做……

王泥喜：难道莱塔斯先生追查的"偷运"跟这个孩子有关系？

美贯：怎么会！他不是才十四岁吗……

王泥喜：美贯只有十五岁不也是个大魔术师了么……

美贯：嗯……算是吧……

王泥喜：也就是说……马基就是"偷运者"？

马基：OOXX……

拉米洛：OOXX……

马基：……

拉米洛：他不回答。

美贯：装作不知道的样子么……

王泥喜：马基，你想用这个和谁做交易？

马基：OOXX……

拉米洛："回不去了……"

美贯："回不去了"？

马基：OOXX……

拉米洛："不能回波鲁吉尼亚，也不想回去……"把茧带出国就是死刑，这是波鲁吉尼亚的法律。

马基：OOXX……

拉米洛："凶杀案……"凶杀案？

王泥喜：（是指莱塔斯先生的案子么！）

？？？：会面时间结束！

美贯：大庵先生？

王泥喜：怎么回事？会面时间明明……

大庵：波鲁吉尼亚大使馆有电话找他。所以只好中止会面，不好意思。

王泥喜：还有五分钟就结束了，让那个电话等一下再打来……

大庵：不行。走吧，钢琴师。

美贯：等一下，大庵先生！

大庵：别挡路。

（大庵带着马基走了）

美贯：可恶，还差一点儿就能问出重要的事了！

王泥喜：（不打算让我们知道得更多么……理由只有一个……不管怎么说，总算是找到目标了……明天，一决胜负！）

7月10日 上午9点49分 地方法院 被告第二休息室

（或真敷巴郎突然出现在等待审判开始的王泥喜和美贯两人面前，告诉他们案件的关键就是巴郎的魔术。之后法警又带来了审判推迟的消息，因为法官要去探望司法部长那病危的儿子，并拿出当天报道了此事的报纸。消息中提到，司法部长的儿子患的是"死亡综合症"……）

同一天 上午10点30分 地方法院 第三法庭

法官：让大家久等了。下面开始对……这个是怎么念的？

牙琉：马基·多拔约。

法官：好，现在开庭，嗯……

王泥喜：您怎么了法官大人？

法官：那个……我和司法长官从学生时代起就是朋友。真是令人心痛……

美贯：是"死亡综合症"吗？报纸上说是绝症。

牙琉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法官大叔。但今天可不是该悲痛的日子，还有一些必须要办的事。

法官：的确如此。昨天的审理因为突如其来的事件而中断……检方昨天提出了进一步调查的要求，结果如何？

牙琉：眉月大庵作为乐队牙琉波的成员之一，同时也是名刑警。对他的指控必须慎重处理。但调查的结果是……检方不改变主张。

王泥喜：理由呢？

牙琉：你应该明白吧，凸额头。因为眉月大庵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法官：不在场证明？

牙琉：案发当晚的演唱会总共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牙琉波的表演，第二部分是拉米洛小姐、马基、我还有牙琉波的鼓手以及贝司手一共五个人表演，第三部分再次轮到牙琉波。而发生在休息室的凶杀案是演唱会进行到第三部分时发生，当时拉米洛小姐和被告都已经不在舞台上。现场的枪声被宝月刑警听到，而目击了犯罪瞬间的拉米洛小姐……啊，对不起，是“听到”犯罪瞬间的拉米洛小姐说在现场与莱塔斯先生谈话的是眉月刑警。

法官：但当时眉月刑警不是……

牙琉：没错，他当时正和乐队其他成员一起在台上表演。也就是说……眉月大庵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法官：嗯……辩护人你怎么认为？

王泥喜：（我听到枪声时大庵的确正在台上表演，不过……）

法官：辩护人好像没有办法推翻检方的主张，那么眉月大庵刑警的不在场证明就可以确认了。

牙琉：很遗憾，拉米洛小姐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弄错了。

法官：我明白了。如果没有拉米洛小姐的证词，那么就没有可以阻碍下达判决的证据了。

王泥喜：（混蛋！但……要怎样才能推翻检方的主张呢……如果是拉米洛小姐为了包庇马基而说谎，那么这句证词就起了反作用……对了，昨天在拘留所……当马基提到案件时被大庵打断了，马基当时的确是有话要说！这样一来，就只有直接询问马基！）

法官：那么，我开始下达判决……

王泥喜：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辩护人你有什么事？

王泥喜：在您下达判决之前，我有话想问一个证人。

牙琉：事到如今，你还想问谁？

王泥喜：那位证人直到现在都没有出过庭，因为他……不会说我们的语言。

牙琉：难道你说的证人是……

王泥喜：辨方要求询问……被告马基·多拔约！如果有翻译的话，交流就没有问题。

牙琉：翻译？对不起，我可不行。我只能说一些简单的波鲁吉尼亚语。

王泥喜：辨方请求拉米洛小姐来翻译。

法官：你是说拉米洛？但是她有可能会包庇被告啊……

牙琉：真有趣，凸额头。法官大人，检方也希望拉米洛小姐担当翻译，请您务必同意，如果她说谎我会指出来的。

法官：我明白了，既然你这么说，那么我同意由被告出庭作证。

王泥喜：（好！总算到这一步了！）

法官：法警！将被告和拉米洛小姐带到证人席！

牙琉：这种感觉真新鲜啊。先问名字吧，拉米洛小姐，麻烦你。

拉米洛：是，我明白了。

法官：下面请辨方发问。

王泥喜：那个……

法官：“那个”？你在说什么啊辩护人！不是你提出让被告作为证人出庭的吗？

王泥喜：其实……我也没想好要问什么……

拉米洛：请大家听我说一句话。刚才马基他说“我想作出证言”。

法官：拉米洛小姐，请问是关于什么的证言？

拉米洛：请等一下。

（转过头与马基交谈）

拉米洛：哎！

王泥喜：（喂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

拉米洛：他说“我有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

牙琉：真是令人惊讶。

法官：那么请你作出重要的证言！

拉米洛：是。“我被莱塔斯先生的事吓了一跳，但如果我是按照歌词的顺序来作案的话……”，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用你们国家的语言写成的歌词，他根本不明白意思。

法官：嗯，原来如此……不知道歌词的意思。如果真是这样，的确没办法作案……

牙琉：我还以为你会作出如何惊人的证词……只要由拉米洛小姐把歌词的意思说给你听不就行了么。

王泥喜：拉米洛小姐！你跟马基解释过歌词吗？

拉米洛：虽然向他传达过歌曲整体的思想，但没有必要每一句都仔细跟他解释清楚……

牙琉：凸额头你忘了吗？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拉米洛小姐有可能会包庇被告。

王泥喜：（唔……没办法反驳。）

法官：不管怎么样，下面请辩护人发问。

王泥喜：（昨天也是这样……马基的证词中一定隐藏着什么。我的手镯一定会告诉我真相！就是这里！）马基，不要想骗过我的眼睛。

马基：……

王泥喜：当拉米洛小姐说到“你们国家的语言”时，你为什么眼神飘忽不定？拉米洛小姐！没有必要翻译给他听！

拉米洛：什么？

王泥喜：马基，你真听不懂我们的语言吗？

拉米洛：你说什么啊，律师先生！这根本不可能嘛！

（拉米洛转身跟马基用波鲁吉尼亚语交谈。）

王泥喜：（都这个时候了还想演戏么！）

拉米洛：律师先生，马基说他只是知道“国家、语言”等几个单词，所以对你刚才的话有反应。他在来这里之前曾向我请教过一些这个国家的语言。

王泥喜：这、这分明是强词夺理！

拉米洛：很遗憾……马基他确实不懂你们国家的语言。

王泥喜：但、但是……他为什么知道凶手是按照歌词的顺序杀人这件事！

拉米洛：你真是个多疑的人……

（与马基交谈）

拉米洛：很简单，没有必要专门说明。只要看报纸就可以知道。

王泥喜：报纸？

拉米洛：现在在这里也可以买到波鲁吉尼亚的报纸，上面也有关于这件事的报道。

王泥喜：（马基果然在说谎！）这里有一份波鲁吉尼亚的报纸。它确实报道了这次的案件，但请你再仔细读一下……

马基：唔……

王泥喜：没错，这里根本就没有提到歌词这件事！

拉米洛：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泥喜：马基，你根本就不可能通过波鲁吉尼亚的报纸知道歌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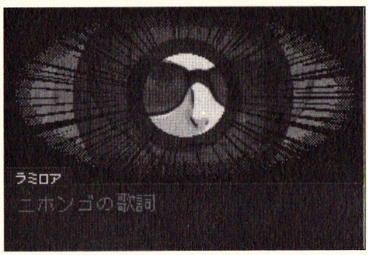
法官：难道说被告你……

马基：唔……

拉米洛：但、但是，那种事怎么可能……啊！对了！一定是被警察叫去问话时听到了！

牙琉：警方一点儿都没有提到歌词的事，我这里有详细的记录。

王泥喜：没错，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只可能在这个法庭上知晓歌词的事！也就



是说你根本就不可能听不懂我们的语言！

法官：证人！请你对此说明一下！

拉米洛：马基说……

法官：怎么回事？

拉米洛：他的确看了报纸，但他记错了，歌词不是在那里看到的。而是想起的……

王泥喜：想起的？

拉米洛：他说歌词是我说给他听的……

王泥喜：什么！

法官：拉米洛小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拉米洛：是……好像连我自己也忘了。

法官：看来的确是这样。

王泥喜：（怎么会有这种事！我不会让这么明显的线索逃走的！）

法官：时间差不多了，辩护人你还要继续询问吗？

王泥喜：（就算继续询问也没有突破点了……到底该怎么办啊！嗯？手镯还有反应？原来如此。）拉米洛小姐，这是对马基的询问。为什么你却显得很焦躁呢？

拉米洛：没、没有那种事……

王泥喜：刚才在说“是我把歌词解释给他听的”这句话时，你的气息有些停滞。拉米洛小姐，你果然是在“包庇”被告。

拉米洛：这个，我无法回答。因为说老实话，我自己也不敢相信……

王泥喜：拉米洛小姐，你为了包庇马基而撒了一个谎，这个谎话就是“是我把歌词解释给他听的”。虽然能理解你的心情，但这种做法却是错误的！

拉米洛：呃！

王泥喜：马基你也是！我明明那么信任你！但你却作出了两次矛盾的证言。让拉米洛小姐也不得不跟着你撒谎！你难道不能多相信我一些吗？你一定懂我们的语言！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解释！

法官：证人！难道你真的……

马基：是的，懂一点点。

法官：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牙琉：这是继“没有失明”之后的第二个谎话，而且，拉米洛小姐恐怕也不知道这件事……

拉米洛：是的。说实话我也很吃惊。

法官：证人！你到底隐藏了多少秘密啊！

马基：没、没有了……这是最后一个……

王泥喜：马基，你现在可以说真话了吗？

马基：不是我……不是我开的枪……

王泥喜：那么我听到枪声的时候你在不在休息室？

牙琉：看来他的确隐瞒了什么。

马基：休息室……进去了，桌子，影子……经纪人，被打到了……

王泥喜：（也就是说他进去时凶案已经发生了？）

马基：然后我听到某人的声音……

美贯：“某人的声音”……是指王泥喜吗？

王泥喜：马基进入房间时莱塔斯先生已经被击倒了……之后听见我和茜小姐在叫门，应该是那个时候的事。

马基：天花板，通风管……取下来，逃跑，逃跑……

王泥喜：你果然是从通风口逃跑的！

牙琉：呵呵呵……这和辨方的主张好像是一致的。被告已经承认自己当时就在案发现场。

王泥喜：反对！马基已经明确地否定了所谓的罪行！

马基：我没有开枪！经纪人他当时已经中弹倒地了……

牙琉：反对！检方不相信被告的说辞！他不仅理解用日语写的歌词，而且当时也在案发现场……那我们只能认为他就是凶手！

法官：被告！你有能反驳这一观点的证据吗？

马基：……

法官：嗯……辩护人，对于证人的

证词你还有什么想法？

王泥喜：（马基的证词已经没用了么……不对！他还有一件事没说！）

（王泥喜想起了“波鲁吉尼亚之茧”的事……）

王泥喜：（“茧”一定跟这件事有关系！）马基，为了你自己，请你把真相说出来！

马基：我不想说了……大家……都不……相信我……

牙琉：呵呵，凸额头，你看来不怎么可靠嘛。

王泥喜：（认为马基在说谎的人是你吧！）

牙琉：不管怎么说，这样下去不会有什么进展。

法官：看起来辨方和被告的意见不太统一，就算继续询问也不会有什么新的线索出现，休庭五分钟吧。辩护人，请你和被告好好统一一下想法！

同一天 上午11点23分
地方法院 被告第二休息室

马基：王泥喜华介……

王泥喜：（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啊……“华介”……）

马基：请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开枪……

美贯：马基好像被人陷害了……

马基：手枪……突然……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响了……之后听到了某人的声音……

王泥喜：你确定那是枪声吗？

马基：我真的听到了，手枪发射时的声音……

王泥喜：马基进入休息室时……发现莱塔斯先生已经中弹倒地，紧接着便听到了枪声。（怎么会突然有枪声……）

美贯：枪响的时候，马基你果然在现场。

王泥喜：然后从天花板上的通风口逃走了……

马基：我知道……通过天花板上的通风管，可以从休息区逃到舞台去……

王泥喜：（通风管连着舞台和休息区？怎么会这样……）

（美贯拿出现场平面图）

美贯：真是这样！王泥喜你看！

王泥喜：果然……两个休息室的上方是由通风口连通的。但是……马基怎么会知道这个构造？

马基：我问过魔术师……

王泥喜：魔术师？

美贯：总之马基他没有开枪打莱塔斯先生！

王泥喜：嗯……不过，进入房间后先看到尸体，然后听到枪声……（这也太巧了吧！）

美贯：律师的工作就是要相信所有的谎话！这是我爸爸说的！

王泥喜：（你一定听错了吧……）接下来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啊……

美贯：马基，你还是不打算作证吗？

马基：已经……不想……再说话了……

（王泥喜突然想起马基昨天说过“回不去了”……）

王泥喜：（果然在害怕……）没办法，再找其他的突破口吧……

美贯：不愧是王泥喜！但……到底该怎么办嘛？

王泥喜：不能从马基这里得到证词，只能找其他人要了。

美贯：其他人？

王泥喜：马上要开庭了，咱们走吧！

同一天 上午11点28分
地方法院 第三法庭

法官：审理再次开始。辩护人，你和被告已经讨论好了吗？

王泥喜：是的，我们已经好好讨论过了。

法官：很好，那么结果呢？

王泥喜：被告不能继续作证，不过辨方请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案件！

法官：另一个角度？

王泥喜：辨方要求询问事件的目击者拉米洛小姐！

牙琉：反对！你到底想干什么！拉米洛的证词根本没有意义！

王泥喜：拉米洛小姐昨天因为受到某人的袭击而被送进了医院，可以确定凶手是为了取拉米洛小姐的性命而袭击她的，不过还好她随机应变，没有让凶手得逞。

牙琉：怎么可能！我根本没得到这件事的报告！

王泥喜：牙琉检察官。为什么会有人想致拉米洛小姐于死地？你怎么认为？

牙琉：那、那个……

王泥喜：这个国家的一般民众对她的印象是“从异国而来，不会说日语的女歌手”，而想让她永远闭嘴的，会是谁？

法官：难、难道说……

王泥喜：没错！就是那个杀死莱塔斯先生的凶手！犯人因为害怕隐藏在拉米洛小姐证词中的真相，所以才做出那样的事！

牙琉：凸额头，原来这就是你的想法啊？拉米洛小姐昨天的证词里还有未知的真相？

王泥喜：没错。

法官：嗯……拉米洛小姐受到袭击，这的确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我明白了，在昨天的审理中她的证词有很多模糊的地方，所以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搞懂了。那么，请辨方再次询问拉米洛！

王泥喜：拉米洛小姐，你在昨天的证词里清楚地提到“从现场的小窗旁听到了两声枪响”，以及“与莱塔斯谈话的人是眉月大庵”。

拉米洛：没错。

牙琉：不过我有证据证明你不可能听到任何“声音”。只要关上现场的小窗整个房间就是完全隔音的。

法官：既然已经把证人请到了，那么请证人最后一次作出证言。

拉米洛：是。我从舞台前往位于休息区的途中，的确听到了莱塔斯先生和昨天那位刑警的声音，之后是一声细微的枪响，于是我停了下来，之后又是一枪……我闻到了火药的气味，虽然知道应该通知其他人，但因为我当时有急事，所以就那样走了过去，没有管它。

法官：嗯……和昨天的证词的确没什么区别。

拉米洛：实在很抱歉，我还不太习惯说这个国家的语言，或许有些意思没表达清楚，但我刚才说的句句属实。

牙琉：非常遗憾，拉米洛小姐。你果然说出了“不可能”的证词。

王泥喜：请你不要重复提醒这件事！拉米洛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些证词才受到了攻击！

法官：那么，下面请辩方仔细询问。

王泥喜：（只能一步一步来了……）“昨天那位刑警”，是指眉月大庵吗？

拉米洛：虽然不知道名字，不过就是昨天在证人席上的那位。

牙琉：拉米洛小姐你到底要我说几次，那是不可能的。从那扇关着的窗子外面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

美贯：王泥喜！如果问和昨天一样的事情那什么都改变不了！

王泥喜：（的确……得问问其他的事情……）拉米洛小姐，请问你还记得两人谈话的内容吗？

拉米洛：那天以后我也一直在想，不过……只记得一句……

牙琉：什么！你还记得？

王泥喜：昨天你为什么不说？

拉米洛：虽然我自己认定不会记错，但是我不明白那句话的意思，所以没有把它说出来的勇气。

王泥喜：（这说不定就是线索！）请、请问，他们到底说了什么？

拉米洛：那句话不是莱塔斯先生说的……

王泥喜：也就是眉月大庵说的？

拉米洛：他说“已经完了！快按下开关！”……

法官：“开关”？是犯人对死者说的吗？

拉米洛：后来仔细想想，我也觉得很奇怪。

法官：的确……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辩护人，你对刚才的证词怎么看？

王泥喜：嗯……这是很重要的证词！“按下开关”……有一个东西能让我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牙琉：嗯？但是现场除了电灯的开关以外再也没有可以称作是“开关”的东西了。

王泥喜：的确，现场没有所谓的“开关”，但这里有一个东西……无论怎么看都是开关！

（拿出之前发现的那个摇控开关）

法官：嗯。的确如此。

王泥喜：问题是，这不是在现场，而是在舞台上的钢琴里发现的。

法官：那么……拉米洛小姐听到的声音是在命令某人按下那个开关啊！

王泥喜：可以这么认为。

牙琉：反对！你老是这么傻乎乎的，让我很困惑啊，凸额头。你自己看看会场的位置关系，拉米洛小姐的休息室和舞台离得那么远，而且舞台上牙琉波正在演奏，音响的声音相当大。在休息室的人就算吼得再响，声音也不可能传到舞台上。就算是凸额头你这个大嗓门扯着嗓子大吼，在舞台上也什么都听不见。

王泥喜：很遗憾，凶手根本没有大吼的必要。

牙琉：什么意思？

王泥喜：没错……就算小声地说话，声音也可以清楚地传到舞台上，证据就是这个！牙琉检察官，你不会不知道这是什么吧。

（王泥喜拿出在休息室门口的走廊上捡到的耳机）

王泥喜：那天晚上，所有参加表演的人员都戴着这个通信装置。是吧，牙琉检察官？也就是说！只要用这个，休息室和舞台之间的联络就变得无比简单！

牙琉：反对！但考虑到它对电子乐器的影响，我们已经将耳机的通信范围调到了最小。

美贯：拉米洛小姐好像说过，只有10米左右。

王泥喜：请你仔细看看会场的剖面图！

（拿出剖面图）

牙琉：啊？

王泥喜：没错，从舞台步行到休息室的确有些远，但直线距离根本不到十米！

牙琉：怎、怎么可能……

法官：那么拉米洛小姐听到的声音……是在向舞台上的某人传达信息？

牙琉：反对！就算有了“遥控器”，你凭什么说它在舞台上？这种东西只要装在口袋里就可以带着到处走。也有可能是事后有人扔在舞台上的！

美贯：的确是这样……

王泥喜：那个……我没有考虑这么多……

法官：嗯……不弄清楚这一点的话，就没有必要讨论开关和案件的联系了。

牙琉：对了。这个开关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好像没有这方面的情报吧？

王泥喜：（等等……这个开关，就是用来控制那个的……这样一来就能引导出一个惊人的事实！）我当然知道这个开关是用来干什么的。法官大人。

法官：什么事？

王泥喜：我其实应该在一开始就指

出这个开关的作用。

（王泥喜拿出喷火装置。）

王泥喜：牙琉检察官，你还记得这个吗？

牙琉：啊！这是……

王泥喜：这是喷火装置。

牙琉：难道说那个遥控器……

王泥喜：没错，它是用来控制这喷火装置的，我试一下给你看看吧。

（王泥喜用遥控器点燃了装置。）

法官：啊！的确有火出来了！

王泥喜：牙琉检察官，这件事让你想起什么没有？

牙琉：嗯？

王泥喜：演唱会当晚，有一件意外的失火事件。没错，就是你在演奏中吉他突然起火那件事。

法官：但那不是故意表演的吗？

王泥喜：牙琉检察官自己却对这件事毫不知情，而且被烧掉的那把吉他是对他来说很重要的“回忆”。

美贯：他的确说过是从拉米洛小姐那里拿到的，是一把音质相当好的吉他。

牙琉：吉他越好燃得就越快。另外，凸额头……你难道想把两个“点”联系到一起吗？一个是拉米洛小姐听到的“凶手的声音”，另一个是“燃烧的吉他”。

王泥喜：没错，事情很简单。犯罪现场的两个人是莱塔斯先生和凶手，而凶手用耳机向舞台上的某人下达了“按下开关”的命令，之后那位“某人”按下开关，将你的吉他点燃。

法官：的确是很合理的推断……

牙琉：反对！你真让我失望，凸额头。你刚才的话还真是有趣，和我预料的一点儿都不一样。

法官：请问是怎么回事，牙琉检察官？

牙琉：辩方的发言根本说不通。我的吉他当晚确实被烧掉了，大概的确是因为这个喷火装置造成的。但是那件事是发生在演唱会的第二部分！而杀人事件是发生在演唱会第三部分。所以这两件事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法官：也就是说辩方的推理，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的？

牙琉：所以我说刚才的话没有参考价值。

王泥喜：反对！“在错误的基础上”进行推理的或许正是我们自己。

法官：你所说的“基础”究竟是指……

王泥喜：当然是指“凶杀事件发生在演唱会的第三部分”这件事。

牙琉：反对！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和宝月刑警听到枪声的时间不就是上演第三部分时吗？

王泥喜：反对！的确，枪声响起时马基说他当时正在休息室里。但是！那个时候死者已经遭到了枪击！那时我们听到的就只是爆炸声而已！根本就不能确定是枪声！

牙琉：怎么可能！

王泥喜：在凶手作案之前，他用耳机下达了“按下开关”的命令，之后牙琉检察官的吉他便烧了起来，因为吉他里放置了喷火装置。我们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凶案发生的时间是“民谣时间”，也就是演唱会的第二部分！

牙琉：这根本不可能！

法官：但这样一来不是很奇怪吗？这次的案件不是按照“歌词”的顺序发生的吗？

美贯：没错！你看！“子弹”明明是在“燃烧”后面嘛！

王泥喜：你们的想法很奇怪哦。凶手为什么要按照歌词的顺序来行动？按照常理推断，这种事情相当麻烦，而且对凶手来讲没有一点儿好处。

法官：一定是有什么理由。

王泥喜：没错，理由就是这么做会给凶手带来方便。

牙琉：难、难道……全都是“相反”的吗？

法官：什么意思？“相反”的……

牙琉：如果事情确实是按照“歌词”的顺序发生的，那么凶案就应该发生在“燃烧”之后。但按照凸额头的推理，凶案是发生在吉他被烧掉之前。

王泥喜：没错。犯人的目的正是想让我们以为“凶案发生在烧掉吉他之后”！所以他才会按照歌词的顺序来“表演”整个事件。包括最后偷走尸体将其放在高台上，都是因为这个！

法官：如果这样想就能解释一些不自然的状况……

王泥喜：真凶正是想凭借改变“事件顺序”来给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也就是说，凶手其实是在第二部分时没有不在场证明的人！

牙琉：反对！看来我不得不教你一件事，你刚才的推理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那些推断的确很有趣，不过从推理的原点来看，那些话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

王泥喜：矛盾？

牙琉：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凶案发生时，现场的小窗是关着的，也就是说拉米洛小姐从那个窗口根本听不见任何声音。而你的观点却忽视了这一漏洞！以“无法听到的声音”为基础进行的推理，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

王泥喜：（的确……我的推理是以拉米洛小姐的证词为基础的……但那么多的事都联系到了一起，这一定不是巧合！）

牙琉：你想清楚了么？拉米洛小姐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听到声音？

王泥喜：辨方承认从那扇小窗听不到声音。

牙琉：你终于想通了。

王泥喜：也就是说……拉米洛小姐其实是从其他地方听到的。

牙琉：呵呵，我还以为你终于想通了呢。你脑袋里到底装的什么啊？拉米洛小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她是从小窗听到的声音。而现场能称得上是“小窗”的地方只有一个！

王泥喜：你果然是这么想的。但现场不是还有一个明显的“小窗”么？

美贯：怎么可能！

法官：辩护人！请你说清楚！到底是什么地方？

王泥喜：当然就是这里！

（王泥喜拿出现场照片，指着天花板上的通风口对众人说。）

法官：什么！那可不是什么小窗，而是通风口啊！

王泥喜：那是因为拉米洛小姐是波鲁吉尼亚人，对这个国家的语言还运用得不纯熟！把通风口说成是“小窗”，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牙琉：反对！这种说法太莫名其妙了！拉米洛小姐怎么会跑到天花板里去！偷偷摸摸地，就像隐瞒着什么一样！

王泥喜：很简单，问问她本人不就知道了。是吧，拉米洛小姐。你听到刚才我们的话了吗？

拉米洛：是的……从昨天开始就觉得很奇怪。当时窗口的确是关着的，但为什么说听不见呢。

王泥喜：拉米洛小姐，你所说的小窗，实际上是天花板上的通风口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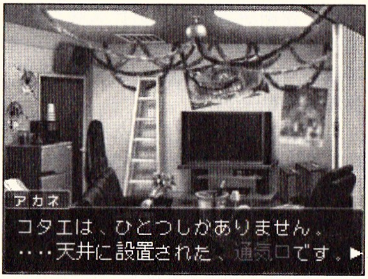
拉米洛：没错，的确是在天花板上……

法官：证人，我再向你确认一次，你的确“听”到犯罪的瞬间了吗？

拉米洛：没错，就是在天花板上的小窗那里。

法官：那么，请问你为什么会跑到那里去？由于这件事跟凶杀案有关，所以你必须得说。请你作出证言！

拉米洛：听到那句话时我的确在通风管道里，通过那扇小窗听到了事情经过，因为我急着到舞台去，所以来不及通知



其他人。至于我为什么会出现在那种地方，很抱歉，我不能说……因为跟某人有“契约”。

法官：契约？而且“急着到舞台去”，也就是说你还在表演中吗？凶案果然是在演唱会的“第二部分”发生的！

拉米洛：我自己没有办法“目击”事件，所以我只是说出了我听到的事实。

王泥喜：拉米洛小姐，就算你不说答案也很明显。真相就记录在这盘录像带里！

（播放录像带，拉米洛在表演途中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这说明……）

王泥喜：问题就是这个“幻影”魔术！虽然很令人惊奇，但拉米洛小姐不可能真的消失。也就是说，她当时……是经另一条路移动到那里去的！

法官：但是……从她消失到出现在舞台的另一侧，中间只隔了不到二十秒啊！根本没办法移动得那么快吧！

牙琉：嗯……

法官：你怎么了，牙琉检察官？

王泥喜：他是演唱会的主演，不可能不知道拉米洛小姐“消失”的原因，看来他现在才注意到自己的“失误”。请大家看看现场的剖面图，在休息室的天花板里面藏有一条暗道，它连接了舞台、休息区和会场另一侧。请大家好好想想拉米洛小姐昨天的证词，她说“在从舞台到会场另一侧的途中，从小窗目击了事件”。

法官：不正是在这条暗道里么！

王泥喜：没错。而知道这条暗道的应该不只拉米洛小姐一个人吧。

牙琉：呃！的确，我知道她使用暗道来完成那个表演，但暗道的具体位置我并不清楚。那位魔术师居然隐瞒了这么重要的事！

美贯：没办法嘛，魔术师都会尽量减少知情的人。因为“机关”就是魔术师的生命啊。

王泥喜：你有什么看法，拉米洛小姐？

拉米洛：不愧是律师先生……

法官：啊！你果然像辩方所说的那样，是用这条密道……

拉米洛：是的。

法官：不过还是有一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拉米洛小姐消失后直到再次现身，中间只隔了大约二十秒钟，无论是移动还是目击案件，二十秒都显得太少了点儿吧。证人，请你解释一下！

拉米洛：刚才我已经说了，因为契约的原因，我是不会亲口暴露“谜题”的……

法官：现在请证人关于“魔术”作出证言！

拉米洛：我按照魔术师先生教我的路线移动，在休息区的出口附近有工作人员在等着我，之后就可以到会场的另一边去。全程大概花了两分钟。我就是在途中听到那个声音的。

法官：两分钟，疑惑越来越深了……辩护人，下面交给你了。

王泥喜：是。拉米洛小姐，你刚刚说用了两分钟。

拉米洛：没错。如果用跑的话大概只要一分钟。

王泥喜：跑？天花板里面不是很暗吗？

拉米洛：呵呵，你忘了吗？有没有灯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王泥喜：啊……对不起。（录像带中是二十秒，实际是两分钟……能解释这种

矛盾的证据是……这个！）拉米洛小姐，你还记得这个胸针吗？这是我在凶案现场捡到的东西。

牙琉：你是想说那是“什么时候”掉落的吗？那个问题应该已经解决了吧。

王泥喜：我原本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事实上好像没有。请你再好好看看这盘录像带。拉米洛小姐站在牙琉检查官旁边时胸针还在，但是把时间稍稍朝后调一点儿的话……

法官：啊！胸针不见了！

王泥喜：没错，短短二十秒的时间里胸针就消失了。但从舞台到休息区，就算是跑步也要一分钟。那么结论只有一个——消失之前的拉米洛小姐和再次出现的拉米洛根本不是同一个人！

法官：什么！

王泥喜：拉米洛小姐，我发现这枚胸针的地点就在现场通风口的正下方。也就是说掉落胸针的时间是你在从舞台移动到休息区的途中，碰到凶案时！

拉米洛：大概就是这样……

法官：嗯？牙琉检察官？

牙琉：不用一副吃惊的表情，我知道这件事。只不过我没有刻意隐瞒，只是没想到事情就发生在交换的那一瞬间……

王泥喜：你果然……

牙琉：没错，我确实替换了拉米洛小姐。

法官：顺带问一句，那个假的拉米洛是谁啊？

牙琉：就是想出这个魔术的魔术师或真敷巴郎。

王泥喜：不过……有件事我很在意……当时和牙琉检察官一起站在高台上表演时的那个人已经不是拉米洛小姐了。但为什么她的歌声还是感觉很甜美呢？

美贯：一定是事先录好音，到时候再播放出来不就行了么！

牙琉：呵呵，我们牙琉波可不是那种乐队。“现场演奏”一直是我们坚持的原则。拉米洛小姐，你来告诉他们吧。

拉米洛：好的。我即使是在移动中也在好好唱歌。

王泥喜：什么？移动中也……

拉米洛：因为牙琉先生不喜欢用录音……所以我用这个。

（拿出耳机）

王泥喜：也就是说拉米洛小姐你一边在通风管里走路一边还唱歌？

拉米洛：因为我总是生活在黑暗中，所以在哪儿唱歌对我来说都一样。

法官：但是一边走路一边唱……

王泥喜：没错！那凶手和死者岂不是会听到她的声音……

牙琉：请你好好想想现场的状况。

美贯：啊！对了！那个喇叭！

牙琉：没错。休息室里的喇叭会一直用很大的音量播放舞台上演奏的曲目，这是我特别指定的。

王泥喜：所以他们根本分辩不出拉米洛小姐的歌声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法官：原来如此。

拉米洛：那个……我想起一件事。我听到那声像是枪声的巨响时，不由得把歌声停了一下。因为受到惊吓，把歌词忘了……

王泥喜：（歌声停了一下！）

拉米洛：因为那正好是重复的地方，所以听起来不那么自然……

牙琉：凸额头！把我给你的混音机拿来！

王泥喜：哦……好。

（拿出混音机）

王泥喜：（好好听听看）果然，有一个地方断开了！请看歌词卡片，重复的地方……是“喜悦……喜悦……”这个部分，请再听一次！

（放录音带，拉米洛当时只唱了一次“喜悦”。）

法官：这下清楚了。看来我们的确犯了很大的错误。

王泥喜：没错。凶案发生的时间是演唱会第二部分——拉米洛小姐的“民谣时间”。

法官：也就是说，当时在舞台上的演员才是有不在场证明的人。

王泥喜：真是这样。那个时候在台下休息的眉月刑警就有了犯罪的可能！

牙琉：哼……

王泥喜：什么意思？牙琉检察官？

牙琉：你干得很不错嘛。像这样能把整个事件引向完全不同的方向，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但还有一个问题。凸额头的“假说”的全部根据就只有拉米洛小姐的证词！

法官：什么意思？

牙琉：很简单。虽然我很不想这样说，但如果她为了包庇被告而说谎的话……

王泥喜：反对！你根本没有证据……

牙琉：没错。所以我想说的只是，在听取那个人的证词之前，事情的“真相”现在还不知道。

法官：那个人？难道你指的是……

牙琉：没错。就是眉月大庵刑警。

法官：他的确是本案中重要的证人……

牙琉：也是嫌疑犯。

王泥喜：（终于把他引出来了……眉月大庵！今天就和你一决胜负！）

法官：暂时休庭！牙琉检察官，请你把眉月刑警带到庭上。下面休息十五分钟！

同一天 下午1点40分
地方法院 被告第二休息室

美贯：王泥喜！那是真的吗？案件真的是在演唱会第二部分时发生的吗？

王泥喜：不然拉米洛小姐怎么会跑到天花板里的通风口去呢。还有那个用遥控器和被烧掉的吉他……要把所有的事情联系到一起，就只有这种可能。

？？？：果然和我预料的一样。

美贯：啊！爸爸！

王泥喜：成步堂先生！你也赞成我的观点吗？

成步堂：也不全是……

王泥喜：哎？

美贯：你这几天到底跑哪去了？事务所也不去！

成步堂：啊，不好意思。爸爸正在进行一项绝密的任务哦。

美贯：“绝密”？难道是卧底？

王泥喜：像莱塔斯先生那样？

美贯：爸爸不要啊，万一被杀了怎么办。

成步堂：哈哈哈，不会的美贯。总之我这几天又要出远门。

王泥喜：哎？又要走了吗？

成步堂：是啊。给你一个忠告。嗯……加油。

王泥喜：哦……就只有这个？

成步堂：想要洗脱马基·多拔约的罪名，或许并不像你想像的那么难。但你的目标是那位刑警吧？要想证明他的犯罪行为可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特别是在现有的庭审制度基础上……

王泥喜：庭审制度？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成步堂：牙琉检察官也说过吧，你的推理都是建立在拉米洛的证词是“正确的”这一假说的基础上。

美贯：但我们不是有各种各样的证据么！比如胸针和遥控器之类的。

成步堂：不管是胸针也好，歌词的错误也好，都有可能作出其他的说明，那把被烧掉的吉他也是。因为你没有跟案件有关的决定性证据。如果歌手小姐是在说谎……你的推理就会像面包上的黄油一样溶解、消失，只留下一片余香。事

情就这么简单。

王泥喜：不管怎么说！我暂时……

成步堂：所以我才给了你一个忠告——加油。以普通方法是没办法证明他的罪行的。

王泥喜：唔……

成步堂：说起来……那位刑警拜托我把这个给你。

王泥喜：是宝月小姐吗！

成步堂：好像是在现场发现的。分析其成分后发现……有火药的痕迹。

美贯：火药？

成步堂：大概是爆竹一类的东西吧……可以发出巨响。是在现场沙发下面的角落里找到的。

王泥喜：沙发下面……好像是发现这个喷火装置的地方。（这种提示也太明显了吧……）

成步堂：啊，时间差不多了，判决之后咱们再见。另外，好好找出眉月大庵的“喷火装置”吧。再见！

同一天 下午1点50分
地方法院 第三法庭

法官：审理再次开始。牙琉检察官，眉月大庵刑警到了吗？

牙琉：已经在证人休息室等着了。随时都可以到庭。我直到现在也不相信那个人……大庵他是我最好的搭档。虽然调到搜查三科之后我们就没再合作过，不过他的吉他总能刺激我的想像。

王泥喜：但是……我们的工作跟这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法官：那么请最后一位证人——眉月大庵刑警上庭。

牙琉：请说出你的姓名、职业。

大庵：眉月大庵，搜查三科的刑警，也就是平常说的“国际科”。同时也是牙琉波的吉他手。

法官：你明白自己为什么站在这里吗？

大庵：当然知道，法官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牙琉！你不是跟我保证过不会让我站在证人席的么！

牙琉：情况已经变了，大庵。这个时候请不要直呼我的姓名。

大庵：你还真是冷酷啊。

王泥喜：（牙琉检察官和大庵刑警的关系好像不错……）法官大人，请开始审理。

法官：好的。请证人作出证言。

大庵：歌手小姐一定是在说谎，她根本就没有听到我的声音。说什么“听到枪声，忘了歌词”？那种事谁会相信啊！宝月刑警不是在演唱会第三部分的时候才听到枪声的么？那个时候我还在舞台上表演啊！

法官：你是说拉米洛小姐在说谎？

大庵：她为了庇护那个孩子而说谎，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哼，仗着自己是盲人，就用模糊的证词来哄骗大家。

法官：总而言之，下面请辩护人开始询问。

王泥喜：（果然……一来就指出了我方的弱点。不过拉米洛小姐的证词也的确有些空洞……“凶案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要从不同的角度证明这一点！成步堂先生给我的爆竹……）证人！昨天休庭后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小型的喷火装置，之后又找到了这个。

法官：这好像是某种东西的残留物？

牙琉：可以看见有火药燃烧后的痕迹，报告上说是爆竹之类的东西。

王泥喜：也就是说演唱会第三部分时从休息室里发出的“像枪响一般的声音”有可能是……遥控引爆的爆竹！

大庵：哈哈！你还真敢想！这样不是太巧合了么！

王泥喜：请问你指的是什么？

大庵：爆竹爆炸的时候刚好有证人

在屋外听见，这怎么可能！

美贯：对啊！大庵那个时候不是还在台上表演么！根本没办法知道休息室门口有人。

大庵：如果没人听到爆炸声，那凶手的计策就没什么意义。设置这种漏洞百出的机关本身就是个矛盾！

王泥喜：呃！（好像是氟化物这样……）

牙琉：对了，那天我在第三部分开始时从休息室前的走廊经过，发现了工作人员佩戴的耳机。

王泥喜：（这的确是在休息室门口捡到的……）

牙琉：如果这副耳机的电源是打开的……

王泥喜：即使是在舞台上也能清楚地了解到……走廊的状况！因为走廊上的声音会通过耳机传出去！

大庵：哼！牙琉，我还以为你是我这边的人……

牙琉：我早就说过了，在法庭上没有什么“敌人”和“朋友”。凸额头，在现场发现的喷火装置、火药残渣……的确有可能是用来伪装枪声的道具。配合放在走廊上的耳机，凶手就能制造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但我说过很多次了……你没有证明那些道具是用来“伪装”的证据。

王泥喜：唔……

牙琉：提出了凶手在演唱会第三部分时伪装枪声的可能，那么你就不得不证明……

大庵：就不得不证明凶案是在第二部分，也就是拉米洛演唱时发生的。是吧，牙琉？

牙琉：没错，就是这样。如果不能，那也就没有继续询问大庵的必要了。

法官：辩方，你可以证明这一点吗？

王泥喜：当然可以！（更加过硬的证据……当然就是这个！）证据……就在拉米洛小姐歌声里！

（拿出混音机）

大庵：歌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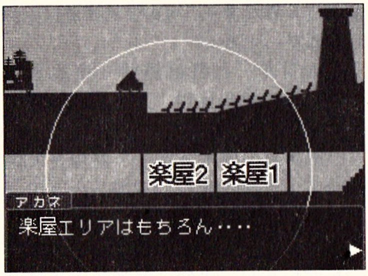
王泥喜：没错！这个混音机里分段记录了当天的演奏。

法官：你是说证据就在这里面吗？

王泥喜：根据拉米洛小姐的证词，枪声响起的瞬间，她因为害怕而停止了唱歌。

牙琉：也就是说当时的录音……很可能录下了枪声！

大庵：怎么可能有那种事！休息室里的枪声在舞台上怎么可能听得见！



牙琉：你忘了吗，大庵？我们全部都戴着这种耳机啊。就算是演奏时我们也能清楚地听到从话筒里传来的歌声。

法官：请开始分析那段录音！立刻！

（音频的第一部分里果然记录着一声枪响。）

王泥喜：就是这个部分！法官大人，请你好好听一下！

法官：啊！这是……虽然声音不大，但的确能听见！是一声枪响！

大庵：怎么可能！

牙琉：终于能够证明这一点了……枪声是在第二部分时响起的，也就是说……拉米洛小姐的证词完全正确。

大庵：混蛋！

法官：也就是说，拉米洛小姐所说的“已经完了！快按下开关”也是真的？

王泥喜：之后我们便听到了枪声，然后是吉他着火。

牙琉：第二部分时大庵并不在舞台上，的确有作案的可能！

法官：但录下来的枪声只有一次，可凶器应该发射了两发子弹……

王泥喜：那是因为拉米洛小姐正在通风管里移动，所以错过了一发。你怎么认为，证人？

大庵：呃……

牙琉：但这样一来又有一个疑点，就是当天的演奏。我看到这台混音机时突然想起了……凸额头，你当时也在“现场”吧。

王泥喜：你是说……那个失误？

（王泥喜想起当天晚上牙琉因为大庵的一个演奏失误而大发雷霆。）

牙琉：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你应该不会犯那种低级的错误。

大庵：随你怎么想……

法官：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

牙琉：是凶器，莱塔斯先生的点四五口径手枪是手枪中威力最大的一种。当然，使用这种枪的人也会被其惊人的后坐力震伤。如果是外行人的话说不定手臂会脱臼……

王泥喜：你的意思是……因为使用了这把枪，所以影响了演奏？

大庵：你可别理解错了！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刑警，接受过系统的射击训练。没理由把我当个外行人看待吧！

牙琉：我国警察使用的枪支一般是点三八口径的，威力与凶器相差很远。而且那把枪是死者的东西，所以凶手和死者很有可能发生过争执。

法官：也就是说，凶手有可能是以“非常规”的姿势开枪的。是这样的么！

牙琉：可以这么说。

法官：证人，你认为呢？

大庵：“你认为呢”……问这句话的应该是我吧！小哥，你的证据到底哪一点有“决定性”啊？那个声音一点儿也听不清楚，根本无法判断是不是枪声。而且，因为手枪的威力而影响演奏？这怎么可能啊，牙琉！像这种没有意义的证据，你拿多少出来也没用！我根本不可能枪杀死者。

法官：的确……辩方的证据还算不上有力。所以证人的反驳也可以理解。下面请证人关于你为什么没有杀害死者的理由作出证言。

大庵：好的。我根本就不可能杀死那个经纪人，理由很简单，因为我没有动机。拉米洛小姐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吧，也就是说，我跟死者之前根本就不认识，怎么可能去杀他。

法官：的确是很简单的理由。牙琉检察官，莱塔斯先生以前来过我国吗？

牙琉：根据记录，这是他第一次来。

法官：原来如此，我明白了。下面请辩护人询问。

王泥喜：（动机……）法官大人，请你看看这个。

法官：这、这是什么啊？是糖吗？

王泥喜：（大叔，你也太……）不是。眉月刑警，你还记得这个吗？

大庵：就是颗糖果嘛。

王泥喜：这是死者莱塔斯先生的东西，应该是“茧”的模型。

法官：茧？表面上的颜色很奇怪啊。

牙琉：这是只在波鲁吉尼亚共和国才有的特产。

法官：这东西和杀害莱塔斯的动机有什么关系吗？

王泥喜：没错！啊，不对，是我认为没错。

大庵：你根本就不确定嘛。

法官：既然是茧……那它可以织出美丽的布吗？就像丝绸一样。

王泥喜：不，是某种病症的特效药。

牙琉：而且好像是惟一一种对某种不治之症有特效的药……但是，它被严格禁止带出波鲁吉尼亚。

法官：为什么啊？应该把它做成药去造福患者啊……

美贯：美贯也是这么认为的！

牙琉：在之后的调查中我们知道了原因。虽然从茧中提取出特效药的技术并

不复杂，但只要稍稍改变一下处理方法，它就很容易变成其他物质，而且那种物质能大批量生产。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新产生的物质对人体有极大的危害。

法官：什么！

牙琉：以前曾经有一次，茧不慎流入了黑市……由此引起了很严重的骚乱，不过政府并没有详细报道此事。因此波鲁吉尼亚政府现在禁止将茧带出国，而且国际刑警好像也很关注这件事。

王泥喜：没错！死者罗梅因·莱塔斯正是国际刑警的卧底警探，眉月刑警，你刚才频繁地称他是“经纪人”，但他并不是作为经纪人，而是作为卧底警探被杀死的！

大庵：你是想说我也参与了这种糖球的偷运……

王泥喜：如果是的话，你就有了充分的动机。

大庵：你的意思是我想把它拿到黑市去狠赚一笔吧。真是胡言乱语！根本不可能嘛！

王泥喜：“不可能”？你说这话的理由是什么？

法官：那么关于偷运，请证人作出证言。

大庵：关于这个茧，我所在的国际科很早以前就收到过文件，这是国际刑警目前追查得最严紧物品之一。拿它去跟黑市的人交易实在是太过危险了。所以，想用这个来赚钱根本就不现实。我可是国际科的刑警啊，对这个东西的危险性我了解得比谁都清楚！我可不愿意惹祸上身。

牙琉：根据资料，国际刑警的确对这个盯得很严。

法官：那么下面请辨方开始询问。

王泥喜：既然跟黑市商人交易很危险……那么去找一个比较安全的买家不就行了么？

大庵：很遗憾，所有地下组织的人都一样啊，如果这件事被警察知道就全完了。

王泥喜：不用去找“地下组织”之类的人，比如这种买家怎么样？

（王泥喜拿出登载了司法长官儿子身患“死亡综合症”消息的报纸）

法官：这是司法长官阁下的……

王泥喜：虽然能用茧制作出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但它原本的身分是“特效药”！而且它对应的病症名称正是……“死亡综合症”。

法官：那、那不是司法长官的儿子所患的病么！难道说……

王泥喜：证人本身是一名刑警，因此有条件联络到司法长官。

法官：你在说什么啊！司法长官阁下怎么会购买违禁的物品……

王泥喜：为了救回儿子的性命，这样做也不是不可能！

法官：但如果这场交易成功的话……那就是将国际刑警也牵连进来的重大丑闻啊！

王泥喜：所以眉月刑警反而是安全的！因为这件事一旦曝光，受到影响最大的……就是司法长官本人！

法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眉月刑警！

大庵：先是杀人，然后是偷运……你到底想要给我安上多少罪名？

法官：的确，没有比司法长官更好的买主了。

大庵：这些不过是那个人的一面之辞，我和司法长官交易？那么证据在哪儿？另外你还忘了一件事。不是只有国际刑警在关注那个茧。波鲁吉尼亚对此事也相当敏感。出入波鲁吉尼亚时对行李的检查相当严格。

王泥喜：反对！我知道有一个方法可以逃过检查。

大庵：什么！

王泥喜：就是成为检察官。

牙琉：啊！难道说……

王泥喜：没错，牙琉检察官。昨天你说过“那把吉他是使用了检察局用来运送证据的真空包装和特别线路，直接送到我

的办公室，途中没有任何人碰过”是吧？

牙琉：是的。在波鲁吉尼亚给吉他包了好几层，都是真空包装。直到演唱会当天为止，吉他盒还有吉他都没有任何异状。你不会想说……

王泥喜：是的。那种小型的物体，只能藏在吉他里！

法官：什么！

王泥喜：牙琉检察官，说起来……那把吉他上有一处被加工过的痕迹。

牙琉：你记得很清楚嘛，凸额头，里面确实藏了一个喷火装置。

王泥喜：但如果里面不只有喷火装置呢？

牙琉：应该还有这个。

（拿出茧的样品）

王泥喜：是的！能将茧带出国外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把它藏在牙琉检查官的吉他里！而罪犯就在与他最接近的——牙琉波成员之中！

法官：那么，这个喷火装置是……

牙琉：凶手安装这个东西的意图很明显。

王泥喜：没错，这就是“安全装置”！

法官：安全装置？

牙琉：事到如今，终于把所有的事件都联系到一起了……

王泥喜：演唱会当晚所有的“谜”都解开了，下面给大家整理一遍。

牙琉：最初是很小的事件——我的钥匙被盗。这让我不得不把装吉他的箱子打碎。

王泥喜：偷钥匙是为了回收藏在吉他里的“茧”。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吉他被包装了很多层，凶手没办法打开它。有条件接近箱子的只有乐队成员。后来演唱会开始，便发生了对凶手来说“致命”的事件。

牙琉：卧底探员莱塔斯大概发现了吉他中的秘密。只要调查检察局的运送记录，马上就能明白。如果莱塔斯去调查那个箱子……

王泥喜：如果茧被他发现，一切就都完了。所以凶手不得不让它消失。于是操作吉他里的喷火装置把茧烧掉，然后杀死莱塔斯。

牙琉：而那个瞬间凑巧被拉米洛小姐听到。

王泥喜：没错，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大庵：哈哈哈哈，真是一派胡言，你们还说得有模有样的。

牙琉：不过从理论上讲的确是这样哦。

大庵：不过有一点你可别忘了。我根本就没有到波鲁吉尼亚去！

王泥喜：但是很明显，有一位波鲁吉尼亚人协助了你。就这么简单。而且你有共犯这个事实很清楚，拉米洛小姐也说过凶手曾经在休息室用耳机上的话筒指示舞台上的同伙“按下开关”。

法官：那个人到底是谁啊！

王泥喜：（这是最后一步棋，满足“共犯”条件的人只有一个！）就是被告马基·多拔约！

法官：那、那不是你的委托人么！

大庵：哈哈哈，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指证自己委托人的律师！

王泥喜：委托人是凶手的共犯这件事，我也感到很遗憾。但我参加的辩护是“莱塔斯先生被杀”一案，因此我不会改变主张，刑警眉月大庵就是凶手！

法官：的确，被告是波鲁吉尼亚人，也具备其他条件。但你考虑过拉米洛小姐是共犯这种可能性吗？

王泥喜：那是不可能的，理由就是“电波信号”。因为这个遥控器的有效范围只有十米左右。当凶手发出命令时，拉米洛小姐正在通风口处。请大家看看会场的位置关系图。

（拿出会场剖面图）

王泥喜：如果在通风口使用遥控器，那么信号所能到达的范围大概是这样的。

（信号范围只包括了一小部分舞台。）

法官：不过就算是这样也不能排除拉米洛小姐的嫌疑啊……

王泥喜：不，凶手发出指令的时候舞台的状况是这样的……

（舞台上升起了一个五米高的高台，而当时牙琉检察官正站在高台顶上演奏吉他。）

王泥喜：这样一来，从通风口发出的遥控器信号根本传不到牙琉检察官手中的吉他那里！怎么样眉月刑警，这下你……

大庵：法官大人，请你再仔细看看牙琉的吉他烧起来那一瞬间的录像。

（播放录像）

大庵：哈哈哈！很遗憾，小子。

法官：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的录像一点儿不自然的情况都没有啊……

牙琉：问题不在影像上，是吧，大庵。

大庵：没错，是音乐。我们当时正在演奏音乐。

王泥喜：什么意思？

大庵：小子，你那些推理根本是莫名其妙。如果那个钢琴家接受了命令按下开关，那他哪儿有时间弹琴？女歌手、吉他、贝司、钢琴，还有鼓声，在那个时候手上有空的就只有女歌手而已。不过刚才你已经证明了女歌手不是共犯，但你所说的共犯根本没时间去按开关！

王泥喜：（的确能听到钢琴的声音……这样一来……）

法官：怎么样证人？钢琴声确实没有中断过。

王泥喜：绝对不可能！怎么会有这种事……

牙琉：真奇怪……

王泥喜：什么？

牙琉：可能是我的错觉吧……刚才的演奏有一种“不协调感”。

法官：辩护人！如果被告马基·多拔约无法按下开关的话，你的推理就不能成立。

王泥喜：但其他的推理全部都指出他就是共犯！

大庵：那根本没有意义嘛！真实情况是钢琴家根本没办法按下开关！

法官：辩护人你的结论是什么？被告马基·多拔约是不是偷运的“共犯”？这个答案将影响你所有的推理，请你认真考虑。

王泥喜：混蛋！怎么办！怎么办！（刚才牙琉检察官说……音乐中有种不协调感？）

法官：怎么样，辩护人，你想好了吗？

王泥喜：是的。虽然不知道这到底算不算是证据……但我可以证明这种可能性！

法官：那么，你的证据到底是什么？

王泥喜：证据就是“音乐”！请再好好听一下吉他燃起来之前，遥控器被按下时的那段音乐。

（音乐响起）

法官：可以清楚地听见钢琴声。

王泥喜：但是，您不觉得曲调太简单了吗？

牙琉：难道说……使用单手弹奏的？

王泥喜：按开关只要一只手就足够了！所以一只手弹钢琴，另一手就……

大庵：哈！你弹过钢琴没有啊？

王泥喜：没有……

大庵：那你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那种调子根本不可能用单手弹出来。

王泥喜：（我确实没有发言权……）哦，对了！美贯，你爸爸应该会一点儿钢琴吧。像刚才那段曲子他应该能弹吧！

美贯：如果爸爸要弹刚才那段的话，大概需要三只手。

大庵：看来你的推论根本就没用。

王泥喜：不一定哦。

大庵：什么？你根本没办法证明那段使用两只手还是一只手弹的！

王泥喜：这的确很困难，但也不是不可能。因为用单手弹奏的可能性很大！

大庵：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王泥喜：就是牙琉检察官所说的“不协调感”给了我提示，要了解这种感觉的实质，只要把歌曲的某一部分再认真听一遍就明白了！

大庵：怎、怎么可能……

王泥喜：（那一段一定是马基用单手弹的！而证明我的观点的就是这部分！）牙琉检察官，发现那种不协调感的实质了吗？

牙琉：看来你也注意到了，凸额头。

法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王泥喜：请你再仔细听一遍有问题的部分！

大庵：哼！再听多少次都一样！

王泥喜：没错。所以请再听听另一段。吉他燃烧时是歌曲第二段的最后部分，请与第一段的相同部分对比一下！

法官：啊！虽然感觉很相似，但是……细节部分完全不一样！

王泥喜：就是这样。第一段的这个部分是由低音和高音组合而成的，但第二段的相同曲段马基却弹得异常简单。这就证明了当时他没有用双手演奏！

大庵：你在说什么啊！别说傻话了！

王泥喜："说什么"……不用我说你也应该明白吧。

大庵：所以我说你这种门外汉根本什么都不懂！第一段和第二段的乐曲安排经常是不一样的……

牙琉：并不是这样的，大庵，就算改变乐曲的安排也不可能这么明显。而且那段钢琴是以"尽量让别人听起来没什么区别"为目标演奏的，我的不协调感就是这样产生的。

王泥喜：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方法，答案只有一个！马基只用了一只手弹奏！

法官：到此为止，所有的线索都联系起来了。你认为呢，牙琉检察官？

牙琉：的确如此……不过从我个人角度来看，必须要说"非常遗憾"。

王泥喜：（终于……成功了……）

法官：如果检方无法拿出证据推翻这一结论的话，下面开始宣判……

大庵：哈哈哈！干得不错嘛！

王泥喜：你什么意思！

大庵：牙琉不是说过了么，"非常遗憾"。

牙琉：没错，凸额头，我不得不说"非常遗憾"。

王泥喜：是指我吗？

牙琉：没错，你的推理的确说得通。但事到如今，你还没有提出决定性的证据。

王泥喜：可是不管谁听了这样的推理都会……

法官：很可惜，这种推理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就算你证明了一百件事实，但只要没有决定性的证据，就不能证明任何事。这是如今法庭的铁则。你好像无法再提出进一步的证据了。

大庵：如果有的话早拿出来了。

法官：虽然很遗憾，不过现在本庭不能接受你的指控。

王泥喜：什么！（不管怎么想真相都很明显了……可为什么会这样！"庭审制度"难道是用来保护凶手的么！）

美贯：爸爸说过要找到那个刑警的喷火装置……

王泥喜：也就是"弱点"吧。只要有小小的火花产生，就能变成熊熊的烈火。（不能用普通手段来让他认罪，那就只能利用他的弱点！）

大庵：那么，可以让我回去工作了吗？我可是很忙的，没时间陪你这种平庸的律师玩游戏。

法官：你认为呢，辩护人？如果你拿不出决定性的证据，想要再次传唤证人就比较困难了……

王泥喜：喷火装置……就算一个小小的火花也能造成致命的损伤。而你的计划从一开始就被埋下了"喷火装置"。

大庵：这种时候你怎么反倒变得浪漫起来了，律师先生！

牙琉：不是很好么？像这么浪漫的故事，我一定会看到最后的。凸额头，你要以谋杀莱塔斯和偷运"茧"的罪名指证眉月大庵，这是你最后的举证机会。

法官：审理早就超过预定时间了，辩护人，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我请问你，你指证眉月大庵的根据到底是什么？

王泥喜：我要提出的“决定性证据”并不是物证。

牙琉：也就是人证？

王泥喜：虽然情况相当复杂，但有一个人可以证明眉月大庵所有的罪行。他就是本案的被告马基·多拔约！马基是偷运案件的同谋，没有他眉月大庵根本没办法拿到“茧”。而偷运茧的人就是案件的真凶！如果能得到波鲁吉尼亚的协助，就算茧被烧掉了还是能从吉他里分析出它的成分。另外，只要马基供出是他和眉月大庵合伙偷运“茧”，那么这次的案件就解决了！

大庵：呵呵、呵呵……实在很抱歉。你好像无论如何都想将我绳之以法。但那是不可能的。

王泥喜：什么！

大庵：那位钢琴师根本就不可能认罪！偷运“茧”……

法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牙琉：“将茧带到国外的人将被判处死刑”，这是波鲁吉尼亚的法律。

大庵：这下你知道了吧。如果那个钢琴家承认“偷运”，也就等于给自己宣判了死刑。

王泥喜：事情其实正“相反”，眉月刑警。马基如果不承认偷运，他的处境反而会变得很麻烦。

大庵：你、你说什么呢……

王泥喜：如果马基现在承认“偷运”，那么这项罪名将以我国的法律来审判。偷运在我们这里根本不会被判死刑。

大庵：什么！

王泥喜：因为本次案件的受害者是进行卧底调查的国际刑警探员。当然，波鲁吉尼亚那边也应该知道这个消息。

牙琉：的确……就连今天的审理那边也会报道。当然也包括“波鲁吉尼亚之茧”。

大庵：怎么可能！

王泥喜：也就是说，马基如果今天不认罪，早晚也会被波鲁吉尼亚警方逮捕。我想今天已经不能以谋杀罪给他定罪了吧。

大庵：但是我不认罪！你没有办法指证我！

王泥喜：从法律上讲或许的确是这样。但听了今天的审理，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认为你是清白的！当然，也包括被告席上的马基。茧的偷运，还有你的计划，我已经全部都向马基问清楚了。他现在除了承认“偷运茧”以外根本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

大庵：没什么可担心的。我会把你带出这个国家。我已经准备好了梦幻般的豪华大屋，是用点心做的？不，好像是用钢琴做的……所以……拜托了！不要说啊！

（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大庵已经完全崩溃，不仅语无伦次，而且疯狂地甩动头发。平静之后他又绝望地耷拉着脑袋，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

牙琉：大庵，我和你最后的合奏，还清楚地回响在我心中。

王泥喜：刚才的发言，可以理解为是他的供述吧。

大庵：呵呵……

美贯：大庵先生他还在笑……

王泥喜：跟刚才的笑脸比起来更加意味深长。

法官：被告，你听到今天的审理过程了吧。

马基：是的。

法官：可以告诉我们事情真相了吗？所有的。

王泥喜：对于这个结果，我也感到很遗憾。但我并不是一个只会掩盖罪责的律师。

牙琉：今天的审理就是为了让你说实话而准备的。如果还是执迷不悟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了。

马基：我没法解释整件事，只是我需要钱……大量的钱……



法官：看来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一些很微妙的问题。“裁决的法庭”这个词拥有绝对的意义，“只有证据”这个原则是绝对的。但是……

牙琉：也可能产生无法判决的案件……您是想说这个吧。

法官：如果再次发生类似的事件，必须要有新的对应措施才行。被告马基·多拔约，我保证你将会在这个国家受到公正的审判。我今天先下达关于你“杀害莱塔斯先生”这一指控的判决。

（马基取下眼镜，露出了笑容。）

马基：谢谢你。我总是在隐瞒事实，不过你们还是找出了真相。

法官：那是我们的义务。下面下达对被告马基·多拔约的判决。无罪！退庭！

同一天　下午4点42分
地方法院　被告人第二休息室

美贯：马基究竟会怎么样呢？

王泥喜：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将茧偷运出国的人，可能还会受到另一次审判。

成步堂：这样不是很好么？

美贯：爸爸！

拉米洛：真是谢谢你们了。

王泥喜：拉米洛小姐，实在很对不起……我明明知道马基是拉米洛小姐重要的搭档……

拉米洛：嗯……他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就算现在也是。不过……他被恶势力所引诱，这也是事实。所以不得不偿还他犯下的罪……这是理所当然的吧。所以你不用道歉，多亏有你们，我自己也变勇敢了一些。

美贯：勇敢？

拉米洛：我决定接受复明的手术。

成步堂：我建议她去试试。

美贯：哎！做了之后就能看见了吗？

拉米洛：我一直都很害怕“光”一类的东西，让一切都昭然若揭的光……

成步堂：医生说拉米洛小姐是因为某起“事故”才失明的。

王泥喜：事故？

拉米洛：我是一个失去了记忆的人，如果眼睛能看见……说不定能回想起被掩盖在心中的往事。我有这样的感觉。

成步堂：不过今天你的辩护让拉米洛小姐改变了想法，她说就像是感受到了你那种坚定不移的视线一样。

拉米洛：如果我的眼睛恢复光明，一定要拿起画笔。

王泥喜：画笔？

美贯：啊！拉米洛小姐是“以音乐为画具的风景画家”嘛！

拉米洛：约好了哦，我一定要把你们都画出来。

美贯：嗯！谢谢你，拉米洛小姐！

成步堂：我也要谢谢你，王泥喜。果然，不得不快些进行我的“机密任务”了。

王泥喜：“机密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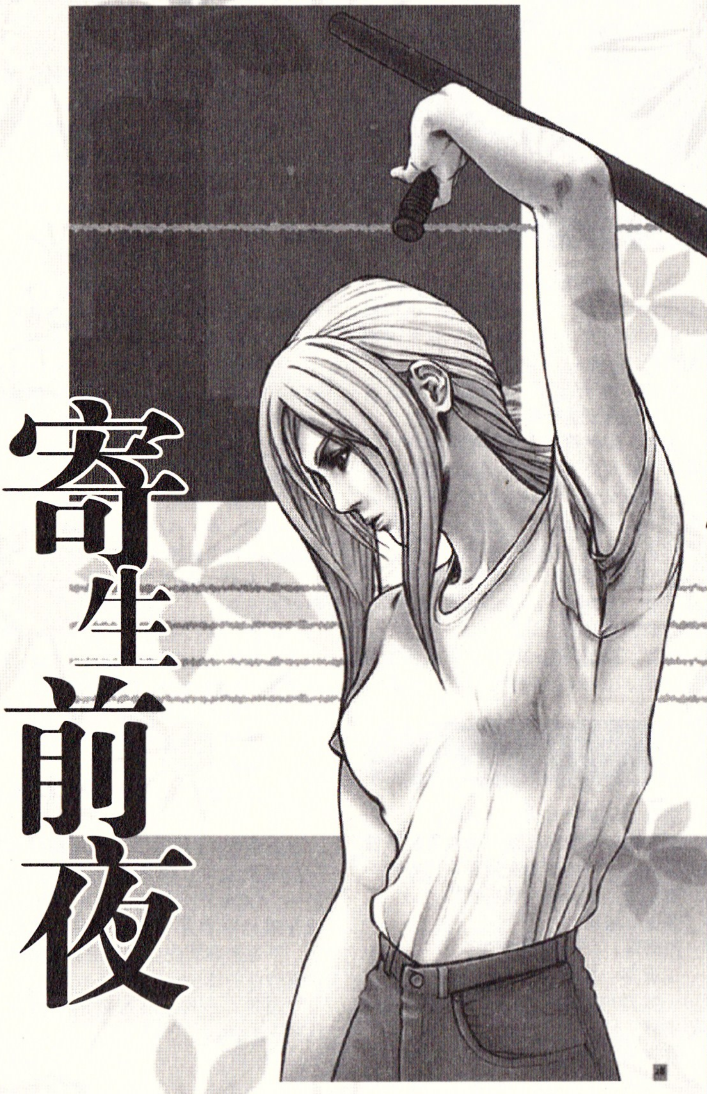
拉米洛：希望能再次见到你们。王泥喜，美贯。

美贯：是！美贯也很期待再次见面！

王泥喜：（就这样，凶杀案就像民谣一样静静流淌，然后结束。拜这个案件所赐，《恋爱吉他的小夜曲》相当受欢迎，而牙琉检察官那华丽的饰品好像也增加了。不过检察官先生好像有些话想说，下次再作曲的话……）

美贯：一定要在歌曲的最后加上捉住犯人的话！

待续



文／玛娜

人物介绍

阿娅·布瑞娅（Aya Brea）

年龄：25

职业：纽约市警局第17辖区警探

身高：160cm



故事的主角，她到第17辖区任职已经6个月了，在一次欣赏歌剧的时候意外遭遇夏娃，唤醒了自己的线粒体。小时候阿娅的母亲在一场意外事故中身亡，从此她决心要成为一名警探。

梅丽莎·皮尔斯（Melissa Pearce）

年龄：32

职业：歌剧演员

身高：173cm



虽然她的性格内向而且体弱多病，但她立志成为一名歌剧演员，由于小时候经历了肾脏的移植手术，长大之后她也要时常去医院看病，吃很多的药物。经过了漫长的等待，在一场于圣诞前夜演出的歌剧中，她终于实现了成为主角的梦想。

夏娃（Eve）



年龄：不明

职业：不明

身高：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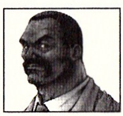
以梅丽莎为宿主的线粒体生物，梅丽莎所服用的大剂量药物使自己被夏娃所同化，夏娃和阿娅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丹尼尔·多利斯（Daniel Dollis）

年龄：42

职业：具有20年丰富经验的第17警局警探。

身高：183cm



一位老警探，是阿娅的搭档，经验丰富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晋升。也许是对工作太投入的缘故，丹尼尔和他妻子在一年前离婚了。

本·多利斯（Ben Dollis）



年龄：8

职业：无

身高：125cm

丹尼尔惟一的儿子，离婚后，丹尼尔获得了对本的监护权，表面上他似乎对父母的离婚无所谓，但内心非常希望他们有一天能重归于好。

前田 邦彦（Kunihiko Maeda）

年龄：35

职业：大学研究员（科学家）

身高：172cm



日本大学医药系的科学家，作为科学家他非常优秀，但对其他事情漠不关心。当他专注于自己的研究时，甚至会好几天不回家，丹尼尔曾经嘲笑他没有女人缘，看起来确实是这样。

汉斯·克拉姆（Hans Klamp）

年龄：37

职业：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科学家

身高：175cm



他是一位恬淡、冷静、中立的科学家，曾经立志成为一名医生。但在实习期间对线粒体的研究过程中，他突然改变了自己的想法，站在了人类的对立面上。

道格拉斯·贝克（Douglas Baker）

年龄：41

职业：纽约第17警局刑事部负责人

身高：175cm



他和丹尼尔同一年成为警察，但现在已经是丹尼尔和阿娅的上司。丹尼尔和贝克以前曾经是搭档，一起破获了许多案件，但与丹尼尔专注于罪案现场调查不同的是，贝克逐渐转向了行政工作。

玛娅·布瑞娅（Maya Brea）



阿娅的妹妹，死于车祸，但是在卡内基剧院，她又再次出现了。她总是神秘地出现在阿娅和夏娃的身边。

第一天．共鸣 Day1.Resonance

所有的一切都由这一事件开始，那如同噩梦般的六天六夜。

公众最终将逐渐淡忘此事，继续他们平静的生活，而我却永远不会忘记，恐怖曾如此地包围着我。

但是……那却也是让我充满温暖回忆的六天六夜……

1

对于曼哈顿而言，圣诞节无疑是一次华丽的狂欢日，在这几天里，第三十四大街上充满神话般的奇迹，中央公园里塞满了狂欢者的身影，百货公司的橱窗展现出一年之中最让人为之眩目的一面，热气从下水道口冒出来，眨眼间没入寒冷的夜空，甜香的烤肉和巧克力气味塞满每个人的鼻腔，就连最肮脏惨淡的咖啡馆也将彩灯亮的热情四溢。

不过对于阿娅·布瑞娅这个还有一点稚嫩的警探来说，圣诞节的意义并不比一个人在家看电视多多少。

离圣诞夜还有几天的时间，但是欢乐的气氛显然已经感染了大多数人，一辆黑色长车载着阿娅和一位青年才俊来到歌剧院门前，青年绅士地扶着阿娅下车，完美的约会开端，但很快对方就发现了阿娅的兴致没有想像中那么高。

“你怎么了，看起来不是太开心？不是你说要来看歌剧的吗？”

“没，没什么，你说的对，我不该这样。”虽然这么说，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歌剧院给阿娅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

看歌剧是圣诞节的保留节目，在进入黑压压的歌剧院之后，被灯光映照得富丽堂皇的舞台立即吸引了大多数人的注意。舞台上搭起了仿18世纪贵族府邸的布景，第一幕已经开始，四位演员站在台上正卖力表演，一个穿着王子服装的男人抱着忐忑的表情向国王请求道。

“父王……请同意我和这位伊娃小姐的婚事吧。”

“这绝不可能！我非常清楚你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所有被她的美貌所迷惑的男子都会悲惨地死去！”

“这不是她的本意！对于他们的死，没有人比她更伤心了！”

“她是个魔女！卫兵！抓住这个魔女，把她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国王愈发愤怒起来，歌剧似乎就要进入第一个高潮。

“如果你一定要杀死她的话……请允许我和她一起去死吧……”痴情的王子单膝跪地，表明了自己的决心，而这场闹剧的女主角伊娃似乎终于被感动，开始高声吟唱。

随着她棕色卷曲长发和红色晚礼服的摆动，圣洁美妙的歌声笼罩了整个剧院，几乎所有观众都被她的一举一动所吸引，如同一股漩涡，将视线集中过去，使人无法移动、难以抽离。

在她那鲜红的嘴角、扭曲的长发、散发出阵阵勾人心魄光芒的双瞳中，蕴藏着惊人的吸引力。就在所有人为之沉迷的时候，女主角的瞳孔中，突然闪现出一片褐色的荫翳，接下来，是让阿娅瞬间清醒过来的诡异笑容。

与此同时，坐在远处的一名观众突然全身冒出火焰，瞬间便变成了一团火球，炽烈的火焰像是从全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和血管中喷出，势必将人拖向地狱之中。而这可怕的火焰并不仅仅缠上了一个人，就像一个预告，几乎在一瞬之间，难以计量的烈火在人们身上燃烧起来，掺杂

着痛苦和恐惧的悲鸣声在剧场中扩散，焦臭的空气、彤红炙热的火焰以及仍在继续的歌声将整个观众席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地狱，人们开始踏着其他人烧焦的身体四散而逃，在观众席和出口通道的红色地毯上留下一条尸体的长廊。

站在观众席中看着眼前荒谬一幕的阿娅暂时还处于安全阶段，除了天花板上被火焰烧断线的水晶吊灯差点直接扣到她的脑门上之外，倒没有发现自己即将变成人体蜡烛的迹象。翻手从大腿上抽出佩枪，阿娅没有一丝疑惑地将枪口对准了仍在舞台上高声吟唱的女主角。

“怎、怎么会这样……我的上帝啊。”先前可能是直接钻到座位下面，现在才突然冒出来的青年打断了阿娅的瞄准，一脸焦黑扭曲的他看起来受到了不小的惊吓，以至于说话的腔调都变了，“我、我们还是快逃吧。”

“你可以先走。”

阿娅完全不理会狼狈不堪的青年，举着枪跳上了舞台，穿着晚礼服和高跟鞋捉拿嫌疑人可不是件好差事。

“不许动！我是警察！”

正在欣赏自己创造出的美妙景象的女演员露出了一丝惊讶的神情。

“哦……你似乎是惟一不受影响的人……也许你能被唤醒……”

看着阿娅露出的疑惑表情，女演员继续说道。

“听着，你体内的细胞正在试图相互沟通，它们就要苏醒了。”

女演员的话语就像是蕴含着魔法，阿娅的身体中，正有什么东西立刻试图抬起头来，一股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奇妙感觉瞬时席卷了全身，准确来说，浑身都在发热，就像是所有的细胞都在以高速运动。

“正如我所想的……”

“你、你对我做了什么？”

“是共鸣，我们的身体能彼此沟通。你拥有和我相同的能力，越是使用这种能力，就会和我越相似……”

事情发展似乎已经脱离了最初的轨道，虽然手中的佩枪正指着一切的始作俑者，但是事态并没有在阿娅的掌握之中。“能力……什么能力，你想干什么，你到底是谁？”

“夏娃……”

“夏娃？”

“你居然不知道我，太奇怪了，你应该知道的。”

阿娅的身体再次摆脱了自我意识的控制，一片白色的场景擅自出现在她的脑海中。

那是医院的一间病房，白色的世界一尘不染，两张病床被一个绿色屏障隔开，在左边的那张床上，躺着一个身着病服的金发小女孩，大约只有7、8岁上下。虽然视角和病床离的并不算远，但是那个白色场景上就像是笼罩了一层薄薄的雾气，只能看到一个大概的轮廓。

奇怪的场景一闪而过，随即便在脑海中彻底蒸发。

“……那是什么？”

“哈哈哈哈……”夏娃只是留下了意味深长的大笑，便以宛如飘浮一般不可思议的移动方式消失在舞台之后，而空荡荡的舞台后面，一个直通下层后台的升降机醒目无比地矗立在那里。

2

在下到后台之后，一个身穿浅蓝色病服的小女孩正在升降梯前面无表情地盯着阿娅，毫无疑问，面前的这个小女孩就是在幻象中出现的那个。

“就你一个人吗？这里很危险，你……”

话音未落，小女孩便转身跑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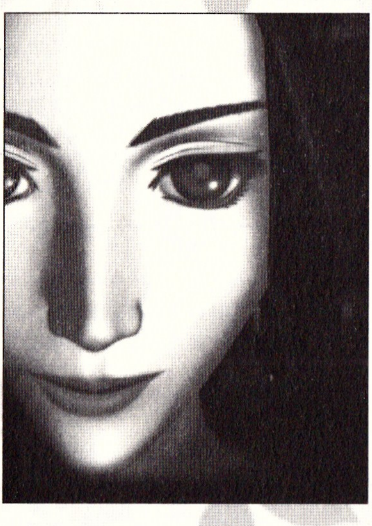
虽然小女孩的行踪非常古怪，但是比

起在这个地下一层中发生的事来说，她实在不算什么大问题。演员休息室、道具室、排练室……连这些工作人员也没有逃过发生在舞台上的灾难。在这个地方看不到一个正常的活人，只有以各种姿势卧倒在地面上被烧成焦炭色的尸体，形状千奇百怪，足可见生前最后一刻经受的痛苦。

空气中充满着蛋白质被烧焦所散发出的气味，加上沉闷的气氛和地下特有的压抑感，让整个后台仿佛变成了正在焖制一锅红烧肉的高压锅。虽然阿娅曾经经历过严格的训练才成为世界最大犯罪之都——纽约的警探，但是面对这种情况，也觉得自己几乎有些神志错乱。

当然，神志错乱的不只阿娅一个人。

在一只可能刚从下水道里钻出的小老鼠仓皇蹿到后台惟一的走廊上时，一阵突如其来的抽搐打断了它。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它的身体里拼命向外扩张，松垮的皮毛很快被撑大、膨胀起来，紧绷绷地挂在过分变形的身躯上，小小的



绿豆眼因为痛苦发射出悚人的光芒，爪子在地面拼命刨动，嗓子眼中发出吱吱的嘶叫。在逼近临界值的皮毛终于禁受不住内部的张力而迸裂开的同时，身体内的元凶终于显露在空气之中——那是不知道受了什么影响而突然变异的骨骼，它们毫不犹豫地伸出撕裂的皮毛之外，变成了具有巨大攻击力的武器，张牙舞爪地扑向将着一系列变化都看在眼中的阿娅。

原先温顺的小老鼠被充满兽性和杀戮冲动的变异怪物所代替，不过突如其来的变化没有乱了阿娅的手脚，在她以一发子弹准确地击中变异老鼠的脑袋后，不但没有丝毫退缩，继续追查的欲望反倒愈发强烈。

该死的夏娃到底在这里干了些什么。

在演员休息室中找到了梅丽莎——也就是自称夏娃的女主角的日记后，阿娅满脑子的疑问并没有因此减少。

11月3日／星期一

圣诞节公演的剧目已经排定，正如我所梦想的一样，12月25日晚上，女主角将在中央公园的露天剧场举行独唱音乐会。我把所有的药都带来了，为了成为这次演出的主角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就算是要把灵魂出卖给恶魔……

11月17日／星期一

演员名单已经公布了，我和苏珊都是女主角候选人，我希望最后胜利的是自己一个人，但是谁都知道，苏珊的实力比我强……

11月21日／星期五

我想，我可能是过度疲劳了，我的身体从未这样热过，我最好吃更多的药。

12月6日／星期六

今天我病倒了，在一阵从未有过的灼热之后，我失去了知觉。我不在乎自己到底会不会死，只要让我完成这场演出。

12月10日／星期三

今天我又晕倒了一次……他们叫我去

看医生，不然就在家休息，但是这样下去的话，很显然苏珊会取代我的位置的，我必须快点好起来，今晚我要加大药的剂量。

12月11日／星期四

苏珊在她公寓的火灾中被烧死了，难道这是因为我一直嫉恨她的缘故吗？上帝啊，请宽恕我吧……

12月17日／星期三

看来，女主角的位置已经非我莫属了，我必须坚持服药，希望它们能有用。

12月23日／星期二

演出的幕布在明天就要拉开了，至今为止一切都还很顺利，明天就是平安夜，所以一定会有非常多的观众来观看这场演出，而且后天我就可以在中央公园举办自己的独唱音乐会了。不过我的身体不是很好……我一定要熬过这段时间，必须再加大药剂量……

从日记上看起来，梅丽莎一直在坚持服用一种副作用很大的药，毒品？药物依赖症？或者有什么顽疾作祟？而其中最让人在意的，莫过于关于“灼热”的描述，还有……梅丽莎为什么要用那个神话中就存在的人类始祖来称呼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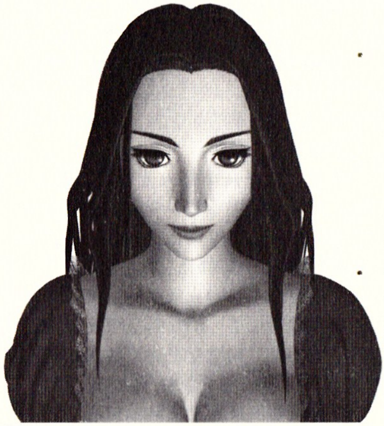
3

梅丽莎没有躲在一个让阿娅难以找到的地方，正相反，她在一间装饰着巨大的镜子的排练室中悠闲地弹着角落里的一架钢琴，看起来阿娅的追踪对她不构成任何影响，反倒让她感觉没有那么无聊。

阿娅才不管她到底在做什么打算，毫不犹豫地把佩枪举到了对方的鼻尖前，但是在她开口让自己说出那套警察的固定台词之前，梅丽莎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突然颤抖起来。

“我是梅丽莎……我是……”

“我是梅丽莎……”



“我是……不……我，我……”

“我是……”

很快，抖动的身体平静下来，迷惘的双眼再次找回智慧之光，在梅丽莎的身体内，似乎有另一个人突然抬起了头，以肯定的语气说道：“……我是夏娃。”

与此同时，异常的变化在她的身体上慢慢开始，白皙的手变成紫黑色，粗大有力，尖锐的指甲和爆起的青筋组成了一个绝佳的杀人凶器，仿佛示威一般，轻而易举将面前的一排钢琴琴键砸成碎末状。背后伸出了像是翅膀一般的骨骼结构，腿部则进化为一条貌似鱼尾的坚硬钩状结构，最后，这个创造了人体学奇迹的女人双腿离地飘浮了起来，以平静的语气宣告道。

“细胞核的统治结束了……终于，线粒体获得解放的日子来到了。”

周围的气流突然发生了变化。

在夏娃的身边，聚集起了两片刺眼的光芒——不，那不是光芒，而是足以让人瞬间蒸发的高热光束，不断膨胀扩大，正在积攒力量等待恰当的时刻。潜意识告诉阿娅自己必须快点做些什么，不然两条随时都可能交叉穿过大半个排练室的光束轻

轻松松便可以让自己永远和曼哈顿的圣诞告别。

但是在经过了漫长的训练后，对于开枪的速度和精准，阿娅拥有绝对的自信。尽管对方拥有压倒性的力量，阿娅却有信心可以最先击中对手。

子弹准确无误地射入夏娃的肩膀上，不过正如阿娅所担心的一样，这点微弱的攻击似乎没有对她造成什么影响，子弹没入夏娃的身体，仿佛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让人胆战心惊的光束直射过来，阿娅一个翻身躲了过去，炽热的空气在背后留下了一丝印记。刚发射出光束的夏娃身边出现了一个空隙，再次命中，仍然毫无反应。

又是两条光束擦过阿娅的双肩，漂浮在空中那个变异生物似乎并不打算马上夺走阿娅的性命，而是饶有兴致地玩着猫逗老鼠的游戏。

无法逆转的力量差别，明知徒劳，阿娅仍不停地找到空隙将枪中的子弹射在对方身体上。可能是受到了夏娃的影响，一股熟悉的热流再次涌上阿娅的全身，整个毛孔仿佛都在向周围吐出火苗，无法抑制地膨胀起来，与不受自己控制的身体相反，脑袋却仿佛飘离出去般警醒异常。

又一次惯性般地瞄准夏娃扣动扳机，在这瞬间，随着子弹的射出，全身的热流宛如山洪暴发一般，穿过持枪的双手，以枪为媒介聚集在了子弹之上。

那射出的子弹之上，居然笼罩着一团异常的光束。

被光束包围着的子弹没有任何阻碍地直射进并未设防的夏娃体内，夏娃难以摧毁的身体微微颤动了一下，随即露出了少许惊讶的神色。

“看来你还需要一些时间，姑娘……直到你的线粒体拥有完全的自由。”

“你说什么……线粒体？”从一开始，夏娃就一直在谈论这些生物学上的名词，让阿娅完全一头雾水。

夏娃并没有回答的兴致，但是却停止了攻击的行动，阿娅的脑海中再次出现那个场景。

穿着病服的小女孩，死气沉沉的医院，小女孩仍在熟睡，但是这次与上次不同，就像是之前续集，在病房中多出一个人——一个医生正静静地向小女孩走去……

几乎就在阿娅从那个场景中回过神来的同时，夏娃将排练室的地板像豆腐块一样戳破，钻进了地板下的下水道扬长而去，一瞬之间，排练室再次恢复了原先应有的宁静。

线粒体的解放？

……

注视着地板上留下的巨大洞穴，阿娅犹豫着自己究竟是不是应该追下去，刚捡回了一条命的自己似乎不应该做出这种愚蠢的自杀性举动，犯人已经离开现场，警局的增援也赶到剧院门前，就像局长无数次强调的一样，立刻转身回去，把剩下的事情交给其他人处理才是明智之举。

但是在潜意识之中，有一个声音告诉阿娅必须追下去，线粒体的解放；剧场的自焚事件；为什么只有自己一个人幸免于难；刚才那股让人难以置信的力量；还有寓意不明的对话以及夏娃给自己展示的那个场景，一切的一切都是不能放弃的原因。

虽然有些自大，但是对于这些超越了科学解释的异常事件，阿娅觉得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管它的……”低声咒骂了一句，阿娅毫不犹豫地跳进了下水道里。

在气味让人发指的下水道里等待着自己的，仍然是那个奇怪的小女孩，一片惨淡昏暗的灯光之下，小女孩笔直地站在一片污水中，双手捂脸，似乎正在哭泣，但是在阿娅想要靠近的时候，小女孩再次扭过脸去，像是完全没有听到阿娅的叫声，跑进下水道的一个分支中就此消失。

那个小女孩……虽然不清楚原因，但是阿娅总觉得对她充满了熟悉的亲切感。

为什么会一个人穿着医院的衣服出现在这种地方？为什么每次都一声不吭就跑走？再加上又曾经出现在那个场景之中，也许这个小女孩根本就不是人类吧……

不过阿娅现在没有什么时间考虑小女孩的问题，因为在她面前摆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一个污水几乎没过了胸口的不利区域，夏娃鲜红色的裙子已经出现在阿娅的眼前。

“站住别动！”

虽然明知徒劳，但是阿娅仍然拔枪指向夏娃，在接触枪的瞬间，那股熟悉的热潮也随之重现，让阿娅稍为心安。

夏娃缓缓地转过身来，对于阿娅的执著，她不免有些惊讶。“你居然追到这里来了……你以为凭你一个人就能阻止我吗？”

飘行在水面上的夏娃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阿娅。

“不过，即使带更多人来，也只是被烧死罢了……除了你以外。”

“为什么？为什么除我以外？”

“你以后会明白的，即使你无法了解，也不用担心，你的线粒体可以……它们一直都知道。我会给你一些时间，思考的时间，进化的时间……总有一天，你会觉醒的。”

这一次，夏娃没有试图立刻离开阿娅的视线，而是挥舞着像海带一样修长且充满韧性的双手来到了被铁栅栏封锁的下水道一侧，两股浓稠的红黄色组织状物体从她的双手涌出，不断蠕动并且变换着形状，在脱离母体后聚集在一起，最终汇合成一个拥有鳄鱼特征的庞然大物。怪物堵在阿娅面前，白森森的齿尖不停往下滴着涎水，而夏娃则乘着这个间隙，从栅栏中脱身而出。

夏娃的目的非常明确，用这个该死的怪物拖住阿娅继续追踪，至少就目前来说，她并不想至阿娅于死地。如她所计划的一样，这个怪物很尽职地让追踪的道路为之中断，消失在栅栏另一侧的夏娃，就如幽灵一般隐蔽在巨大的都市之中，但是阿娅很清楚，她很快就会再次出现，为了现在还未知的欲望和目的，带来无尽灾厄。

而下一次的碰面，自己绝不会这么轻易放过她。

4

“正如观众们所看到的，卡耐基剧院现在已经真正地变成了一座人间炼狱！”

你不得不敬佩记者们的敬业精神，在剧院门前此时已经围起了一圈人，无数照相机和摄影机对着剧场大门拼命闪动着闪光灯，一个穿着橘红色长风衣的新闻记者正在对着摄影机用华丽的词藻修饰现场的情况。

记者立刻看到了从剧场大门中走出来的阿娅，以敏锐的新闻触觉将话筒伸到阿娅嘴边。

“这位小姐！你是这一可怕事件的惟一幸存者，对吗？”

所有的闪光灯都像猎犬一样锁定了阿娅一阵狂拍，虽然阿娅是一名优秀的探员，但是却不是一个优秀的发言人，至少对于目前的这种状况实在没有什么经验。

“我……”

未等阿娅说出什么，记者又自说自话地追问。“这次神秘的人体自燃事件到底是谁引起的，你能回答我吗？”

想起之前发生的事情，阿娅一阵犹豫，“对不起，我……”

但是嗅到了头版新闻气味的记者并不关心阿娅想不想回答，“这样的恐怖事件恰巧在圣诞夜发生！我认为应该让所有市民都知道真相，希望你能够……”

记者的问题还未说完，就被一个砂锅大的拳头狠狠地招呼了脸颊，一声可怕的响声从骨头中发出，阿娅几乎不用看就知道那个鲁莽的拳头出自谁的手笔。

和阿娅共事的搭档丹尼尔，一个典型的警探，敬业、强壮、热心。

几乎整个人躺倒在地上的记者被打的晕头转向之余还未忘记作为一个记者特有的权利，“你疯了！吉姆！拍进去了没？”

“走开吧，伙计，我是警察。”丹尼尔从黄色西装中掏出一张证件向记者晃了晃，关切地望向阿娅，“对不起，我来迟了。”

经历了剧院中的事之后，再次坐上熟悉的警车，阿娅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几分钟后，丹尼尔打破了沉默。“阿娅，你还好吗？”

“还好，不过我的约会……”

这句调侃引得丹尼尔立刻打开了话匣子。“我听一个警官说，他看到你男友像兔子一样从这里跑开了，哈哈……”这个大老粗突然发现自己的笑话不是很有趣，连忙补充道，“对不起，这真是个糟糕的约会……”

“不是那么回事，我只想让他送我一程，但他却死缠着要和我约会。”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思，阿娅慌忙解释道。

“啊哈，所以就来看歌剧了。那么歌剧怎么样？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去看报上的新闻吧……我也不明白我到底看到了什么……”

“别告诉我你也卷入其中了，啊哈，没想到你还学到了一些警察的本能。”

阿娅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突然之间她想起了一件事。

“……丹尼尔，为什么你不和你儿子待在一起？难道你不知道现在是圣诞前夕么。”

丹尼尔沉默了一会，从黝黑的肤色上看不出他的神态，“我儿子知道他是警察的儿子……我儿子明白……”

和阿娅一样，丹尼尔显然也有不想深入下去的话题。

“算了，我听跑出来的人说，里面简直像是地狱……”

丹尼尔的话勾起了阿娅的回忆。

线粒体，共鸣，那个孩子到底是谁……

没有听到阿娅的回应，丹尼尔用不常有的温柔口吻低声说道：“你睡着了吗？别太自责……过了今晚你就会……”

阿娅并没有听到接下去的话，丹尼尔的声音湮没在车潮的喧嚣中。

第二天．融合 Day2.Fusion

14.3万年前，一个普通部落中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子成功地产下了一个女婴，这是件非常普通的事情，不过如果她知道自己在14.3万年后，被科学家定义为人类的始祖，不知道会不会稍稍感到荣耀。



人类的线粒体都来自于母亲，母亲传给女儿，女儿传给女儿，这就是所谓的母系遗传，若是某家族的一代人中没有产生一个女儿，那么该家族的线粒体就此消失，再也不可能出现。经过了14.3万年后，如今人体内的线粒体经过淘汰和自然选择只剩下了一种，科学家在全世界随机抽样了135名妇女进行线粒体DNA序列调查，最终确定了在15～25万年前有一个总分叉点，处于该点的女子是所有现存人类的最靠近我们的纯粹母系的共同祖先。

她叫线粒体夏娃，我们的线粒体原本来自于她。

1

好像所有人都敬业非凡，甚至不喜欢在圣诞前夕好好放个长假，仅仅一天的时间，歌剧院中发生的案件已经被密集的新闻报道炒得沸沸扬扬，电视广播报纸，似乎没有媒体会放过这么大的新闻。

在纽约，每天都有人因各种奇怪的意外过世，但是一群挤在歌剧院听歌剧的人一起被烧死却是开天辟地头一桩，公众还在这一系列的报道轰炸中处于震惊状态，各种猜测和假说已经蜂拥而来。不过，比较起这些猜测来说，公众更需要一个官方的解释，为此他们并不吝惜自己的一点点时间随时关注最新报道，所有人都清楚，接下来的几天中，纽约市警察局里没有一个人会过得舒舒坦坦。

正是因为如此，虽然刚经历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阿娅却没有在家里好好休养的想法，而是在第二天的清晨就回到了警局。歌剧院事发现场的惟一幸存者出现在办公室中，立刻引起了因为这起事件被搅得心烦意乱的警员们的注意，丹尼尔抢先迎了上来，低声责备道。

"你还好吗？你应该休息的。"

"我倒希望能休息，不过我是惟一清楚昨天那个案件真相的人。"

对于阿娅的坚持丹尼尔早就已经习惯，只好无奈地做出退让。

"我也收集了一些关于梅丽莎的资料，她在这里没有任何亲友，一个人住在剧院里，身体非常差，经常服用各种药物，据剧院的人说，他们都很担心梅丽莎的状况，怕她无法完成演出。昨天的事件发生之后，她的房间已经完全被烧毁了，所以我们无法得知她究竟服用的是什么药物。"

"那么，关于人体自燃又是怎么一回事？"阿娅和丹尼尔的交谈吸引了在办公室办公的同事们的注意——说是所有，其实这间办公室中一共不过4人，另外两人叫做尼克和华纳，都是资格相当老的探员。

"不是真的自燃，其实是被点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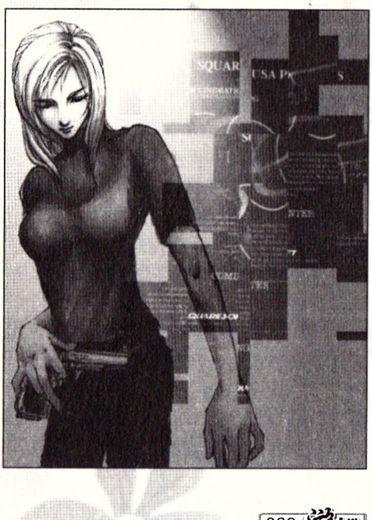
华纳只用了一秒钟，就立刻领会到阿娅的意思，"真是这样吗？难道是超自然现象……"

"这是现在看来最好的解释。"

不过除了丹尼尔之外，尼克和华纳都对这个解释不以为然，这种情况早在阿娅的意料之中。她迅速离开了办公室，打算接受局长的另一次询问，推开门，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小男孩正在走廊上站着，看上去像是在等什么人。

"你迷路了吗？"阿娅尽量友善地走过去向男孩打着招呼，但是男孩飞快地冲到她身后的丹尼尔旁边，冲着他叫了一声爸爸。

原来他就是丹尼尔的儿子本，为了让父子俩不受干扰地谈话，阿娅礼貌地走到一边，可是这次温馨的父子相见很快变成了争执，只字片语传到她的耳中，丹尼尔正和儿子围绕着去不去看音乐会的问题而吵架。最终，父亲的权威压倒了一切，争执以失望的男孩赌气冲出了警局而告终。



“看来一个孩子真不能没有母亲……”丹尼尔自嘲地笑了一下。

丹尼尔一年前就和妻子萝琳离婚，为了争夺本的抚养权甚至在法庭上闹的不可开交，他一直认为男孩必须要和父亲生活在一起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但是连丹尼尔自己都怀疑，作为一名警察，他是否有足够的时间照顾自己的儿子。

2

“你是昨天事件中的惟一幸存者，又是名警官，现在各媒体都知道了。不过记住，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

阿娅回想起出席记者招待会之前，局长贝克对自己的叮咛，媒体总是想法设法给警察找点麻烦，就算被他们描述成嫌疑犯也没什么值得惊讶，贝克这种粉饰太平的手段无可厚非，但是现在的情况和以往都不同。

准确来说，现在的情况已经脱离了正常处理手段所能控制的范畴，

作为一个高层，贝克局长的处理方式可以理解，但是要阿娅认同确实不容易。

实话说，她并不欣赏这个拥有典型高层作风的局长。

“这么说，警方认为这一事件是由恐怖分子所为？”

“这是我们目前的推测。”贝克局长向架在自己面前的话筒微微倾斜身体，以便于发言能够清晰地传入每个记者的耳中，局势正在向贝克所引导的方向发展，对于老练的他来说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那为什么现场除了警察之外还有消防队员出现？”

“那是因为……”阿娅努力将自己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好在并没有人注意到。

“还有一个问题。”又一个记者起身示意，“为什么当时阿娅警官能后毫发无伤的生还。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这是因为我们的警官经过了严格的训练，拥有冷静的判断力和敏捷的行动能力。”

“这个问题，我希望由女警官自己回答。”贝克滴水不漏的回答没能打发这个刁钻的记者，锋芒很快便直指阿娅。

“她……”贝克显然犹豫了片刻。

阿娅也犹豫了片刻，台下密密麻麻的视线齐刷刷地向她射来。

“……她说是因为我的线粒体与众不同的缘故。”

阿娅做出了让自己也觉得意外的回答，贝克难以置信地回头怒视着她。

瞬间的集体沉默之后，发现了大卖点的记者炸开了锅。

“你的线粒体？”

“‘她’值得又是谁？”

局面已经到了这一步，阿娅将自己所知和盘托出。“梅丽莎，不，她自称为夏娃。”

“是女主角梅丽莎吗？不是有报道说她已经在那场大火中丧生了么！”

“梅丽莎确实死了，但是她的身体被这个夏娃占据了。”

“夏娃又是什么？难道是个外星人吗？请回答我们！”

台下的闪光灯疯狂地闪个不停，今天的报纸看来销量一定不错。面对着完全脱离自己掌控的局势，贝克作了个示意大家安静的手势，客气但是不容争辩地阻止了记者的继续提问。“对不起，阿娅警官很累了，详细情况我们还正在调查中……”

记者招待会在半强制性的状况下结束了，对于贝克来说，这可能是将任职期间最失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退场的时候，走在贝克背后的阿娅都几乎可以看到他那张憋得通红的脸。

“阿娅，我告诉过你不要乱说话！”

回到了贝克豪华的办公室后，局长压抑已久的怒气终于爆发了，连丹尼尔和尼克也被叫来一起接受训斥。

“我说的都是事实。”

“这不是关键！你说的事根本就没人会相信！现在告诉他们只会惊动媒体增加市民的恐慌！”阿娅的争辩更激怒了贝克，丹尼尔赶紧站出来打着圆场。

来的正是时候的电话铃声就在此时响起，暂时抑制住了局长的发作。

这是一通来自一个日本科学家的电话，他提到了些关于线粒体的事情，并声称自己正在向纽约赶来，不过由于对方的英文发音似乎实在太过难以理解，当贝克和他磨了半天放下电话之后，那股无名之火似乎已经因为太过疲劳而不知道溜到哪里去了。

对于三个人来说，这无疑是个福音。

坐上了警车之后，阿娅出了一口长气，警车让她觉得非常自在，局长办公室中沉闷的空气一扫而空，而身边的丹尼尔正驾驶着警车直奔纽约市自然博物馆拜访汉斯·克拉姆博士。

汉斯·克拉姆博士的名字在前几天的新闻中报道中出现，据称他在线粒体和遗传学方面有了全新的突破，这种新闻换作平时只不过被大家一扫而过，但是刚才来自日本科学家的电话让阿娅想起了夏娃的话。

线粒体得到解放的时刻就要来临了……

或许这位线粒体权威克拉姆博士可以解释这句话隐晦的含义。

不过拥有这样的成就却甘愿呆在博物馆中，这位博士的做法让人难以理解。

“他是个非常不喜欢社交，讨厌浪费时间的科学家。”丹尼尔显然也看了那则新闻。

“不错，那我们能和他多呆一会。”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阿娅的另有所指非常明显，丹尼尔望着前方不断穿过车窗两旁的车辆，劝告阿娅，“不过这次要小心点。”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听局长的话，你们不是同学吗？”

丹尼尔耸了耸肩，“那都是以前的事了，现在他是我的上司。”

虽然时常露出尖刺的阿娅让人提心吊胆，但是丹尼尔不急于催促她成长为一个精通世故的成熟警官，那样不适合阿娅·布瑞娅，现在的阿娅，拥有着这个年龄所特有的魅力和特质，正是这些特质多多少少地吸引住了丹尼尔。

但是，面对还没有圆滑起来的阿娅，丹尼尔可以选择跳过自己不想提的事，如他所愿，车很快就来到了博物馆正门。

闭馆日的博物馆冷清异常，皮鞋踏在被积雪掩盖的台阶上传来阵阵咯吱咯吱的杂音，在这个仿佛什么声音都被吸走的世界中显得异常扎耳。乘着丹尼尔和博物馆大门前缩着脖子的警卫问话的时间，阿娅将博物馆一楼仔细地打量了一遍，没有人的博物馆看起来异常诡秘，几盏昏暗的灯光打在红木制的接待桌上，比一片黑暗还要坏一些，用丹尼尔的话来说，这个没有人的博物馆简直让人毛骨悚然。

而深居浅出、远离世俗的克拉姆博士给人的印象也并不比博物馆好多少。

阿娅和丹尼尔踏进克拉姆博士的实验室时，克拉姆正在聚精会神地盯着面前电脑里一个DNA的分子结构模型，除了那个DNA之外似乎其他的东西都可以放在一边，甚至在阿娅和丹尼尔站到了他的身后，克拉姆也仅仅是冷冷地哼了一声。

看起来在克拉姆的“社交厌恶症”中，并没有把警察排除在外。阿娅和丹尼尔对视了一眼，斟酌着自己的措辞。

“我们是警察，想问你一些问题，了解关于昨晚事件的情况。”

“奇怪，关我什么事？”

像是想看看到底是谁冒犯了自己一般，被激怒的博士微微扭过头来瞥了身后的两人一眼。



这时阿娅才终于见到了克拉姆的侧面，严厉冷峻的鹰钩鼻，缺乏感情流露的眼睛，两者以刻板的角度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不近人情的研究者形象。面对着没有眼色的警察，难以掩饰的厌恶和不耐烦从他紧皱的眉头和嘴角流露出来，丹尼尔敢打赌，如果不是警察的身分多少起了一些作用，克拉姆博士大有可能直接把实验室的房门摔在自己面前。

不过克拉姆博士却没有发作，在他看到阿娅的瞬间，似乎因为什么而稍稍吃了一惊，但是很快便按捺下去。

几乎与此同时，那个医院的场景又一次出现在阿娅的脑海中。

小女孩正面向上躺在病床上，一个穿着白色制服的医生正站在病床前，静静地观察着她。

虽然只是一个模糊的背影，但是看到医生的瞬间，一股熟悉的感觉冲击着阿娅……她似乎隐隐约约记得那个医生。

医院的场景转瞬即逝，阿娅定了定神。丹尼尔仍在和克拉姆作着无谓的解释。"我们只是想……了解些关于你研究的线粒体的事。"

"纽约市警察怎么会对我的研究感兴趣？"克拉姆的嘴角滑过一丝不友善的冷笑。

"昨晚事件的嫌疑犯提到'线粒体的解放之日就要来到'，所以我们希望能从你这里得到些关于线粒体的资料。"

"看来你们对线粒体是什么真的是一无所知……线粒体存在于生物体细胞内，而且拥有自己独特的遗传密码。"

离开学校多年之后，阿娅从未想过会在这样的情况下重新学习生物课。"独特的？就像是另一种生物？"

"……就像是寄生虫。"丹尼尔脱口而出。

"寄生虫？这个比喻很贴切！"克拉姆显然很满意这个形容，和所有研究者一样，说起自己的专业，他们就会变成另一个人而滔滔不绝。"但是，我们离开线粒体就无法生存，它为我们提供能量，没有线粒体我们便会死亡。我们到哪里，线粒体就存在于哪里，譬如说，我们的大脑，大脑的活动是通过轴突和树突间的电流传递进行的，这些电流则都是由细胞中的线粒体产生。理论上，1 平方厘米的线粒体可以释放出 20 万伏的电流，不仅是电流，线粒体也可以释放同样多的热能。"

"热能？昨天的大火……"阿娅和丹尼尔同时想到了这个问题。

"要使人体着火，必须达到 1600 度以上的高温，在每个人细胞中都存在着数百个线粒体，一旦全身的线粒体同时开始工作的话……大量的能量就会产生并释放出来，人体会在瞬间达到燃点。"

"你是说……线粒体点燃了那些人？"

问出这句话之后，连阿娅自己都觉得有点愚蠢。一个存在于人体内，80% 以上的人在结束了学业之后甚至都不会提起的名词；一个只能用显微镜看到的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如果说是它们让人燃烧起来的元凶，这就不仅仅是贝克把自己狠狠训斥一顿可以解决的事了。

丹尼尔的反应比阿娅还要强烈。

"……博士，你也许是对的，我们离

开线粒体无法生存。但是它们仅仅被我们用来提供能量不是么。"

"……你不知道，线粒体还控制着生命体的生长，例如我们的手，在婴儿时期，手部仅仅是一团肉而已，但当手指间的细胞死亡后，各个手指就会形成最终的模样，当组成我们人体的某些细胞不再被需要时，人体会发出一个自杀信号促使其死亡，而这个促使细胞死亡的信号，就是由线粒体发出的，一旦收到这个信号，细胞核内的遗传物质就会被切断而导致死亡。"

克拉姆的话让阿娅想起了那条由夏娃的双手分泌出的物质变化而成的怪物。

"线粒体同样也控制着人体的老化，我们体内的线粒体变异的速度是体内细胞的10倍，一旦变异的线粒体达到一定数量，体内的能量提供水平就会下降，而能量提供水平的下降正是细胞老化的原因。"如同嘲笑两人一样，克拉姆一字一句地说着："你难道还认为，我们是高等的生物吗？"

"但，但是，你不会是说这一切都是线粒体有意识干的吧。"

这个念头实在是太疯狂了，不，应该说克拉姆的想法实在是太疯狂了。

"……我说过，线粒体是以10倍于细胞的速度繁殖的，这意味着……它也正在以10倍于我们的速度进化着。自从生命诞生的10亿年来，线粒体始终存在并进化着，我认为它们具有超越人类的意识并非不可思议。"

扫视着阿娅和丹尼尔震惊的面孔，克拉姆决定将两人带入更接近自己心目中真相的地方。

"让我告诉你们一些事实，曾经有位科学家试图通过测定线粒体的变异速度来确定所有人类的亲缘关系，1987年他发表论文说所有的人种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的祖先，远古的一位非洲女性……人类共同祖先的发现震惊了世界，线粒体学说得以在全世界广泛传播。你知道，他们将那位远古的祖先叫做什么？线粒体夏娃。"

"昨天的犯人，她也称自己为夏娃……"

就像一道霹雳突然击中阿娅，这两者间的联系，是巧合还是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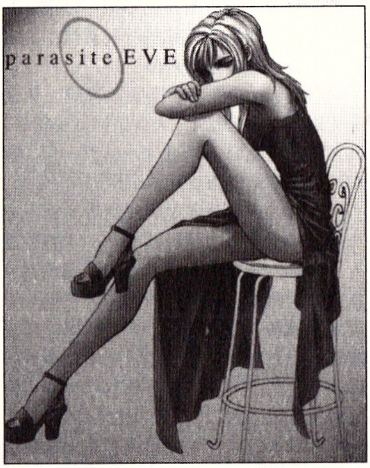
克拉姆受到的震撼并不比阿娅少，夏娃这个名字的出现让他演讲的激情之火猛然熄灭，陷入了一阵沉思，在丹尼尔的追问之下，克拉姆干脆转过身去重新摆弄起了自己的电脑，闭口不答任何相关的问题。

"该死，那个家伙一定有什么瞒着我们。"

线索在眼前一闪而过，你明明清楚它隐藏在箱子里，却没有钥匙将其打开，这种感觉实在太不妙了，被迫离开研究室之后，脾气有些暴躁的丹尼尔抑制不住自己的怒火骂了起来，直到贝克的一个紧急电话将其打断。

从电话中听起来，似乎又有什么麻烦事发生，而且麻烦的程度不是一点点，以至于阿娅和丹尼尔刚一赶回警局就被拽进会议室中听取最新的消息。

"梅丽莎的独唱音乐会预定今晚举行，她从昨晚的事件之后就失踪了，本来主



办者已经宣布取消今晚的演出，但是还是有很多听众会去原定的演唱会地点，我们必须避免像昨天那样的大屠杀再次发生。”贝克不由自主地攥紧了拳头，从他做警察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这次真正遇上了一个大麻烦。一个自己甚至没有信心解决的麻烦，面对着即将发生的灾难，他只能尽自己的能力试图阻止。“音乐会的举办地是中央公园的罗马竞技场。”

“中央公园的罗马竞技场？”丹尼尔的表情突然凝重起来。“本和萝琳……今天就准备去那里。”

未等阿娅反映过来，丹尼尔已经像一枚重磅炸弹一样冲出会议室，而且这个炸弹不止引爆了丹尼尔。

“替我好好保护丹尼尔。”

在离开会议室前去追赶丹尼尔之前，这是贝克对阿娅的惟一一句要求。

也是阿娅第一次觉得这位头发已经银白的局长像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3

“嗷！”

在靠近中央公园大门的时候，丹尼尔的左手突然燃起了火焰，和剧场里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夏娃就在这个公园里进行着自己的计划。靠着地上的积雪扑灭火焰之后，丹尼尔仍然坚持向要向公园里冲去，但是公园的大门就像一个壁垒，将他阻挡在外面，无法逾越雷池一步。

“还是我去吧。”阿娅阻止了丹尼尔的又一次徒劳尝试，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自己才能救出本、阻止夏娃的另一次屠杀，也只有自己才能遵守贝克的要求，保护丹尼尔。也许，这就是克拉姆所说的线粒体的意识和进化，虽然阿娅不知道这种进化对于自己而言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会把本安全带回来的，我保证。记住，本需要你。”

将丹尼尔丢在警车附近，阿娅冲进了中央公园之中。

和平时的公园截然不同，遍布在公园小道里的人群、树边谈情说爱的情侣、喜欢聚集起来制造噪音的年轻人们一个也没有出现，喧闹的公园从未如此死寂。除了小径两旁的树丛偶尔掉落积雪，整个公园中仿佛只有阿娅的脚步声吱吱作响，甚至连前来中央公园听演唱会的人群都完全看不到踪影，看来自己可能已经来迟了，一股不祥的预感钻进了阿娅的脑海中。

如预感中所担心的一样，罗马竞技场沉重的大门紧紧地闭着，只有两侧直达二楼观众席的小门微微敞开。

在距离二楼观众席至少一百米的舞台上，阿娅又看到了夏娃飘浮在半空中的身影，演唱会似乎刚刚开始。

“欢迎你们……我的朋友。今天，将是数亿年来，最有纪念意义的一个圣诞节。”

听着夏娃的开场白，楼下的听众们却没有丝毫反应，可能是已经被催眠了。阿娅寻找着可以让自己下楼冲到舞台上的道路，但是二楼的观众席，就如海上孤岛一样，和下面完全隔绝，即便大声示警，高亢的音乐也足以掩盖自己那微不足道的声音，阿娅只能束手无策地听着夏娃的宣言在整个竞技场中继续响起。

“因为……我已经摆脱了束缚，新的进化进程就要开始了。人类是如此的脆弱，线粒体将开始自身的进化，总有一天，线粒体将代替细胞核支配这个世界……”

宣言结束，优美如天籁的歌声瞬间遍布竞技场之中，为圣诞前的又一次惨剧拉开了帷幕。夹杂着血和肉末的红褐色黏液从听众的眼睛、耳朵、四肢……任何一处涌出，随着黏液的流出，人们的身体渐渐溶解。直到这时，惶恐的听众才似乎清醒过来，凄厉的尖叫声和浓稠的黏液一同侵蚀着整个观众席，但是如同过热的巧克力一样绵软的四肢，将企图逃走的人拖入了

绝望的深渊。在地面和座椅上，汇聚着数百人身体一部份的黏液越来越多，如同有意识般向着同一个方向聚集起来，不断蠕动着改变自己的形状。

熟悉的人间地狱，短短两天之内，这是阿娅见到的第二个被神所遗忘的黑暗之刻。

五分钟之后，竞技场中除了阿娅之外，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固体的人类，而夏娃的踪迹也消失在舞台上，到处都找不到她的身影。制作了数百人份的肉酱之后，这个地方对夏娃来说已经没用了，她正打算离开中央公园像上次一样藏匿起来。中央公园有足够多的出口可以让夏娃瞬间消失在人群之中。

阿娅抬起头扫视着周围，从来没有任何时候让她感到如此束手无策。

自己还是没能赶上，没能阻止夏娃，甚至没能救出本……

阿娅无法思考自己到底要用什么样的话去向丹尼尔解释那个地狱一样的场面。

？

一瞬间，她觉得自己好像看错了什么，但是再次将视线移回去的时候，之前看到的那个穿着医院病服的小女孩确实还站在不远处一个岔路的旁边，她像是有意在为阿娅指引方向，缓缓地跑向公园西边的广场。

确实，在之前的两次相遇里，小女孩似乎都会出现在夏娃的身边。

这次也一样。

一辆马车停在公园西边广场附近的一条笔直大道上，一匹棕色骏马已经套上缰绳准备随时出发。

即便看到追来的阿娅，夏娃也仍然动作缓慢地整理着手中的缰绳，阿娅却不可能像她一样轻松。在离夏娃还有十来步远的时候她就举起了枪。

“不许动！你又想干什么……”

“你真的想知道？”一抹优雅的笑容在夏娃的脸上漾起，“那就上车来吧。”

就像是个嗜好享乐的艺术家一样，夏娃穿着自己的红色晚礼服开完个人音乐会，悠悠闲闲地乘着马车回家，在路上遇到了一个老朋友，然后邀其上车同行。在她可怕的内心之中孕育着难以捉摸的计划，若无其事的表面只会让阿娅更加警惕，但是阿娅别无选择，只有上车。

几乎在阿娅坐上座位的同时，一团烈火在正准备起步的棕马身上燃起，受到突如其来的惊吓而狂奔起来的棕马将马车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拖动，在平坦而漫长的大道上风驰电掣一路向前。一片混乱之中，夏娃浮到马车的上方，居高临下审视着阿娅。

“为什么你要站在人类一边？如果我们互相合作的话，全世界都将是我们的……”

夏娃的口吻中难以掩饰一丝失望，阿娅一心与她作对的现实打消了她企图拉拢阿娅的打算，自己两度放过这个执迷不悟的警察等待她觉悟的想法看来不过是白费心机。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阿娅慢慢地在瞄准了夏娃的手枪上施加力量，这个举动完全被夏娃看在眼里。

“好吧，让我来向你说明一下，非常直接的……”

不知道夏娃作了什么手脚，本来已经快到让人无法呼吸的马车速度愈发提升，车轮在路面撞击产生的噪音、马的嘶叫、疾风呼啸而过的气压，以及面前灼热的火舌迎面扑来，濒临极限的马匹终于不支倒下，一股失衡的力量将马车甩了出去，连转几圈。

在这股强大的冲击力下，阿娅的意识离自己远去，医院的片断场景接踵而至。自己在遥远的地方注视着两张病床，小女孩躺在左边的病床上，医生则和平常一样观察着她，不一会，小女孩不见了，再次出现的时候换到了右边的病床上。

这次出现的片断就像是一个谜题。

如果是，它到底在隐喻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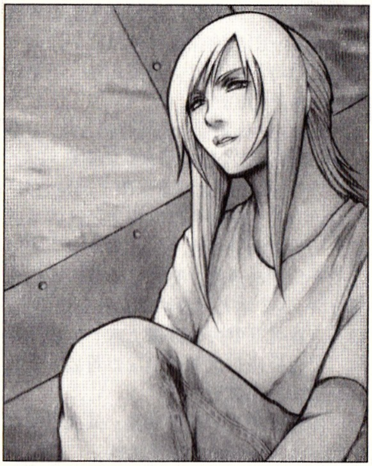
无论对于市民还是警方而言，令人提心吊胆的日子正在迅速到来。

中央公园事件中死亡的人数比歌剧院事件的遇难人数更多，为了保护市民的安全，警方不得已开始疏散曼哈顿的所有居民，幸运的是由于圣诞节的缘故，留在曼哈顿的市民已经很少。

所有危险的重要道路都被封锁了，曼哈顿桥和布鲁克林大桥被涌动的车流堵塞，车流的大潮离去之后，城市从未如此空旷。

所有对内情稍有了解的警员都作好了和夏娃对抗到最后的准备，丹尼尔也同样。相比起其他在这两起事件中失去亲人的人来说，他还算幸运，虽然前妻萝琳没能幸免，但是本却因为去洗手间而逃过了这场灾难，有什么比失而复得更重要的东西？

惟一让丹尼尔以及其他警员不安的是，阿娅失踪了。



4

一阵刺痛在睡眠中袭击了阿娅，将她从短暂的休息中唤醒，不远的地方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燃烧着，火焰所特有的气味随着火苗的明明灭灭向阿娅扑闪过来，晃得眼睛有一点酸痛。

脑袋异常沉重，手掌上有一些被擦伤的伤口，但是地面却相当柔软……

……不，不是地面，很快，阿娅发现自己正躺在柔软的被子上，铁桶里生着火，让周围非常温暖，而床边的沙发上，有一个看起来身材相当瘦小的东方男子。

“啊，我叫前田，是从日本来的科学家。”听到阿娅从床上爬起来的声音，瘦小的男子赶紧操着一口发音很难理解的英语解释道，看起来比阿娅还要拘谨，

“他发现了你。”随着这个熟悉的声音，一阵清晰的脚步声从远处走近，在门口停下，门打开，站在门前的居然是……

“丹尼尔？”

在寻找阿娅未果之后，丹尼尔接到了前田的电话，更巧合的是，前田就是曾经打电话到局长办公室的那个日本科学家。

“那么，夏娃呢？中央公园的人呢？”

丹尼尔的眼睛逃避般看着地面，“本没事……但其他听众都消失了……”

“消失了？他们没有着火吗？”前田突然惊讶地插嘴道。

阿娅摇了摇头，“他们全都融化成了液体，并且聚集在一起……”

“这是一种新的现象，和日本的不同……”

“日本？”从前田的口气听来，似乎他知道些什么。

“几年前，在日本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只不过没有这次事件的波及范围大。”前田接着说下去，他确实知道些什么，而且比所有人预想的重要的多。

“当时，有一位科学家的妻子被卷入

到一起车祸中，深爱着他妻子的那位科学家决定通过培养妻子肝细胞来延续她的生命，这位科学家将那些细胞命名为夏娃。随着肝细胞的不断增殖，她原有的身体逐渐被由线粒体所主宰的细胞代替，之后，那位科学家将自己的精子植入到她的体内，试图培养出一个最终生命体，这是因为，通过增殖肝细胞而得到的‘她’是无法长时间存活的。”

最终生命体……难道夏娃寻求的也是这个吗？

“而他的妻子，在事故发生之前，曾参加过器官移植的登记，所以在她死后，肾脏被移植到一位少女体内，受精卵也得以在少女体内生长，生成了最终生命体。”前田挠了挠脑袋，这似乎是他的习惯动作，“我因为对此非常感兴趣，也去了那位科学家的研究室，以便继续研究，但是当我知道这里发生的事后，就立刻乘飞机赶来了。”

前田还想就这个事件再详细解释，但是阿娅突然间沉默下来。

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间出现在她的脑海中，培养皿中诞生的夏娃、最终生命体、器官移植……种种难以接受的信息和夏娃一起紧紧地扼住了阿娅的心脏。

可能，自己正是和夏娃一样的怪物，可能有一天，自己会杀了丹尼尔和其他人……

杀死丹尼尔，就算只是想一想也让人觉得可怕。

更让人害怕的是，在接触到夏娃的时候，阿娅仿佛感觉到了玛娅的存在。

但是玛娅，还有自己的母亲，都已经在一次事故中丧生了……

第三天．淘汰 Day3.Selection



1

休息了一个晚上之后，阿娅觉得自己的状态正常多了，好在两个大男人非常体贴地刻意忽略了阿娅昨天晚上的失态。

前田提出需要一些研究设备，他似乎有什么进一步的发现需要进行证实，换在平时这个要求可能不那么容易满足，但是现在可不一样。曼哈顿如同一座空城，交通规则、法律，一切都暂时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只要愿意，随便去哪里都没有问题。

而且，克拉姆那个神秘兮兮的家伙就

有一个绝好的实验室，自从他撤离纽约之后，实验室已经空无一人了。

“之前，我从阿娅的衣服上取到了一些胶状物质，里面可能有夏娃残留下来的细胞。”前田进入实验室后就开始熟练地摆弄起显微镜。在显微镜下，一群群线粒体争先恐后地向细胞核发起着攻击，细胞核完全被攻势如潮的线粒体所包围、占据。夏娃的线粒体，或者叫做夏娃，已经完全占据了细胞核。

“线粒体是否真的具有支配细胞核的能力？”丹尼尔的常识又一次遭到了挑战，只能向前田寻求援助。

“普通的线粒体当然不具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夏娃的线粒体已经进化到了很高的水平。”前田操着半生不熟的英语解释道，“通常来说，线粒体必须得到氧气才能产生ATP这种能量物质，一般情况下，线粒体的氧气是由细胞核提供的，但如果没有线粒体提供的能量，细胞核就无法工作，他们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但这一案例中……似乎夏娃拥有了逆转这种共生关系的能力，进化，或者变异……”即使是有限的细胞也具有相当大的能量，阿娅简直无法想像夏娃究竟拥有多么巨大的力量……

“前田，你能为我测试一下吗。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着火，为什么我具有对抗夏娃的能力，我和夏娃……到底有什么关系。”面对着眼前猖獗的线粒体，阿娅觉得，自己有必要弄清一直困扰着自己的诸多问题。

对结果，她也已经作出了最坏的打算。

显微镜下，阿娅的血液样本和夏娃的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一群群线粒体目的明确地向细胞核发起着攻击，细胞核完全被攻势如潮的线粒体所包围、占据……不，线粒体很快又被细胞核弹开，完全没有对细胞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和夏娃完全不同，阿娅体内的线粒体在为细胞核提供大量的能量，保护细胞核抵抗来自外敌——夏娃的攻击。

阿娅和丹尼尔将视线投向了前田，而前田也在苦苦思索眼前难以理解的场面，终于，他一拍大腿，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叫起来，“你们了解理查斯·达瓦克提出的‘自私的遗传体’学说吗？简单来说，它表明‘遗传物质的运作总是以有利于自身延续为标准的’。”

连篇的学术名词早已让丹尼尔不耐烦起来，他对科学家们喜欢引经据典的行为非常不满，“我可从来没看过什么科学杂志，说明白些。”

“要看你怎么看它，夏娃试图去毁灭与它不同的线粒体，而相对的，阿娅的线粒体进化出了与之相抗衡的力量……”

大概是因为三个人都太专注于线粒体的问题，以至于门外传来的脚步声都没有听到，克拉姆博士突然出现在实验室里，很明显他对于几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并不太欢迎。

“你们到我这里来干嘛？说什么疏散，我看警察才是这城市最大的麻烦吧。”警觉地扫视着实验室中的一切，克拉姆以不友善的口气嘲讽着尴尬的到访者们。移动了位置的显微镜没有逃出他的法眼，而显微镜下放置的样本更是吸引了他的注意，看起来，克拉姆对来自夏娃体内那些侵蚀细胞核的线粒体并不感到惊讶，让他惊讶的是另外一些事。

“阿娅警官。”克拉姆立刻就猜出了其中一份样本的所有人，对于这些线粒体的问题他并不陌生。“你的细胞含有巨大的能量，你感到身体有什么变化吗？是不是有时感到发热，有时会失去意识？”

克拉姆接踵而至的问题像一颗颗定时炸弹一样，让阿娅一时之间无话可答。

而丹尼尔在实验室中发现的东西则更是宛若炸弹的存在。

克拉姆没有关上的电脑屏幕里，除了两条孤零零的DNA占据绝大部分空间之

外，还有一串字体很小的名单不时从屏幕下方迅速滑过，在那串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而统计的名单之中，丹尼尔发现了本和萝琳的名字。对于刚失去萝琳的丹尼尔来说，这个名单使他的怒气和压抑无法抑制地爆发出来。

丹尼尔一把抓住了克拉姆的领口，悬殊的高低差令克拉姆几乎双脚腾空。

"把我放开，我没有必要告诉你。"克拉姆傲慢的态度简直让丹尼尔怒火中烧，在他开始以暴力手段解决问题之前，阿娅和前田冲上来拉开了丹尼尔。

虽然阿娅心中的疑点愈发膨胀，但是她清楚，即便留下来也不过是给自己找麻烦罢了，克拉姆是一个不打算和任何人交易的精明商人，在他这里什么也不可能得到。

回到警车之后，前田为丹尼尔的怀疑作了解答，"那个名单是HLA……它表明该人在器官移植过程中是否会产生排异。"

虽然HLA型的人群比例本来就很高，但是丹尼尔并不认为本和萝琳出现在那个名单上只是一场巧合。

"可恶的混蛋，真想狠狠揍他一顿。"在回警局的路上，丹尼尔一直气愤难平地发着牢骚。



2

警车像平常一样开进警局，但是警局却遭遇了一场难以预料的变故，接待室中凌乱一片，警犬也全部逃了出去，整个办公区中几乎都看不到什么人——如果尸体也算人的话，可以让人暂时安心的后方无疑也遭到了夏娃的破坏。大部分警员都出去进行疏散和治安维护，警署内警力空虚，她没有放过这个好机会。

值得庆幸的同样是大部分同事已经离开了警局，人员的伤亡才不至那么惨重，因为留守的警员并不都有那么好的运气。

本追着一条名叫希巴的警犬跑上了警局的三楼，几分钟前希巴还在温驯地舔着他的手指，但是突然就变得不安起来冲出了房间，它看起来似乎有些难受，让本情不自禁担心起来。

跑上三楼之后，独自一人的本才开始觉得害怕，几乎看不到什么亮光的过道中一片静寂，连人影都没有一个，不知道哪里传来的奇怪声音听起来十分诡异，之前还在自己眼前晃悠的希巴对他的叫唤充耳不闻，一个劲地往更黑的方向冲去。

站在过道上犹豫了一会，本想找到希巴的冲动战胜了自己的害怕，跌跌撞撞地追逐着希巴的背影。

希巴跑了一会，终于在顶楼的房间里停了下来，开始不停吠叫。

"本！快离开它！"在本靠近希巴的时候，贝克突然冲了进来，紧张地将本拉到了一边。本挣扎着想摆脱贝克的手臂，希巴好像病了，他不能丢下希巴不管。

一阵抽搐之后，希巴突然静止下来，像是瞬间被恶魔附体一样，一阵异变发生在它的身上，希巴的脑袋从中间裂开，一瞬之间就生长出了两个脑袋，白森森的牙齿向外龇出，红光自眼睛中发散出来，转眼之间就变成了一个狂暴的怪物，本曾经

在书上看到过类似的场景，它就和地狱里三个脑袋的守门犬一模一样。

“它已经不是原来的希巴了，夏娃把它变成了怪物。闭上你的眼睛，本。”

贝克将本拉到房间的角落，面对希巴的变化，他可能才是最难受的人。这条警犬曾与贝克亲密无间，但是贝克只能以最快的速度扣下扳机，犹豫不决是对希巴最后的侮辱。

但是子弹并没有如愿射出，手枪尴尬地卡住了。怪物以凶残的目光盯视着着一老一少，它已经做好了猎食的准备，一阵夹杂着腥臭的风声呼啸而来，贝克甚至没有看清怪物的动作，胸前一阵冰凉与痛楚便同时袭来，怪物一扑之后立刻回到原地，摆出攻击的姿势。刚才只不过是一次试探般的进攻，它将在下一次用牙齿撕破两个人类的喉管，或是用爪子深深地插入无能为力的猎物体内，贝克只能将本尽量挡在身后，希望丹尼尔的儿子不要遭遇什么不测。

怪物弓起背来，后腿微微用力，只要一瞬间，它就会品尝到猎物新鲜的内脏和血液。

几发子弹阻止了它的下一步攻击。

阿娅站在门前，手中的枪还在发热，丹尼尔也随即冲了进来，紧紧地将本抱在胸前。

“局长……谢谢你。”看着西服被染红一片的贝克，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从丹尼尔的心头升起，除了道谢之外，丹尼尔实在想不出应该说些什么。

“记得……还在本小时候，我们经常去你家玩……”贝克注视着自己曾经的同学，过去值得怀念的的回忆突然在他眼前浮现。升职为局长之后发生了很多变化，即便没有人希望它们的发生，但是作为一个肩负着更大责任的人，贝克一直以来都试图让自己更加公正客观，责任感和使命感束缚着他，一些牺牲和放弃是必然的。

不过在萝琳遭遇不测之后，贝克发现自己心中的矛盾愈发激烈。

自己不得已放弃的东西，或许比自己竭力争取的东西更加珍贵。

“叫我贝克吧，就像以前那样……”注视着丹尼尔，一股很久没有的轻松充溢了贝克的胸口。

第四天．受胎 Day4.Conception

1

虽然遭受了夏娃的突然袭击，受到不小冲击的警局并没有太多时间用以恢复元气，警局的人事进行了一次变动，丹尼尔暂时接任了代理局长的职务，贝克一直试图掩盖下来的威胁终于在这次人为灾难后宣告破产，军方正针对夏娃进行着各种安排。但是为什么夏娃要袭击警局，对于丹尼尔和阿娅来说，这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

袭击警局对夏娃来说没有什么好处，这些警察甚至连摸都摸不到她一根毫毛，更让阿娅介意的是，夏娃曾经来到警局，但是在阿娅和丹尼尔回来后立刻离开了，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计划和阴谋正在酝酿。

“也许是想声东击西……”前田提出了一个最接近于事实真相的假设。“在这附近，是否有精子银行或进行人工受精的医院？”

“人工受精？”

“嗯，我不认为夏娃现在的身体能维持多久，在现在的情况下，线粒体只是个寄生体，所以，她希望生育一个最终的完

成体。”这个场面对于前田来说并不陌生，曾经在日本发生过的那次线粒体进化事件也是同样。

前田的推测与事实没有太多偏差，警局附近的圣弗朗西斯医院就是这一领域的专业医院。如果真如前田所想，现在夏娃很可能已经受胎，但是即便只有一丝阻止的可能性，阿娅也准备尝试到底。踏进医院前，前田神秘兮兮地交给阿娅一个东西，声称是日本的护身符，作为研究者，前田和阿娅之前脑海中所固有的印象实在相差甚远，应该用可爱加以形容。

在日本出生的那个最终生命体，最后和他的科学家父亲一起死了，因为他从父亲处所继承的线粒体无法与从夏娃体内继承的线粒体共存，最终产生了肉体的崩溃并导致他的死亡。

夏娃生下的最终生命体也会如此吗？或者，她已经找到了让线粒体共存的方法……

圣弗朗西斯医院对于阿娅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出于医院的针对人群考虑这也是理所当然，但是这家因为夏娃的到来而全面断电，甚至连楼梯都坍塌下来的医院却远不止它所呈现出来的那么简单，在展开地毯式搜索的同时，眼前出现的东西深深地震撼了阿娅。

那是一间病房。

非常普通的病房，由于夏娃的出现和全城撤离令的缘故什么人也没有，被收拾的整整齐齐，两张病床放置在这个房间里，中间由一道屏障隔开……这就是经常浮现在阿娅脑海中的那段情景，如今以实物的方式出现在她的面前。

不，不是房间变成实物，站在熟悉的场景中，阿娅的身体再一次发热发烫，过去被遗忘的种种在脑海中重现。

在小时候，很久很久之前的时候，阿娅就曾经来到过这里，但是为什么会到这里来……

残留的片断记忆又一次袭击了阿娅的大脑。

仿佛被白色雾气笼罩的病房，左边病床上躺着一个小女孩，不一会消失了，然后是右边的病床……

玛娅！

那个小女孩是玛娅！在那场车祸中去世的姐姐玛娅。

一直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奇怪小女孩是玛娅，玛娅为什么反复地出现在自己面前，她想传达什么信息？

一声尖叫从门口传来，随即，一名护士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神态惶恐，有什么东西将她吓得不轻，得知阿娅的警察身分对她显然有些帮助。

“啊……谢谢你，外面发生了什么，实在是太恐怖了，病床上的病人都烧焦了。”护士慌乱地扫视着阿娅脸上的表情想寻求到一丝让自己安心的东西，虽然害怕，但是她似乎没有受到什么伤害。阿娅想起自己一路搜索过来的情形，确实，只有病床上抵抗力薄弱的重病患者变成了焦炭，他们因为不方便移动而没能离开纽约，但是留下来的医护人员却没有大碍。

这是因为，夏娃根本没有顾得上理会他们……她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楼梯的坍塌和全面断电也并非单纯的破坏，而是为了阻止阿娅这个妨碍者找到夏娃，也就是说，夏娃现在正在医院的最上层等待受精。

阿娅不知道夏娃现在是否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很显然，夏娃拖延住自己的办法相当凑效，医院的电工也随着大多数人一起离开了纽约，阿娅只能依靠着自己一个人居住累积的经验试图修理紧急备用电梯的电源，好在它只是烧了一根保险丝，否则现在想找一个电工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至于上层的精子储存区域，这里比下面显得更加凌乱不堪，研究室里的精子存放设备如同遭遇了台风袭击一般惨不

忍睹，夏娃来到过这里，但是现在离开了。

一张便签纸贴在冷藏柜上，上面写着一个熟悉的名字。

人工精子研究室，汉斯·克拉姆，这是克拉姆的研究室。

克拉姆的名字出现在这里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从之前的几次碰面来看，博士和夏娃有着难以想像的联系，克拉姆也许在各种方面帮助夏娃……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次的受精计划定然有他的参与。

而且，克拉姆的危险性可能远远超出所有人的猜想，在阿娅和丹尼尔知道他之前，克拉姆就已经对他们了若指掌。譬如说，那份记载着本和萝琳的HLA适合名单，还有研究室里一份关于阿娅母亲的记录。

——玛瑞克·布瑞娅

1977年，12月23日，在一场交通事故后，和其女儿玛娅一起被救护车送来。在应急处置中心脏停止跳动，经过了紧急抢救后宣告死亡。

她的女儿玛娅……



关于阿娅母亲的记录到这里中止，下面的纸不知道被放到哪里去了，克拉姆曾经治疗过玛娅，这就可以解释阿娅为何会觉得博士似曾相识的问题了。

但是文件夹的内容并没有就此结束，在关于玛瑞克的记录后面还有一页纸，上面写着，梅丽莎·皮尔斯。

——梅丽莎·皮尔斯

1977年，12月23日紧急入院，手术非常成功，住了半年的医院后出院，需要继续到医院接受药物治疗。

玛娅和梅丽莎在同一天入院，而且主治医生同样是克拉姆。

这其中，还有更加可怕的事实一直被隐藏着吗？

2

军方并没有对这场可怕的灾难保持缄默，在曼哈顿近海区域，一艘武装战舰中灯火通明，各司其职的军人已经做好万全准备，夏娃的行踪正处在他们的密切观察之中。

战舰中弥漫着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除了仪表中传出的各种机械声音之外，只能听到靴子在地板上踏出的声响和人们的呼吸声。舰长站在一堆仪表前审视着属下传递上来的各项数据，从他的表情中看不出心里在想些什么，但是沉重的呼吸仿佛在告诉所有人他并不轻松。

终于，舰长扬起了右手，向属下下达了指示。

“战斗机队立刻出发，目标纽约市中央公园。注意，不要进行不必要的攻击，在目标上空瞄准，保持警戒。”

舰长身边的年轻副官林奇提议道：“长官，曼哈顿的居民都已经撤离了，为什么我们不乘现在……”

“现在还不行，我们还未收到总统下达的攻击命令。”停顿了片刻，舰长补充道，

“而且，我们还要先在中央公园搜索一下失踪人员。”

军方现在介入这起事件到底算不算晚，阿娅并不知道，但是很显然，想要阻止夏娃受精的计划已经晚了。通向屋顶的电梯里丢弃着一个空空如也的容器，里面的精子样本已经通过一些方法，进入了夏娃的子宫。

“看来你又找对地方了。”夏娃嚣张地在屋顶上等候着阿娅，顺利受精让她看起来心情一片大好。

“你想通过人工受精来生出完全体……”

“你很聪明。”夏娃得意地微笑着，“在遥远的东方岛国，我的姐妹发起过最初的叛乱，虽然因为小小瑕疵而失败了。但是我的进化程度超过了我的姐妹，我不会犯她犯过的错误……”

一阵飞机的呼啸声突然传来，在平静的夜色中听起来分外刺耳，几名发现了夏娃行踪的飞行员驾驶着战斗机向楼顶飞来，夏娃冷冷地扫视了一眼，嘲笑道：“人类真是软弱的生物，想要通过机械的力量来达到目的。”

“不要这样！”阿娅预感到夏娃想要做些什么，却无法阻止。

驾驶舱中的飞行员们正以极快的速度靠近夏娃，自动追踪系统准备启用，蓄势待发的飞弹很快就要将灾难的罪魁祸首轰成肉末。几名飞行员谨慎地观察着前方，夏娃并不如他们所想的那么难以对付，一个普通的肉体不可能经受用来与军队战斗的高杀伤力武器。

突然之间，夏娃的视线仿佛穿越了空间的距离，出现在这些飞行员的脑海之中，灼热的感觉从他们的身体内部升起，越来越烫，就像整个躯体都在飞快地融化。

对夏娃的过分低估是不可原谅的错误，几位飞行员必然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片刻之间，驾驶舱中已经没有人的存在，混杂着红色与黄色的黏液在其中流淌。

“你明白了吧，自然进化的法则是无法战胜的。”解决了碍事的苍蝇，夏娃对阿娅说道。

“求求你，停手吧……”

“真是可惜……我们无法彼此了解……”再一次试图劝说阿娅失败之后，夏娃决定彻底放弃这个在她看来进化不成功的旧人类。在今后对地球的漫长统治生涯中，她需要一个自己的同类，但是看起来，阿娅并不是她所希望的人选。

因为驾驶员的死亡而失去控制的战斗机忠实地向着原定的轨迹冲来，阿娅只好跳上天台旁的一驾简陋升降机，夏娃意味深长地注视了阿娅片刻，没有任何犹豫地飞入了一片混沌的夜空。

一阵爆炸声伴随着战斗机的坠毁在天台上响起，伴随着阵阵热浪和冲击在阿娅的身后卷起。

这场爆炸只不过是夏娃给军方的一个简单问好。

除了夏娃带着精子顺利离开之外，丹尼尔最新得到的情报也让人为之担忧。克拉姆确实曾经在圣弗朗西斯医院工作，但是因为泄露了患者的资料而遭到解雇，而那个资料就是HLA名单。

“看来他和这件事大有关系。”丹尼尔铁青着脸总结道，“我还从尼克那里听到了关于梅丽莎的一些情报，有多个证人说他们看到梅丽莎深夜在博物馆出现。”丹尼尔对于代理局长这个职务适应得不赖，在办公室中召开的临时会议充分让阿娅感受到了他的魄力。

“所有人员立刻在市内展开搜索，夏娃和克拉姆肯定很快就要见面了。我们分头寻找夏娃，一旦发现任何夏娃的线索，马上相互联络请求支援。”丹尼尔把对讲机交给阿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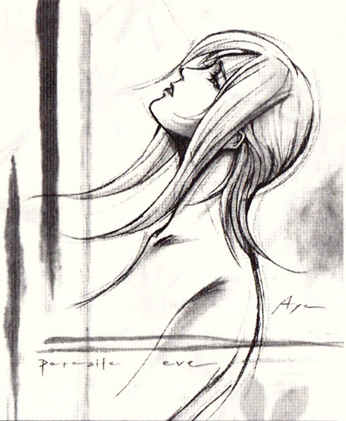
“丹尼尔，难道你不呆在办公室里

吗？”听起来，他像是想出去在大街上乱逛，对于一个指挥者来说，丹尼尔的行为方针稍微有些古怪。

“顺便看看报纸，喝喝茶？别开玩笑了。”丹尼尔调侃般接着阿娅的话。

丹尼尔就是丹尼尔，不是丹尼尔局长，也不是什么管理者，他只忠于自己的想法，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这就是阿娅所熟悉的丹尼尔。



第五天．解放　Day5.Liberation

1

在夏娃展示了自己绝对的实力后，一股不安的恐惧情绪在警员中扩散开来，这是一种人类在遇到超越人类极限的事物后所产生的正常反应，夏娃的强大威慑了许多人，但只是炽烈地让阿娅的对抗意识燃烧起来。

在短短一个上午之内，阿娅就接到了数个向自己报告夏娃行踪的电话，在各地巡查的警员就像惊弓之鸟一般，任何风吹草动对于他们而言都是大事，直到前田在唐人街的一个下水道前发现了类似夏娃留下的黏液和腐烂的肉末，搜寻夏娃的计划才算是有了实质上的进展。

“我下去看看，你帮我联系丹尼尔。”经过这些天的遭遇，对于钻下水道、开锁、修电器这种小事阿娅已经相当纯熟。在她卷起袖子打算顺着梯子爬下去之前，前田很不好意思地又塞给阿娅一个护身符，叮嘱她小心。

虽然并不相信这些幸运护符之类的东西，但是阿娅仍然慎重地将它放在了内衣的口袋里。

唐人街的下水道并不比剧院的下水道干净多少，准确来说，世界上所有的下水道都几乎一样，但是就容量来看，显然目前阿娅所在的地方要宽敞的多。下水道中没有夏娃的气息，但是沿途留下的黏液和肉末吸引着阿娅继续追踪下去，在污水处理池出现于阿娅面前时，她终于明白了那些黏液为什么会出现在下水道中。

污水处理池的上方，一大块黏液不停蠕动着，阿娅对它们非常熟悉，这些散发着恶臭的物体就是中央公园的听众，其中的某一根没有融化完全的毛细血管或许正来自于萝琳。但是不管生前怎样，现在这堆黏液都是被夏娃所控制的帮凶，黏液显然能感觉到阿娅的接近，蠕动越来越快，终于滑入了经过净化的水池。

它们企图通过这些饮用水散布出去，最终让所有人受到感染，幸亏前田发现了下水道口残存的一点肉末，否则就算夏娃没有进一步行动，这些危险的黏液也会让纽约变成一个死城。可惜的是现在这个阴谋已经必然面对失败的命运，因为储水池的控制台就在阿娅附近。

随着抽水水泵的轰鸣，那堆黏液还未能有所作为就被全部抽出排放到污水区，眼看计划失败，黏液重新汇聚起来，有组织地沿着污水沟向同一个方向流去。

那个方向正是，博物馆。

2

作为世界规模最大的博物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一直都在试图带给人们各种惊奇与惊喜，狂暴的史前生物、野蛮的古代战士、被时间的流沙所掩埋的原始部落、展示人类起源的各种生物，作为一个会让小孩子和成人都惊讶到无法合拢嘴巴的伟大建筑，它的存在弥足珍贵。但是100多年前的建馆人决然无法预料今天在博物馆中上演的戏码，这将是一次生物学界的奇迹。

那堆刚从下水道中逃进博物馆的黏液一刻也没有闲着，它们很快发现了最好的猎物，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前流动着，聚集到博物馆引以为荣的保存完好的霸王龙骨架周围，黏液越来越多，并且超越了物理的法则向上攀爬，触及到骨架的脚部，腿部，背部……直到将骨架完全包裹进去。黏液牢牢地吸附在骨架表面，渐渐固化，血管、筋络、依附于骨骼上的肌肉迅速成型，失去的生命重新回到这个危险的猎食者体内，随着被固定在支架上尾巴轻微摆动，霸王龙的眼球焕发出了神采。

散发着贪婪的黄褐色眼球在相对于庞大的身体显得异常渺小的脑袋上转来转去，它开始搜索着自己的下一个猎物。阿娅迅速闪进博物馆旁的另一扇门，不管线粒体的能力如何强大，被这样一头怪物盯上实在是太不明智了，而且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夏娃又在利用这些无聊的工具拖延时间，博物馆中应该已经变成了恐龙和各种史前怪物的巢穴。

克拉姆博士的门奇怪地虚掩着，日光灯的亮光从房里透出来，阿娅轻轻走过去，闪身进屋，拔枪瞄准。

但是克拉姆博士不在实验室里，实验室里只有前田一个人，他慌慌张张地解释道，“我必须把这些东西拿来检测一下……”

“你一个人来的？”前田出现在这里让阿娅感到有些意外。

“不，我在路上遇到了丹尼尔警官。他现在去医院找什么东西了，不过，过会儿会过来的。”丹尼尔又习惯性的挠了挠自己的头发，“不过，这里倒没有被火烧掉。”

阿娅漫不经心地听着前田的话，丹尼尔去医院找东西，他想找到什么？

很快，前田又想起了另一件事来。“我在这里找到些有趣的东西，首先，在冷藏箱里，有一瓶贴着玛娅名字的血清样本。”

“玛娅？”在不知不觉中，玛娅已经和这件事的关系越来越深，阿娅心中的一股不安感愈发壮大。

“还有，这个研究项目的代号是夏娃……”

“难道夏娃真的是……”

前田用点头肯定了阿娅的猜测，“看来是由肝细胞繁殖而来，克拉姆博士在过去培养了它们供实验使用，关于这个实验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不过看起来克拉姆博士已经培养它们很多年了。最近他似乎在进行人工精子的研究，针对夏娃。”

这个研究让前田的情绪有些不稳定，他取下眼镜用衣角擦拭了一下，酝酿着自己的语言。

“他在试图培养出一种去除了线粒体的精子……一种新的、纯粹的，只有核内遗传物质的精子。”在日本发生的类似事件最终由于精子中含有的线粒体排斥而告失败，但是克拉姆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把这些人工精子放到医院的精子库中，这样就可以通过人工受精的方法植入实验者的体内。”

“那……那份HLA表是……”

前田还未来得及解答阿娅的问题，事态就发生了变化，就和上一次不愉快的见面一样，克拉姆如同幽灵一样站在门前，静静地听着两个人的对话。

“你们这些普通人是无法理解我从事的崇高研究的。”

阿娅可没有时间听他吹嘘自己的崇高的科学家思想，只是履行作为一个警察的职责，示意博士举起手来乖乖被捕。认为自己可以改变整个世界和历史，自视为走在时代前端的先行者，这几乎是研究者的职业病，对于这种人阿娅见得不算少，幸运的是前田还没有伟大到这个地步，所以他仍然是个可以成为朋友的人。

"哈哈哈，你真可怜……阿娅，你依然无法摆脱人类的狭隘思想，人类的法律已毫无意义，自然的法则才更伟大，你明白吗？"克拉姆选择了无视阿娅的威胁，那把小小的枪确实不会让克拉姆产生任何动摇，早在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阿娅就明白。

"随你怎么说，我必须逮捕你。"

"我想你没有和你的小朋友对过话，你的线粒体拥有特别的力量，可惜的是，你依然只是一个人类……我不会让你去妨碍夏娃的。"克拉姆慢慢接近阿娅，一缕疯狂的神色从他的眼中闪过。"小心，他抓着手术刀。"在前田的警告之前，克拉姆就如同一只暴躁的猛兽般扑向阿娅，突如其来的袭击一时间内让阿娅的反应稍稍有些迟钝，但是随着一声惨叫，克拉姆的身体在空中华丽地停顿了一下，随后便仰面朝天躺倒在了水泥地面上。

及时赶到的丹尼尔意犹未尽地望着已经如同瓮中之物的克拉姆，他酝酿已久的铁拳终于派上了用场。

"博士，你究竟想要干什么。"俯视着克拉姆，阿娅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表情变化，但是这个男人心里到底在追寻着什么，可能她永远不能理解，也不愿理解。

"我在等待最终生命体的诞生，所有的线粒体都来自于母体，只有极少量的父系遗传物质残留其中的完全体。"克拉姆从地上爬起来，在转椅上坐下，神情一如既往的趾高气扬，"在日本的那次实验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在最终生命体中来自父系的线粒体的背叛造成的，为了这一次的成功，我专门研究制造了一种不含线粒体的人工精子。现在实验成功了，在夏娃的体内，受精已经完成，胚胎正在孕育中……"

看着阿娅等人震惊的神色，克拉姆的得意之色溢于言表。"人类真是可怜软弱的生物，人类在这个世界上为所欲为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我绝对不允许你们去妨碍夏娃。"

克拉姆仰起脸来高举双手，仿佛他的声音可以传达到夏娃的耳中，"夏娃，你听到了吗？不要再等待了……"

丹尼尔疑惑地看着克拉姆的诡异行为，在他扭曲变形的脸上充满了一股狂信者般的热情，这个表情就像一个警告，多年警察生涯的经验告诉他接下来绝不会发生什么好事。

阿娅最先预感到了危险的来临。

"丹尼尔，前田，快跑！要爆炸了。"

克拉姆的身体突然之间燃烧起来，热能在他的体内不停流窜，寻找机会进行一次惊人的爆发。阿娅没有想到克拉姆居然自愿利用自己的身体成为夏娃的一枚棋子，她也只能利用自己的线粒体能力停止克拉姆的继续燃烧。

"为什么……你，要救我……"克拉姆提出了由始以来最愚蠢的问题。

"我是警察，同时，我也是一个人。"

"人类真是……可悲的生物……"

这是身为人类的克拉姆对人类留下的最后评价。

3

越是接近夏娃，周围的情景就变得越是让人作呕，黄色的黏液在博物馆的墙壁和地面附着凝固，每一脚踏下去，都像是踩着腐烂的肉质。

但是这些恶心的场面，都比不上夏娃现在的模样。

只是短暂的几个小时不见，夏娃就已经完全脱离了人类的形态，四只手臂像是为了保护胎儿一样温柔地环绕在腹部周围，数条如同昆虫枝干的长腿从腰的位置斜伸出来，在她的周围，盘根错节的血管无限延伸，贪婪地吸食着各种养分传递到身体之中。为了孕育腹中的胎儿，夏娃全身赤裸，硕大无比的腹部上暗红的血管一根根爆起，在白花花的肉体上显得分外刺眼。

最终生命体的发育速度完全超越了阿娅的想像，现在它已经接近于临盆的状态，远远看去，夏娃宛如一只辛勤地结着蜘蛛网的母蜘蛛，腹部是全身最大的地方。

阿娅已经不想再说任何无用的话，她默默地注视着夏娃，举起了手中的枪。

夏娃像个真正的母亲一样，温柔地在嘴前竖起一根手指，像是害怕阿娅打扰了胎儿的睡眠。“你是来祝福我的吗？为我的孩子。”

阿娅只是默默地将手指移到扳机上，用行动回答了夏娃的话。

夏娃微微地叹了一口气，“我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人类要生育后代是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让阿娅为之一楞，正中了夏娃的下怀。她并不期望得到阿娅的答案，她需要的仅仅是再次拖延时间，好让自己完成最后的准备。



博物馆前的下水道盖子微微颤动了几下，随即被自下而上涌出的一股强大力量冲上了半空。残存在下水道中的黏液因为夏娃的召唤而活跃起来，纷纷喷涌而出。

不，不只是一个下水道，黏液从整条街道的每个下水道口里喷出，在城市的上空如同喷泉一般汇聚在一起，数百人的尸体交织、穿插，最终聚集成了一个体积庞大的怪物，没有骨骼，完全由液体组成，但是高达几层楼的体积让它充满了力量。

黏液组成的怪物没有任何多余的举动，直接将博物馆的顶楼打出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冲击带来的巨大震荡让持枪的阿娅失去了平衡，当她站稳的时候，从缺口处伸进来的巨大手臂正打算将夏娃从博物馆中带走，带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面对这种傀儡的时候，会让人真正了解什么叫做无计可施，阿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把夏娃从自己的枪口前救走，呼啸而去的子弹就如同击入了一滩泥浆，连波纹都没有泛起一个。

这个突然出现的怪物对丹尼尔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在怪物的身体中，包含着曾与自己同床共枕的前妻，但是心里不是滋味归不是滋味，丹尼尔仍然没有一丝犹豫地将警车开的飞快，追逐着那个正逃往自由女神像方向的庞大身影。

“我调查出了梅丽莎服用的药，是免疫抑制剂。”丹尼尔一边注意着怪物的行踪，一边说明着自己在医院中找到的东西，“梅丽莎小的时候曾作过肾脏移植。”

“移植？”

“对，在那场车祸以后，玛娅的肾脏被移植给了梅丽莎……”

阿娅想起了在医院研究室中看到的那份关于梅丽莎的记录，还有，关于母亲和玛娅的记录，这一切果然不是一个巧合。

“你母亲和姐姐都做了器官捐赠的

登记，虽然经历了车祸之后，你母亲的器官已经无法再用于器官移植……但是玛娅的肾脏移植给了肾功能不全的梅丽莎。”丹尼尔平静地叙说着在今天之内他所知道的事实，换成之前，丹尼尔可能会担心自己的搭档难以接受而有所隐瞒，但是，现在对阿娅说这些已经没有关系了，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她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

几天前的稚嫩小女孩，已经迅速蜕变成一个成熟的搭档，丹尼尔控制着自己内心情绪的波动，继续说道：“克拉姆博士也参加了那次手术，他当时正想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但是玛娅的肾脏被取出来之后，所有的医生都吃了一惊，那个肾非常热……在日本的事件后，夏娃使宿主的肉体处于脑死亡状态，从而保存宿主的肾脏，等待获得一个新的肉体，这样的事……也发生在梅丽莎身上。”

“是免疫抑制剂的作用。”前田解释道，“日本的事件中，夏娃把做了肾移植并且服用同样的免疫抑制剂的少女作为它的宿主，这样完全体的受精卵就能在新的子宫中繁殖。要接受他人的器官移植，就必须进行 HLA 一致性测试，一旦在体内植入了外来的器官，为避免与移植的脏器发生排斥反应，就必须不断地服用免疫抑制剂。在身体受到夏娃的控制后，梅丽莎感到了身体中发生的变化，而这时，她恰巧得到了成为主演的机会，如果当时去看医生的话，她知道自己会被建议放弃这个角色，为了不失去这样的机会，她必须持续服用免疫抑制剂，而大量服用的结果……使她变得非常虚弱，以至夏娃获得了身体的控制权，最终成为一种线粒体生物。”

“这么说……玛娅是最初的夏娃……”阿娅回味着丹尼尔和前田的话，一切听起来都是那么不可思议。

“是的，这一切都来源于玛娅的线粒体。”

4

在巨大的液体怪物出现之后，海军终于接到了总统方面的进攻指令，所有的船舰都以自由女神像为目标前进，战斗机则被分成三队，分别负责第二轮的进攻、搜索夏娃的行踪以及阻止怪物的继续前进。

战斗机向怪物投掷了飞弹，但是一层透明的保护膜阻挡住了飞弹的杀伤力，不管是什么攻击方式都无法对它造成任何伤害，夏娃选择了它作为自己繁殖的守护者，而这个守护者正敬职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连连遭遇挫折的军方采取了让人难以预计的行动，他们要求阿娅驾驶飞机用导弹对夏娃进行攻击。这些时限式炸弹的射程比较短，太靠近夏娃又会使飞行员燃烧起来，不受夏娃所影响的阿娅无疑是惟一的适合人选。丹尼尔和前田对这个危险的计划坚决反对，但是阿娅觉得，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战斗机上俯视那个巨大的怪物，它的体积更显得惊人，自由女神像矗立在它的旁边，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场景。

“发现巨大生物体！变换到 2 号队形！”通话器中传来肩负着掩护阿娅的任务的飞行员的声音。

“这是怎么回事？”在舰长的说明中没有提到这件事。跟在阿娅背后的战斗机应该仅仅只是在安全距离外以火力掩护她的前进。

“上次的战斗后，我们对敌人的攻击进行了分析，经过研究之后确定了这种进攻方案。”通话器中的声音解释道。在阿娅理解他们的意思之前，队形发生了变化，身后的几架战斗机突然冲到阿娅的前方，以极高的速度朝怪物冲去。

“为保证你的座机能生存下来实施攻击，我们将作为你的防护盾参与行动。”

飞在最前面的战斗机进入了怪物的攻击范围，随着一片火光和爆炸，坠落在海中，通话器中的声音仍在继续，"我们已进入射程范围，请准备攻击。"

紧跟其后的几架战斗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这个场面实在太过疯狂，但是阿娅现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不管是为了因这次攻击而牺牲的飞行员们，还是夏娃伤害的无数生命，阿娅只能用彻底的毁灭祭奠他们。

"玛娅，我会结束这一切，让你安静地长眠……"

阿娅伸手按下了发射导弹的按钮。

巨大的导弹沿着事先制定好的路线呼啸而去，没有任何偏差地正中怪物身体，防护壁在这巨大的破坏力之前如同纸片一般，红褐色的黏液因为冲击脱离了本体而散开，几缕恶心的液体飞溅到自由女神像上，在女神像的脸上留下了滑稽的痕迹。

就像是自由女神像正在哭泣。

战舰中因为阿娅的成功响起了一阵欢呼，副官林奇几乎跳了起来。

"阿娅，我们会像欢迎英雄一样，欢迎你回到舰上来。"舰长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但是听起来，阿娅远远没有他们那么轻松，这一切还没有结束。

阿娅注视着还原为一滩液体的怪物残体，夏娃的气息没有在里面消失，随着一片光斑慢慢变大，夏娃从黏液中慢慢爬了出来。

"那里太危险了！先回到舰上来，我们再决定下一步计划。"面对着这一突变，舰长第一时间作了最理智的判断。

但是阿娅并没有回去的意思，她切断了和战舰间的通讯，背上降落伞，向着夏娃所在的地方跳了下去，和夏娃之间的这场决斗无法避免，也不应该避免。

宛若重生的夏娃仍在以惊人的速度进化着，已经从之前的蜘蛛变成了一只蝴蝶般的生物，惟一不变，始终陪伴着她的只有梅丽莎那张美丽的脸，在这个充满了罪恶的身体里，玛娅被深藏其中。

夏娃扫视着阿娅，这么多天来和这个女人打的交道多得让她有些厌倦，她不明白和自己拥有同样高等生命的阿娅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你要固执地站在人类一边，你拥有进化的力量，为何要帮助这注定灭亡的种族？"

"人类不会灭亡，如果我的线粒体能进化的话，它将与我共存，它所发展出来的力量将会用来消灭你。"阿娅没有一丝犹豫地回应道。

"……看来你非常喜欢作为人类的感觉，你不明白人类是多么的可憎吗？人类不仅屠杀地球上的生物，同时也在不断地屠杀自己的同类……"

"我们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但你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

"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天敌，这使它们保持着适度的数量，但是人类的天敌一直没有出现，所以人类能够达到如此繁荣的程度。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们线粒体，一直生活在你们体内，是我们促成了你们现在的繁荣。"

"什么？"

夏娃得意地大笑起来，背上长出的绿色翅膀随着她的笑声不时微微颤动。

"我们线粒体利用你们创造了适合我们生活的完美环境，而人类却变得越来越依赖这种文明，丧失了先天赋予的能力，这真是个完美的计划。"

"什么？我们人类难道是因为对你们有利才存在的吗……"

"事实上，你们人类只不过被我们用来当作交通工具罢了，用来将我们线粒体带到新的、解放的时刻……"夏娃缓缓升上空中，自认为是世界的救世主一般自大，

“人类只是种交通工具，但现在不需要了，从今往后，我们线粒体将代替人类统治这个地球。”

没有任何预兆，几条环绕在夏娃身边的触须宛若一条条鞭子向阿娅抽去，早有准备的阿娅翻身躲过，触须在身后的地面上激起一阵震荡。

阿娅冷静地寻找着夏娃的破绽，躲避线粒体所制造的热能光线，数天之前，阿娅第一次遇到这个女人，是她让阿娅发现了线粒体的力量，走进一条远离正常生活的道路；数天之前，阿娅还在为和夏娃之间悬殊的力量差别而手脚冰冷，从未想到世界上会有这样疯狂的事情发生。

但是现在，夏娃带给阿娅最早的恐惧早已变质，剩下的不光是仇恨，而掺杂了更多复杂的情绪。

夏娃的攻击更加疯狂起来，随着身体形态的变化，她的力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或者说，其实之前几次的交锋中，夏娃根本没有对阿娅认真起来。

几团火球造成的灼热气流还没有在阿娅的身边消失，由夏娃身体中发射而出的暗红色光线就以华丽的轨道擦过阿娅的头顶，密集的攻击让阿娅几乎避无可避。

但是，夏娃的力量没有让阿娅感受到绝对的强大，或许是孕育胎儿的缘故，或许是体内的线粒体已经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将阿娅带入了一个难以想像的高度，在几次运用线粒体能力成功击中夏娃之后，那个像蝴蝶一般飞舞在空中的女人发出了一声闷哼，如同折翅的风筝自天空突然坠落到黏液之中。

怨恨与难以置信的表情一起出现在夏娃的脸上，随后，她的身体如同奶油一样在黏液中融化，和地面上一滩混浊的液体交融在一起，转眼便消失在阿娅面前。

或许因为融化时面部的扭曲，夏娃最后的表情看上去，像是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

“一定有某些线粒体……走了一条不同的进化道路。”

注视着夏娃融化的地方，阿娅坚定地补充道。



第六天．进化 Day6.Evolution

1

几艘战舰从四面八方的角度搜索着夏娃融化的那片方寸之地，因为轰炸而坍塌在地的自由女神像被恶心的黏液所覆盖，在透亮的探照灯扫射下透出一股不吉的预兆。

阿娅呆呆地抱着双臂站在军舰的甲板上，海风让刚经历了一次危险局面而火热的身体稍稍冷却下来，远方的海平面上时不时有海军的探照灯扫过，映照出海面上的一片暗红。在不远的甲板处，两个人影蹬蹬蹬地向阿娅冲过来，黄色西服的大块头，跟在后面的还有穿着蓝

色外套的日本学者。

“看到了吧！这事只有我搭档能办到！”丹尼尔兴奋地拍着阿娅的肩膀，他从来不吝惜对阿娅的赞美和鼓励。扫视着周围的海面，丹尼尔的脑中一瞬之间浮出了萝琳的身影，但是他很快将这些沮丧之情暂时抛在脑后。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力量……”阿娅凝视着海面，丹尼尔制造出的兴奋氛围并没有感染她。

“因为你的体内也有玛娅的细胞……”前田犹豫了片刻，决定将真相和盘托出。

“当你的母亲和玛娅在事故中丧生后，他们将一部份玛娅的组织移植入你的体内，当时你才7岁，可能记得不是很清楚……你天生右眼弱视，他们用玛娅的眼角膜为你做了移植。”

这似乎解释了时常出现在阿娅脑海中的那些片断，它们其实是留在玛娅眼角膜上的烙印……虽然无法被科学所证实，但是阿娅相信，那就是玛娅最后看到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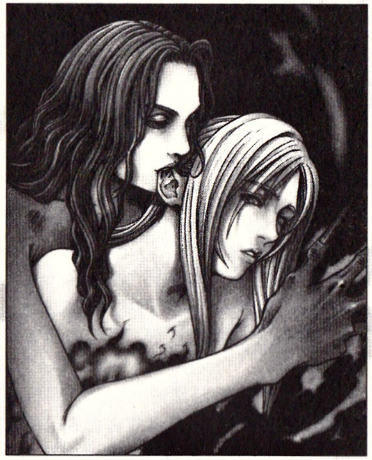
“对不起，我们迟到了。”没有留下太多的时间让阿娅担忧或考虑自己的眼角膜，海军舰长和副官就匆匆赶来，“在没有完全确定那个巨大生物已经死亡之前，我们不敢靠近它。”

战舰上充满了愉悦的声音，击败夏娃这个恶魔的捷报已经第一时间传达到总统耳中，接下来的事情只要交给军方，而阿娅，可以回家去好好地睡上一觉，把这些天里发生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忘的干干净净。

“你一定辛苦了，请好好休息吧。”副官郑重其事地向阿娅表示自己的敬意。

没有人会想到，在这个时候，船体发生了一次强烈的晃动。

“怎么回事？”阿娅抬起头眺望远方



的海平面，第二次晃动接踵而至，比之前还要剧烈，几乎将靠近栏杆的她摇下船去。

遥远的那片黏液堆中没有产生什么明显的变化，但是由于灯光的照射，似乎可以看到其中传来一阵阵不规则的悸动，随着悸动的幅度增大，一个无法看清形态的奇怪物体从黏液堆中冒出头来。与此同时，突如其来的爆炸袭击了整个战舰，小规模的爆发在战舰上此起彼伏，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之前的安宁与欢快变成了恐慌与不安，舰长和副官对视一眼，将最新的应急命令传达给下属的军队，战舰立刻进入了备战状态。

阿娅回忆起夏娃融化前的微笑，那微笑中确实蕴藏着什么。

“我们太迟了……它已经诞生了……”前田懊恼地握紧自己的拳头，“它一定还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能量，所以导致了爆炸……”

一名飞行员遵循上级的命令请求他们离开战舰撤离到安全地区，但是阿娅并不打算逃避。其他人有理由离开这里，但是阿娅没有。

“你们走，我去对付它……”阿娅站在原地，做出了可能是自己人生中最任性也最有责任感的决定，对于丹尼尔和前田担心的表情，阿娅只能选择性失明。

丹尼尔和前田显然不肯就这样离开，阿娅只好安慰般地补充道，“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

“阿娅，你带着这个……”按照前田的老习惯，他在全身的口袋里掏了半天，似乎想找到什么幸运护符之类的东西为阿娅祈福，却被怒不可遏的丹尼尔一把拉住。

“我们没空浪费时间，收起你的鬼东西吧。”

“不，这不是浪费时间……”前田挣扎着想要从丹尼尔的拳头里挣脱自己的衣角，不过对于两个人的体格来说这不太现实。飞行员不停地催促着两个人登机，丹尼尔和前田终于犹豫着爬上了直升机，向暂时还算安全的岸边飞去。

2

从黏液中出生的那个奇怪物体，在接近之后更显得诡异，一个巨大的肉球，或者是一个看起来很像肉球的蛹矗立在一片狼藉之中，阿娅忍受着脚下恶心的触感，警惕地走向肉球。

在这个奇怪的物体中，阿娅感觉到一股熟悉的气息，那是玛娅的气息。

距离肉球还有几步路的时候，它从中央裂开了一条缝，一直向两边延伸，最终裂成两片，露出站在中间的一个小女孩来。

虽然周围无比肮脏，但是站在中间的那个女孩，却全身上下都洁白无比。

穿着病人服装的小女孩，屡次在阿娅面前出现的小女孩，名叫玛娅的小女孩……

激动和疑惑一同袭击着阿娅，她努力克制住自己颤动的声音询问着，“你，你是玛娅？”

“不，你又错了。”经历长久的沉默之后，小女孩爆发出了一阵和天使面孔不符的阴森笑声，纠正阿娅道，“我是最初的夏娃。”

确实，它既不是支配了梅丽莎身体的夏娃，也不是玛娅，而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生物，阿娅从来不曾见过它，但是她可以确定，这个最初的夏娃是远比梅丽莎更加可怕，没有感情，接近于最深邃的黑暗。

“克拉姆把我的眼角膜给了你，肾脏给了梅丽莎，而我把自己的巢穴筑在这里，万一梅丽莎或是完全体出了什么意外，我们还可以以最纯粹、最接近于本源的方式幸存下来。对了，你想和姐姐聊天吗？”最初的夏娃调侃着阿娅，它并没有将阿娅放在眼中，在它的心目中人类与蜉蝣没有任何区别。随着话音的落下，面无表情的小女孩突然间像是醒来一样，抬起头来扫视周围。

“你，你是谁？”在她的神态中出现了小孩子所特有的稚嫩，那正是阿娅记忆深处熟悉的玛娅。

“玛娅？是我……”阿娅企图唤醒玛娅的记忆，但是她只是更加迷茫。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妈妈和爸爸在哪里？阿娅呢？”玛娅努力地回忆着什么，但是这些回忆对于她来说太勉强了，她的时间停留在十几年前的那场车祸。“我，我记得我和妈妈还有……坐在一辆车里，然后，我觉得身体很热……”玛娅停住了说话，周围阴森的场面让它感到害怕，情不自禁哭泣起来，“我现在在哪里？我要回家，我要回去，阿娅在等我……”

“我在这里，玛娅！”阿娅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但是玛娅似乎根本听不到她的叫声，最初的夏娃重新带走了她，将玛娅丢回意识的深渊之中，陷入另一次漫长的睡眠，她对这个自认为圆满的结局非常满意，开心地露出了笑容。“很抱歉打断你们的团聚。”

对于这个举动，阿娅惟一的回应就是毫不客气地送上一颗子弹，虽然外表还是玛娅，但是她清楚，玛娅的身体的支配权已经交给最初的夏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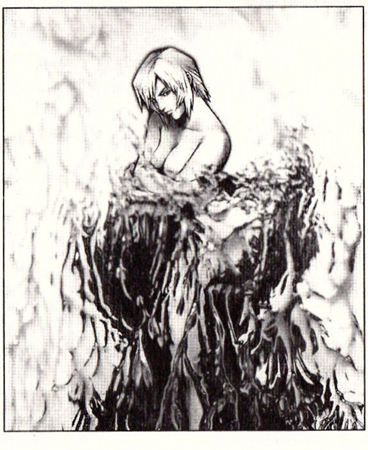
以线粒体力量射出的子弹没有发挥它所应有的功效，最初的夏娃被这挠痒痒一般的举动逗的哈哈大笑起来。像是为了展示自己的能力，它将自己分裂成三个，嚣张地在阿娅周围旋转，也许是线粒体生物本身的特点使然，三个夏娃都和本尊一样，如同出自同一个脑袋控制之下的手脚，灵动且强大，让人无从入手。

各种攻击对于她来说都没有任何作用，在这种一面倒的战斗中，勇气和体力比平时消磨的要快得多，很快，阿娅已经感觉到了一丝绝望之情。

最初的夏娃在阿娅的身边游动，等待着给予她致命伤害的恰当时机。

随着一片快到根本看不清是什么的光晕闪现，阿娅感到了一阵眩晕，脑袋中像是被一把匕首插入，痛觉与窒息感潮水般涌上。

几乎完全失去了对肢体的控制，手脚之间的触感突然之间消失了，阿娅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不是还站在地面上，但是她能清楚地感到，最初的夏娃正试图接管自己身体的控制权，与此同时，夏娃的声音也闪现在阿娅的脑海中。



“自古以来，人类都依靠知识和技术在历史长河中取得生存的权利，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这就是自然进化的法则，自然界中，动物也同样。”

“线粒体取代人类接管地球，这是不可逆的自然界法则……为什么你不肯顺其自然地接受它呢。”

极度的压迫感使阿娅几乎无法思考和呼吸。

“不过，在自然界的竞争中，我也发现了一些非常好的东西……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比你的姐姐更加适合我们的进化发展，比她更加强大……。”

一股难以言表的压迫渗透了阿娅的全身，意识比起以前更加模糊，夏娃的线粒体正在向自己的身体发起攻击，阿娅可以感到自己的线粒体正在慢慢被它同化。

突然之间，沉重的压迫感稍有减轻，意识在瞬间回归到阿娅的身上。

刚才有一瞬间，阿娅的身体似乎感受到了玛娅的力量……是玛娅在努力和夏娃对抗，将夏娃赶出了自己的体内。

玛娅的意识仍然活着，她记得阿娅。

在上空密切观察着阿娅一举一动的丹尼尔因为下面那险象环生的情景，整个心都随之上上下下，很快，他就忍受不了这沉闷气氛，一拳砸在直升机上。

“该死的！这家伙还没完蛋！”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交给阿娅的话……”前田突然插话道，“这是含有阿娅体内细胞的子弹，它有对抗夏娃线粒体的作用，应该可以派上些用场。”

“这就是……你刚才想给她的？”丹尼尔突然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

前田委屈地点点头，"但现在可能太晚了……"

"傻瓜！把它给我！"抢过前田手中的子弹，丹尼尔不加任何思索地从直升机上跳了出去，在空中接近最初的夏娃的同时，火焰由丹尼尔的西服上燃起，在半空留下了一道艳丽的色彩。

"阿娅！接住！"丹尼尔用尽全力将子弹丢给阿娅，随后直接掉入了海中。

换子弹、入膛、扣动扳机。

这一系列动作对阿娅来说再熟悉不过。

正在和体内玛娅的意识纠缠而没有一丝准备的夏娃被子弹直接穿过，动作突然停滞下来。阿娅体内的线粒体迅速加入了玛娅一方，一起向夏娃发动起猛烈的攻势，这股力量相互弥补融合，来势汹汹，针对夏娃的弱点不停进攻，让它溃不成军。

战争来得如此突然，在夏娃几乎没有

3

任何准备的时候就席卷了全身，败势不可逆转。

夏娃突然间回忆起很久之前日本发生的那起事件。

为梅丽莎寻找适合的精子孕育完全生命体；为了安全而躲在玛娅的身体中；为了变得更加强大试图寻求阿娅的身体……即使作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尝试，自己最终也因为可笑的背叛而以失败告终吗……

这个结局实在是太讽刺了。

夏娃的气息消失之后，阿娅突然感到，在自己身体中，那股奇妙的力量也随之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之前一直不曾听到的声音。

在自己的身体中，一直呼唤着自己的，玛娅的声音。

从车祸之后，阿娅就一直等待着玛娅和母亲一起回家，为了这个，她才走上警察的道路。也一直尝试着寻找另一个自己，但是直到现在，阿娅才明白，这些努力和尝试根本都不需要，因为玛娅一直在自己的身边。

玛娅的眼角膜和线粒体，都一直在阿娅的体内，陪伴着阿娅，和阿娅融为一体。

"让我们回家吧，玛娅。"

阿娅最后扫视了一眼身后夏娃逐渐融化的躯体，拉住了在海中漂浮的丹尼尔的手。

"终于结束了……"丹尼尔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些天来发生的事情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回忆，难以概括究竟是痛苦还是有所收获，两者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奇妙的漩涡。

前田也长长出了一口气，从日本的事件一直追踪到这里，最后亲眼见证了夏娃的失败，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没有比这个更让人满足的了。

三个人站在码头前眺望着远方，一阵海风的冰冷触感将他们稍稍带回现实之中。

"从日本的事件和这次的事件来看，我们人类也许正面临着被自然淘汰的命运……"前田突然小声说道。

"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如果我们把地球看作一个生命体的话，我们人类不正像是过度繁殖的细菌吗？如果我们继续这样无休止地索取的话，地球就会像人体消灭细菌一样，将我们清除掉。依我看，人类其实就是地球的寄生虫，而地球则是我们的寄主……"

他的话让所有人都沉默下来。

"我想，人类不会永远这样无知的……"经过了漫长的空白之后，丹尼尔打破了寂静，轻轻示意大家看向他所指的方向。

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投射在自由女神像之上。

夜晚即将结束，天就要亮了。

END



羽生蛇村异闻录

——《死魂曲》官方外传小说

译/夜蓝

第一话 迷失的孩子

吉川菜美子/合石岳/蛇头岭/1976年/18点00分03秒

『神隐』

所谓的“神隐”，是指小孩子毫无原因地突然消失，怎样都找不到的情况。人们一般认为是一些超自然的东西将他们带到了另一个世界，也可以将其简单地理解为“失踪”。

那些遭遇了神隐而没能回来的人，或许有一天会在距离失踪现场很远的地方或者凭借他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到达的地方，比如说人迹罕至的深山中被人发现。他们消失的时间也是多种多样，从数天到数十年不尽相同。

人们发现这些被找回来的人，大抵上都是茫然若失的状态。即使问他们为什么会失踪、在哪里失踪的，也几乎只能得到模棱两可的答案。

——呜呜……

风中传来了消防瞭望楼的警报声。

——这里是什么地方？

意识到这一点的少女正背着红色小书包走在寂静的山路上，暗红色的夕阳正照耀着郁郁葱葱的树林。少女每走一步，都好像踩到了伸展在身体前方自己的影子。

——为什么自己一听到警报声就会觉得很悲伤呢？

少女突然觉得有些胆怯，对自己为什么会身处于此感到十分不安。她拼命地在记忆中搜寻，可是就如同睡醒之后迅速消逝的梦境一样，她的记忆此时也一片混乱。

——呜呜……

风中传来了消防瞭望楼的警报声。

——难道又是有什么人消失了吗？

在山中回响的警报声终于让她回想起了失踪的母亲，那时村民们倾巢而出，但搜遍群山也没有找到。她永远都忘不了村民们手持着火把和手电，在被漆黑笼罩的群山中寻找母亲的场面，人们手中的那些火光就如同天上的群星一般。

母亲一定是没有看到那些呼唤她的灯火，她现在应该也在寻找那些光亮吧。

——山上的光，对了，自己就是来寻找那个的。

少女想起了放学的路上，自己在合石岳看到的那道不可思议的光，那道奇妙的光好像正在描绘着什么图案。少女认为那道光和母亲的失踪一定有着某种联系，于是独自追着它来到了这里。

差不多在十年前，由于合石岳的矿山建设，许多人为了工作来到了这里。而如今因为过度开采，矿藏能源已经接近枯竭，山被封闭了起来，只留下这些蜿蜒的山路。

最近听说有些被遗弃的野狗在山里成群活动，专门袭击那些进山的人。所以村子明令禁止孩子独自进山，自己来这里一定要瞒着家里的大人。

大概是由于不安和疲惫，那个女孩呆呆地这么想着。

夕阳的最后一抹余辉将群山染成了蓝色，黑暗吞噬了周围的一切。一阵带着夜色的晚风吹来，少女不禁打了一个冷颤，随着这一下抖动，小书包中发出了书本碰撞的声音。

——今天是还书的日子。

少女突然想起她在图书馆借书的事情，今天就是还书的日子。如果还晚了的话，老师会生气的，那么以后就再也借不到书了。虽然现在天色已晚，不过也许老师还没有离开学校。明天再来吧，今天已经有点晚了。

一个人独处的胆怯，再加上想像中老师的斥责，少女决定原路返回。可就在少女准备转身的一霎那，她听到从身后的草丛中传来了“沙沙”的声音，并且还伴随着粗重的喘息声。

少女感觉到一股寒气从背后升起，将自己冻结在当场动弹不得。

——是野狗！

她的心跳开始加快，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听到了那些声音。虽然心里在说“快跑啊”，可是身体却无法作出任何反应，直到她颤抖的双脚踩断了一根干枯的树枝，发出“啪”的一声。一瞬间，这个声音就像是解开了咒语的魔法一样，少女开始狂奔起来。“那个东西”也跟在她的背后紧追不舍。

恐惧笼罩了她的全身，少女拼命地跑着。露在裙子外面的双腿被草叶割出了一道道血痕，可是现在却完全顾不上这

些。她觉得耳朵不停地轰鸣，心脏也像是破裂了一样，呼吸变得十分困难。

自己跑到了哪里，跑了多长时间，她一点也不清楚。直到她看到了那个崩塌的石像，前面是死路一条。

（怎么办！）

就在这迟疑的一瞬间，少女知道“那个东西”已经追上来了。

（不行了……）

紧张与恐怖占据了少女的全身。突然她感觉到脚下的地面在不住地摇晃，世界变得倾斜起来。

在她失去意识的前一秒钟，终于看到了“那个东西”——紧接着，少女就落入了黑暗中。

——这是什么地方？

少女睁开双眼，看到了无尽的黑暗。

只这么一会儿，她的记忆就变得十分模糊，甚至想不起来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呆呆地盯着眼前的黑暗。她摸了摸身下的混凝土地面，觉得冰冷彻骨。

——好像是从废弃坑道的缝隙中掉了下来。

在黑暗中，她试探着伸出双手，摸到了四周的墙壁，还是只有冰冷的混凝土。

忽然她的记忆苏醒了，她记起刚才自己好像是被什么东西追着，而且在掉进坑道之前还看到了什么东西，可是那究竟是什么呢，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不管怎样，“那个东西”现在不见了，终于不用再紧张了。只是这里的出口实在是太高了，即便自己伸出手也够不到，少女绝望地抬头望着。

——一定要爬上去啊！

她弯曲着膝盖憋了口气，猛地跳起抓住了混凝土墙，试着向上爬去。可是少女那细细的胳膊实在承受不了整个身体的重量，又重重地跌回坑底。

“救命啊，来人啊，救救我啊！”

她开始大声呼救，可是直到嗓子都喊哑了也没有人来救她。少女又打开书包在里面翻找着什么，只见她拿出了一个在音乐课上用到的三角铁不停地敲了起来，三角铁发出的金属声音在冰冷的墙壁间回响着。

她又试着向上攀爬了几次，可惜结果还是一样，少女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少女头顶的空间，已经被黑暗完全封闭了起来。从上面微微地传来了下雨的声音，周围的空气也变得潮湿了。忽然她觉得特别渴，好像已经很多天没有喝过水一样。她将从墙壁的缝隙中渗出来的雨水用双手接住，喝了下去。这水有种奇妙的甜味，好像滋润了她身体的每个角落。喉咙也不再那么干渴了，令她心中萌生出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安全感。她再一次躺在了阴暗冰冷的地面上，任由黑暗将自己的意识所吞噬。

——快跑啊！

在梦中，少女再一次回到了那条山路，不停地狂奔。

“那个东西”依然在她的背后穷追不舍，虽然看不到“它”的样子，不过从粗重的喘息声和脚步声来看，那一定是一条野狗。

在这个混沌的梦中，少女眼前的景象突然变得眼花缭乱起来。

画面一变，忽然出现了一个身穿黑色和服的少女，她的皮肤在夜色中显得格外白皙。如丝绸一般乌黑亮丽的头发随着夜风飘动，她好像正在对着自己诉说着什么。

——好漂亮的女孩！

黑色质地的和服上还绣着盛开的粉色花朵，在这个村子里能穿如此华贵的和服的人屈指可数。

（是神代家的孩子么……以前没有见过她啊？）

突然在她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难道刚才的警报声就是在寻找这个少女吗？

画面又陡然一转，变成了行走在田间的送葬队伍。身穿黑衣的人群扛着孩子用的小棺材，正在向着竖立着玛娜字架的墓地行进。

——棺材里面是空的。

不知为何，少女产生了这种奇怪的想法，同时还有种深深的失落感。

在她的眼前不停地闪现出无法分辨的场景。现实与梦境已经有些混乱不堪，甚至连时间的概念也变得模糊不清。

那些逝去的时间……

少女觉得自己的生命只不过如同一滴水而已。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也许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就会死吧。

虽然这么想着，但不知为什么她却没有感觉到一丝的恐惧。

对于“死亡”，对于自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样的事情，恐怕是无法拥有一个明确概念的吧。

比起死亡，饥饿与孤独这种辛酸与悲伤好像更容易理解。但是面对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无法感觉到饥饿和孤独。

所以此时的少女被一种好像被母亲抱在怀中的奇妙安全感所包围，在黑暗中继续经历着那些不知是现实还是梦境的风景。

不知过了多久，少女终于又一次在黑暗中苏醒过来。由于过了太长时间，她想不起来自己身处何处，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

她抬头仰望，红色的夕阳从头顶的缝隙间照射进来，警报声幽幽地响了起来。少女一听到这个声音，忽然觉得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袭上心头，好像有什么人在呼唤着自己。

——回来吧。

她就这样浑浑噩噩地扒住了身旁的墙壁，重复着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的动作。伸出手抓住上面，然后用脚蹬住墙将身体向上牵引，然后再伸手抓住上面的墙壁，少女就这样手脚并用一点点地向上移动着。

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很轻盈，不一会儿，就很轻松地爬上了地面。

在不知道什么人的召唤下，她开始拚命地奔跑。跑出了废弃的矿场，跑上了通向村子的山路，忽然她发现前方有一个小小的人影。那是一个和自己同龄的背着红色书包的女孩。这一幕让她觉得十分怀念，她向这个女孩喊着，可是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

（不要去！）

在拼命地追赶那个少女的时候，她视线的角落闪现过一个崩塌的石像。

——好像在什么地方……

她忽然觉得一阵强烈的眩晕。

一瞬间地面开始不停地摇晃，在红色的晚霞中，少女看到另一个自己掉进了黑暗之中。

——在掉进那个黑暗的坑道之前，自己看到的东西是……

少女转过身，嘴里面叼着书，开始

四脚着地地奔跑起来。

『羽生蛇村小学的七个不可思议事件——归来的少女』

我所上的那个分校有着十分古老的校舍，在我的记忆中有很多类似“七个不可思议事件”的怪谈。在那其中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恐怖的故事，现在我将它记录下来。

很久以前，好像有一个五年级的女孩子在山里失踪了。村民们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她，于是大家都当作是“神隐事件”停止了搜寻。

在那之后，由于大地震引发了山崩，死了很多人。因此大家都认为那个孩子已经死了。

从那过了很多年后的某天傍晚，图书室的老师一如平常地在整理同学们归还的书籍。

突然一本很脏的书掉在了他的眼前，这个老师觉得很不可思议，于是抬头望向天花板。

只见一个穿着染满了血污的脏兮兮女生校服的老太婆四脚趴在天花板上。然后她喊着“曲添当柏”（注：此处所说的话是“去天堂吧”）这种不知所谓的话，从天花板上掉了下来。

随后她身体的关节开始向反方向弯曲，并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最后就像只虫子一样蜷缩成了一个球。

那个老太婆穿的衣服，和很多年前失踪的少女在失踪当天所穿的校服是一模一样的。可是，不管怎么看，那个老太婆至少也有八十几岁了。

看到这一场面的图书室老师，之后好像就变得精神不正常了。

在之后的某一天，他也喊着和那个老太婆一样的话不知跑到什么地方，最后好像也失踪了。

那个老太婆虽然全身的关节都已经碎了，不过有人说她现在好像还活在某个特殊的医院里。

（原毕业生谈）

第一话解读

吉川菜美子／合石岳／蛇头岭／1976年／18点00分03秒

在作为游戏外传的《异闻录》中，具有序章性质的第一话。这一话中并没有出现《死魂曲》的主要人物，反而是通过掉进异界缝隙中的少女的悲惨命运来引起读者的好奇心。

通过探寻少女的悲惨命运，揭示出整个羽生蛇村被诅咒的故事，这就是全篇故事的第一话。故事的舞台是1976年，是在游戏《死魂曲》中所描述的“堕辰子复活仪式”的前一次仪式所发生的时间（即27年前）。第一话的主人公吉川菜美子的母亲神秘失踪，她在山脚下看到了那道“不可思议的光”，实际上在这里作者想要让大家注意到羽生蛇村是一个从前就经常发生“神隐”和“谜之光源”等怪现象的神秘之地。

在那个废弃的坑道中，她凭借饮用“红水”而活了下来，但是由于“红水”的影响，她渐渐变成了尸人。根据

游戏中的档案文件我们可以确认，吉川菜美子失踪的时间是昭和51年7月5日，在大约一个月后的8月上旬，祭祀失败了，从而导致村庄被异界所吞没（表面上是村庄受到泥石流的侵害），但是菜美子在坑道里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受到“红水”的影响却并没有明确地提及。作为解释“不知什么原因导致仪式失败→村庄被卷进异世界”这个过程就是“红水”出现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在仪式失败之前，菜美子所在的那个坑道就已经出现了“红水”（羽生蛇村本身就是一个处于“现世与常世夹缝之间”的不安定之地）。

在坑底渐渐尸人化的菜美子受到“红水”的影响，获得了“幻视”的能力。她看到了“有着漆黑头发和白皙皮肤，身穿黑色和服的少女”，这个少女就是在第二话中登场的美耶子。还有人群举着小小的空棺材，庄重肃穆地举行葬礼的场面……关于这个葬礼，很有可能是为了掩饰美耶子从神代家逃走（表面上就是从这个世界消失）这个事实，“没有发现尸体就被认为是死亡”这个结果实际上也是菜美子的自身遭遇。

菜美子在现实与梦境中不断游离的同时，她的容貌也在慢慢地改变，最终变成了“犬尸人”从坑底逃了出来。由于在她混沌的意识中还残留了一点“回来吧……”的想法，于是开始向着家的方向跑去。在通向村子的小路上和那个“背着红色小书包的女孩”相遇了……虽然有些过于残酷，但却是命运的邂逅。正如大家已经所知道的那样，菜美子曾经在山路上看到的，并被其追赶的那只“野狗”，实际上就是她自己。再次看到“红色的小书包”还有残留在记忆中的那个石像的菜美子，转过身四脚着地地开始奔跑，这个时候在她的脑海中大概应该有种“已经回不去了”的意识吧……

第一话的创作理念就是“被未来异形化的自己的样子所吓到的少女”这样一种怪异的理论，整个故事结构就是被封闭在时间的圆环中。第一话的主题就是“Ouroboros”，这也包括了《死魂曲》的世界观——开始与终结没有区别的“永劫往复”这样一种深刻的意味。

『登场人物』

◆背着红色书包的少女

背着红色书包走在合石岳山路上的少女就是吉川菜美子，变成犬尸人之后，在第一话的结尾部分出现在学校图书室中的那个时候的她是“无法去往大海，只能回到现实世界的不完全的犬尸人”。因此在与异世界不同的现实世界中，她的关节和普通的犬尸人不同地向着反方向弯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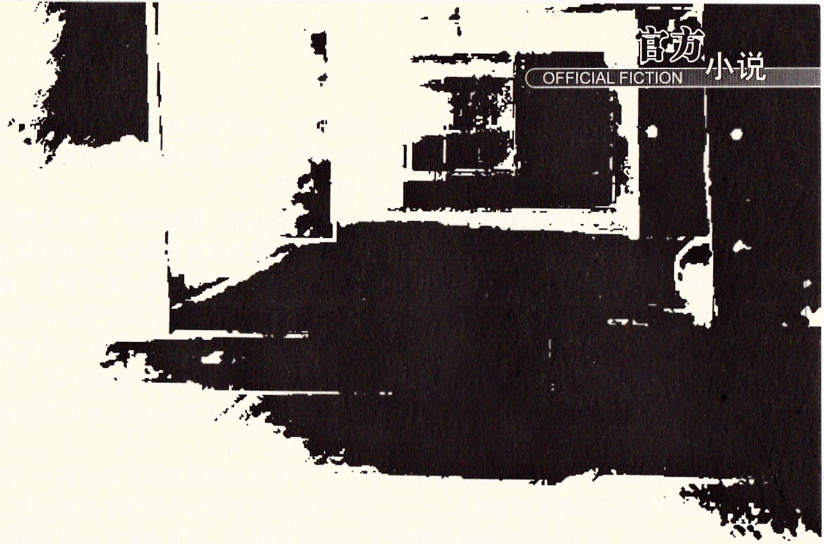
◆身穿黑色和服的少女

在第二话中登场的美耶子。她从小就生活在神代家的内宅，所以连菜美子也不知道她的存在。



图书借阅卡

图书名称是《羽生蛇村民话集》，上面一共写了六个人的名字，最后借阅的人当然就是吉川菜美子。在游戏中的合石岳东三号坑道中能找到这个借阅卡，因此菜美子很有可能就是掉进了那个地方。而且从卡上能够隐约地分辨出第五个借阅者的名字“八尾比沙子”。



第二话 禁忌

神代美耶子/神代家/内宅/1976年/22点32分23秒

『异类婚姻谭』

所谓的“异类婚姻谭”是指人类与非人类的东西，即动物、精灵或者是神灵之间通婚为主题的民间传说的总称。

在《异类婚姻谭》中，有很多内容都和把人类的身体当作是献给神明的祭品的《人身祭品谭》十分相似。因此“出嫁”和“活祭品”的关系是相等的，一般认为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也就是说，在祭祀中奉献给神灵的女性被赋予了“新娘”和“祭品”两种意义。

作为故事的分类，女性是异类的话，如果婚姻一旦成立，根据情况不同有时甚至会繁衍出子嗣。如果男性是异类的话，这样的婚姻几乎都无法成功，最后只能留下一个不幸的结局。

——雨正在下着。

接连好几天都是阴雨连绵，羽生蛇村被浓雾笼罩着，远远望去宛如一张风景画。矗立在这片阴暗色调的风景中的黑影，就是令人畏惧的象征——神代家。

神代家是羽生蛇村中古老的家族，他家的房屋由于屡次增建而变成了奇怪的日式房屋。这座怪异的建筑物总是让看到它的人感到不安。弯弯曲曲的走廊如同没有尽头一般在宅子中四处延伸，那些深深的阴影中蛰伏着被拉门隔开的一个个小房间。在这里你能听到充满哀怨的声音，其实那是误入宅子而迷路的风所发出的哀嚎。也许是由于古老房屋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毫无规划地增建的缘故，从宅子的四面八方经常传来令人不快的动静。

在连接着主宅的走廊尽头有一个上着锁的房间，这里守备森严，看上去与其他的房间不太相称，神代美耶子就住在这儿。美耶子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有与她的双亲一起吃过饭，独自一人在这里被抚养长大。虽然穿着华丽的服饰，却不能跟其他人接触，只能被囚禁在这个阴暗的房间里。

——直到她作为新娘出嫁的今天为止。

一个娇小的身影伫立在房间中的阴影深处。这个人有着乌黑亮丽的头发和如雪般白皙的肌肤，身上穿着在黑色质地上染满了粉色花朵的长袖和服。

烛火摇动，昏黄的光线照亮了美耶子脸上忧郁的神情。这被闭塞的人生，让十四岁的美耶子感到疲惫不堪。由于天生体质虚弱，从她刚刚懂事起就被一直隔离在这里保护起来。不过与其说这是家人为了保护美耶子，不如说他们害怕弄伤了美耶子这个祭品。

——今晚是神代家女儿的出嫁婚礼之夜。

——迄今为止，到底有多少个新娘消失掉了呢。

关于今晚将要举行的祭典仪式，美耶子并不知道细节。她只知道神代家的姐妹要迎接婚礼的仪式，只有一个人留在真鱼岩。然后被选中的新娘就会消失，会消失的新娘从一开始就已经被选好了。姐姐留在现世，妹妹要前往死者所在的常世。只有这样神代家和村子才能长出一口气，赎罪才算是结束。

——罪孽。

为了补偿那个不知所谓的罪孽，为什么要将这样的命运强加在自己的身上……为了赎罪而生，又为了赎罪而亡的自身，美耶子根本无法理解这种所谓的罪孽，她只是对自己那被诅咒的命运感到愤怒。

父母也好，姐姐也好，他们在看自己的时候就好像是在看待一个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一样。有的时候，甚至连美耶子也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存在。会不会只有自己的意识以为自己还存在，而实际上肉体早已经消失了呢。

——我跟这个世界的幽灵是一样的……

只有从小就照顾自己的奶妈——澄子可以将自己从这个妄想中拯救出去。只有如同母亲，又好像姐姐一样的澄子可以走进美耶子的内心，能够让她知道自己是真实存在的，也只有她能够分担美耶子所受到的痛苦。

——幻视，这是世世代代都出现在神代家子孙身上的特殊能力。

无论自己是否愿意都会出现的幻影和幻听。虽然人们都很敬重这种能力，但同时他们也会感到害怕，从而对拥有这种能力的人敬而远之，不断出现的幻觉已经渐渐侵蚀了美耶子的内心。

——真鱼岩。

幻觉突然又出现了，在美耶子的眼中出现了一个有着奇妙质感的巨大岩石。在这块被称为“真鱼岩”的巨石前，正在举行圣婚祭典仪式，那里是村民们不能随意进入的祭祀场所。这大概是正在做仪式准备工作的人——求导师或是求导女所看到的情景吧。耳边还传来了不知是谁的低语：“稗子……的种子，一粒……两粒……”

——咯吱……咯吱……

走廊的脚步声将美耶子的意识唤

回到现实中，一会儿又传来了澄子的声音："美耶子小姐……"

——终于来了吗。

美耶子觉得自己空白的人生终于还是走到了终点，她在心中安慰自己说"独自活在黑暗中，只不过是要独自回到黑暗中罢了。"

一脸坚强表情的澄子将她带出了房间，走廊的尽头分为左右两条路，往右走是去主宅，在尽头处是一扇将主宅隔断的格子门。突然,澄子将身体转向左边。

"澄子？"

美耶子对她的行为感到迷惑。左边的尽头是绝对不允许家人进入的别屋。神代家有两个禁忌，一个是美耶子，另一个就是这个别屋。美耶子是赎罪的祭品，别屋对她来说一直被教导为是必须救赎的罪孽之牢笼。

澄子看了看四周，以轻不可闻的声音说道："美耶子小姐，请你快点跑吧。"

"……"

"有一个办法可以从这里逃出去而不被任何人发现。"

在灯光的映照下，可以看出澄子的表情中透着一股坚决。

"在宅子的外面有我安排的人，离开村子……一定要活下去，这是我的心愿。"

澄子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慢慢地垂下了头。

——离开家……离开这个村子……

面对这些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美耶子感到有些迷惘。解放的快乐和突然被放出来的不安混杂在一起，令她不知所措。

澄子举起手中的灯，眼前出现了一道闪着黑光的厚重大门。两扇门的中间挂着一把森严的铁锁，澄子悄无声息地拿出钥匙插进锁孔。慢慢地将厚重的大门打开，两个人就这样踏进了禁忌的入口。

门的里面是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而且充斥着一股荒废的气味。这气味有着很强烈的存在感，仿佛伸手就能碰触到一样。虽说是盛夏，可是这里面的空气却冰冷刺骨。喷涂着白漆的墙壁，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剥落。关上了背后的门，两个人眼前一片漆黑，只能看到举着灯笼的澄子的手。

往前走是一个向下的石阶，好像通往深不可测的地底，两个人小心翼翼地踏上了石阶。触犯了双重禁忌的恐惧令美耶子感到害怕。

向地下走……是一条在岩石中挖掘而成的隧道，不知从哪儿传来了滴水的声音。不知是不是连日降雨的原因，地上积满了从岩缝间渗出的地下水，一直没到脚踝。

"要注意脚下……这个地下隧道可以通到宅子外面。"澄子压低声音说道："从这里出去的话，谁也不会发现的。"

——因为这里是绝不会有人进入的场所，是绝对的禁忌之地。

澄子并没有说出这些话，她只是紧紧地握住美耶子的手。

黑暗中，美耶子一只手握着澄子，另一只手摸索着岩壁缓缓前进。好像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那些岩石的表面划过，粗暴地留下了许多伤痕。

（好可怕。）

美耶子本能地缩回了自己的手。

在黑暗中还要继续走多久呢。

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好似房屋响动的



声音，吱吱嘎嘎，又好像是什么东西在爬……

——幻听？

美耶子甚至觉得这声音如同咏叹调一般浅吟低唱，很奇妙的感觉。虽然在歌声中充满了欢喜，可是却让美耶子感到莫名的恐惧。

——那是从地底传来的亡者的低语……

一种仿佛现实的时间与空间扭在一起产生了龟裂的感觉向美耶子袭来，她觉得脚下一个趔趄，渐渐地失去了意识。

“美耶子小姐！”

恢复意识后，美耶子看到澄子一脸不安地看着自己，就像是平常那样，这让她感到十分安心。能将自己从黑暗中拯救出来的只有澄子，只有她忠实地守护着自己。

澄子将早已准备好的灯递给了美耶子。

“美耶子小姐，从这里往前就得您一个人……我要回去了。”

“……澄子？”

“在被人发现前，一定要把锁恢复原样才行……”

“不要！我要和你在一起，不要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

美耶子就像是一个被突然从母亲身边带走的孩子一样感到害怕，但澄子的脸上露出了一如既往的笑容，并轻轻地摇了摇头。

“求你了！我要和澄子在一起……求你了！不要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我不要。”

——触犯了禁忌。

这种罪恶感让美耶子的精神更加脆弱。

——是什么样的罪孽……被封闭在这个地方的东西……

忽然美耶子的后背被推了一下。

“美耶子小姐！快走吧，就算是为了我……”

澄子用灯光指了指出口方向，她的脸上露出了美耶子从来没见过的无比严肃的表情，她所指的前方是一个没有所谓禁忌等陋习的世界。如果回去的话，只能活在黑暗中，还有好像泡沫一样消失的命运在等着自己。如果现在不跑，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美耶子眼含着泪轻轻地点了点头。

“澄子一定会去找美耶子小姐的，请你相信我。”

美耶子接过灯笼，向着出口的方向走去，她身上的和服被地下水浸湿而变得沉重，阻碍着美耶子走向解放的脚步。可是曾经束缚她的禁忌之锁已经被解开，这份信念驱使着美耶子向前走去。

沿着隧道往前走，终于看到了一丝光亮，在美耶子的眼前出现了一道铁栅栏。栅栏外面有个人影，只听那人胆怯地问道："……有人……在那里么？"

铁栅栏被打开，美耶子从岩洞里爬了出来。原来这里是一个紧挨着岩壁所建造的教会的内部，祭坛上矗立着玛娜字架，左右两边还装饰着圣画。祭坛内侧的墙壁已经剥落，露出了带有铁栅栏的阴暗岩洞。

——宅子下面的隧道原来是通向真鱼教教会的岩洞啊。

美耶子这时才发现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呆呆地盯着自己的那个青年，澄子所安排的人……应该就是他吧？

那个青年好像看到了稀世珍宝一样盯着美耶子，这让她感到有些害羞，于是低下头小声问道："澄子说让我跟你走……"

"澄子？你到底是怎么来到这里的？"青年带着一脸讶异的表情反问道。

——无法交流……难道从没有与外界接触过的自己的话语，完全没有办法和澄子之外的人沟通么？

虽然逃出了宅子，但是却无法和其他人沟通。美耶子由于混乱和不安，索性不再说话。

两个人之间就这样沉默着，首先打破沉默的是那个青年。

"你是神代家的……难道……逃出来了？"

美耶子轻轻地点了下头。

青年一脸坚毅的表情，从脚下拿出一个有着奇妙装饰的盒子。

"我把……这个东西……偷了出来，他们没有发觉里面已经发生了变化。"

美耶子无法理解他的意思，只是盯着那个青年，只是觉得从那个奇怪的盒子里飘来一股不安的气息。

那种感觉就像是自己的意识脱离了身体与其他的东西混合在一起。

——哎呀呀呀……

就在那个青年打开盒子的一瞬间，从身后的岩洞里传出凄厉的叫声。青年连忙望向岩洞的方向，而此时美耶子正处于自己也无法表达的情感漩涡中，随即一股冰冷的恐怖感涌上了她的心头。狂风暴雨在不停地击打着教会的屋檐和窗户，美耶子的心跳也变得更加剧烈。恐惧愈发高涨，她听不清那个青年在向岩洞喊着些什么。

在美耶子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从未曾有过的鲜明画面——无数的视线从水面向上望去。在那些视线的交汇之处——是澄子。看到这一景象的人喘着粗气，美耶子觉得就像是自己的喘息一样清晰可辨。从澄子的喉咙里不停地发出哀嚎的声音，水面下不知有什么东西正在缓缓接近澄子。

景象突然变成了俯视着下面的水面。

——在被黑暗吞噬的水中有着无数的影子。

——听上去像是什么东西在爬。

——神代家所背负的黑暗。

——在地底有无数的……

在黑暗中闪现出数也数不清的影子，正在慢慢靠近。在宅子的地下不停蠕

动，被隐蔽起来的禁忌。数以千计的手与脚互相缠绕、互相融合，在那片混沌中充斥着那些潜伏者痛苦的嘶鸣声。

互相交合、震颤……无法成形的人们。

美耶子看到了那从过去就一直连绵不绝地令人作呕的事件的累积，然后那些难以忍受的厌恶感向着她扑面而来。她觉得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就在那片混沌之中。

——神代家所背负的罪孽。

为了永远封印住这些可恶的罪证，自己必须挺身而出。

——那个降下如此恐怖惩罚的神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神啊……

“不要！不要啊！不要啊啊啊……”

那些蠕动着的黑影所发出的低语声和如同魔咒一般的歌声渐渐变得越来越大，但是美耶子已经听不到这些了，因为她自己发出的惨叫声足以将其他声音抹消掉。

周围突然响起了一种类似警报的怪声，整个教会就像是风浪中的小船一样摇摆不定。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如同嚎叫般的声音，并且越来越高昂。像是回应那叫声似的，美耶子感到自己那混沌的意识也跟着颤抖起来，双手也好像要抓住什么东西一样向空中伸出。

伴随着充满快乐的叫声——

在正气与邪气的深渊中不停惨叫的美耶子的头上，铁制的玛娜字架马上就要掉落下来的时候，青年拉着她的手从教会中飞奔而出。

带着美耶子，青年在教会外宽广的田间不停地奔跑着。任凭暴雨击打，脚下泥泞不堪，他依然奔跑着。

直到黑暗一般的砂土将两个人吞噬……

第二话解读

神代美耶子／神代家／内宅／1976年／22点32分23秒

神代美耶子从出生起就背负了悲惨的命运，她是作为羽生蛇村的大家族——神代家为了赎罪所培养成人的活祭品。在第二话中着重描写了将整个村子卷入巨大灾厄的美耶子逃跑的过程。

在第二话中，与这个故事有着莫大关联的重要人物——神代美耶子终于登场了。光从名字上来看，读者有可能将她与游戏中的美耶子弄混，不过这个美耶子的确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在第二话中登场的美耶子是1976年的仪式中，神代家贡献出来的活祭品。由于犯了吞食神（堕辰子）之肉这样的禁忌，神代家受到了恶毒的诅咒。为了赎清这个罪孽，神代家世代都要奉献出一对姐妹与神举办结婚仪式，那是和“异形之神”之间举办的可怕的仪式……出生在母系家族神代家的姐妹，当她们成人之后便要举办这个禁断的仪式。如果顺利成功，两人中的姐姐将留在现实世界，妹妹却要去往常世……不过仪式一旦失败，就会响起警报声，村庄就将被卷入异世界。

1976年夏天，即将举办圣婚仪式的当天夜里……少女美耶子在奶妈澄子的帮助下从神代家逃走，从小就被当作异形之神的祭品的少女本应生于黑暗，葬于黑暗，可是却在澄子的引领下走进了可以通往“外部世界”的地下通道……栖息在这个通道中不停发出痛苦呻吟声的那些东西，就是神代家的人在受到诅咒后所变成的异形者。他们触犯了神的逆鳞，从而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永远都要受到炼狱般痛苦的煎熬。这条位于神代家深处的地下通道，就是为了隐藏那些不断增加的异形者所修建的隐蔽空间（无法触及的神代家的阴暗面）。

与澄子告别之后，美耶子走出了地下通道，来到了真鱼教会。她在这里碰到的青年就是志村晃一。志村晃一是在游戏中登场的猎人——志村晃的儿子。他注意到有“某种东西”打着真鱼教的幌子在暗中支配村子，为了破坏对方的计划，他决定将即将举行的神秘仪式中非常重要的神器（堕辰子的头）带走。

顺带一提，在第四话中大家就会明白，将支配村子的“某种东西”相关的线索交给晃一的人，一般认为是竹内多闻的父亲——竹内臣人。作为乡村史学家的臣人一直都在调查有关“羽生蛇村的秘密”，而且根据档案项目《竹内传书》（No.026、No.028）所记载，他已经抓住了“缠绕在神代家族身上的秘密”的整体轮廓。还有从《志村晃的旧相片》我们可以得知，志村和竹内两对父子之间有着秘密的交流。

为了打破村子的禁忌而将神器带走的晃一和拒绝成为“神之新娘”而逃跑的美耶子……在禁断仪式中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全都不见了，基本上我们已经可以确定1976年的仪式肯定失败了。而后，在如野兽咆哮般的警报声中，晃一和美耶子手拉着手开始奔跑。但是之后，在与美耶子告别时奶妈澄子所说的那句“澄子一定会去找美耶子小姐的……”即将以最可怕的形式实现。

『登场人物』

◆神代美耶子

作为神代家的活祭品，背负着成为异形之神新娘的悲惨命运的少女。在第一话中尸人化的菜美子在幻视中所看到的“身穿黑色和服的少女”就是美耶子。

◆澄子

帮助美耶子逃跑的奶妈澄子，不用说她就是记录档案项目《神代家的保姆日记》（No.83）的人。她是少数能与被软禁在神代家内宅中的美耶子交流的人，但实际上她还隐藏着“另一个面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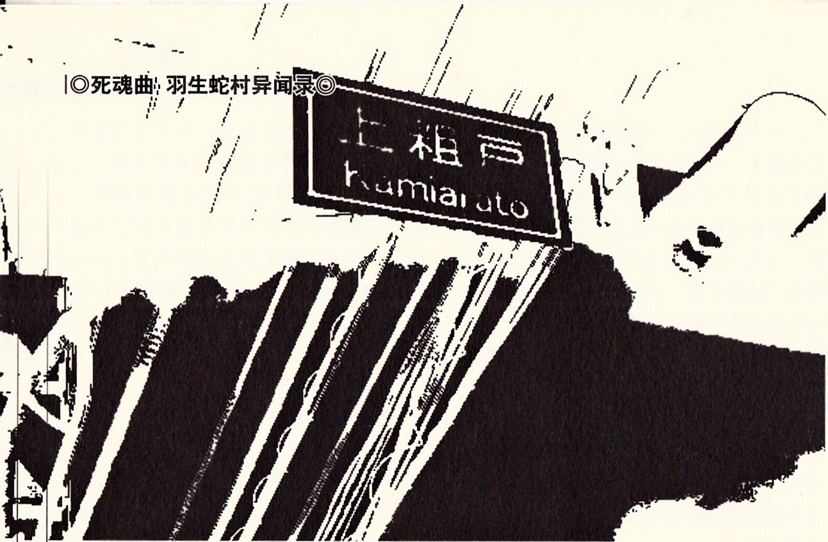
◆教会中的青年

志村晃的儿子，志村晃一。他决定除掉支配这个村子的黑暗，冒然地展开了行动。与之相反的是他的父亲晃，虽然感觉到有某种东西在暗中蠢蠢欲动，但是却避免与其发生正面的冲突。

志村晃的旧照片



照片上的四个人分别是“志村晃”、“志村晃一”、“竹内臣人”和“竹内多闻”。在《死魂曲》中对峙的竹内多闻和尸人化的志村晃，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就能看出这两个人是互相认识的。



第三话 捡来的孩子

牧野怜治／刈割／不入谷教会／1976年／19点00分0

『姑获鸟』

姑获鸟又被称为夜行游女、天帝少女、乳母鸟等，它是一种鬼怪，经常吃人类的魂魄。据说穿上羽衣便能够化作飞鸟，脱去羽毛就变成女人。

因为它是由产妇死后幻化而成，所以胸前有丰满的双乳。又因为它喜欢偷走人类的孩子来当作自己的抚养，因此有小孩的人家在晚上都不会把小孩的衣物放在外面。姑获鸟会在夜间飞行，如看到小孩衣物便会在上面滴洒自己的鲜血作为印记，然后小孩子就会患上惊风病和疳积病。

顺带一提的是，这种鸟只有雌性没有雄性，经常出现在七、八月的夜间蛊惑人心。

出自《本草纲目》

篝火在黑暗中摇个不停，仿佛在舞蹈。在真鱼川河中沙洲上的巨石旁，有个穿着黑衣的人影。

——还缺少什么呢？

好像丢了十分重要的东西一样，让这个人感到惶恐不安。

（要怎么办啊？）

他正在被强烈的焦躁感折磨着。

这时地面开始摇晃，眼前的景象变得倾斜起来。突然响起像是女人的叫声，又如同警报一样奇怪的声音，并伴随着光芒四射。他感到全身仿佛被撕裂一般的疼痛，自己的身体像粘土一样扭曲。周围的空间被染成深红色，这个人像是被弹飞了一样落入了黑暗之中。

向着黑暗中，在地底蠕动的那些东西当中掉落……

他拼命地踢开那些东西，向上面有光的地方爬去。

（——不想把我带走么？）

牧野在阴暗的无人教会中醒来，脸上带着疲惫的神色，祭祀服上也满是泥土。

（是教会吗？）

在举行秘密祭祀的过程中，村子里发生了地震。连日来阴雨绵绵，地震引发了山体滑坡与泥石流，村民们伤亡惨重。

新娘逃跑了，御神体也消失了，这些事情所引起的灾厄就以这种方式表现了出来。牧野试着回想昨晚的事情，就在婚礼准备完毕的时候，忽然传来了新娘逃跑的消息。听到这一消息后，即便是作为求导师的自己也不禁产生了一丝动摇，随即这种情绪就感染了周围的其他人。

——灾厄……

不知是谁说出了这种不祥的话，空气中顿时产生了一丝不安，直到最后才显露出了失态。

——御神体不见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绝望的空气所支配，当人们回过神来的时候，发觉四周笼罩着强烈的恶臭。

（这气味……是洪水的先兆？）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大地已经开始剧烈的摇晃并伴随着轰鸣声，砂石如同洪水一般扑面而来。

——好像听到了警报声。

那之后的记忆就变得模糊了，他只知道自己被人从砂石下奇迹般地救了出来，并被送到了教会。

——村民们都还在进行搜救工作吧？

看到四下无人，牧野觉得有些不安，没有看到求导女的身影。

——但愿她没事……

虽然心中在祈祷着，但他知道村子受到了如此大的灾难，这种希望真的很渺茫。

也许她已经被泥石流所埋葬了吧——牧野摇了摇头，强迫自己打消了这个不祥的念头。

——为什么，在我这一代……

每隔数十年，村中就会秘密举行一次村民们也不知道的圣婚仪式。如果求导师没能成功的话，其他人就会替代他的位置。

——引起了这样的失败，一定会被换下去吧……

想到这里，牧野觉得痛苦万分，他无法想像自己如果不是求导师的话会是个什么样子。

自己一直身居关乎到村子里信仰的要职，自己的人生全部意义就是为了每天的祈祷。只要完成这次的任务，自己就再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可是……

夕阳已经慢慢落下，黑暗即将到来，牧野起身将蜡烛点燃。在昏暗的烛光照耀下，出现了一个人的身影。

“……”

在房内的一个角落里，坐着一个身穿和服的女人。牧野定睛一看，原来是自己嫁到村医宫田家的妹妹——凉子。

“……是凉子么？”

“是神代家派我来的。宫田正在给患者做手术脱不开身，所以我来代替……”

——代替。

牧野勉强克制住内心的情绪，对凉子说道：“……这样啊？宫田家没事吧？”

烛光照不到凉子所在的角落，所以牧野看不清她的表情。

“司郎死了。昨晚我将他留在奶妈的家里，奶妈的家在粗户那边……”

牧野忽然想起早上的时候不知谁说过粗户那边也受到了很大的灾害。想到这里，他不知该说些什么来安慰凉子。

“咱们这就去神代家吧……”

凉子坐在教会用车的副驾驶席上，牧野沿着山路开着。车灯将田间小路照亮，可是却看不到任何人，甚至没有其他车辆经过。由于连绵的阴雨和昨天晚上的地震，四处散落着崩塌的砂石和倒落的树木，牧野绝望地看着眼前灾害过后的惨状。

“好惨啊，是因为连日的大雨导致地表松动么？”

坐在副驾驶席上的凉子没做任何表示，依然沉默着。

嫁到宫田家之后的十年里，凉子一直没能为宫田家添续香火，作为一个无法繁衍后代的媳妇，她受到了很多人的非议，这一点牧野也有所耳闻。因此在今年年初听到凉子生下了一个男孩的消息后，作为哥哥的牧野也跟着松了一口气。但是为了生下这个孩子，凉子的身体变成了再也无法怀孕的体质。全家人对这个孩子——司郎的溺爱与过分的保护就连牧野这个外人看来都觉得不合适。

——*孩子死了。*

并且还是由于自己的过错所引发的灾厄所致。从此以后，妹妹在宫田家将处于一个多么尴尬的地位啊，光是想想就觉得悲哀。车厢内充满了忧郁的沉默，就在牧野低头想对妹妹说些什么的时候。

咣！！

一声突如其来的响动从车顶上面传来，然后一个黑影落在汽车的挡风玻璃前。牧野连忙紧踩刹车，车子发出了尖利的叫声停了下来。车子刚刚停下，好像有什么东西钻进了车内，引起了一阵摇晃。而此时的牧野还没有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坐在副驾驶席上的凉子瞪大了双眼盯住了前方。牧野顺着她的视线，看到一个男子倒在车灯前。那个男子浑身泥泞不堪，好像刚刚经历了一场暴风雨的洗礼，在他后背还留有清晰的汽车轮胎印记。

“这是怎么回事？”

牧野走下车，迟疑着走到了那个男子身边，那个男人张着嘴巴好像要告诉他什么事情，牧野将耳朵凑了过去。

“……来……了。”

那个男子突然用尽全身的力气举起了一只手指向天空，然后手就重重地垂了下来。

就在同一时间，牧野觉得从自己头上的天空传来了更加剧烈的震动和响声。他回过身来，发现身后有一辆沾满了泥巴的家用汽车，不过好像已经坏了。这辆突然凭空出现的小车沿着蜿蜒的山路滑行着，一直滑到了路边的小溪前才停了下来。牧野呆呆地看着刚才还不存在的男子和那辆车。

——*难道自己是在做梦？*

凉子也打开车门走了出来，完全没有理会愣在那里的牧野，而是向停在小溪前的那辆车走去。

——*隐约好像能听到孩子的哭声。*

牧野跟在凉子身后来到了那辆车前，果然车身上也涂满了泥巴。向车内一看，只见副驾驶席上有一个女人紧紧地抱着两个孩子，好像察觉到有人来了，那女人连忙抬起头，从她的额头流下鲜红的血，滴在了孩子的脸上。

“好强烈，好刺眼的光啊！好强烈，好刺眼的光啊……”

女人歪着脑袋，脸上露出了充满喜悦的笑容，眼中还闪着异样的光芒。她突然将怀中的两个孩子递给牧野，牧野急忙接了过来。

——一模一样的长相。

是双胞胎。

就在接过孩子的一瞬间，那女人的表情突然消失了。牧野转身将孩子交给凉子，然后钻进车里想要将这个女人也救出来。可是女人的双腿被夹在车里面动弹不得。

“只有我一个人是没用的……你要坚持住，我去找人来帮忙。”

牧野对那个眼神空洞地看着半空的女人说完，便与抱着两个孩子的凉子回到了自己的车里。

“要通知消防队，还要联系医院……”

可能是由于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事情的缘故，握着方向盘的手在不停地颤抖，引擎怎么也打不着火。与狼狈的牧野正好相反的是，凉子静静地看着怀中的两个孩子。

“我要将这个孩子带回去抚养。”凉子仿佛在说着梦话一样喃喃自语。

“凉子，你在说什么啊？”

牧野这才察觉到从刚才开始就很平静的妹妹好像有些不太正常。

“哥哥，反正在神代家的要求下求导师的人选也要更换，让这个孩子来继承不是很好么？这样你就可以培养他，等他长大后还可以继承求导师的职位。”凉子微笑着说道。

牧野看了看正在凉子怀中熟睡的孩子的脸。

“哥哥，你也不想成为杀人犯吧？”

“杀人……不是的，这完全是意外！那个男人突……突然从天而降！”牧野的声音有些发抖。

“谁会相信那样的事情？”凉子冷冷地盯着牧野。

“就说哥哥你救了这个孩子不好么，就说他被遗弃在教会的门口……”

突然一个孩子哭了起来，凉子熟练地轻轻拍了拍他，又对着他轻声细语。

“求导师杀人的话可是会造成不良影响的，大家都会在心里想这场灾祸到底是谁的责任。”

“你说这都怪我么？不是的……我没做错，我……”

“这个孩子是老天赐给我的，是老天将他赐给我用来代替司郎……”

凉子将那个熟睡中的孩子交给牧野，自己则抱着正在哭的孩子走下了车子。

“凉子！”

牧野抱着那个孩子也慌慌张张地下了车子，想要追上去。

——杀人的求导师。

凉子的一句话令牧野停下了脚步，渐渐远去的凉子的背影越来越小。

——在黑暗中，迎风飘扬的和服衣袖，远远望去就好像是鸟儿在空中展翅飞翔。

牧野的脑海中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想

法，回过头，那个男子的尸体和那辆汽车还在那里。

（我……该怎么办……我……）

牧野抱着孩子呆立在那里，身上不停地冒着冷汗……

《三隅日报》

昭和51年8月4日夕刊

泥石流灾害现场发现尸体

在受到泥石流侵袭的三隅郡羽生蛇村内，搜救人员于4日清晨再次展开搜救活动。

上午八点钟左右，在真鱼川支流发现两名遇害者尸体。受害人的身份已经确认，他们是投宿在大字波罗旅馆的吉村俊夫先生（31岁）和他的妻子郁子女士（26岁）。

据推测，吉村夫妇是在驾车行进的途中遭遇泥石流，并最终遇害。

截至报道之前为止，目前羽生蛇村泥石流的遇害者已累计达31人。

第三话解读

牧野怜治／刈割／不入谷教会／1976年／19点00分03秒

第三话讲述的是由于活祭品美耶子在“圣婚仪式”前逃走，作为仪式失败的惩罚，羽生蛇村遭到了泥石流侵袭的场景。还阐明了牧野和宫田这对双胞胎出生时的秘密。

第三话的舞台是圣婚仪式失败后，遭受到“泥石流灾害”惩罚的羽生蛇村。在第三话中并没有出现第二话结尾处携手奔跑的美耶子和晃一的描写。故事开头处关于妖怪和姑获鸟的叙述（出自《本草纲目》），从“喜欢偷走人类的孩子来当作自己的抚养”的引用来看，第三话中“孩子”将是贯穿整个故事的主题。

被人从泥石流灾害现场救出，并被教会所收容的前代求导师牧野怜治虽然很担心没有看到踪影的求导女（顺带一提，在1976年作为求导女而进入教会的人物，一般都认为是八尾比沙子），但其实真正让他烦恼的本质性问题是嫁到村医宫田家的妹妹——凉子。好不容易生下来继承香火的儿子司郎却在泥石流中丧生了，从“为了生下这个孩子，凉子的身体变成了再也无法怀孕的体质”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得知，怜治十分担心身处在宫田家的凉子今后的立场。而且对于这场夺去司郎生命的泥石流灾害，作为哥哥的怜治认为是自己的过错所造成的惨剧。他虽然是个胆小鬼，但是心中对妹妹的那种愧疚之情更是加深了苦恼。说得再深一点，“仪式失败就必须更换求导师”这个村里的规矩也是让怜治心情变得沉重的一个原因。

就这样，与希望不希望无关，从根本上说必须要有一个“能够继承香火的孩子”这个问题摆在了牧野怜治和宫田凉子的眼前，就在这个时候“孩子从

天而降”。这个场面很好地表达出了处于被诅咒的因果定律中的“羽生蛇村”自身的孽障。突如其来地在空中出现的车，还有从天而降的吉村夫妇，他们之所以会出现只是因为“身为孩子父母”这个原因而已。于是有着“想要一个孩子来代替司郎继承宫田家的香火”这样想法的凉子，很理所当然地将吉村夫妇的孩子夺了过来。在这个场面中凉子好像中邪的样子，正好呼应了第三话开场时所提到的妖怪——姑获鸟。

于是，其中一个孩子被作为司郎的替身被带到了宫田家，而另一个则作为承担仪式失败这个责任而引退的求导师怜治的继承人加入了教会（在游戏《死魂曲》中登场的求导师——牧野庆，与怜治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从天而降的双胞胎满足了眼前所有的需要，这种虽然称之为偶然但却极其不自然的情况恰恰反映出被卷入因果循环中的羽生蛇村的现状。还有吉村郁子临终前说的“好强烈，好刺眼的光啊！好强烈，好刺眼的光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堕辰子的形态，在这一连串事件的背后，堕辰子到底对这个村子产生了多大的影响目前还是未知。

『补充』

在第三话最后的新闻中“目前羽生蛇村泥石流的遇害者已累计达31人”，如果加上吉村的两个孩子在内就是总共33人，与传说中“XX村虐杀惨案”中的被害人数是一样的。

『登场人物』

◆牧野怜治

在1976年主持了那次失败的圣婚仪式的求导师，直到最后他一直受到了内心的谴责，在将求导师一职让给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牧野庆（本名吉村孝昭）之后自杀身亡。

◆宫田凉子

求导师怜治的妹妹，嫁到了宫田家。从吉村郁子那里抢来一个孩子（即吉村克昭），作为宫田家的继承人——司郎养育成人。

◆宫田司郎

宫田医院的院长夫人——凉子的独生子。在1976年的泥石流灾害中身亡，其本人并没有在《异闻录》和游戏中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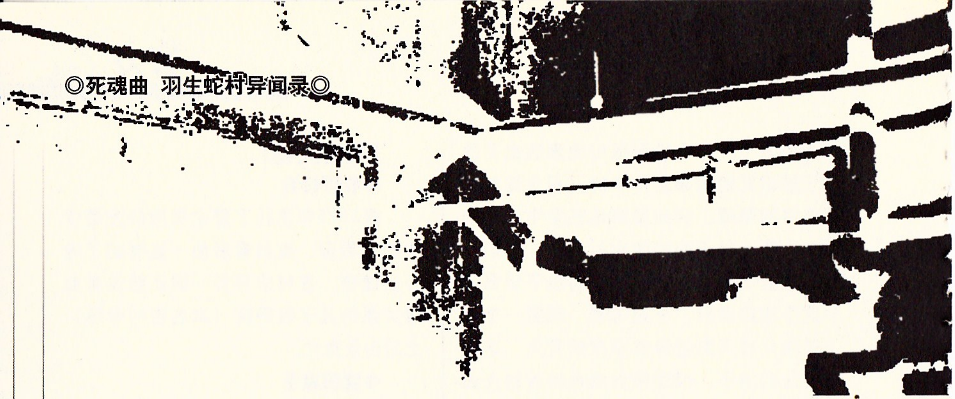
◆吉村俊夫和郁子夫妇

在泥石流灾害之夜，他们二人开着车子从天而降，关于他们之前的事情一无所知。（两个人都已身亡）

双胞胎的照片



游戏中的大字波罗宿地区有一个吉村家，在那个住宅内的相簿中能够找到这张照片。照片中的两个人就是被分别留在宫田家和牧野家的两兄弟（孝昭和克昭）。



第四话 窥视者

志村贵文/宫田医院/废弃的病房/1976年/17点19分44秒

『虚母主之轮』

所谓“虚母主之轮”指的是咬住自己的尾巴形成了一个圆环的蛇，或者是用龙来表示永劫不复的象征，这个名称也有一种“吃自己尾巴之人”的意思。

因为开始与结束已经合为一体，所以也可以理解为自己的消失和更新这种事情是永恒无限的。

自己由自身所产生、所孕育、所吞食，这一过程周而复始，循环反复。

拥有两种性征，自己创造和自己破坏也是永远存在的。

“竹内臣人的记录”

——不知从哪儿传来了滴水的声音。

在堆积着灰尘的地上，一个男人蜷缩在那里，从水泥墙上渗出的水滴沾湿了他的后背。这个男子微微地动了一下，但是他却并不打算从梦中醒来。

——他害怕睁开双眼。

事与愿违，残忍的意识却从暧昧模糊的睡眠世界中独自抽离了出来。那滴水透过他身上穿的病号服，将浓缩于水珠内的冰冷寒气直接传递给了他的皮肤。原本就苍白的脸色变得更加恐怖，深陷的眼窝更是没有一丝的生机。

男人在思考着，昨天晚上自己瞒着周围的人，偷偷地跑到了这间废弃的医院里。就在他藏在诊疗室的天花板上等待逃跑的机会的时候，发生了“那件事情”。

——是什么？

他隐约记得好像响起了类似警报的声音，还有剧烈的震动，身体感到像是被撕裂般的疼痛。在失去意识的那一瞬，他体会到的是瞬间与永恒并存的感觉。他好像在这个地方已经昏厥了很长时间，如今睁开眼睛还会觉得眩晕，并伴随着剧烈的头痛。因为这里照射不到阳光，所以他还不知道现在到底是白天还是黑夜。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数天前在村子里出现的预兆，奇怪的光柱在天空中散发出炫目的光芒。不知道是谁从报纸上看到的消息，洋洋自得地向大家解释。

——这种自然现象被称为“光柱现

象”，是由于地表的光源在大气中的冰层反射所导致的。

“笨蛋……”男子愤愤地骂了一句。

——一群什么都不懂的家伙，竟然还认为我是疯子……

——这是凶兆。

领会了那道奇怪光柱的真正含义后，男子决定逃走。先是逃出这间将自己困住的医院，然后再逃出这个村子。这男子一边想着一边无法释怀地咬着指甲。由于不停地攀爬墙壁的原因，他的指甲已经没有了，甚至从他的指间流出了鲜血，可是这个男子却视而不见地继续啃咬着。

——晃怎么样了？

除了自己之外，还有其他灵感敏锐的人，还有发现了这个村子的异常状况并发现那个女人真面目的人。

——那个女人就是罪恶的根源，是她永恒的生命引发了无尽的灾难。

——为什么其他人都没有发觉她的真面目呢？

——变换了名字，改变了相貌，存在于任何时空中的女人。

——那个女人正在监视整个村子……那个女人……

但是这个男子也知道如果说出这一切，自己只有死路一条，所以守口如瓶才是明智的选择。自己的堂兄——晃，可能是因为血缘的关系，也和自己一样察觉到了那个女人的真面目，但是他却不愿意承认。难道对危险的事物敬而远之才是聪明人的选择么，可是自己和晃是不一样的，无法默默地忍耐下去。也正因为如此，才会被村子里的人当作是异类而囚禁在这里。

——要快点从这里逃出去……快点，快点，在“那些东西”到来之前……

不安的情绪如同乌云一般在男子的心中不断地扩散，他抱着膝盖蹲坐在角落里呆呆地盯着眼前的黑暗。随即他就觉得好像有什么人藏在黑暗中，这份幻觉折磨着这个男子，忽然一个小小的身影从黑暗中浮现了出来。

（……是谁？）

眼前出现了一个大概十多岁的小女孩，身上穿着住院患者的衣服。

一个声音在他耳边轻轻地说道：“就算是这件衣服也比沾满了泥巴的和服要好吧。”

（这个声音是……晃一？）

少女如同人偶一般站在那里，一头乌黑的长发闪耀着丝绸般的光泽，那身粗糙的衣服与她可爱的容貌一点都不配。

（……真是奇妙的幻觉啊。）

男子迷迷糊糊地想着，幻觉与幻听对他来说都是家常便饭，可是眼前的景象却是那么地与众不同。

——就好像自己进入了晃一的身体中一样……

“……在被泥沙吞没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好像超越了人类的理解范围……那些家伙到底是……”

晃一的声音中掺杂着疲惫和绝望。

“刚才‘那个’和你的和服被一起烧掉了，现在该怎么办？”

对面的少女一言不发。

——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男子从刚才晃一的话中感觉到好像发生了什么异变。

“……他说过了，在产生某种力量的时候，一定存在着一股与其相反的力量。就在这里……”

视线被关闭了，一瞬间一片黑暗。

“可是，该怎么办呢？难道就像我父亲说的那样，我什么也做不了么？”

视线再度张开，少女向这边伸出手来。

（……）

晃一的惊讶也传达给了这个男子。

“痛苦的时候，澄子总是这么做。”

少女的脸就在自己的眼前，这个男子感觉到她正在用纤细的胳膊紧紧地抱着自己，乌黑的头发散在眼前。

“一定是因为我的关系，都怪我不好……”

晃一凝视着少女白皙的脖子。

“不是的，如果不将它结束的话……”

男子回过神来，眼前还是和之前一样的黑暗。

——刚才是怎么回事？

那种奇妙的幻觉刚一消失，这个男子就感觉到强烈的焦躁和不安。他悄悄地在天花板中移动，然后从缝隙中跳了下来，溜进了洗手间。从窗户向外望去，夕阳还没有完全落下。从洗手池传来滴水的声音，他刚一听到这个声音就觉得非常口渴，于是急忙打开水龙头，从里面流出了大量混浊不堪的液体。可能是水龙头生锈的原因，流出来的水都被染成了红色，男子却浑然不顾地喝了下去。

——好像混杂了一股鲜血的腥臭。

可是面对干渴难耐的喉咙，他还是将那些水一饮而尽。

——这是……

他忽然觉得嘴里的水变得无比甜美，像是滋润到了全身的每一个角落，而且刚才的头痛与恐怖感也不再那么强烈，甚至有点微微的醉意。随着头痛的消失，身处在这种无比美妙的感觉中，他的意识变得更加模糊起来。那个男子靠着洗手间的墙壁慢慢地坐了下来，水从洗手池中源源不断地溢了出来，一直漫到脚下。他好像并不在乎，只是任由这种朦胧的感觉将自己吞没。

——怎么了？

在他模糊的视线中，刚才那种幻觉好像又出现了。刚一闭上眼睛，那个景象就变得清晰起来，不知从哪儿又传来了昨晚听到的那个奇怪的警报声。

——能看到晃一的侧脸。

即使在幻觉中依然响着那个警报声，晃一好像正在忍耐着疼痛，表情十分痛苦。

（只要喝水就可以了，可你……）

男人对幻觉中的晃一说道，可是却发不出声音来。取而代之的是少女的呜咽声，就好像是自己发出的声音一般，十分清晰地在耳边响起。晃一转过身来，从他的眼睛中流出了好像鲜血一般的眼泪。

“应该就在这里……另一股力量。可是，我已经……和那些家伙一样……”

（这是怎么了……晃一？）

少女的哭声更加激烈。

“用这个将我包裹起来……”

说着晃一躺了下来，他的身边放着黑色的塑料布和铁丝。

“拜托了，我不想以那种状态活在世上，我要反抗到底……”

视线变得模糊了——少女的眼中满是眼泪。

“拜托了，求你了。”

白皙的小手将塑料布缠在晃一的身上，然后用铁丝将他绑了起来，少女最后又用一根桩子抵在了晃一的胸口处。

（——你要干什么？）

少女的双手并没有动，从塑料布中传来了晃一的声音。

“拜托，我……”

下一个瞬间，那根桩子深深地插进了晃一的胸膛。视线急剧下落，能够看到一双白皙的小手在不停地颤抖着，还有包裹在病患服中的膝盖。

“我又变成孤单一人了……澄子……”少女以细不可闻的声音说道。

“……晃一！”

男子被自己的声音再次惊醒。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卫生间长满了青苔的天花板。

——是做梦么？

他回想起刚才的情景。

——这是什么地方？

由于自己不停地进入其他人身体中的幻觉，他丧失了记忆的连续性。

——依稀记得自己好像必须要从什么地方逃出去……

——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时太阳已经完全落下，月光透过格子窗照射了进来，周围已经被黑暗所吞没。

男子又喝了口脚边的积水，然后再次闭上了眼睛。

——搞不清楚，什么都是这样……

阴暗中又闪现出新的情景——

男子能够听到视线的主人深深地叹了口气。他看见在一个好像是地下室一样昏暗的房间里，一双女人的手紧紧地握着一对制作非常粗糙的玩偶。那好像是用泥土制作而成的小雕像，一个刻着宝剑的图案，另一个刻着盾牌的花纹。忽然背后响起了金属门的声音，视线的主人连忙将手中的雕像重新放回桌子上。透过半开的门，看到了那个穿着病人服装的少女站在那里，她好像是看到了无法置信的东西一样大喊道：“澄子！”

少女满眼含泪向这边跑了过来，视线的主人一把将她搂在怀中。

“美耶子小姐，澄子说过一定会去找你的吧？”一个女人哽咽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这个女人的声音，好像在哪儿……）

男子觉得这个视线主人的声音十分熟悉。

“澄子……我、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晃一也……”

“美耶子小姐……澄子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女人将美耶子抱得更紧，少女像是小孩子一样在她的怀里哭泣。

忽然少女抬起头来，看到了桌子上的雕像。

“那是……晃一在寻找的非常重要的东西。”

“美耶子小姐，坐在这儿……”

被称为“澄子”的这个人仿佛没有听见少女的话似的向她说道。

“……澄子？”少女言听计从地坐在了那把金属椅子上。

“美耶子小姐，请再也不要去其他地方了……”

这个女人用皮带将少女的双手绑在椅子上。

“澄子，你在干什么？”

“因为这里十分危险，所以我一定要将你绑住，对待重要的东西只能这样做……”

视线又重新落回到那些雕像上，女人将那些雕像递给了少女。

“澄子？”

“美耶子小姐，澄子犯了个错误。有时候自己也会忘记，我到底是什么人呢？”

（这个声音……这个声音……）

男子好像在意识的深处找回一些被封印起来的记忆。他的视线突然变得模糊起来，眼前的景象正在逐渐消失。是刚才那个少女的喊叫声将这个男子的意识再次集中起来。

“澄子？澄子！好可怕啊，不要啊！”

在他的耳边响起了少女恳求的声音，视线中一条皮带靠了过来。

（她想要做什么？）

当视线被完全遮住的一瞬间，他从缝隙中看到了那个女人的脸。那是一张充满了慈爱的脸——也是这个男子最害怕的脸。

（那个女人——怪物！！）

眼前变得一片漆黑。

“我看不见了，澄子……为什么？”少女带着哭腔问道。

那个女人靠近她的耳边，用母亲哄小孩睡觉时的口吻说道：“没事了，你做噩梦了吧？让澄子给你唱支歌吧……”

好像配合着那个女人哼唱的摇篮曲，响起了类似警报一样奇怪的声音。

（——那个女人，是个邪恶的东西……）

阴暗中，男子继续听着他最害怕的女人的歌声。

——变换了名字，改变了相貌，存在于任何时空中的女人。

——那个女人正在监视整个村子……那个女人……

这个男子却反而感到如同被母亲抱在怀中的孩子一样的安全感，警报声与并非这个世界的人的歌声混杂在一起融入了脑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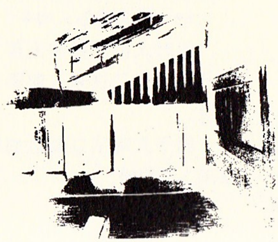
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孩子的哭声，女人停止歌唱，轻声说道：“好像这个地方也不安全，不过没关系，因为我一定会回来的……”

女人的声音渐行渐远，只残留下少女的哭声。

——警报声继续响着。

——有人在呼唤……

男子再次醒来时，感觉自己所处的空间仿佛有生命一般在蠕动着。但是他却并不害怕，在这个蠕动的世界中五彩斑斓的光影在眼前晃动令人十分享受。好像整个世界在自己的面前展开，同时感受到了瞬间与永恒。他的意识向黑暗中坠落而去……男子在流动于



永恒缝隙中的稠密空间里畅游着。

——穿越过时间的壁垒而正在向这里靠近的女人。

——来往于永恒时间中的女人。

——掌管着所有开始和所有结束的女人。

——是的，没什么值得害怕的……

这个让自己感到痛苦的世界已经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了。广阔而又永恒的时间沙漠中，出现了一个全身笼罩着光芒的女人。她向孤独的自己伸出了手，然后不停地循环往复。

没有尽头的虚母主之轮。

当他睁开双眼的时候，自己的不安与恐惧都已经消失不见。

至少他是这么觉得。

《求导师日记》

1976/8/4 （星期三）

求导女回来了，和御首一起。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的召唤么？

求导女看到庆的时候很惊讶，仿佛庆的亲生母亲一样搂着他。

我也累了。

我只想看她抱着庆时充满了慈爱的样子。

直到庆能够担起责任的那一天，我想我会一直等待下去的。

第四话解读

志村贵文／宫田医院／废弃的医院／1976年／17点19分44秒

从神代家逃出来的美耶子的结局，温柔的奶妈澄子的真面目……故事在第四话中终于迎来了无法救赎的结局。被比沙子支配的村子的痛苦是永远都不会终结的。

第四话在SCEJ的《死魂曲》官方网站上连载的时候是《羽生蛇村异闻录》的最终话，随着在暗中支配整个村子的女人——八尾比沙子的存在被揭露的同时，《异闻录》这个故事整体也成了一个循环……被封闭在反复地自己创造和自己消亡，永远没有尽头的“时间之轮”中。

第四话的主角贵村志文迎来了无法救赎的结局，他就是在游戏《死魂曲》中登场的猎人志村晃的堂兄。发现了羽生蛇村阴暗面的他被当作“疯子”关押在精神病院中，但最后险些成功逃脱。他潜伏在宫田医院废弃的病房内，通过幻视目睹了美耶子和晃一的最终结局。文中通过“贵文的幻视”表现出所有的情报线索，所以各位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

贵文首先幻视到了晃一，从他的台词“刚才‘那个’和你的和服被一起烧掉了……”可以看出在第二话中偷出来的神器（堕辰子的头）在这个时候已经被处理掉了。还有“在产生某种力量的时候，一定存在着一股与其相反的力量”，可以看出这个时候晃一很有可能已经认识到“宇理炎”（编者注：即文中出现的那两个身上分别刻着“剑”与“盾”图案的玩偶，据推测它们应该是

在古代祭祀中使用的道具）的存在。可是结果在找到宇理炎之前，晃一已经出现了尸人化的征兆，所以他要求对方用桩子将自己了结，而这个人就是贵文所看到的幻视的拥有者——美耶子小姐。顺带一提，在游戏中宫田医院的地下室被发现的“躺在棺材中，胸口钉着一根桩子的尸人”正是晃一死后的状态（后来这根桩子被深深地刺入了尸人理沙的胸口……）。

之后，美耶子和澄子再次相会，澄子的真面目终于被揭开了。

那个释放了作为“异形之神”的新娘的美耶子，温柔的澄子……正是让这个村子受到诅咒的元凶——八尾比沙子！宇理炎是能够粉碎“堕辰子复活”计划的最终兵器，所以比沙子将宇理炎和美耶子一起关在了宫田医院的地下室里。

“帮助美耶子逃走，抓住美耶子”，虽然她的行为一见之下会让人觉得矛盾，不过在“永远不死的诅咒”下活了1300年以上的这个女人，通过“有时候自己也会忘记，我到底是什么人呢？”这句台词，我们可以知道她的身体里潜伏着很多种性格。而被她绑在医院地下室椅子上的美耶子也并没有就那样在黑暗中死去，她以木乃伊的状态度过了27年的时间，一直到在游戏中将宇理炎交给宫田为止……

第四话最后的那段《求导师日记》，是前任求导师牧野怜治写下的。正如日记中写的那样，八尾比沙子回来了。手中拿着晃一原本已经处理掉的神器……这也就是说比沙子乘着小船，拿着堕辰子的头回来了。到这里，一瞬与永远，开始与结束全都合而为一了。这也正是无穷无尽的“虚母主之轮”……

『登场人物』

◆志村贵文

志村晃的堂兄弟，由于拥有敏锐的直觉所以觉察到了羽生蛇村的阴暗面，被当作疯子关押在医院里。后来潜逃进废弃的病房中，并最终变成了尸人。

◆穿着病号衣服的少女

与晃一一同到达宫田医院的美耶子。由于她的衣服被泥石流弄脏，所以暂时换上了病人的服装。

◆志村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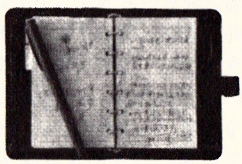
与美耶子一起逃亡的青年，从他的台词“难道就像我父亲说的那样，我什么也做不了么”中可以看出和晃一一样，他的父亲晃也觉察到了不对劲，但是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澄子

侍奉美耶子的奶妈，真正的身分是八尾比沙子。澄子先是放走了美耶子，后来又将她囚禁在宫田医院的地下室里，从她的这一矛盾的行为来看，澄子与比沙子的人格在不停地切换。

竹内多闻的笔记

在笔记上写着“在产生某种力量的时候，一定存在着一股与其相反的力量”。通过这个晃一也明白的道理，可以推断出宇理炎的存在。一般认为这是由多闻之父——竹内臣人发现的。





第五话 终章

吉村孝昭/吉村克昭/刘割/不入谷教会/1989年/16点33分08秒

『Persona/Shadow』

所谓“Persona”是由于心理受到外界的压力而形成的“假面”。克制着个人的感情和欲望，为了扮演理想中的角色而由内心所创造出来的社会性人格。人在生存的过程中为了适应外部世界，会为自己塑造一个符合自身角色的样子。外部环境也会对个人做出各种各样的期待与要求，人也会顺应这些要求做出行动。

所谓“Shadow”是由于心理压抑而产生的心灵上的“阴影”，人人都有这种两面性的双重人格。普通情况下被观念和常识所否定的欲望，一直都潜藏在人的潜意识中。被假面所掩盖的阴影，在人生的选择中也许会成为“另一个自己”。

阴影会在意识对无意识的压迫到达临界点时显现出来，并会产生激烈的纠纷。但是阴影说到底也是人类本身的一部分，是无法将其单独舍弃的。阴影就是被否定、被压抑的“隐藏的另一半”，只有人类将意识与无意识统合在一起时才能达到真正的自我。

『白羊』

他好像听到了少女的声音。在恢复意识之前反复做到的梦——那是从黑暗中传来的满是哀伤的呜咽与苦闷的呼号。

“拜托了……不要相信那个女人……”少女用断断续续的声音不停地说着。

白色的雪花悄无声息地落下，少年抬头仰望天空——看到了灰色的天空与无数的雪花。他的目光随着雪花落下，看到了自己呼出的呵气。自己穿着的那件不合身的黑色法衣被不断落下的雪花

所覆盖，手也已经被冻得失去了知觉。

少年就这样呆呆地站在插着很多玛娜字架的教会墓地，与周围的枯木和龟裂的石碑一起构成了一副荒凉的画面。如果是夏天的话还可以添加一些鲜艳的色彩，而如今却只有白色的雪花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不断堆积。

村民们围在一起，将冰封的土地挖开，放入一具棺材。

（求导师……自杀了……）

（笨蛋……别瞎说。他本来身体就不好，突然就……）

来帮忙下葬的村民们压低了声音，只能听得见只言片语。

（昨晚神代家有小孩降生……美耶子小姐……）

（……新的美耶子小姐和新的求导师就都齐了……）

听到踏着碎冰的声音，低着头的少年又抬起头来，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穿着丧服与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年轻人。

（宫田家的……长得真像啊……大概是堂兄弟吧……）

（你瞎说什么啊，他们本来就是兄弟，还是双胞胎呢。就是发生泥石流那天……）

那个年轻人依然呆立在原地。

（就因为这样，一个成了求导师，一个到了宫田家……）

（虽然很像，不过还是宫田家的那个比较帅……看，那双眼睛。）

他冷冷地盯着那些从自己身边走过的村民，随即他们就沉默了起来。一瞬间两个年轻人的视线交汇在一起，一种类似疼痛的感觉向少年袭来，他连忙低下了头。另一个自己的存在为什么总是给他一种压迫感？从生下来不久就被分开的弟弟——拥有与自己完全相同的肉体的另一个人。

——作为双胞胎弟弟的他也会做到相同的梦么？

年轻人在心中反复地思考这个问题——这个绝对不会问出口的问题。

“求导师大人，该为您的前任祈祷了……”

年轻人回过神来，开始缓缓地祷告。

“那些逝去的人将在我们的血肉中继续生存下去，天堂之门已经打开，他的灵魂将被纳入永恒的时光河流中。”

低沉的咏唱声在周围回荡，与回声混合在一起显得如此声势浩大。

义父的脸被泥土所覆盖，他的神情非常安详，也许正是因为放下了求导师的重任才会如此安详吧。虽然活着的时候受到村民的期待与敬仰，而同时也背负着重担。

深夜独自前往祭坛里的洞窟进行祈祷的义父的背影，一想到隐藏在那个祭坛里的黑暗，一种不同于悲伤的感情向少年袭来——恐惧。

光是想到那个必须背负的黑暗，他的身体就开始颤抖起来。

（不要啊，好可怕，我不想知道！我不行……）

少年被自己所要背负的重任与黑暗吓到了，恐惧如同冰冷刺骨的疼痛附加在了他的身上。忽然一只白皙的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传递过来一阵微微的暖意，少年这才看清了这只手的主人——脸上满是慈爱笑容的求导女。即便如此少年还是觉得孤单，他感到求导女的视线越过了自己望着遥远的地方。

求导女将前任求导师的玛娜字架挂在了他的脖子上，然后盯着这个被大家所期待的少年。

“没关系，我会守护你的，永远、永远……”

不知在什么地方，梦中那个少女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拜托，不要相信那个女人……

忽然在少年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疑问，好像是自己忘了什么十分重要的事情，有一种莫可名状的不安。

（永、永远……）

求导女在他的耳边说道：“心中不能有杂念，忘了一切，按照我说的去做。要无惧于一切，相信我吧，求导师……”

求导女的这番话将心地善良的少年包围了起来，温暖而轻柔，让他无法思考。那个恶魔沉入了意识的最深处，消失得无影无踪。

——还有什么值得迷惘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求导女在就没什么可怕的。

——只要按照她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了。

少年心中的不安与恐惧顿时化为无形，而且也听不到那些从黑暗中传来的呼唤声了。凝神一看，那个有着冰冷目光的另一个自己也已经不见了。

『黑羊』

短暂的冬日阳光落下了，天空变得漆黑一片，只有地上的积雪还反射着一丝光亮。少年走在回家的路上，走进写着“宫田医院”的大门，他拍落了肩头的积雪，取下“休诊日”的牌子，这时的候诊室里一个人都没有。他在走廊的镜子前停下了脚步，盯着映在影子中的自己的脸，觉得内心深处有种奇妙的疼痛感。这张脸——眼睛、鼻子、嘴巴、脸颊、下颚，所有的一切都有另一副一模一样的。

——那个与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也会和我做同样的梦吗？

从懂事开始就不断地做着同一个噩梦，从黑暗中传来了少女的低声细语，在那黑暗中断断续续地听到少女的叹息和哀求。

——拜托了，听到我说的话……有人么？拜托了……有人能听到我说的话么？

这些话令他那孤独的灵魂产生了共鸣，少年能够理解被囚禁的人的绝望。

——如果是双胞胎，应该会做同样的梦吧？，

踏上通往二楼的楼梯，在走廊深处的一个房间前停了下来。少年深深地吸了口气，接着将门打开。

“我是司郎，我回来了。”

病榻上的母亲听到之后，慢慢地坐起来。她有着像瓷器一样白皙的皮肤，无论什么时候都像是个小女孩一样，脸庞十分消瘦，那双漆黑的眼睛充满了笑意，总是会让人想用“小鸟依人”这个词来形容她。

“谢谢你，能代替我去跟他道别。”说着，母亲注意到残留在少年肩膀上的雪花。

“很冷吧……看你的手都冻成这样儿了。”她将少年的手放在自己的两手之间温暖着。

少年觉得有些不自在，身体有些僵硬，可是她却不以为意。

“司郎，新的求导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

“嗯，很厉害……他主持了葬礼而且还继承了前任求导师的玛娜字架。”

“哦，司郎也一定要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医生哦。”

少年从刚才开始就注意到散落在母亲枕边的碎纸片，那应该是一封被撕得粉碎的信。母亲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喃喃地说道：“不是告诉过你不要跟那些肮脏的孩子在一起玩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让那些寄生虫缠上你？妈妈真的觉得很羞愧啊，求导师是那么优秀的孩子……”

那封信是那个一直关注着自己的少女寄来的，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那个少女微笑的表情，同时在他的内心中也产生了如同暗黑火焰一般扭曲的憎恶。

随着这种憎恶一同被唤醒的还有儿时的记忆。

珍爱的玩偶与自己寸步不离，不知为什么这个东西总是会让他感到很安心。那一天，妈妈把它从二楼的窗户扔了出去，玩偶挂在树枝上任凭风雨侵袭，妈妈说那个样子就像是每天从窗外窥视你。

“你看，都是因为你才会变成这样。你把它看得比你妈妈还重要……你这么不重视我是不行的，不管什么时候你都要把我放在心上……”

母亲放在少年肩头的手渐渐地用力起来。

“你要当个了不起的医生，妈妈才会高兴……你这个不把妈妈当回事的孩子，已经不要我了吗？为什么不说话？”

母亲的手越来越用力，手指已经陷入了他肩膀的肉里。

“倔强的孩子……如果是那个孩子的话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孩子的。可是好的孩子被教会收养了，你这样的坏孩子才会被妈妈，被宫田家所收养。”

母亲不停地在他的耳边说着这些好像诅咒一般的话。

——那个腐烂的玩偶就是自己。被捆绑，被拘禁，像那个玩偶一样渐渐腐烂……想到这些，少年的表情变得更加僵硬。

“你看，一定很冷吧，让妈妈给你暖和一下。”母亲将少年拉到自己身旁，少年将头埋在母亲的胸前——被一股甜甜的母亲的味道以及很浓烈的香气所包围，这种强烈的厌恶和奇妙快感让他感到有些恶心。他克制着内心的情绪波动，在意识中戴上了那个假面——宫田医院的继承人，还有好孩子的面具。

“我先回自己的房间了，还要学习……”

在憎恶撕破假面之前，少年走出了母亲的病房，随后悄无声息地从院长室的门前走过。应该先回到家的父亲既然没有在母亲的病房，那就应该在院长室吧？仅仅是看到父亲的眼神就会让少年的精神感到疲惫，他明白除了母亲那种丧心病狂似的执着之外，对父亲来说自己就是被排斥的异类。

要是自己没有被生出来，要是能够和这一切都没有关系的话该多好啊——骨肉亲情，这是与自己无缘的东西。一瞬间，他的内心产生了一种像是刺痛的感觉，不过很快就消失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串钥匙，那是偷出来的地下室钥匙，然后慢慢地向着禁止进入的地下室走去。刚打开门，就闻到了一股混合着腐臭和药品的气味。

黑暗中好像是用一个个铁窗子分隔开的病房——从铁窗里传来了被囚禁者的呻吟声。

视线渐渐恢复了，他站在铁窗前凝视着里面的阴影，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黑影在晃动。他用手电照过去，那个东西在黑暗中显现了出来。一个穿着脏兮兮衣服的老太婆，四肢骨瘦如柴，像是动物一样在地上爬来爬去。她的眼睛充满了血丝，不停地四处张望。嘴巴张得大大的，发出恶臭的唾液从她的牙缝里滴滴答答地流了出来。她的腿上被拴着一条铁链，呼吸十分急促，脸上还带着不祥的笑容……

少年本能地感到恐怖与厌恶——这是什么？怎么弄成这样子？为什么？有什么目的？

一阵幻听向少年袭来，母亲那疯狂而尖利的笑声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回荡。“司郎……你和求导师是不一样的，如果他是光，你就一定要成为影子。努力学习吧，你是为了继承这个宫田医院而生的，双手都要涂满鲜血……”

为了驱赶这个诅咒，少年拚命地用双手堵住自己的耳朵。突然，他觉得一阵彻骨的疼痛，老太婆的手从铁窗的缝隙中伸出来，尖锐的指甲划破了少年的手腕，一股鲜血流了出来。

背离的意识终于觉醒了，从黑暗中传来呼唤——少女的声音再次出现。

——听到我的声音了吗……找到我……停止这个无尽的世界……这个……

伴随着这个少女的声音，在少年意识的最深处浮现出一对发光的雕像。

——自己被赋予的责任……为什么他在那里，我在这里呢？

少年拾起自己脚边的手术刀，继续盯着这片黑暗。

『复活者』

无形的思念在渐渐地汇聚到一起，暧昧的仪式碎片也接连不断地一闪即逝，“自我”的感觉在不经意间苏醒。经常会梦见那些久远的记忆。前任求导师的葬礼，当我第一次接过求导师的玛娜字架的事情，还有盯着我的另一个自己——作为另一半的弟弟。

——再见了，哥哥。

是啊，在那个瞬间一切都被终结了，另一个自己也被消灭了。枪声响起，黑暗将“我”的意识封闭了起来。“我”消失了——应该是消失了。“我”是什么？难道“我”的定义就是“我”吗？从那天开始到今天为止，所谓的“我”并不是自己，而总是按照别人的要求在活着。虽然这世上有光明的世界和黑暗的世界，可是我却总是盯着光明的部分活下去。母鸟就这样孵着蛋，它并没有想要孵出小鸟，可能只是懒惰地贪图那份温暖吧。如今蛋被破坏，母鸟也失去踪迹，一切都如同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一样靠不住。看上去无尽宽广的世界和孤独的“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寂寞的风在吹着，我的意识像是迷雾一样四处飘散，我尽量将它们集中起来。现在复活的“我”——这就是报应吧，不顾及另一半而独活的报应。

——这里是什么地方？

周围的景象看起来都是模模糊糊

的，“我”到底在什么地方？“我”的，真正的“我”的所在。

不知道，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孤单一人了，为什么“我”就是“我”呢？

我想要站起来，但是手却使不上力气。其实也只是想要动的想法，但是却没有可以去的地方。突然一种奇怪的感情从心底涌出来，每一根手指都恢复了触感，于是我试着用手撑住地面。

——什么啊？这到底是什么啊？

“我”的内心被一种急速的、无法抑制的而又难以名状的恐惧所充斥。沉淀在记忆深处的意识从下面浮了上来，在祭坛深处的洞窟里不停蠕动着，被隐藏起来的“禁忌”。在混沌中互相缠绕、互相融合的那些潜伏者们发出的充满痛苦的声音，震颤着无法成型，只能蠕动的“非存在”。

“我”大声喘息着。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为什么？

我以一种不能称之为“人”的形态复活，永远都无法找到自我，永远带着这个诅咒活下去——永远都是可悲的一个肉块。

“我”发出绝望的惨叫，这叫声仅仅能震动一下这堆未成型的肉块，却无法形成声音。无处可去的风在废墟间飞舞，将断壁残垣上的瓦砾吹落，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轰鸣的雷声。

这是宣告了世界终结的到来，永劫之刻即将完结，可怜的羔羊将在混沌的无限中继续彷徨，直到世界奏响新旋律的那一天。

第五话解读

吉村孝昭／吉村克昭／刈割／不入谷教会／1989年／16点33分08秒

这是《羽生蛇村异闻录》的最后一话——第五话……这一话主要描述的是1976年的泥石流灾难中被卷入坎坷命运的一对双胞胎兄弟的故事，救赎的时刻真的会来临么？

终于到了最终一话了，第五话是为了《死魂曲官方攻略本》而专门创作出来的，主要描写了一对双胞胎兄弟的故事。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被坎坷的命运所拆散，分别踏上了光明与黑暗的人生之路。他们的命运在羽生蛇村的诅咒与因果定律中再次交错，当光与影合而为一时，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最终他们会得到救赎么？

这对双胞胎的名字是吉村孝昭与吉村克昭。他们在1976年的泥石流灾害之夜，从父母的身边被分别带到了牧野家和宫田家。牧野家世代都担任着不入谷教会的求导师一职，通过真鱼教的祭祀活动在表面上支撑着村子。如果把牧野家比喻成“光”的话，那么宫田家就是作为“影”的存在。世代都是村医的宫田家为了支撑这个有着邪恶诅咒的羽生蛇村，接受了无数肮脏的工作。在这样一种关系下，长得一模一样的吉村孝昭和吉村克昭两兄弟的人生就这样被区分开。这种明暗的双重性也决定了双胞胎的特殊性格，那就是“假面”和“阴影”。

故事开篇中的葬礼场面，死者是

前任求导师牧野怜治。他自从1976年仪式失败以来就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他的人生在经历了屈辱与悔悟之后终于落下了帷幕，而作为下一任求导师继承怜治衣钵的牧野庆，也就是双胞胎中的哥哥——吉村孝昭。另一方面弟弟吉村克昭以“宫田司郎”的身分继承了村医宫田家的香火，实际上他的内心是极其不平静的。为了支持作为“光”的牧野家，自己的双手却要沾满鲜血。虽然有着相同的脸和相同的肉体，却被事先划分为“白羊”与“黑羊”。

“为什么自己是宫田司郎？”

这个问了无数次却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使宫田内心里的阴影变得越来越大……另外宫田绞杀护士恩田美奈的理由，就是因为她说的那句“什么啊？”深深地刺激到了宫田对牧野复杂的心态。宫田（吉村克昭）对哥哥牧野（吉村孝昭）的矛盾心理一下子喷发出来的就是在游戏中（第三日上午7点42分44秒）尸人巢穴·中央交叉点的场面。正如“交叉点”这个字面的意义那样，那是牧野与宫田的人生交叉点。在这里，吉村克昭的“假面”与“阴影”终于融合在一起。

意味比较深刻的是在牧野和宫田的成长过程中，他们都会做同一个梦——从黑暗中断断续续地传来少女的呼唤声。当然，这个梦就是被囚禁在宫田医院地下室中的美耶子所传递的信息。缺乏行动能力的牧野，对美耶子“不要相信那个女人”的警告无动于衷，而是软弱地向比沙子寻求安慰。而另一方面宫田将美耶子传递过来的信息铭记在心，虽然他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那个东西”，但在游戏中期他还是从美耶子那里得到了宇理炎，结果在《死魂曲》正篇的故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登场人物』

◆吉村孝昭

吉村夫妻所生的双胞胎中的哥哥。被不入谷教会的求导师牧野怜治所收养，改名为“牧野庆”。是个优柔寡断而又缺乏行动能力的人物。

◆吉村克昭

吉村夫妻所生的双胞胎中的弟弟。被村医宫田家所收养，改名为“宫田司郎”。由于行动能力和判断力比较强，所以经常会做出过激行为。

◆黑暗中的少女

1976年被比沙子囚禁在宫田医院地下室中的美耶子。虽然她已经木乃伊化，但还是不停地用意念在警告村民们八尾比沙子的危险性。

◆宫田医院地下实验室中的老太婆

克昭在宫田医院地下室中发现的老太婆，就是在第一话最后出现的“犬尸人化的吉川菜美子”。拿着手术刀的克昭，在那个时候对菜美子做了什么，恐怕永远都是一个谜了。

白衣的燃烧碎片

隐约还能从上面看出“宫田”的名字。枪击牧野并将其身分夺走的宫田，为了告别过去作为“宫田医生”的自己，



于是将这件白衣服烧毁了。

SIREN

幻想传说 TALES OF PHANTASIA

テイルズ オブ ファンタジア

沉寂的历史

原著／祭纪りゅーじ　译／子云

前情提要

由于盟国阿尔法尼斯坦中途退出以及魔导炮实验中的爆炸，米特加鲁兹陷入了困境。为了寻求帮助，爱德华·D·莫里森离开首都，只身前往阿尔法尼斯坦。就在他离开的当天，米特加鲁兹与达奥斯军队之间的战争在瓦尔哈拉平原上爆发了，史称“瓦尔哈拉战役”。战争持续了五年，却依然没有结束的迹象，孤立无援的米特加鲁的国力渐渐消耗殆尽。爱德华的回归终于给人们带来了一丝希望，阿尔法尼斯坦将继续参战，而魔导炮的研究也有了新的突破。就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一个令人生畏的身影出现在米特加鲁兹首都——维诺娜·匹克福德回来了，她的改变令所有人都震惊不已，那个曾经活泼的马戏团台柱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只为复仇而生的冷酷战士。在维诺娜的胁迫下，米特加鲁兹国王同意让她参战。战斗中，魔导炮的发射让人们见识到了那可怕的威力，而第二次发射却导致了更加严重的后果……

登场人物简介



维诺娜·匹克福德

本作的主人公，曾是个天真烂漫的少女，马戏团的台柱。在失踪了五年之后，维诺娜再度出现在米特加鲁兹都城，而这时，她早已变成了一个一心只想着复仇的冷酷战士……



达奥斯

出现在维诺娜面前的神秘青年，曾为拯救故乡而寻找“巨大之实”，需要依靠玛娜维持体力。达奥斯回到古城后，在那里发生的一切却让他成了全人类的敌人……



爱德华·D·莫里森

十分热衷于研究的学者，对维诺娜的秘密非常感兴趣，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因此一直被维诺娜所厌恶。爱德华是特里尼克斯·D·莫里森的祖先。



大大咧咧、桀骜不驯的剑士，曾担任尤格利特贵族的保镖，之后来到米特加鲁兹，成了一名佣兵，梦想是在故乡开设剑术道场。阿兰是克雷斯·艾尔文的祖先。

阿兰·艾尔文



法术师的开山鼻祖，见习僧侣，战争期间主要在米特加鲁兹担任医务兵工作。凯萝尔无法容忍任何不正当行为，平时总是彬彬有礼，是敏特·安德妮特的祖先。

凯萝尔·安德妮特

第6幕

4207

〔下部〕

爆炸的轰鸣声并不是来自达奥斯城，而是发射魔导炮的王城。王城的主塔上燃起了熊熊烈焰，伴随着耀眼的闪光，火舌喷射而出，接着在内部继续引起爆炸，主塔轰然倒塌，黑烟冲天而起。确切的原因不得而知，应当是内部的魔导炮首先爆炸，接着连同主塔一起毁灭了。

目击了这可怕一幕的米特加鲁兹士兵动摇了。从某些角度来看，仿佛整个都城都在燃烧一样，只让人觉得战争已无获胜的希望。

“哎呀呀，真是不得了啊。”阿兰耸耸肩，嘲笑米特加鲁兹又干了多余的事。

得知已经失去魔导炮，甚至误认为都城已经陷落，士兵的士气不断跌落。这种情况与被敌人攻陷没什么区别。

“咱们先撤退吧。”

“……嗯？啊，是啊……”听到阿兰的提案，正看着都城发呆的爱德华点点头。

但维诺娜却完全没有回去的打算，她径直朝达奥斯城走去。

“喂喂，老大，再怎么说那也太危险了吧？那些怪物肯定察觉到咱们这边的士气下降了，现在去的话只会自讨苦吃。”虽然阿兰试图阻止，但维诺娜却置若罔闻。她继续加快脚步，朝北方跑去。

正在困惑的阿兰终于明白维诺娜为什么要继续前进了，包裹着达奥斯城的瘴气此时早已烟消云散。魔导炮的第二次攻击划过地面，剥离了产生瘴气的土壤。现在正是进攻达奥斯城的绝佳时机。

“歪打正着，真走运。”阿兰追着头也不回直奔古城的维诺娜，他就像被人抓住

了头发一样，不停地回头望向都城，而爱德华就跟在后面。

与维诺娜等人一样，还有一个军团也正朝着达奥斯城前进，那正是协助因魔导炮的消失而士气低落的米特加鲁兹的阿尔法尼斯坦军队。

“不要害怕！敌人的数量根本不堪一击！现在还不是逃跑的时候！”冲在最前面、骑马挥剑的是阿尔法尼斯坦第一王子雷亚德。就好像是为了赎清因自己的失态而导致整个国家陷入混乱的过失一样，他亲自率军前来援助米特加鲁兹。

而在另一个地方，也有一群人正在准备行动。

平原的一角，生长着一片茂盛的白桦林。几个人影从白桦林中走出，向着决战之地——达奥斯城前进。

终于出现了转机。

持续了五年之久的战争即将迎来终结，所有的一切都向着魔王的城堡进发……

注意到这个强行突破的好机会的人不只有维诺娜一行。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有一部分佣兵开始攻城。这群人完全没有一点儿爱国之心倒似乎是件万幸的事，为了能多得到赏金，佣兵们正和守在城中的怪物拼搏。城中已经没有瘴气，空气充满了每一个角落。从达奥斯城没有发生过战斗这一点来看，瘴气应当只出现在战斗进行过的地方。如果不是被尸体覆盖的战场，大概就不会出现。

不管怎么说，战斗能让人感到爽快。

佣兵们肆意挥动着剑、斧和枪，将怪物一只只地打倒。而维诺娜、阿兰和爱德华三人正往那边赶去。

“哎呀，是同行——见鬼去吧。”看着已经到达的佣兵，阿兰不禁感叹道，同时轻松打倒了一只从旁边飞过来的怪物。“这是什么东西啊。”阿兰低头看着怪物，一旁的爱德华皱了皱眉。那怪物有着和人类完全不一样的外表，但却身穿铠甲，手中握剑，姿态与人类有几分相似。不过，它们背上的翅膀和一直咧到耳朵边的嘴却否定了这一点。

与其说是怪物，倒不如说是恶魔。

“六年前我也见过这种东西。”维诺娜用弩将袭击而来的怪物射成蜂窝，同时回答了阿兰的问题。

放眼望去，充斥在达奥斯城里的怪物基本都是以前没有见到过的类型。有些如果没有头上的角，甚至和人类一模一样。

“那面墙……”维诺娜自言自语着。当她看到新种类的怪物时，六年前在这座古城中，以及后来在尤格利特出现的怪物进进出出的奇怪墙壁再次现身。

那面墙还会在这座古城中出现么？

那面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那应该不是达奥斯手上的东西。在尤格利特，墙是为了对抗他，而由魔法师召唤出来的。

相互对抗的东西会在这座城里出现么?

维诺娜脑海中的疑问一个接着一个地浮现出来。

“喂，老大，虽然知道你在想事情，不过你是不是该确定一下咱们到底是进还是退？”阿兰挡在被敌人锁定的维诺娜面前，替她杀死了怪物。

回过神来的维诺娜看了看周围。她从大厅的角落里找到一条路，然后什么也没有说便跑了过去。

“你知道达奥斯在什么地方吗？”阿兰紧紧跟在她身后。

“不知道。预感而已。”维诺娜干脆地回答道，然后继续跑着。

“女人真可怕。”阿兰拉了一把早已跑不动的爱德华，又紧跟在维诺娜身后。

这五年来，古城已被改装，内部构造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达奥斯抬头仰望星空的地方早已不存在，现在成了连接楼梯和走廊的路。

“魔王的品位还真不错啊。”道路的墙壁上，挂着无数的镜子，阿兰在一面镜子前停下脚步，整理了一下头发。

不仅仅是镜子，这里的每一个地方都装点着铠甲、剑、雕像以及各种各样的艺术品。

“别开玩笑了，这些可不是达奥斯想要的东西。”维诺娜用弩打碎了身边的一支花瓶，愤怒地说道。

“哦？那也是你的预感？”

“达奥斯想要的，可不是这些东西。”爱德华代替情绪激动的维诺娜，回答了阿兰的问题。

达奥斯想要的东西只有一样——能够令故乡重生的巨大之实。他根本不会在意什么艺术品。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有人指挥改造城堡，并在内部装饰了艺术品，那人正藏在达奥斯身后，暗中行动着。

“挑起战争的并不是达奥斯，他的心还留在这边。一定要在他走远之前阻止他！”维诺娜的眼中闪着光芒，她相信，一定可以说服达奥斯。

“那样可就麻烦了。”不知从哪儿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听到那个声音后，爱德华猛地皱起了眉头。

维诺娜停下脚步，做好了攻击的准备。她仔细观察着周围，寻找声音的主人，接着把目光停留在阿兰身上，将弩瞄准了他。

“我说老大，别这样……“阿兰举起双手，慢慢向后退去。不过很快他就注意到维诺娜的意图，之后迅速用剑劈开了身旁的镜子。阿兰刚刚往后退去，被劈成两半的镜子里就现出了一个人影。

“你是……”看到那个人影，爱德华不禁叫了出来。

“好久不见了，莫里森。”从镜子里走出的女人是维诺娜从没见过的。不过从女人的话中判断，她应该和爱德华认识。

“贾、贾米尔！”爱德华惊愕地看着眼前的这个女人，她鲜红的嘴唇泛起了一丝微笑。

“那时候可真疼呀。我的头被砍掉，实在是太疼了，所以就复活了。”女人兴奋地看着呆立的爱德华，开玩笑似的说道。

那个女人是在瓦尔哈拉战役开战时操纵阿尔法尼斯坦王子，让阿尔法尼斯坦退出战争的魔法师。这场战争之所以持续了五年，她的存在也是原因之一。但是，爱德华到达阿尔法尼斯坦之后，她便被就地正法了。当时，爱德华亲眼见到了处决的现场。

但那个魔法师却活了下来，现在就站在眼前阴险地笑着。正当爱德华疑惑被处决的是否真是本人时，另一个从镜子里走出来的人回答了他的困惑。

“即使被砍头，我们也不会死的。”新出现的人影是维诺娜在尤格利特遇到的魔法师迪米特尔，曾为莉雅一家报仇而要求维诺娜协助探查真相的青年。

接着，第三个人也从镜子里走了出来。

“杰斯特纳！”看着继迪米特尔之后出现的杰斯特纳，爱德华睁大了眼睛。瓦尔哈拉战役开始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身影，没想到他竟然会出现在达奥斯城。

“真是的，明明是学者，却连一点儿头脑都没有。”杰斯特纳嘲笑着完全无法理解这三人出现意义的爱德华。

“你们好像很想知道理由。”看着同样无法掩饰困惑的维诺娜，迪米特尔问道。

“因为我们并不是人类。”杰斯特纳将真相告诉给了维诺娜等人。但即使如此，几人依然不明所以，杰斯特纳无奈地看着他们，继续往下说着：“我们是从魔界来的魔族，也就是恶魔。”

魔界——那是存在于远离这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如果说诸神居住的天界被称作“天国”，魔族居住的世界便相当于地狱。瘴气卷起漩涡，惨叫和哀嚎直冲深红的天空，腐烂的大地喷涌着鲜血，那完全是一个疯狂的世界。

杰斯特纳等人就是来自魔界，他们是为战争做准备的。魔界正打算进攻天界，他们要吞噬天使，将诸神四分五裂，让天界变得一片混乱。所以，他们必须要先掌控人间，因为人间是魔界与天界的分水岭，不通过这里就无法进攻天界。因此魔界只好先攻下人间，一旦成功，他们就会把这里当成战略据点。但是，将魔爪伸向人间的魔界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障碍，计划不得不中止。生长在尤格利特的精灵之树伊格德雷西尔会产生自然活性元素玛娜，而玛娜是能够让魔族染病的力量。像杰斯特纳等人一样的上级魔族在充满玛娜的人间也可以长时间生存，偶尔他们会回到魔界，沐浴在瘴气下，然后继续在人间停留。

但是，在战略上具有重要价值的低级魔族只要接触到玛娜，就会立刻腐朽、死亡，就像人类接触到瘴气一样。无法输送精锐兵力，只能依靠身为指挥官的上级魔族，那样是无法与天界战斗的。于是魔界又想出了新的计策——将玛娜从人间消除。

如果玛娜消失，伊格德雷西尔枯萎的话，低级魔族的入侵便成为了可能。因此，魔界派出了杰斯特纳等人。

看到还在研究中的魔科学时，他们便协助将其完成了。魔科学完成后，只要不断使用，玛娜就会枯竭，伊格德雷西尔也会枯萎。伊格德雷西尔枯萎，便不会再产生玛娜，这正是魔族所盼望的结果。

在达奥斯的军队进行杀戮的背后，竟然隐藏着如此惊人的事态，爱德华和阿兰惊讶得说不出一句话。只有维诺娜依然用敏锐的眼光盯着杰斯特纳，等待着“答案”。

接着，杰斯特纳说出了“答案”：“逃跑的斯卡雷特想把魔科学的真相泄露给尤格利特的豪族，我们只好让他付出了血的代价。让迪米特尔潜入尤格利特看来是个正确的决定。斯卡雷特那家伙如果不是为了无聊的正义感，也不至于送命。”杰斯特纳有些厌烦地将他指使迪米特尔杀害莉雅一家以及之后毁掉整个哈梅尔村的真相告诉了众人。

这是为了让人们相信达奥斯军队的强大力量而使用的伎俩。越是强大的力量，就越能刺激米特加鲁兹，魔科学也就可以早日完成了。

“大炮爆炸也是你干的？”联想到魔导炮的爆炸，阿兰问道。

“怎可能，那对我们来说可是个宝贝，总不能给毁了吧，其实是那位伟大的学者大人干的好事。”杰斯特纳看着爱德华，说他为了防止魔导炮再次发射，而安装了爆破装置。

“是不是？”杰斯特纳向爱德华确认是否属实。爱德华只是痛苦地将脸侧了过去，一言不发。

“不过你还是太嫩了，爱德华。用积蓄的玛娜爆破是个失败的做法，因为那样就必须再吸取一次玛娜。不过托你的洪福，这一带的玛娜已经完全消失了。”爱德华的失策为杰斯特纳等人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结果。而且战争持续得越久，对魔族来说就越有利。瓦尔哈拉平原一带因战争而充斥着鲜血和士兵们的怨念，大地也溃烂了。这里变得很容易产生瘴气，于是成了魔界攻入人间的踏板。

“连接魔界与人间的道路很快就要完成了，魔界的入口——地狱之门即将打开，那时我们魔族将彻底占领人间，把这个世界变成地狱！”狂笑着的杰斯特纳开始产生变化，他的身体膨胀起来，被发达的肌肉包裹着，双脚渐渐融合为一只，成了一个半身为巨蟒的魔兽。“在地狱之门打开之前，我们必须让达奥斯成为全人类的敌人。为了不让他改变，你们就得死在这里！”杰斯特纳的咆哮震撼着整个城堡。维诺娜等待了五年的复仇时机终于到了。

维诺娜射出的箭追踪着杰斯特纳和迪米特尔。她灵巧地闪避开两人的攻击，每一支射出的箭都正中目标。

“别忘了，这里就等同于魔界！”可是，每一次命中都无法给嘲笑维诺娜的两人

造成伤害。玛娜消失后，他们又获得了原本的力量，即使受伤，也会立刻恢复。用既不是斩杀也不是殴打的箭进行攻击，只会消耗箭和体力。维诺娜渐渐由攻转防，显得相当辛苦。这时，阿兰急忙赶过来，用剑抵挡住了杰斯特纳正砸向维诺娜的尾巴。

“老大，咱们要分分工了！我在前面顶着，你在后面进行牵制！”

“让开！这是我的战斗，不要随便插手！”维诺娜无视阿兰的提议，继续独自战斗。她一边灵巧地捡起已被射出的箭，一边对敌人发起攻击。

“哎？是吗……” 阿兰用剑牵制住杰斯特纳的进攻，稍显无趣地责问道。不过，他还是擅自将其解释为“只要不杀死他们就可以”，然后大喊着冲了上去。他像挥舞棒子一样挥着剑，开始牵制杰斯特纳。维诺娜对阿兰的擅自行动很是不满，但正当她想去阻止时，一个火焰魔法拦住了她的去路。

“别忘了还有我在。”全身被摇曳着的蓝色火焰包裹的迪米特尔笑道。

“我怎么可能忘了你？这五年来我一直在等着杀害莉雅的家伙出现呢！”不得已，维诺娜只得先放任阿兰，将目标集中在迪米特尔身上。她不断躲闪着迪米特尔的魔法，然后再次展开了攻击。

维诺娜在挂满了镜子的走廊上跑着，一边躲避一边展开进攻。她跳出走廊，落在楼梯上，然后向迪米特尔射出了箭。但攻击似乎完全没有用。迪米特尔是魔法师，因此为了使用魔法，必须咏唱咒文，而这个时候他完全处于无防备状态。维诺娜抓住迪米特尔毫无防范的时机，精准地射中了他，但却依然无法对其造成丝毫伤害。迪米特尔面不改色地拔出身上的箭，把它们扔到地上，然后继续使用魔法攻击维诺娜。

就像在海边遇到的岩石怪物一样，如果不是粉身碎骨，魔族是不会被打倒的。维诺娜一边考虑对策，一边继续奔跑。那如行云流水一般的动作却失策了，维诺娜注意到时，发现自己已经走进了走廊的一条死路里。她的身后是一堵墙，行动完全被阻塞了。看着仿佛在空中滑动的迪米特尔正不断接近自己，维诺娜咬了咬牙。

“你实在是太美了，仇恨让你与我更加接近。”追着维诺娜的迪米特尔心情突然变得很好，他停止了攻击。

“真是谢谢了。”

“怎么样？如果愿意和我联手，我就让你作为我的属下，成为魔界的一员。”

“……是啊，怎么办才好呢？”维诺娜就像死了心一样让肩放松了下来。暗笑着的迪米特尔落到地上，慢慢向她走去，然后把手托在了她那纤细的下巴上。

维诺娜的脸扬了起来，她将那双充满魅惑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做你的奴隶还不如跟猪一起睡！白痴！”维诺娜朝迪米特尔的脸上吐了口口水，接着迅速弯下腰，将手伸向后背，然后抽出了一根一掌长的绳子。刹那之间，一柄与她身高差不多的弓如翅膀一般从披风下张开了。

“！”

长枪一般的箭射向迪米特尔，贯穿了他的胸部，他被箭的威力击飞，被牢牢钉在

天花板上。

“命中率太低，所以只好等你靠近了。”维诺娜脱下披风，把背上的大弩指给迪米特尔看。那是一柄从头顶直到膝盖长的弩，以前在马戏团表演时的改良版。

“就凭你一个人类！啊啊啊！哇啊啊啊！”依然被箭射穿了的迪米特尔企图用魔法反击，突然他发出了痛苦的喊叫，插在他身上的箭释放出了光波。

“很惊讶吧？这是妖精的魔弓。”得到右手的义肢后，维诺娜去了已成为废墟的哈梅尔村。她在莉雅的墓前说出了自己已经找回战斗能力的事，并发誓一定要复仇，为莉雅，也为被卷进哈梅尔毁灭事件的马戏团。那时，维诺娜在墓地遇到了一个半妖精少女，就是莉雅生前所说的那个密友。得知维诺娜的来历后，少女叹了口气。莉雅的灵魂在死后依然留在这个世上，并借助少女的身体寻找仇人。但是，她们最终没能找到仇人，莉雅的灵魂也开始在世间徘徊，最后对少女说，如果有一天遇到了维诺娜，一定要照顾好她。之后，维诺娜借助半妖精少女的魔力，对弩进行改良，使其变成了一柄可以将积蓄的魔力灌输到箭上的魔弓。“而且那支箭还是用伊格德雷西尔的树枝做成的。幸好你是魔族，魔族最怕的东西是什么？当然是伊格德雷西尔了。”看着被箭释放的光波撕裂、痛苦喊叫的迪米特尔，维诺娜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恍惚的微笑，“喂，很疼么？很痛苦？有多痛苦？继续喊叫挣扎啊！求我饶命啊！你那个样子我完全不知道你到底有多痛苦！我得把你死时的痛苦都告诉莉雅和马戏团的人！喂，我说！”维诺娜就像恳求一般地喊道。

迪米特尔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容，他无力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你果然适合变成魔族……”

迪米特尔的身体被箭的光波彻底撕碎，化作灰烬落在地上。在残留着战斗痕迹的走廊里，维诺娜呆立在飞舞的灰烬中，脸颊上划过了灰色的泪水。

维诺娜与迪米特尔的战斗结束后，另一场战斗也在继续着。

爱德华与贾米尔之间的战斗。

爱德华被恢复了魔族力量的贾米尔压制，陷入了苦战之中。魔法反击被回避，他只能一直后退，直到入口的大厅，远离了维诺娜等人。爱德华的魔力早已用光，他只得转用逃跑战术。在这座玛娜完全消失的城里，他只能把体内至今为止积蓄的魔力消耗掉。魔法是一种以精灵为力量根源的精灵术，可以利用玛娜借助、使用精灵之力。其中还有直接将精灵召唤到战场进行战斗的魔法。

与此相对的，贾米尔和迪米特尔等人使用的魔法则是魔族先天拥有的超能力，就和大气会在人体移动时流动这种自然现象一样平常。也就是说，只要挥挥手，动动身体，魔族可以利用一切来施放魔法。只要还活着就能无限使用魔法的贾米尔和受到制约的爱德华之间的战斗从一开始就已分出胜负。魔力和体力都即将枯竭的爱德华被困



在楼梯中央，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找不到维诺娜和阿兰，也看不到其他同伴的身影。

……抱歉……

爱德华想到留在故乡的妻儿，不禁长长叹了口气。

“哦？这就结束了？真没意思。”追赶而来的贾米尔皱着眉头，走上了楼梯。她一边掸去粘在螺旋状犄角上的灰尘，一边露出恶作剧似的笑容，低头看着爱德华。“算了，反正我对你也没兴趣，赶快把你杀掉，然后再到那位王子殿下身边玩好了。”她的双眼眯得很细，眼中闪着异样的光芒。包裹她全身的深红色长裙飘舞着，魔力伴随着黑色的波动喷射而出。楼梯的石料被波动震碎，墙壁和天花板上出现了龟裂。碎片被卷入波动之中，朝无力反击的爱德华紧逼过去。接着……

叮铃……

清脆的铃声响起，同时一个少女的声音传来：“请站起来！”

贾米尔搜寻着声音的主人，往四周看去。蹲在她脚下的爱德华也显得困惑不解。突然一股力量充满了他的身体，而明白那是魔力并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接着，爱德华开始咏唱咒文：“光芒啊！”他用魔法对贾米尔发动了攻击。

“我说过了吧？承受这种程度的攻击，我马上就能复活。明明是个学者……却完全……没有学习……能力……”满脸讽刺笑容的贾米尔被从虚空中降下的金色的雨击中，巨大的伤口遍布她全身，金雨消失之后，只留下了一捧灰烬。伴随着锡杖的金属撞击声，爱德华的身边出现了几个白色的身影。

“……你不是……”看着领头的少女，爱德华一下子屏住了呼吸。

“久等了，我是白魔法师凯萝尔·安德妮特。为了成为战士们的后盾，我从白桦林的神马——独角兽那里借来力量，得到了回复魔法。”及时赶到的是不久前从米特加鲁兹首都神秘消失的僧侣凯萝尔以及她的同伴。“我和这位先生继续前进，请各位去协助城里的战士们。”听到凯萝尔的话，僧侣们便朝着在城里战斗的人走去。

“……我听说过回复魔法，那是我们使用的破坏魔法所无法做到的回复和支援魔法……原来是以独角兽的力量为根源啊……”爱德华一边被凯萝尔的魔法治疗，一边感叹道。

“我希望它能被称为‘法术’。”治疗结束，凯萝尔站了起来。伤口已经完全恢复，连一点儿疤痕都没有留下。对此爱德华只能不停地赞叹。

“这样下去，被打倒的怪物还会复活。没有时间了，咱们必须赶在地狱之门打开前结束战争。”从独角兽那里得知事情经过的凯萝尔开始催促爱德华。

“是啊，说得没错……这个地方的玛娜已经消失了，这家伙还会复活吧。”看着变成一团灰烬的贾米尔，爱德华点了点头。他带着凯萝尔，急忙往维诺娜和阿兰身边赶去。

打败迪米特尔后，维诺娜赶到阿兰身边，开始与杰斯特纳战斗。她强行拒绝了帮助，独自一人继续攻击着。突然，正无聊地站在走廊角落里观战的阿兰注意到了跑回来的爱德华和凯萝尔：“哟，学者老师，你还活着啊。嗯？啊！你不是那个嚣张的小丫头吗！”

“哦？你也没事啊。真是可惜。”凯萝尔用锡杖拨开阿兰的手，转过身去。

“……维诺娜！不好，她快撑不住了……”爱德华无视阿兰与凯萝尔的争执，将目光停留在了维诺娜的身上。虽然她还在努力招架，但情况似乎很不妙。“阿兰！你到底在这儿干什么呢！”爱德华朝旁观的阿兰大吼道。

“啊？干什么？观战啊。”阿兰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干脆地回答了爱德华。

“观战？”

“没办法啊，我倒是想帮忙，可是那女人就是不领情，我又不能怎么样。”虽然碰了钉子，但阿兰还是几次想帮忙。可每次他都被维诺娜的弩威胁，也只好放弃了。

“那你就观战么！算了，还是我来吧！”爱德华用凯萝尔分与的魔力，开始咏唱咒文。

但阿兰的剑从一旁伸过来，阻止了爱德华：“算了算了……不管是死是活，如果因为你而没能亲手报仇，那女人饶不了你的。”

“但是我有补偿她的义务！把她的人生搅得一团乱的人是我！我不能再让她受到伤害了！”

听完爱德华必须帮助维诺娜的理由，阿兰讽刺地笑了：“你那单纯的满足感可是会让那女人发疯的。”

即使被杰斯特纳追赶，被压制，维诺娜的脸上依然可以看到一丝诡异的笑容。她那颗早已疯狂了五年的心为这终于到来的复仇时刻而欢呼雀跃着。

满身疮痍的维诺娜终于无力再逃，她只能承受杰斯特纳的攻击，皮肤被撕裂，骨头被折断，知觉正一点点消失。杰斯特纳已经厌烦了追逐完全不进行抵抗的维诺娜，他做好了结束战斗的准备，用一只手死死地掐住维诺娜的脖子："我可是侯爵等级的上级魔族，比我低了两级的迪米特尔子爵跟我可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上的。而且他是保守派那群白痴派出的大使，是负责和人类交流这种蠢事的废物。解决斯卡雷特还花了那么长时间，我们真是志不同，道不合。"

"……就是说，如果没有你的唆使……谁都……不会死……吧。"维诺娜的四肢颤抖着，她断断续续地说道。

"没错。放心吧，你马上也会随他们而去的——啊，不过达奥斯你就死心了吧，他是献给魔界之王的贡品。"

在狂笑的杰斯特纳手中，维诺娜闭上了双眼，她的头发飘动起来，全身的肌肉也开始颤动："达奥斯是我的！"维诺娜将右手插进了杰斯特纳的口中，接着里面发出一阵爆炸声，白烟从他的嘴角冒了出来。突然……

"哇啊啊！"杰斯特纳把维诺娜扔了出去，然后倒在地上痛苦地挣扎着，尾巴胡乱撞击着周围的墙壁和地面，喉咙里发出了痛苦的叫声。

"这可是精炼而成的高纯度液体玛娜，比魔法师使用的回复药的浓度高了三十倍。"被扔在地上的维诺娜用仿佛是杀戮一般的目光盯着痛苦不堪的杰斯特纳。她的右手从肘部往下便不见了，义肢中安装的液体玛娜胶囊和手臂一起被射进了杰斯特纳的身体里。"我想达奥斯可能会觉得疲劳，所以为他带来的。不过看来只要你死了，我就能把他带走，所以给你用了。"

玛娜直接在身体里流淌，就连上级魔族也承受不住。杰斯特纳的双手和尾尖开始变硬，然后化作了灰烬。维诺娜将目光从渐渐消失的杰斯特纳身上移开，用尽力气站起身，朝达奥斯的方向走去。正当她扶着墙往前走时，阿兰突然大叫出来："小心身后！"

但却为时已晚。

只剩下头部和身体的杰斯特纳猛地跳起来，从后面偷袭维诺娜，咬住了她的腰部，无数像刀子一样尖利的牙齿呲了出来。不过由于有身后的大型弩保护，维诺娜总算保住了一条命。但接下来杰斯特纳的牙齿却在她的胸部至腹部的地方撕开了一条长长的伤口。

"太迟了！地狱之门已经开始打开，现在才去已经晚了！"杰斯特纳只留下一阵狂笑，也化为灰烬消失了。

维诺娜不停地咳着，嘴里吐出鲜血，倒在了地上。她的身体开始抽搐，血从腹部

的伤口流出，在地面上凝结成块。

“凯萝尔，快用回复魔法！”爱德华赶忙冲了过去，同时拜托凯萝尔进行治疗。凯萝尔跪在维诺娜身边，将手掌放在她的腹部，然后开始咏唱咒文。纯白的淡淡光芒包围着手掌，接着化作粒子在伤口处舞动。

维诺娜的伤口开始愈合，她不禁感到困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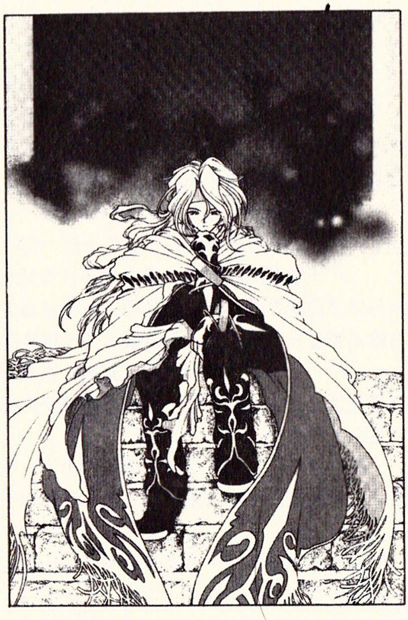
“她是凯萝尔·安德妮特，能够使用回复魔法。”爱德华代替专心治疗的凯萝尔向维诺娜解释着。维诺娜不可思议地看着凯萝尔，然后愤怒地盯住了她的耳朵。一个独角兽形状的耳饰正来回摇摆着，看到那个耳饰，维诺娜明白了一切，她一下子拨开了凯萝尔的手：“我绝对不会借助你的力量！”把凯萝尔推开后，维诺娜一只手伸向被杰斯特纳的最后一击打得粉碎的弩，然后从碎片之中取出弓弦部分，将其当作拐杖，站起身来。“……不会承认的。我绝对不会承认那种事。”维诺娜小声念叨着，继续向前走去。

阿兰向满脸困惑的凯萝尔示意放弃，爱德华看着维诺娜渐渐远去的背影，死死握紧了拳头。

达奥斯正身处于城堡最上层的房间里。在有祭坛的房间中，他坐在台阶上，把手搭在膝盖上，拳头放在嘴边，轻轻弯下了腰。他身后矗立着那面丑陋的墙壁。墙从中间向两边敞开，缝隙之间是充斥在空中的怪物。察觉到玛娜已经消失，魔界正等待着将精兵——低级魔族派往人间的时机，他们正疯狂地拥挤在一起，在缝隙的另一侧集合起来。

那便是“地狱之门”，连接人间与魔界的道路。门已经逐渐打开，怪物即将从中蜂拥而出。门上装点着的人与兽的浮雕发出惨叫声、抽泣声，仿佛预示着人间遭到怪物蹂躏的时刻即将来临。

令人作呕的浮雕发出的叫声充满了整个房间，而维诺娜正站在房间门口。她将眼睛眯起，怀念地看着坐在



祭坛上的达奥斯。

注意到入口处的维诺娜，达奥斯抬起了头。

“……嗨。从那之后，过了多长时间？”

“五年，已经过去五年了。你比想像中的精神多了，我放心了。”

“啊。偶尔卡兰……不，伊格德雷西尔会分给我一些生命力。”

“是吗……”

“嗯。你呢？”

“我？嗯，我很好。”维诺娜强行忍住腹部的剧痛，脸上浮现出了一丝微笑。她拼命用弓弦撑住身体，但指尖的感觉却越来越微弱，最后还是不支倒地。

达奥斯站起身来，但又坐回到了祭坛上，紧紧用双手抱住低垂的头，一下子将所有的苦恼倾泻而出：“……都是因为我，你承受了太多的不幸！我夺走了你所有重要的东西！”

“没有那回事，因为还有达奥斯在嘛。”维诺娜趴在地上，慢慢向达奥斯靠近。她将手伸向台阶，忍住疼痛，一阶阶地往上爬去。

在她的身后，爱德华等人也赶到了。他们在房间门口静静地注视着达奥斯，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这五人静静地在烛影晃动的城堡里，看着时光流逝，对城外冲天的惨叫与咆哮置若罔闻。

长久、长久的沉默令房间凝滞了。

双方都一动不动地站着。

“……没关系的……因为你还能再回到这里……对吧？求求你……回来吧。”维诺娜打破了沉静，恳求道。血从她的小腹渗出，润红了台阶，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无力的微笑。就像在招呼一样，她向达奥斯伸出了自肘部向下便什么都没有的右手。

“可……可我已经是全人类的敌人了……”达奥斯说着，手掌微微抖了一下，仿佛被维诺娜那没有手掌的右手吸引一般，他的手不停地颤动着。

“……我听到过传闻，看来确实只有她能阻止达奥斯了。”从房间入口望着达奥斯与维诺娜的凯萝尔对身边的阿兰低声说道。她感到疯狂杀戮全人类的异族之王只会对维诺娜敞开心扉，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复杂的神情。

“……是啊。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那女人露出那种表情。”阿兰望着维诺娜满是鲜血的侧脸感叹道。那并不是一个穿越了战场的冷酷战士，而是一个看着自己心爱之人的少女。

静静望着眼前这一切的爱德华做出了一些细微的动作。他从房间入口往后退了一步，双手在披风下做着复杂的动作，手掌中不断出现纹章图案，嘴里念念有词地说着什么。

“没有那种事……什么都没有错……全都是……都是杰斯特纳的错！都是那家伙干的！”

“……但……事到如今……”伸向维诺娜的手握成拳，垂了下去。达奥斯狠狠盯着垂落下去的拳，近乎颤抖地死死将其握紧。

痛苦的喊声回荡在整个房间中。

“没错！已经不可能再回头了！事到如今不可能回头了！拜托！你就死在这里吧！就在这里结束吧！”爱德华吼叫着，做着一些让人无法理解的行动，接着冲过了阿兰和凯萝尔。

在维诺娜的脑海中，过去的记忆不断闪现着。曾经在过去看到的“现在”的记忆。她拼尽全身的力气，从台阶上站起来，向达奥斯奔去。与此同时，爱德华也施放了火焰魔法。阿兰毫不犹豫地追着火焰，凯萝尔开始咏唱防护魔法。但无论是阿兰的剑还是凯萝尔的魔法，都没能及时赶上。从空中划过的火焰正中了挡在达奥斯面前的维诺娜。

爆炸声轰鸣，喷射而出的烈焰烧焦了天花板。阿兰、凯萝尔和爱德华在飞散的火花中呆立着。同时……

“！”

火焰消失了，挺身保护维诺娜的达奥斯显现出来。他抱着蹲在地上的维诺娜，身体喷射的金色波动令火焰熄灭。

维诺娜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欣喜的神情。

这还是第一次，在梦中看到的结果可以改变。也许一切都要结束了。

惊喜的维诺娜抬头看着达奥斯，那一瞬间，所有的幻想都烟消云散了。

“你！——”面露凶相的达奥斯愤怒地喊叫着，死死盯住因恐惧而向后退去的爱德华。

“混账！”阿兰对爱德华怒吼道，然后向身边的凯萝尔发出了开始战斗的暗示。

“明白。”凯萝尔应和阿兰的指示，手持锡杖开始咏唱魔法咒文。

达奥斯留下维诺娜，朝准备开始进攻的爱德华等人走去。“……没错，的确是为时已晚。正如你所说，一切都已经不可挽回了。”

达奥斯周身闪耀着的淡金色的波动越来越强，吹灭了摇摆不定的烛火，接着整个房间也开始不住地晃动起来，天花板上坠落的烟尘薄薄地覆盖在了维诺娜的身上。

“……谢谢你给我的那一年。”达奥斯充满了哀伤地对躺在地上的维诺娜微笑道，然后继续向爱德华走去，“既然已经不可挽回，那我不如就像你们所称呼的，彻底变成魔王，让人类从这世上消失，然后用巨大之实去拯救濒死的故乡！“达奥斯的波动几乎令整个房间崩溃，天花板掉落下来，柱子折断，墙壁也被吹飞了。整个房间只剩下地板，成了一个前可望见被夕阳染成血色的大海、后可看到战场的舞台。

“去死吧！愚蠢的低等生物！”达奥斯的怒吼拉开了最后一战的序幕。

“看招！我流合体技！袭爪飞燕脚！”阿兰把从空中对地面发起攻击的技能和足技结合在一起，对达奥斯发动了进攻。但他的攻击被轻易弹开，阿兰只得暂时后退，

与达奥斯拉开距离，同时转身看了看后面的魔法师们。爱德华好像在等待什么似的，没有任何行动。咏唱完咒文的凯萝尔向阿兰使了个眼色，阿兰再次向达奥斯冲去。

“激（攻击力上升）！”凯萝尔使用的魔法让阿兰的剑上带了魔力的光芒。

“好！去死吧！我流超里必杀合体技！冥！空！斩！翔！剑！”留下残像的阿兰消失了，瞬间又出现在达奥斯的身后。带着魔力的剑继续闪着光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不断向达奥斯发起攻击。达奥斯被阿兰的攻击打飞，接着靠在所剩无几的墙壁上，立刻开始了魔法反击。

“tetraspell！”烈火的漩涡疯狂地卷着暴雷，将瓦砾变为利刃，向阿兰等人袭击而去。

“护（防御力上升）！”虽然受到了不小的伤害，但凯萝尔用魔法制造的防御壁还是分散了烈火卷起的漩涡。阿兰立刻冲出魔法防御壁，第三次向达奥斯发起进攻。

“凤凰天驱！差不多也该死了吧！”

以血还血的激烈战斗无休止地持续着。维诺娜从残留在房屋中央的台阶阴影中看着眼前的一切。“……不要杀！不要杀他！”她用空洞的眼神盯着向达奥斯进攻的三人，就像在说梦话一样反复恳求他们。

胜负已见分晓。

无论是生存还是战斗，达奥斯都需要消耗玛娜。在这个玛娜消失的地方，他的气力很快便耗光了。而且阿兰等人还带着能使用回复魔法的凯萝尔，只要有她在，就可以不用担心伤害而继续战斗了。

在向阿兰等人进攻和反击时，达奥斯的疲惫渐渐显现出来。虽然很想帮忙，但维诺娜却连动都不能动，只能倒在台阶的阴影处低声抽泣。

与维诺娜一样，爱德华也留意到了达奥斯的疲惫。他所等待的正是这个时机。爱德华开始咏唱咒文，凝缩剩余的魔力。

达奥斯看到转入施放魔法姿态的爱德华，将目标锁定在了他身上。但是，阿兰却依然执拗地攻击着达奥斯，完全不给他反击的机会。

咒文咏唱完成后，爱德华大叫起来：“原谅我吧，达奥斯！这个世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达奥斯将自己的手臂当作盾抵挡住阿兰的攻击，接着在极近的距离内用魔法打倒阿兰，向准备施放魔法的爱德华跑去：“住手！”

但魔法就在那一瞬间发动了。

“疾雷啊！”

无数的雷枪穿透了达奥斯。蓝白色的雷光遮蔽了夕阳，渲染着舞台。维诺娜无法喊出声来，她只得将手伸向达奥斯。金发被灼烧，皮肤被撕裂，达奥斯惨叫着，准备将最后的力量全部解放，然后和爱德华等人同归于尽。

但正当达奥斯准备自爆的时候，向他伸出手的维诺娜出现在他的视野里。达奥斯微微将脸转向维诺娜，露出了一丝笑容。那之后，一阵遮蔽雷光的刺眼金色烈焰包围

了舞台……

一行人再次睁开眼时，达奥斯的身影已经消失无踪。

并不是爱德华的魔法把达奥斯消灭，而是他掩藏了自己的行踪，大概是使用了时间转移的能力。

舞台上只留下战斗的痕迹，达奥斯消失了。

“……骗人……不是真的吧？”不停寻找着达奥斯的维诺娜大叫着，“把我也带走啊！”

一年的迷惘。

五年的后悔。

成千的牺牲。

上万的叹息。

带着无数的遗憾，战争落下了帷幕……

终幕

地狱之门关闭了。杰斯特纳等人败北，献给魔界之王的祭品也丢失，魔族只得回到魔界。在渐渐闭合的门缝之间，魔族们带着诡异的笑容消失了。只要还有人类的存在，总有一天他们就还会侵袭而来。随着门一起消失的魔族仿佛正在预示着他们在未来的行动。

“……没事吧？”爱德华拍拍坐在地上低垂着头的阿兰，问道。

阿兰抬起头，脸上带着一贯的笑容，一边喘着气一边站了起来：“哈，我可是天下无敌。这点儿伤算不了什么……啊，好疼……”阿兰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上。

“……凯萝尔，能帮他看看吗？”

“这种伤只要用口水就可以治好。”凯萝尔没有理会爱德华的要求，直接走向了昏迷不醒的维诺娜。“回复。”她咏唱完咒文，将手掌摊开，开始施放回复魔法，帮维诺娜止血，回复少许体力。

不一会儿，维诺娜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叹气声。凯萝尔站起身，将目光转向爱德华，然后把食指轻轻放在了嘴唇上。

“……达奥斯！达奥斯呢？”醒来的维诺娜猛地跳起来，仔细搜寻着。

“逃走了，大概是逃到未来去了。”爱德华低头看着维诺娜，回答道。

达奥斯不可能逃到过去——因为如果他逃往过去，干涉历史，“现在”维诺娜就

有消失的可能。从城中向外望去，景象也没有改变，从这一点上也可以判断出达奥斯没有回到过去。

追击着残留的怪物，士兵们开始为战争的终结做准备。平原上到处都是战争的创伤，被西方地平线上仅存的夕阳照射得惨不忍睹。如果达奥斯逃回到过去，这场战争也许就不会爆发了。

达奥斯逃走了。

他成为真正的魔王，准备将人类从这个世界——这颗星球上消灭。

越是前往未来，他的故乡离毁灭就越近。逃往未来，就说明他已经彻底放弃了拯救故乡。这之后的某个时代、某个地点，达奥斯会出现，并开始彻底的杀戮。

“……维诺娜，下次达奥斯应当出现在你已离世的时代。”

如果维诺娜离开这个世界，达奥斯也就不会有什么留恋了。从她的年龄上来推算，达奥斯可能会出现在六十年、八十年或更加久远的未来。

“我将开始准备与达奥斯的战斗。如果在我的有生之年他没有出现，我会让我的儿子们继承遗志。在儿子们的有生之年没有出现，那么就让我的孙子们继续。在遥远的未来，继续守护这个世界，与达奥斯作战。

听到爱德华的决心，维诺娜从腰间取出了弩：“……那么只要在这里杀了你，达奥斯就不会死吧？”维诺娜的箭瞄准了爱德华的头部。

“以后再出现的达奥斯只是个杀人魔王！他不会再像现在这样只是苦恼，而是会亲率大军将人类消灭！知道了这些，怎么还能坐视不理！”

“……然后呢？再次发动战争，牺牲自然界？”

“……也许吧。但是，如果从现在就开始做准备，损失会得到控制！”

“哈……不管怎么样，都会造成损失……少开玩笑了。”维诺娜讽刺地看着爱德华笑道，接着便沉默了。天空被深蓝的夜色包裹，长久的对峙之后，维诺娜扔掉了手中的弩。“……随你便吧，我已经累了……”她捡起一柄代替拐杖的弓，依靠它的支撑走下台阶。她推开了想要帮助她的阿兰，继续向前走去。途中，维诺娜只停下了一刻。

“……人类真卑鄙。”她轻声说道。

消灭达奥斯残余的行动在世界各地开始了。像杰斯特纳一样暗藏在各国中枢机关的魔族一个个被发现并被打倒。其间，米特加鲁兹在阿尔法尼斯坦的帮助下，开始了复兴工作。同时，米特加鲁兹国王给各国送去了申明文书，不过那只是一份掩盖了诸多事实真相的剧本而已。文书中完全没有提及瓦尔哈拉战役的导火索是米特加鲁兹，也没有提到达奥斯的逃亡，只是说所有的问题都已解决。但不管怎样，表面看来事件已解决也是一个事实，世界恢复了和平，人们开始探索下一个时代的发展方向。

爱德华被邀请代替因魔导炮的爆炸而离开人世的莱泽恩，协助米特加鲁兹的重建。国王及其亲信将爱德华视为英雄，并为他在国家上层准备了一席之地。只要有打倒魔王的英雄在，米特加鲁兹在其他国家面前也可以保住颜面了。

但爱德华却拒绝了，他回到了故乡阿尔法尼斯坦。现在已经不是协助国家运作的时刻，他必须为迎击出现在未来的达奥斯做准备。

之后，爱德华与回乡的阿兰和凯萝尔迁居到了尤格利特，在伊格德雷西尔所在的精灵之森附近搭建起房屋，与家人生活在一起。因为爱德华推测，利用时间转移的达奥斯为恢复在战斗中消耗的力量，会前往伊格德雷西尔附近。爱德华将时间转移的研究流传给后世，每天都在期盼着达奥斯的到来，同时还牵挂着分别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的维诺娜。

小镇里回荡着轻快的节奏，乐手演奏的旋律让整个镇子活跃了起来，人们欢呼雀跃着。

云游马戏团来到了镇上，正在广场举行公演。折木、喷火、吞剑等表演让观众应接不暇，手心出汗，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舞台的角落里，一个女子正静静地注视着演出。

身穿燕尾服的女子正是维诺娜。战斗结束后，她开始在世界各地云游，寻找新的同伴，创建了自己的马戏团。虽然现在她自己已经无法站到舞台上，但看着那些聚拢观众的演员们，心情就会变得好起来。维诺娜的心中依然留有阴影，不过她已经可以像从前那样，露出欣慰的微笑了。

又做了梦。

达奥斯在某个时代被打倒的梦依然在继续。

包裹在倒下的达奥斯身边的光芒，是住在伊格德雷西尔的精灵。那是拯救他，将巨大之实带给他，为了让他回故乡而出现的精灵。

虽然不知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但达奥斯一定会得救。

在梦中看到带着巨大之实回归故乡的达奥斯，接下来自己也必须得到救赎。

维诺娜想着。

而第一步便是成立马戏团，开始云游世界。

偶尔，她还会抬起头，仰望星空……

全文完

The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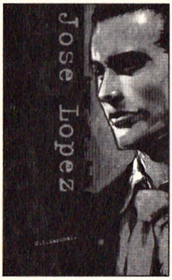
生化危机、自由之路

BIOHAZARD to the Liberty

文/木村睡莲 译/夜蓝

人物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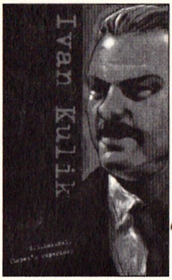
BIOHAZARD to the Liber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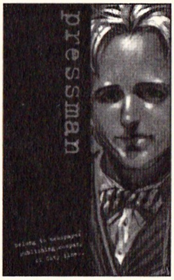
何塞·洛佩斯
Jose Lopez
联邦警官



杰克·特兰普
Jack Tramp
连环杀人犯
（嫌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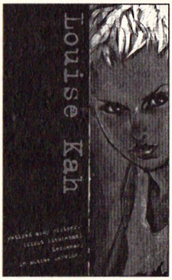
伊万·库里克
Ivan Kulik
联邦警官
（洛佩斯的搭档）



新闻记者
pressman
隶属于《都市时报》出版公司



罗伯特·陈
Robert Chan
安布雷拉制药公司的行政主管
（哲学博士）



露易丝·卡
Louise Kah
退役军人（中尉）
雇佣兵



西尔维亚
Silvia
乘客的女儿

1 何塞·洛佩斯

四月初的利物浦，新一天的开始。

在通往港口的街道稍微向外一些的地方有一条小路，平时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可是就在这条勉强能通过一辆汽车的小路上，一辆出租车以极快的速度瞬间疾驰而过。在出租车的后面有三辆闪着警灯的警车紧追不舍，不一会儿又一辆警车加入了追踪的队伍，只是在街道上留下了一连串的喧嚣。

身材魁梧的出租车司机一边开车一边不停地发抖，令人难以想像的是他这种身材竟然会抖得如此剧烈，连方向盘也是勉强才能握住。从后视镜中看到的依然是紧追在后面的警车顶部不断回旋的警灯，他回想起刚才发生的事，身体的颤抖变得更加剧烈。这时，在后视镜与警灯之间出现了一缕黑色的头发。

洛佩斯用发油很仔细地将自己这头波多黎各人所特有的引以为傲的头发一一定型，此刻他正悠闲地坐在出租车的后排座位上，虽然汽车在坑坑洼洼的小路上飞驰会不时引起一些颠簸，可他还是在用电动剃须刀慢条斯理地刮着胡子。

出租车司机回过头对造成目前这一惨状的罪魁祸首战战兢兢地说道："这位乘客，太危险了！我已经不行了！"

洛佩斯根本不为所动，只是轻轻地回问了司机一句："还没到么？你真的开到最高时速了吗？"

"当然啦！就是因为我开得太快才会被警车追赶啊！再这样下去，还没等到港口就会被他们抓住的！"

"没关系，到时候我会想办法的。"

好不容易刮完了胡子的洛佩斯话音刚落，后排车厢的地板就发出了一声闷响，好像是什么很重的东西掉落的声音。司机透过后视镜向后看去，只见洛佩斯弯下腰将掉在地上的东西捡了起来。直起身体之后，只见他的手上握着一只散发着阴森光芒的贝雷塔M92F手枪，漆黑的枪口令人不寒而栗。洛佩斯将那身名贵西装的衣襟敞开，把手枪又重新放回枪套。

"这里的警察是不配枪的吧？那么说我只要开枪的话，他们就会停下来吧……"

"这、这位乘客……你可不要乱来啊！"司机随后又小声嘟哝道："妈的，我就不应该让这个墨西哥人上车。"

"你说什么？"洛佩斯问道。

"没、没什么……"

"听好了，我是美国人。还有，什么时候能到达目的地？如果迟到的话我就只好自杀了。"

"马上，马上就到！拜托了，请不要在这里！被警察追赶也就算了，难道连车子也要被弄脏吗？"

"你在说什么啊？"洛佩斯歪着脑袋问道。

"你看，已经能看到大门了。"在已经开上街道的出租车的正前方，出现了一个将马路与船坞分隔开的大门，出租车司机刚看到这扇大门，马上就用充满了喜悦的声音喊道。洛佩斯将身体前倾仔细地看了看，随后也和司机一样露出了笑容。

此时看守那扇大门的警卫也开始慌乱地行动起来。看见一辆出租车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向自己这边冲过来，而且后面还紧跟着几台呼啸的警车，于是他们本能地一齐将横在门前的横杆用力固定住。

刚刚出现的笑容一瞬间就从司机的脸上消失了，同样洛佩斯刚才还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也随之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司机随着汽车与大门的距离越来越近，握着方向盘的手也越来越用力。

“我们该怎么办啊？要冲过去吗？”

“应该冲不过去吧，踩刹车！”

“刹、刹车？”

“虽然你开的是英国的出租车，不过也应该有刹车之类的东西吧？想什么呢，赶紧踩啊！”

“可以踩吗？如果踩刹车的话，车子就会停下啊！”

“废话！”

“停下的话，那帮警察就会把我们包围啊！”

“就这样冲过去的话，一定会受伤的。”

“被包围的话，你会被警察拘捕的。”

“我都说了，到时候我会想办法的。”

紧接着跃入洛佩斯眼帘的就是那根横杠上涂着的红白相间的花纹，他不由得大声喊道：“现在只有这辆出租车才是最让我头疼的东西！所以你他妈快点给我踩那个该死的刹车，让这辆该死的出租车给我停下来！”

一阵尖锐的刹车声响起，仿佛要将人的耳膜撕裂一样，司机用力地将刹车一直踩到底。车轴虽然被锁死，可是车尾猛地一甩，出租车还是朝着大门的方向侧滑了过去。洛佩斯和司机紧闭着双眼，一瞬间两人不约而同地在心里向上帝祈祷。

也许是这份祈祷被上帝倾听到了吧，长长的寂静过后，出租车的惯性运动终于在黑暗中停了下来。

由于出租车轮胎与地面的摩擦过于剧烈，升腾起的白烟看上去就像是迷雾一般，不过车子总算是停下来了。同时伴随着一声金属音，出租车后轮的一个轮胎盖掉了下来，随后沿着车子行进的方向开始滚动，一直撞到控制横杆的警卫室才倒了下来。

慢慢睁开眼睛的司机看了看横在自己面前的横杠，长出了一口气说道：“不到一米，只差几厘米啊！”

接着洛佩斯也叹了口气，小声说道：“我是美国人，你还是给我换算成英尺和英寸吧。”

就在出租车上的这两个人平静下来之前，一直跟在他们身后的警察已经将他们团团包围了起来。回旋的警灯还在不停地转动着，周围被照得如同白昼，出租车的车体在灯下也显得有些扭曲。

洛佩斯将脑袋探出窗口四处环顾，只见那些大门的警卫都跌坐在横杆的另一侧，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惊吓，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该采取什么行动。看到这边无论如何也无法启动横杆，洛佩斯只好将出租车另一侧的车门打开，一探身就走了出去。

从刚才的警车上走下好几名警察，他们如临大敌，一边盯着洛佩斯一边小心翼翼地向他靠近。洛佩斯忽然冷笑了一声，然后慢慢地将手伸进西装上衣的内侧。

“枪！这个家伙有枪！”司机大声喊道。听到这句话后，那些警察马上停下脚步并弯下腰，其中一名甚至还张开了双手上下挥动以表明自己并没有武器。

洛佩斯皱着眉头把手从上衣的内侧抽了出来，然后将手中折成两折的证件夹展开，让眼前的所有人都能够看到里面的东西。在证件夹的里面有一个从美国西部开拓时代起就没有改变过的被设计成星状的徽章正在闪耀着银色的光芒。

洛佩斯缓缓说道：“U.S.MARSHAL（美国警官），何塞·洛佩斯。”

可是那些警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戒备的状态，还是和洛佩斯保持着一定距离，远远地围着他。洛佩斯摇了摇头，然后提高音量大声说道：“我是美国人，为了美国政府所委派的工作而来。”

于是围在四周的一个警察悄悄地跟站在前面的另一个人说道：“不会是‘那个’吧？就是那个‘杰克·特兰普’事件！”

“啊！开膛手杰克吗？”

那些警察终于站起身来，各自分散开来。有的人询问出租车司机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有的人去帮助那些负责看守大门的警卫。另外一个应该是他们当中官衔最高的警察走到了洛佩斯的近前，一把将他手中的证件夹夺了过来，斜着眼睛瞟了一眼，态度也明显变得傲慢起来。

“这东西是真的吗？”

“当然，真正的美国联邦警官。”洛佩斯好像故意要炫耀自己那口洁白整齐的牙齿一样，冲着那个警官笑了笑。警官瞟了他一眼之后将目光又投回到证件上，仔细地盯着那张贴在身分卡上的照片。虽然穿着高级西装，可是脸上却是一副白痴的笑容。视线再回到本人，身上那套相似的西装和脸上那副相似的表情都和照片上毫无二致，警官用鼻子轻轻地哼了一声，权当是个冷笑。洛佩斯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还是傻傻地笑着。

警官开口说道：“这样啊，美国警官是吧？”

“是联邦警官，前面一定要加上‘联邦’二字，这样就代表着可以在美利坚合众国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州郡展开行动。”

“英国可不是你们国家的一个州！”警官指着洛佩斯说道。

“警官也好，带什么头衔也好，在这里一律按照普通人对待。挟持一辆普通的出租车，还让一名普通的司机在这条普通的道路上横冲直撞，如果是这里的普通人早已经被逮捕了。”

洛佩斯苦笑了一声说：“莫非……你们准备逮捕我吗？”

“不，严格来说我们是不能逮捕你的，但是我能问问你这么着急赶路的原因么？”

洛佩斯轻轻地咳嗽了一声，然后说道：“实际上，今天在这个港口我有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不过……我睡过头了，哦，当然是因为时差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我不太适应这里的气候……我想可能是这样吧。总之，我绝对不能迟到。”

“就因为这样，你就引发了这么大的骚动？”警官指着周围慌慌张张的人群。

洛佩斯只好又苦笑了一声，看到他这幅样子，警官低下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洛佩斯想要偷看警官此时的表情，可没想到对方猛然又抬起头来，反而险些撞到他的鼻子。

“美国人，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来到英国，而且还要在我所管辖的底盘上引起骚乱？”警官小声嘟哝道，不过严格来说那并不算是嘟哝，因为他的声音足以大到让洛佩斯听到的程度。然后他又叹了口气，向洛佩斯问道：“我说你啊，难道是特意从美国赶来押解‘开膛手’的吗？”

“开膛手？”

“对啊，开膛手，你和那个家伙一样都是美国人啊。”

“那个家伙是谁啊？不要说什么押解，多难听啊。是护送，我们的工作就是护送他。当然我这次的工作就是这个了，对方也的确是个美国人。但是名字可不叫什么‘开膛手’，呃……应该是叫杰克……什么什么的。妈的，光顾着睡觉了，关于他的资料我还没看呢，他叫什么来着……”

“应该是杰克·特兰普吧？这里是英国，所以人们都叫他特兰普。”

“是‘开膛手杰克’啊。”另一个年轻的警察插嘴说道：“那么，我们该怎么处置那个出租车的司机呢？”

洛佩斯转身看了看那辆出租车，司机正在从窗口向这边张望，一脸不安的表情。

那位官衔最高的警察也同样望向那辆出租车，低声说道：“没办法，只能把

他抓进去了。”

洛佩斯冲着司机做了一个微笑的表情，并挥了挥手。看到他这个样子，那个司机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用手拍着胸口。大概是以为洛佩斯已经和警察说明了整个经过，洛佩斯也指了指眼前的警察，又竖起大拇指，做出了让司机安心的动作。

警官对洛佩斯说道：“那个家伙是英国人，所以我们可以逮捕他，我们想怎样对待他都行。难不成你们这些美国人对我们还有意见吗？”

洛佩斯回过头来面对那个警官，歪着头说道：“意见？我什么时候说过有意见？”

那个警官又低下头叹了口气，不过这次洛佩斯并没有犯同样的错误。就这样，警官默默地将手中的证件合上，递到了洛佩斯的面前。

“好了……赶快把开膛手给我带走吧。”

关于这场不愉快的对话，洛佩斯也开始觉得有些烦躁，但对于不能迟到的他，如果想要平安无事地从这里离开，还是不得不露出违心的笑容来面对眼前的这位警官。

“英国不愧是绅士的国度啊，这里的人果然都很通情达理。那个，杰克……呃，你们叫他开膛手的那个家伙，还是难逃你们的法网，说明这里的警察真的很优秀啊。托你们的福，这次护送行动应该也会很顺利的。在此我谨代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对你们的大力协助表示最由衷的感谢。”说着洛佩斯用手捏住自己的证件想要将其收回，可是那个警官还是紧紧地将证件抓在手中，丝毫没有放行的意思。

警官抬起头，看着洛佩斯的眼睛缓缓地说道：“美国的混蛋敢在我们的地盘撒野，当然要把他抓起来了。”过了一会儿，警官从鼻子里呼出一口气，嘴角微微上翘地说道：“我说的不是你，是那个开膛手。”说完他才将手松开，转身走开了，将不明所以的洛佩斯留在了原地。洛佩斯看着警官的背影，觉得他好像是抱着一股无处发泄的怒气不情愿地走了。

终于洛佩斯重又回到了出租车前，从后车窗探进车厢内，将放在后座上的公文包拎在手中，这时出租车司机回过头来对他说道：“这位乘客，你是美国的警察啊，是FBI吗？”

“我是U.S.MARSHAL。”

“那是什么？不过算了，不管怎样我都会因为帮助你而免受责罚吧？你有没有跟那些警察说清楚情况啊？”

“当然了，这还用问。”洛佩斯直起身子，冲着司机微微一笑。“放心吧，没问题的。因为英国是个绅士的国家啊。”

“太好了，那么你看这个车费……”

“我是个美国人，身上没有那么多的英镑啊、欧元啊什么的。不过你不用担心，那些警察会帮我付的。”

“哦，是这样啊，那我就放心了。”

“一会儿他们就会过来，到时候再给你。”说完，洛佩斯转身来到横杆跟前。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梳子，另一只手开始慢慢地抚摸自己那头引以为傲的头发。他一边在心里胡乱地想着今天一定会顺利的，把刚才那些烦心事儿都忘掉之类的事情，一边仔细地梳理头发。

这时在旁边不停忙活的一位警卫对他说道：“你在干什么？”

洛佩斯指着眼前的横杆说道：“在等你们将这个东西升起来，喂，快点干吧。”

警卫嘴巴张得老大，一言不发地盯着洛佩斯的脸。洛佩斯也注意到了对方的举动，于是又将手伸进上衣口袋。

“啊，我明白了。又要看证件是吧？稍等一下。”

“什么啊，不是，难道你没有看到周围的情况吗？大家都在忙活着，你就不能走侧门吗？”

“好啦，快点把这个东西升上去吧，这不是你的工作吗？要不然我就一直站在这里。”

警卫咂了咂嘴，转身走进横杆旁边的警卫室。

在等他开门的这段时间里，洛佩斯又回过头向出租车司机问道：“对了，你知道开膛手的事儿吗？”

“你说的是‘开膛手杰克’吗？以前的那个，还是现在的？”

“还有现在的吗？”

“很有名的，就是杰克·特兰普的那个案件啊。美国人杰克·特兰普杀害了多名少女。被称为‘复活于后现代的开膛手杰克’，报纸上每天都会长篇累牍地报道。虽然过去的那个杰克到最后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分，不过这个家伙可是在犯罪现场被抓住的。据说警察闯入的时候他正握着一把沾满了鲜血的匕首站在女性被害人的旁边。”

洛佩斯哼哼一笑，“原来如此，美国的混蛋啊……”

“就在即将审判他的时候，美国政府却无礼地要求将此人遣返……这件事也成为了轰动一时的新闻。”

话说到这里，洛佩斯终于明白了刚才的那个警官为什么会用那样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英国警察将残杀本国女性的美国人绳之以法，当然想要亲手来制裁他了，这是人之常情。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是美国政府却对英国施加了压力，使得凶手可以免于刑罚，所以满腔怒火无处发泄的他们就“恨屋及乌”地将自己也牵连了进来。不过如果自己也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的话，也很有可能会采取相同的态度吧。想到这里，洛佩斯稍微有些同情那些警察。

出租车司机反过来向洛佩斯问道：“如此残忍的案件在美国也引起很大的轰动了吧？”

“美国人不读报纸，不看新闻，他们每天只是忙着看体育节目而已。”

洛佩斯笑了笑，露出了洁白的牙齿。看着洛佩斯那与沉思中的表情很不相符的笑容，司机无奈地耸了耸肩。

终于在洛佩斯的耳边响起了控制横杆升降的马达转动声，他转过身一看，在司机的后方，一群警察远远地向着出租车走来。一会儿出租车司机和他的英国绅士同胞们一定会进行一场绅士之间的对话吧，不过洛佩斯惟一可以肯定的是，围绕着出租车费的问题一定会爆发一场十分具有争议的讨论。

洛佩斯急忙回过身来，一猫腰从还在上升中的横杆下面钻了过去，随后便大步流星地离开了这里，将所有的麻烦都留给了身后的那群英国绅士们。

2 杰克·特兰普

光，瞬间又变成黑暗，这种短暂的间隔不停地重复着。强烈的光线灼烧在视网膜上，黑暗便慢慢地消失了，如同拷问一样刺激着神经中枢，令脑海中突然闪现出至今为止人生中最美好与最糟糕的时光。

最美好的时光，那还是在纽约的时候，有着与现在一样的光线，还有洁白的床单，与床上的女人一起共度良宵。她的名字叫西尔维亚，到现在还记得她的名字与体温。

最糟糕的时光，恐怕记得不是那么清楚，同样是躺在床上的女人却一动不动。自己手中握着金属的……那是什么？好像是把匕首。是谁将红酒洒在了原本就

不干净的床单上，染红了一片，啊，那些都是血。随即身后的门被撞开，一群男人冲了进来。

“我们是苏格兰场的人，不许动！”伦敦警视厅的男人们的叫声响彻在杰克的耳边，而此时此刻这些人却并不在他的身旁，这些杰克最后听到的声音只不过存在于他的记忆中而已。

此时的杰克一边回想着过去的点点滴滴，一边凝视着从押运车的铁窗中照射进来的阳光。附近应该就是大海，从刚才开始车子就开上了大桥，而现在依然在桥上。轮胎压过地面而产生的摩擦音已经消失了，不一会儿车子就告别了大桥的路面，在杰克的眼中只剩下刺眼的阳光。即使闭上双眼也难以躲过这过于炫目的阳光，虽然他想要用双手遮住眼睛，可是由于身上穿着的拘禁服而丝毫动弹不得。

啊，对了，是这样。杰克终于回想起自己目前的处境，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乘坐这辆车子了。

“马上就要说再见了，杰克。”

这时一个青年男子的声音在杰克的耳边响起，这次真的是现场的人所发出的声音。杰克抬眼一看，看守就坐在对面的长椅上，大概是和他一起坐上这辆车的吧。年轻的看守正在盯着他，一边不怀好意地笑着，一边将手中那根奇怪的棍子靠近了杰克的脸。

“你现在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呢？就要和这个城市道别了，你一定很悲伤吧？”

看守不停地用棒子戳着杰克的脸颊，于是押运车响起了硬塑料被撞击的声音，因为杰克脸上戴着用来防止犯人自杀的面具。

杰克抬起死气沉沉的眼睛看了一眼看守的脸。

“你看什么看！”说着，看守将棍子轻轻地放在拘禁服上，随即杰克的身体就受到了数万伏特电流的侵袭。杰克努力克制着自己，但还是发出了细不可闻的叫声，随即就再也支撑不住，倒在了身下的长椅上。

“谁告诉你现在可以休息了？”

看守恶狠狠地将棍子塞进椅子与杰克的脑袋之间，用力地将他的身体抬起。杰克的拘禁服与身后的合金墙面摩擦着，发出了尖锐刺耳的声音。上半身好不容易恢复了直立状态，看守又向这边投来了目光。虽然杰克老老实实地转移了视线，可是看守那不怀好意的笑容总是追着他不放。

“什么嘛，真没劲。你真的是美国佬么？你再盯着我看一次，没准我会认为你是个有骨气的家伙而尊敬你的。”

这时那根棍子已经抵在了杰克的喉咙上，然后看守用手抓住他的下巴，将他的头抬起来。杰克的视线不得不渐渐望向对方的眼睛，在眼球的正前方就是看守的门牙。杰克突然觉得在被捕以后，与自己对峙的人所露出来的牙齿大概都是这么一种感觉。就好像看到了稀有的东西一样，所有的人都会由于好奇心和兴趣本位的心理而张大嘴巴露出牙齿，而眼前这个看守的样子也是杰克司空见惯了的。

“想逃跑吗？没门！现实世界可不像你们国家所拍的电影那么美好。你是不会有机会的，从此只能抱着这种美好的幻想在监狱里过一辈子啦。现实世界可不是电影，明白了吗？”

就在杰克的目光即将和看守的视线相遇时，另一个声音说道：“喂，差不多就可以了。”

声音是从车子前面传过来的，从与驾驶室相隔的窗子中，一个手握方向盘的看守正在看着这边发生的一切。

“那家伙是个只敢杀女人的窝囊废，虐待一个窝囊废也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

年轻的看守瞟了杰克一眼，随即咂了咂嘴将棍子用力收了回来，一阵反作用力使杰克的头重重撞在了身后的合金墙上，而看守则重新坐回了椅子上。

“这家伙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会活着的。”握着方向盘的看守说道，“不过，没有自由地活下去，恐怕比死还要难受吧。”

年轻的看守哼笑了一声。

就在这时，伴随着刹车的吱吱嘎嘎声，押运车的速度慢慢地降了下来。等到车子完全停下之后，驾驶席上的看守打开车窗，和外面的人不知在说些什么。年轻的看守对杰克说道：“马上就要真的说再见了，杰克。送走你之后，我就可以去酒吧喝上一杯美味的黑啤酒了。”

看守一边说着，一边用棍子轻轻地戳着杰克的身体，强烈的电流再次刺激着他的身体。杰克的身体向前倾斜着，并不停地发抖。

看守笑了笑，说道：“这就算是给你饯行吧。”

车子又一次发动起来，不一会儿又停了下来，传来了驾驶室的车门被打开的声音。紧接着杰克听到了脚步声，应该是那个开车的看守所穿的皮鞋发出来的。脚步声从杰克背后绕过，在押运车的正后方停了下来。车后的大门被左右打开，一股强光随即照射了进来。

“杰克·特兰普，出来！”

强烈的阳光照在那个人的身上，在车厢里投射出一片阴影，果然是那个开车的看守。空气中有股海水的味道，嗅觉与视觉的刺激让杰克感到有此不知所措。

年轻的看守吼道：“站起来！”然后抓住了杰克拘禁服的肩部，粗暴地将他拉了起来。杰克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开始慢慢地向着光亮的地方走去。

眼睛此时还没有充分适应强光的环境，杰克现在所能看到的景象除了包围住自己的黑暗之外，就只有前面的亮光了。他与光的距离不到两米，可是拴在腿上的脚镣却时刻都在阻挡着他迈出的脚步，被拘禁服束缚住的双手好像也在拒绝前进。时间一点点地流逝，在这几秒钟的时间里，这段距离和光芒甚至在一瞬间让杰克产生了某种幻觉。他觉得好像在光的尽头就是自由，可惜这终究是错觉罢了，在前面等待他的是现实。就算回到美国，在那里等待着他的也肯定是人们好奇的目光和法庭的特等席。之后，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们会给他在精神病医院准备一间二十四小时都会受到监视的特等病房。不过他的运气一向都不大好，恐怕还是联邦刑务所中的一个小房间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在那里他会接受药物注射的刑罚。

虽然杰克能够充分理解这些事情，但他还是会将那道光束看成是对自己的祝福。就好像是小的时候，手里紧紧握着好不容易才买到的入场券，在傍晚去麦迪逊广场花园观看纽约的篮球队——尼克斯队的比赛，就算是从两个街区之外也能看到那些灯光。虽然现在的感觉没有那时兴奋，但心中的忐忑还是十分相似的。莫非这些都是从天国洒下的光么？当然不是。

慢慢地，杰克走到了押运车的边缘，随即他的眼睛就适应了周围的环境，眼前的一切都变得十分清晰。好像是特意让杰克停止思考一般，一个天使从天而降。那是一只海鸟，恰巧落在了押运车的下车台的边缘上，好像就是为了阻止杰克前进一样。这只鸟直勾勾地盯着着杰克，一瞬间让他感到不知所措。一人一鸟就这样四目相交，当然二者之间是根本无法沟通的，不过那只鸟好像要向杰克传递什么信息一样在看着他，然后好像有所暗示似



的展开了它那漂亮的翅膀准备飞走。

就在这时，那根对杰克来说无比熟悉的棍子突然戳到了那只海鸟，一阵“噼啪”的声音仿佛引爆了周围空气，那只海鸟倒在了地上。年轻的看守收回电击棒，然后对着杰克说道：“好了，道路已经清理干净了。”

躺在押运车冰冷地板上的海鸟拼命地挣扎了几下，随即从嘴里流出了一些血沫后就再也不动了。它的眼睛还在盯着杰克，可是已经失去了光芒，变得和杰克现在的眼睛一样。杰克曾经见过这种失去了生机而变得绝望的眼睛，他最后看到的女人——那个躺在床上的尸体的眼睛就是这样的。

杰克觉得有些怅然若失，慢慢抬起了头。眼前是一个港口，船坞里停靠着巨大的轮船，那个负责驾驶押运车的看守站在杰克的面前，几个警卫就站在不远处正在用好奇和厌恶的眼神看着杰克。他们当中惟一没穿制服，而是穿着西装稍有些胖的中年男子朝这边走了过来，他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个证件来，将其展开后递到了杰克的面前，只见里面有一个星形的银色徽章。

“U.S.MARSHAL，伊万·库里克。”

库里克虽然有着俄罗斯的血统，不过从他戴的太阳镜和蓄着的小胡子来看还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杰克也一眼看出他就是来接自己的人。

库里克指着杰克，向驾驶押运车的看守问道：“是杰克·特兰普吗？”

“是的。”看守回答说。

库里克又指着杰克的面具说道：“我看不清他的脸。”

“是他本人，我们不会在中途调包的。”

“我有必要确认一下，摘下来。”

库里克例行公事地将杰克相关的材料从文件夹中拿了出来，司机冲着车上的那个年轻看守示意了一下，后者将手伸到杰克的脑后，将固定面具用的皮带一根根地解开。不一会儿，面具被摘了下来，杰克的脸暴露在空气中，同时周围所有的人都将视线集中在他的脸上。此时的杰克面无表情，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一丝霸气。

忽然警卫中的一人说道：“这个家伙就是开膛手吗？和报纸上的不一样啊，好像很弱的样子啊。”

库里克认真地对比着贴在文件上的照片和杰克本人的脸，“没错，戴上吧。”

面具再一次戴到了杰克的脸上，戴好后年轻的看守从后面推了他一下。杰克就这样被推下了车，库里克慢慢地朝他靠了过来。可是就在这时，负责驾驶的那名看守拿着电击棒挡在了他们二人中间，杰克不禁皱了下眉头。

“等一下，还有一个人呢？”看守说道，“我听说美利坚合众国派来了两名联邦警官……”

库里克咂了咂嘴，然后缓缓地环顾四周喊道：“喂，你在哪儿？要开始干活啦！快过来！”

从那群警卫后方的不远处，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不一会儿出现了一名和库里克穿着同样西装的年轻男子，他一边跑一边露出了手中的徽章。

“U.S.MARSHAL，何塞·洛佩斯。”

洛佩斯一直跑到库里克的面前，嘴里还在不停地喘着粗气。

“你干什么去了？”库里克问道。

洛佩斯指着刚才自己跑来的方向，气喘吁吁地说道：“船……船，我看到了。好大的船啊，那船叫什么名啊？”

“自由号，你们要乘坐自由号前往纽约。”车上的那个看守答道。

“虽然外表看起来好像很破旧的样子，里面可是很先进的，各种设施一应

俱全。名字是‘自由’，但却不是对杰克而言。”

库里克向洛佩斯问道：“一艘船有什么好稀奇的，难道你没乘过船么？”

“没有啊，因为我……不会游泳。”

旁边的警卫们一阵窃笑，库里克无奈地说：“马上就要乘坐这艘船了，不管怎样都要完成这次任务。”

开车的看守走上前来，将手中拿着的文件递了过来，“请在这里签字。”

洛佩斯从兜里掏出钢笔，在文件上签了字。看守将拴在自己腰间的串着很多钥匙的钥匙圈解下，递给了库里克。

“OK，这家伙就归你们了。”

“哪个家伙？”洛佩斯一抬眼就看到了已经被带到他面前的杰克，一张遮住了半边脸的面具，浅棕色的拘禁服，紧紧地绑在腰部的皮带将手脚全部束缚住，无论是谁看到这身打扮都会觉得很恐怖。洛佩斯张着嘴，紧紧地盯着杰克。

杰克忽然与洛佩斯四目相交，他在心里想着，这个男人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会和那些英国看守那样，像对待一条虫子一样来折磨自己吗？虽然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可还是忍不住从面具里面窥视着洛佩斯的眼睛，试探着对方的反应。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洛佩斯的嘴角微微上翘，对自己露出了微笑，就好像是看到了什么新鲜玩意的孩子一样，眼睛和洁白的牙齿都闪着光芒。杰克自从被逮捕之后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表情，所以稍微有些吃惊。

“酷！像电影一样。”洛佩斯兴奋地大叫起来，车上的那名年轻看守听到之后忍不住笑了起来。

库里克半阴沉着脸，从旁边抓住了杰克腰上的皮带，“喂，带着他走。”

洛佩斯默默地伸出手抓住了皮带，脸上仍然是一副好奇的表情，津津有味地盯着杰克。

杰克将视线投向正前方，在两名联邦警官的押解下开始向前走。不远处的集装箱上停着的几只海鸟也正在朝这边看。*它们应该是死了的那只海鸟的同伴吧？它们也在为了死去的同伴哀悼吗？*杰克一边看着海鸟一边想。不一会儿，其中的一只海鸟展开翅膀冲天而起，其他的伙伴也紧跟着它飞了起来。海鸟们离开港口，越过正面的大型轮船飞向了大海。

“向着自由……”

杰克悄悄地看了看身边的两个人，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低语，只是一直向前走。库里克一本正经地迈着步子，洛佩斯此时也已经将视线从杰克的身上收回，他的注意力全都被面前的这艘大型轮船——自由号所吸引了。

3 自由号

自由号于1912年被制造出来，距今已经将近100年了。作为一艘从利物浦出发，去往纽约的大型客轮，是花费了很多钱才被建造出来的。但实际上这艘船根本就没有在预定的航线上航行过，甚至都没有横跨过大西洋。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就是泰坦尼克号——那艘严格来说虽然不是同样型号，但作为同一时期的设计，在外形上与自由号十分相似的豪华客船。受到了那场令泰坦尼克闻名全世界的灾难的影响，为了与其竞争而被制造出来的自由号的悲惨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结果这艘船辗转于欧洲各大港口，可惜并不是作为客轮，而是作为酒店、博物馆，有时甚至只是个摆设，就这样任凭近百年的岁月无情地流逝。其间数次易主，那美丽的肌肤逐渐褪色，健康的身体也慢慢变得衰弱起

来。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等待“她”的应该就只有解体工厂这块墓地了。

但是转机还是在最后时刻出现了，出身于香港平民窟，在年轻时期白手起家，一手打造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型企业“陈氏工业”所有者——马克·陈先生，被“她”本身所拥有的优雅气质所吸引，将其整个买了下来。很快，陈先生就为“她”购买了新的“衣服”，完全还原了那高贵典雅的外观，另外又投入重金为其购置了最新的设备以及“陈氏工业”所引以为豪的先进技术，使“她”能够脱胎换骨、焕然新生。

可是陈先生与“她”的恋情突然就迎来了悲剧的落幕，陈先生突发心脏病猝死导致整个“陈氏工业”群龙无首，从而陷入经营危机，最终破产被其他公司所收购。陈先生与“她”之间的一切，都好似一场黄粱美梦，什么都没有留下就这样终结了。之后收购了自由号的公司决定将其作为运送产品与材料的运输船来使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陈先生原本利用最先进的技术是打算让其作为客轮复活，而新的主人却觉得还是将它作为货轮更有利用价值。总之，自由号这次首航只不过是履行了它原本在近百年前就应该走过的航线，而且本次航程的终点也是同类船只泰坦尼克号所没能抵达的地方——纽约。

自由号美丽的船体映在大西洋中，在海天交接处一轮落日缓缓落下，本次航程的目的地纽约就在那落日的方向。

甲板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个男人的身影，他一边紧紧地抓住栏杆，一边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由于本次航行是这艘船的试航，所以乘客很少，在那几乎没有人的甲板上洛佩斯要定期地将身子探出船舷，把胃中的东西一股脑地呕吐到海里。

“喂，你没事吧？”一个男人对洛佩斯说道。

洛佩斯回过头，看到一个消瘦的男子站在自己的身后。

“你晕船吧？真辛苦啊。”

“我……这是……第一次……乘船……”

洛佩斯一边说着，一边又扭过头向着海里呕吐。可是他胃里的东西几乎已经被吐干净了，所以这次吐出来的只有一些液体。洛佩斯将手放进口袋想要拿出手帕，可惜却没有找到。他微微地抬起头，看着那个消瘦的男人。而那个男人也在看着嘴巴周围满是呕吐物的洛佩斯，脸上带着不自然的笑容。

虽然此时洛佩斯的目光都被男子胸前口袋中插着的高级手绢所吸引，但他还是没有勇气向这个初次见面的男人借用。而在此时，他注意到了悬挂在手绢下面的那张通行证，上面印刷着现在自由号所有者的公司名称和标志。贴在上面的照片正是那个消瘦的男人本人，下面写着名字和所属机构，以及血型等详细资料，首先映入洛佩斯眼帘的就是“所属机构”那部分的内容。

“都市时报？”

“啊，我是英国报纸的记者。”

“记者？”

“我特地来报道自由号的试航。”记者对洛佩斯继续问道：“你是属于哪个机构的？”

“哪个……机构？”

“啊，我的意思是你没有佩戴这个东西，所以……”记者说着举起了挂在自己胸前的通行证。

“啊，他们好像没给我啊。”洛佩斯看着自己空无一物的前胸，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了一个细节，有一小块呕吐物粘在了西装的衣襟上。突然洛佩斯将手伸向了

记者的胸前，将一开始就吸引了自己注意力的那条手绢夺了过来。

“啊，你干什么？”

为了防止记者将手绢夺回去，洛佩斯转过身去背对着他，然后开始仔细地擦拭衣襟上的污垢。

“不好意思，只是借用一下。不赶紧弄干净的话，以后就洗不掉了。”

“你怎么能这样！”

“不是，这套西服真的很不好弄。”

眼看对方根本不想把手绢还给自己，记者伸手准备自己抢回来，可是他的手突然停在了半空中，然后呆立在当场。

洛佩斯也注意到了记者的视线，笑着说道：“啊，没事的，我是美国政府的人。”

从他敞开的上衣中，露出了放在枪套里的贝雷塔手枪。

可能是不太习惯看到枪械吧，这位瘦弱的英国记者还是呆呆地站在那里，视线也极其不自然地落在了洛佩斯手中的那条手绢上。

“啊，不好意思，我会把它洗干净之后再还给你的，我知道这是起码的礼节。”说着洛佩斯将手绢随随便便地揣进了口袋，转身走向客舱的方向。

不远处，有一个女人倚着墙抱着胳膊，在向这边看。她看上去好像是有着北欧人的血统，鼻梁高挺，脸部的轮廓十分鲜明……不过她的皮肤却是像非洲人一样的褐色，给洛佩斯一种很强壮的印象。黑色的背心搭配着卡其色的短裤，个头比洛佩斯还要高，梳着整齐的短发，看上去干练无比。她从洛佩斯和记者争吵开始，就一直在看着他们，目光始终集中在洛佩斯的身上。

在走过这个女人身旁的时候，她那浅褐色满是伤痕的胳膊上的刺青吸引了洛佩斯的注意力。可能是哪个国家军队所特有的标记吧，总之是洛佩斯没有见过的设计图案。

洛佩斯装作没有看到的样子，走了大概十几米之后停下了脚步，然后打开了旁边的一扇门，那里就是洛佩斯他们的休息室。房间十分狭窄，里面只有两个简易的床铺和一套桌椅。杰克此时穿着被引渡时的那套衣服就坐在放置在靠近里侧舷窗处的椅子上，库里克正坐在他旁边的那张床上看着杂志，看到洛佩斯进来之后，他将一个小小的塑料盒子递了过来。

“吃点防止晕船的药吧。”

洛佩斯把药拿在手中，从杰克的身边挤了过去，来到舷窗旁的洗手池前，打开盖子倒出两粒药片，就着杯子里的水一饮而尽。

洛佩斯抬起头看着镜子中那张憔悴的脸，觉得自己好像连头发都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他回过头向库里克问道：“我受够了，为什么咱们要用民间的船只来护送犯人？”

“什么啊，我想应该是其他的船都满员了吧。”

“这可是第一次啊，我从来都没想到会是这么难受。”洛佩斯看着手中的那个小药盒。“我说的是服用这种药，还是从我接受专业训练之后的第一次啊。喂，这次的护送任务，我怎么想都觉得有些奇怪。罪犯明明是在英国犯了罪，普通情况下都应该在英国接受审判吧。可是为什么这次要强行将犯人带回美国呢？你注意到没有？英国那帮同行们的态度，真是令人不爽。那帮家伙想要审判的话就交给他们好了。”

“你没有阅读这次的相关资料吗？”库里克放下杂志，抬头说道。

“杰克·特兰普在美国也有犯罪行为，是在他出国之前。”

洛佩斯回过头看了看杰克。

“他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不知道，人家是不会告诉像咱们这种级别的小喽罗的，所以实际情况我也无从得知。不过好像是上级的那些人觉得他还有用。于是通过外交手段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强行将他夺了回来。那些英国人丢了面子，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啊，算了，不用介意。咱们的任务就是按照上级的指令，平安无事地将他护送回美国就可以了。”说完，库里克又埋头专心地看着手中的那本杂志。

想了想，洛佩斯不甘心地问道：“可即便是这样，我们为什么非要用船只来护送他呢，通常情况下不是应该有专用的飞机吗？”

“看来你事先真的是没有阅读过资料啊。”

库里克还是保持着阅读的姿势，指了指旁边的杰克。

“这位仁兄有‘幽闭恐惧症’，就是一旦身处于封闭的场所就会发作的病症，如果是船的话多少会安全一些。”

“给他打些麻药之类的东西，让他好好睡上一觉不就行了吗？”

“即便是罪犯也是有人权的，要是让政府里的那群人权主义者知道的话，肯定会引起抗议的。”

“不管怎样，我就是看着这艘民用的船不顺眼。”

洛佩斯扭头面向镜子，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梳子，手里还拿着药盒，就这样开始仔细地整理自己的头发。

“刚才我和一个好像是小报记者之类的家伙打了个招呼，走廊里还站着一个不知道是哪个军队里的家伙，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也可能是雇佣兵之类的吧，谁知道呢。”

“喂，你没有被其他人发现吧？咱们手里的这个家伙可是个名人，如果让记者们发现的话可就麻烦了。”

“放心吧，没事的。怎么说我也勉强算是个专家啊。”

库里克抬起头，无奈地看了洛佩斯一眼，叹了口气之后又将视线投回到杂志上。

“总之，随你怎么说，反正最早能够到达纽约的只有这艘船而已。最重要的是比起什么军舰之类的，还是乘坐这种民间的船只更能让我安心。而且这还是一艘被某个富有的家伙投入巨资改造的最先进的船了，说到晕船那完全是你自己的问题。”

洛佩斯刚刚梳理完自己的头发，库里克的这番话让他无言以对。就在准备把梳子放回口袋的一瞬间，他的目光偶然落在了手中那个药盒的标签上。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可是现在反过来想想，好像和刚才那个记者的通行证上印刷着的标志是一样的。

洛佩斯小声念着标志旁边的公司名称：“安布雷拉制药……”

“哦，是这艘船的所有者。”库里克说道。“原本好像是某个中国人的船只，不过最后被拍卖了。我觉得卖给制药公司也很不错，不管有多难受，这船上的药品堆积如山，总有能治愈你的。你还真是个幸运的家伙。”

洛佩斯只有苦笑。

“如果是体育用品公司的船，难不成你还想指望用篮球来治你的晕船吗？”

4 安布雷拉制药

在一个狭小的聚丙烯材质的箱子里有一只实验用的小白鼠，在它背部沿着脊髓的部位插着几根电极，这些电极都连接

在一根好像天线的东西上。箱子的上面盖着盖子，盖子和侧面都被缠上了金属线，箱子被稳稳地固定了起来。

“重要的是意志。”

从黑暗中传来的声音说道。在巨大的显示屏上显现出来的影像中，小白鼠不停地四处跑着。画面旁边的一个时间编码上，显示着“感染后第四十八小时”。

“在注入病毒前，我们已经教会了它打开盖子的方法。”

这时小白鼠停了下来，平静地将视线投向盖子的缝隙间。它先是慢慢地将身体靠近箱盖，然后开始用自己的头从箱子的里侧用力顶那个盖子。

“这是第一次用线将箱盖固定起来，换句话说，这对认为只要打开盖子就可以获得自由的它来说，第一次出现了‘障碍’。”

小白鼠用头顶了几下，可是盖子却纹丝不动。不一会儿，它伸长了身体在箱子与盖子的缝隙间不停地嗅着。一直嗅到绑有线的地方才停了下来，然后开始剧烈地晃动自己的身体。

黑暗中，忽然从房间内部的扬声器里传来了一个明显是由机器合成出来的女声：“纳米·处理器、监视器，感知到血液中肾上腺素上升。处理器、命令编码确认，通信。DNA基因排列变化已确认。”

房间里的人们发出了一阵嘈杂声，这时显示屏中的小白鼠的前爪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慢慢地发生着变化。先是爪子上的白毛变成了黑色，原本就是不仔细看根本看不清楚的细小的爪子像是熔化了一样融合在一起，变成了和小白鼠的头一般大小，爪子的前端变得和镰刀一样锋利，看上去就像是一只螳螂。

“拥有‘意志’和‘目的’的智慧生物，怎么做才能克服‘障碍’呢？这就是答案。”

小白鼠随即用肉眼看不清的速度，在箱子与盖子的缝隙间轻轻一划，轻易地就将缠绕了好几圈的金属线割断了。之后又使用之前学会的办法，平安无事地用头将盖子顶开，从箱子里一跃而出。

投影仪的影像播放完毕，屋子里又变得明亮起来。这是一个巨大的会议室，几十个人围坐在椭圆形的办公桌旁。这些人年龄相仿，而且其中还有女性。场地中间铺着印有公司标志和名称的绒毛地毯，那是一个撑开的雨伞型的标志，旁边还写着“安布雷拉”的字样。此时一个人穿着漆黑铮亮的皮鞋站在上面，他就是主持刚才的会议并负责解说的人——罗伯特·陈。拥有中国血统的他是这间会议室中惟一的一名亚洲人，虽然年龄比在场的其他人要年轻许多，但是从穿着打扮上来看给人一种极其成熟的印象。他环顾着四周嘈杂的人群，觉得自己该对刚才的一幕加以解释，于是缓步来到了会议室的中间。

就在这时，一个人说道：“啊，陈博士。”

听到后，陈停下了脚步。

“您不必站到中间，请回到自己的座位去。”

陈就这样站在那里，随即皱了一下眉头，深深地呼出一口气之后说道：“请不要称呼我‘博士’，这里并不是研究所，是董事的会议室。虽然我是新来的，但和你一样都是董事，或者你可以称呼我‘罗伯特’。”

“那么，陈先生。”在座的公司副社长重又说道：“请回到您的座位，如果有问题我们会问你的。”

陈的眉毛不停抽搐着，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连忙用手按住眉毛，试图让它停下来，然后装作一副冷静的样子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陈坐回椅子之后过了一会儿，副社长向他问道："那么，我首先想知道的是，这个……和之前的T病毒有什么区别？"

陈瞪大了双眼反问道："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个名字？"

"是刚才的录像。"其他人说道，"仅仅从结果来看，和未完成时期的T病毒的效果是一样的啊。"

"DNA的再次排列速度是不一样的。从遗传因子的基因排列组替换开始，还有……"

"从浣熊市回收……"另一个人问道："基于T病毒而衍生的其他病毒的报告，你读过吗？"

"是G病毒吗？当然读过。"

"在速度方面能够超越那个吗？"

"刚才的录像你也看到了吧？即使从录像的结果来看……"

众人你一句我一句，使得陈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他低下了头，不一会儿又抬起来，努力地将嘴角向上翘起，露出了一个生硬的笑容。

"你们到底想说什么，不妨直白一些。"

"我们……"副社长说道，"对你独自并独断开发出来的病毒多少感到有些困惑。"

陈咬着手指甲，静静地听着那些人意见，他的这个姿势就好像是小孩子在吮自己的手指。

"的确，感染者的变化速度是很惊人。恐怕这种病毒比起其他种类来说在这一点上是很优秀的。但是……"

突然如同洪水冲破大坝一般，其他董事七嘴八舌地说道。

"你不是科学家吧？即使你有博士称号，是……工学博士吧。也就是说，归根结底你不过是个技术人员罢了。"

"但是我们是制药公司啊，这种东西对于我们这种制药公司来说，真的能够成为主打产品吗？"

"只不过是令老鼠的爪子强化的程度，我不认为可以作为产品向市场普及。"

"这还不是完成品吧，难不成你只是为了让我们来看实验的经过，就把我们这些人召集到这里吗？"

"我倒是想见识见识感染者的完成形态，就像'暴君'那样的。"

董事的质问一股脑地向陈涌来，而他只是一边默默地倾听着，一边平静地像个孩子似的在椅子里前后摇晃。不一会儿，嘈杂声停止了，屋子里只能听见椅子发出的嘎吱声和啃咬指甲的声音，陈才慢慢地说道："所谓的暴君，就是那个木偶吗？那个又大又笨的……"

"注意一下你的言辞，陈先生，这里是很严肃的地方。"

"不好意思，不过这个新病毒……"

陈的话说到一半便停了下来，好像在思考着什么问题，随即又开口说道："这个……哦，不，这个就是完成品。"

随着陈的话音落下，会议室里只残留下令人感到可怕的寂静。他站起身来，从西装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不知是什么的小东西，然后放在了面前的桌子上。其他人将目光全部都集中在那个东西上，那是一个用胶皮盖子封闭住的聚丙烯试管，里面盛满了散发出艳丽光泽的红色液体。

"这就是病毒本体，名字还没有决定好。我暂时称呼它为'红光'。"

说着陈歪了下脖子，颈椎关节处发出了清脆的"嘎吧"声，紧接着他将右手高举过头顶，顺势化掌为拳，朝着桌子猛地砸落。由于动作过于猛烈，手臂带着呼呼的风声，随后便响起了巨大的冲击声，其中还夹杂着本应该很结实的聚丙烯试管

的破裂声。试管中的液体一下子飞溅出来，将放在桌子上的文件呈放射状染成了红色。陈并没有就此停下，而是将扎满了试管碎片的拳头四处挥舞，脸上还带着笑容。其他的董事都被他这一连串的动作吓到了，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

还没等他们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一瞬间会议室就陷入了一片黑暗，取而代之的是亮起了红色的灯光，将整个会议室照得一片通红。

“BIOHAZARD WARNING”

从扩音器中传出一阵刺耳的蜂鸣声，其中还伴随着用机器合成的女声反复警告着，显示屏上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感染警报标志。从隔离会议室和走廊的门的缝隙间响起了压缩空气的注入声，门缝中的橡胶气囊膨胀起来，将室内的空气与外界完全隔离了。

董事们全都陷入了深深的恐慌之中。

“安静！有谁能够先把这个警报声切断吗？”陈大声喊道。

副社长突然反应过来，说道：“你在说什么？发疯了吗？”

“这并不是空气感染，各位，请冷静一下。”

不一会儿，警报声停了下来，会议室重新恢复了光亮。可是嘈杂声却并未停止，这些人根本就无法冷静下来。只有一个人十分冷静，那就是陈。他举起那只敲击桌子的拳头，试图让大家看清与桌子接触的部分。被试管碎片扎破的伤口中流出了鲜红的血液，滴滴答答地滴在了桌子上，血液和那些液体混合在一起，可是却看不出一点区别。

“有手绢吗，能借我一下吗？”陈对着坐在他旁边的人问道，那个人用颤抖的手掏出手绢递了过去，陈很无礼地一下子夺了过来，用手绢盖住了流血的伤口，然后抬起了头看着那些慌乱的人们。

陈微笑着说：“哎呀，怎么了？已经不用害怕了。这里不是个严肃的地方吗？”

“你、你不会是被感染了吧？”坐在对面的副社长用颤抖的手指着陈问道。

“嗯，对啊，感染了。”陈摊开双手。“可我却没有变，仍然是我，放心吧。”

“这是怎么回事？”

“正如你们在影像中看到的那样，这种病毒有着可以让感染者快速改变遗传因子排列的特质，而且无论什么组合都是可以一一对应的。”

陈将受伤的手伸到董事们的面前。

“就像小白鼠的爪子一样，这只手可以得到强化……甚至可以说能够像天使那样从后背长出洁白而又美丽的翅膀。它并不是拥有特定的变化样式，而是可以对应无数种变化被设计开发出来的。最麻烦的就是，想要变成什么形态一般都由病毒本身所具有的能力决定。因为这种能力的存在，我们只能希望大多数的病毒向特定的方向发生变化。因此，解除了这种能力之后，我就可以让它朝向更多样的变化发展。”

“那么说，成为感染者的你也能够相应变化……”

“不，说到底也不过是‘红光’而已。”

董事们一起歪着脖子等着陈继续讲解。

“我已经说过了，排除了病毒自身的决定能力。因此红光……就像是‘红色交通灯’那样，绝对不会向前进的。虽然它拥有可以使感染者变化的‘实力’，却并没有衍生出任何的‘能力’。”

“那么进入体内的病毒会怎么样？”

“会急剧繁殖，同时感染者受其影响会开始发热。对，就像是原始的流行性感冒病毒一样，一会儿我会变得很痛苦。”

听到这里，会议室的人们全都长出了一口气。

“那么，这仍然是未完成品吧？”

“那只老鼠又是怎么回事，难道你之前曾对它用过T和G吗？”

这些人又开始对陈展开批判，陈只是安静地听着这些人的质问。不一会儿，副社长咳嗽了一声才让会场安静下来。

他对陈说道：“陈先生，你真的很丢脸。也许对新加入公司的你来说是不能理解的，不过这里和你之前工作的‘陈氏工业’确实不太一样。我们安布雷拉制药公司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今天在座的各位几乎都是出身于贵族，没有一个人像你去世的父亲那样出身贫贱。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是存在着威严这种东西的。像你这种从亚洲乡下来的骗子的虚张声势，在这里根本行不通。”

陈笑了笑，说道：“那么，我现在的立场就正如这‘红光’一样了？”

董事们一起大声笑了起来。

“虽然你的这个笑话并不好笑，不过也的确表达得十分贴切。虽然今天社长与会长都不在，但对你来说也未尝不是件好事，这件事情只有我们这些在场的人员知道，我不会向上级报告。说来这种毫无意义的结果，也根本没有汇报的必要。”副社长说着，开始低头整理文件。“就因为你是我们收购公司的第二代所有者，你今天才能够站在这里跟我们说话。下次再敢这样，我马上就让你无立足之地。”

这时，不知是谁伸过手来在副社长的肩上敲了几下。这时副社长抬起头来，发现那是坐在自己身旁的人的手，那个人呆呆地张着嘴巴，指着陈。

副社长将视线投向陈，这时陈的手中握着一根与刚才同样大小的试管，但是里面装的东西却不一样，这次是散发着绿色光芒的物体。

“那是什么啊？”

“绿色交通灯啊。”

陈离开了座位，向着场地中央走去。

“请回到你的座位上去，陈先生。”

这次陈对副社长说的话充耳不闻，径直向会场中央走去。

“虽然本来拥有那种实力，但却无法衍生出能力。就好像这个公司一样，虽然制造出无数优秀的病毒，却没有使用的头脑，这就是一种无能。说什么……浣熊市？那种惨剧才叫丢脸。公司的管理体制不完备，或者说根本就是管理层没有使其完备的能力。”

“喂，你给我注意一下分寸！”

“红光是一种十分优秀的病毒，但是只有它是什么也做不了的。也就是说要赋予它优秀的‘头脑’才行。”说着，陈终于走到了安布雷拉公司标志的正中央，他停下脚步，转回头说道：“这个就是‘绿光’，推进病毒活动的‘绿色交通灯’。”

陈高高地举起试管，其他人的目光全都在他的手中汇集。

“刚才的红光说到底也不过是病毒部分，我还有这个，这就相当于驱动病毒的处理器。因此相反的，病毒所拥有的一切机能它都没有。这里面聚集了细胞……不，遗传因子大小的小型化超微细半导体。”

会议室里一瞬间又陷入了嘈杂声中，不过大家看到陈还在不停地说，他们反而不再言语听他继续说下去。

“我将这两种病毒都注入了实验小白鼠体内，这就是我最开始时所说的拥有‘意志’和‘目的’的智慧型生物。对它而言，怎么做才能够客服‘障碍’，第一次变得有意义起来。能够感知到‘障碍’的智慧型生物，首先在它们的头脑中出现了‘目的’，接着就会产生‘意志’。所谓意志，

用生理学来解释就是荷尔蒙分泌紊乱，神经突触的电气作用，体温上升等等……纳米处理器能够敏感地感知到这些变化，从而瞬间产生与‘目的’相符的解决办法，并向病毒部分传递信号。接收到信号的病毒，顺应这一信息的需要产生随机性的变化，最终才能够克服‘障碍’。”

不知是谁吞咽了一口口水，在寂静的会议室中所有人都听到了。董事中的一个战战兢兢地问道：“那、那个变化的种类……”

“这正是我接下来要讲的，这要根据处理器中所读取到的基因排列样式的数量来决定。实验中小白鼠所在的阶段是比较低的阶段……嗯，大概只有几千种吧。”

“千……”人们又再次窃窃私语起来。

“从最终的版本来看，甚至包括了地球上存在的所有生物……不仅仅是脊椎动物，还有像甲壳类、昆虫、阿米巴单细胞生物，甚至是植物等所有的生命体样式。对，就像是神一样，可以创造出所有的……”

“够了，不要说了，陈先生。”副社长大声喊道，陈丝毫没有吃惊，只是静静地观察着。

这时其他的社员们纷纷说道：“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你不仅冒犯了我们，而且还亵渎了上帝。”

“终归是个亚洲人，心中完全没有对上帝的敬畏。”

面对他们这些冷嘲热讽，陈只不过哼笑了一声，说道：“抱歉，我与各位不同，并不是所谓的贵族。正如各位所说的，我只是个毫无信仰的暴发户，我可以接受这个事实。不过同样还有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由各位所讨厌的亚洲人所发明出来的病毒是完美的，比起其他诸如安布雷拉公司所生产的产品还要优秀。我希望各位能够早些意识到这一点，并接受这个事实。可以吗？”

“就像‘基美拉’一样。”站在陈身后的一个董事小声说道。

陈猛地转过头来问道：“你说什么？”

“基美拉，传说中的复合生物，就像是那个东西一样。”

听到这句话之后，陈的眼睛中闪着异样的光芒，他仰望着手中的试管，盯着里面的液体。

“很好，这个名字很适合用来命名我的病毒。基美拉……那么按照安布雷拉的传统应该称呼它为‘C病毒’吧？”

“我说的不是病毒。”那个董事继续说道。陈一脸不解地看着他。

“我说的是你。我不管你来自什么地方，你带来的那种技术正试图将我们公司带上另一条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本身就是一种病毒。安布雷拉公司就像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正处于成长阶段，难道你想要将它培养成一个丑陋的怪物吗？”

陈的嘴角微微上翘，冲着那个人笑了笑。不过那是紧绷着脸，眉毛在不停地抽搐，看上去十分可怕的笑容。

“注意一下你的言辞……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那个董事惶恐不安地看着陈说道：“你真的明白自己的立场吗？”

“当然了，不明白的应该是你们才对。从刚才开始，我的立场就已经变得比在座的任何一个人都要优越。”

说着，陈开始剧烈地左右晃动手中的试管，试管里绿色的液体被晃出了很多气泡，其他人紧张得僵在当场。

“你们终于注意到了吗？如此华丽的一个圈套，你们要是有头脑的话在开始的时候就应该能注意到吧？果然所谓的贵族都是一群白痴啊，是啊，我已经被‘红

光’感染了。”

“你疯了吗，小子？”一个董事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陈笑了笑，“在担心安布雷拉变成怪物之前，你们最好还是关心一下眼前的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吧。其实我所希望的只不过是你们能够在承认这款C病毒的基础上协助我将其产品化，难道非要最后发生所谓的在‘突发事故中’所有董事全部死亡才能，由惟一幸存的我来决定吗？结果到底会怎么样，我在等待‘绿色交通灯’。”说完后，陈就要打开试管的盖子。

“等、等一下！”副社长喊道，“陈先生，我明白了！所以请你冷静！”

“罗伯特……我说过了，叫我罗伯特。现在你打算和我搞好关系了吗？你不是说和我这种贫贱的亚洲人合作是你的屈辱吗？”陈将手放了下来，周围的人稍微松了口气。

陈将领带系好，又整理了一下散乱的衣襟，从容不迫地走到副社长面前，随随便便地将手中的试管扔在了桌子上。副社长见状连忙将试管收好，陈轻蔑地哼笑了一声，说道：“那么，我就拜托你了。”说完转身来到自己的座位前，把包扎在伤口上的手绢解了下来，递给了旁边的人。

那个人摇了摇头说：“不、不用了，送给你了。陈……”

突然陈将一只手放在耳边做倾听状，而且还故意向他靠了过去。

那个人意识到自己说错了，马上改口说道：“罗伯特……”

“很好！”

陈并没有坐下，而是就这样默默地径直走出了会议室。会议室终于恢复了平静，大家都保持沉默，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不一会儿，副社长缓缓说道：“那么各位，关于这件事我们也稍微冷静一下，好好想想吧。”

紧接着这些董事就像是在背诵剧本中的台词一样，纷纷发表了意见。

“那个，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嘛！”

“嗯，我也很期待这种商品上市啊。”

“他的开发团队真的非常优秀啊。”

所有人的态度都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大家开始异口同声地称赞陈，然后副社长将这些人的意见汇集在一起做了一次总结性发言：“那么，就只把病毒开发小组留下来。今后我们要沿用之前的做法将他的工作继承下来。总之，罗伯特的成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虽然陈此时已经离开了会场，不过副社长依然称呼他为“罗伯特”。随后，他的脸上带着和周围人相同的笑容拿起了听筒，拨通了一个号码。

“啊，请将罗伯特·陈博士的研究所保留下来。嗯，病毒的样本，老样子，进行快速、安全地处理。”副社长的这些话清晰地传达给了所有在场的人，大家都没有想到过去被提交了无数次的内容，今天竟然以惊人的速度被通过了。

但是除了在场的这些人之外，还有一个人也听到了这段话。因为谁也没有注意到那个东西，是啊，有谁会注意到那个摆在副社长桌子上的试管的盖子呢？

会议室外的走廊上，陈的耳朵里戴着一个类似助听器一样的耳机，他一边走着一边专心地听着从安装在试管盖子上的窃听器传来的声音。

“原来所谓的贵族真的是一群白痴，对于能够创造出C病毒的我来说，这种事情只是小菜一碟。”陈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中微笑着，“算了，不管怎样，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

5 一半

已经走了一半了。

刚才利用控制室的GPS（全球定位系统）确认过了，不会错的。那个卫星是隶属于国防部的东西，作为本国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根本没有怀疑的余地。即便是这个地球上哪里发生了战争，卫星也会以战略性的理由将那个地方的方位表示出来，但是现在却没有这样的消息。虽然自己平时不看报纸，但是这里也买不到最新的报纸，所以不管说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只有通过互联网来确认是否发生了战争。当然，在这里互联网也是直接通过卫星来进行连接的。

就算你从美国西海岸找个黑客来，他也会得到这样的情报，所以说这条信息的内容应该是正确的。从以上这些理由来考虑的话，事实上真的是走了一半。没错，自由号启航十天后，终于到达了大西洋中间的位置，也就是说之后还要花上相同的时间才能登陆。想到这里，洛佩斯就忍不住要叹气。

真的是太无聊了，虽说自由号是一艘大型船，但就算是将整艘船都走上一遍，对于在海上这种行动范围有限的地方，还是很快就感到腻味了。位于洛佩斯的老家——芝加哥的联合中心体育馆虽然比这艘船要小，但是却很有看头。而且洛佩斯在登陆之前还是带着任务的身分，不能在船中四处闲逛。必须终日待在船舱里足不出户，和他的同事库里克一起看着眼前的这位犯罪嫌疑人。船舱里有洗手间，一日三餐有专人配送，所以即便不出门也可以活下去。虽然恶心的时候还是要出去吐的，不过安布雷拉制造的晕船好像太有效了，服用三天就全都治好了。所以除了和库里克短暂的轮换休息时间外，其他时间洛佩斯都要和杰克一起度过。

日常与杰克的相处都是风平浪静的，毫无风波可言。虽然在引渡的时候，洛佩斯被自由号所吸引而错过了看到杰克真面目的机会，不过在乘上这艘船不久之后他还是看到了。那是杰克第一次吃饭的时候，在库里克的指挥下，洛佩斯紧握着手枪站在稍微远离杰克的地方，库里克小心地解开固定面具用的皮带，然后他将贝雷塔的保险打开。虽然枪口是冲着地板，但是在这个引起巨大轰动的“明星罪犯”的面前，洛佩斯还是感到有些紧张。为了保险起见，旁边的床上还放着库里克的配枪——格洛克。也就是说无论杰克对他的同事有什么举动，他都可以瞬间将其击毙。洛佩斯将枪口慢慢地对准杰克，将手指放在了扳机上，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然后面具被摘了下来，洛佩斯与杰克四目相交。与传闻中凶恶的罪犯不同，杰克的表情十分平静，而且他的眼睛毫无生机，看上去都不知道这个人是否还活着。

真让人扫兴，直到现在洛佩斯还是这么觉得，这种平稳的日子让他觉得快要无聊到发疯了。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杰克在过去的这几天里表现得十分配合，虽然在表面上接受了库里克的忠告，但洛佩斯还是会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与杰克聊天，不过结果总是以自言自语而告终，洛佩斯惟一看到杰克动嘴就是他吃饭的时候。

今天，洛佩斯依然在和无聊的日常做抗争，一想到这样的日子才过去一半，他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拿起不知看了多少遍的杰克的资料，洛佩斯打了一个哈欠说道：

“这上面说你是最厉害的连环杀人犯。”

用手拭去眼角渗出的眼泪后，看了看坐在窗边的杰克。还是与往常一样，杰克那像死鱼一般的眼睛目不斜视，直勾勾地盯着前方。

“并通过外交手段，被政府引渡回国……我说你在出国前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杰克没回答，洛佩斯将资料扔回床上。

“可恶，我干嘛要当联邦警官啊？就算在芝加哥当一名会计都要比这份工作更令人兴奋。”

洛佩斯又打了一个哈欠，看了看手表。库里克现在正在无线电室给华盛顿做定期汇报工作，距离他回来还有一段时间，不过就算他回来了，这种无聊的气氛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想到这里洛佩斯有些泄气，为了转换一下心情，他就这样坐在床沿上，上半身尽量向下弯曲，双手试图碰触到地板。虽然这对他本人来说不过是一种运动，但是他的动作看上去的确很傻。

就在他的头低到了最下面时，忽然听到从门的方向传来了响动。洛佩斯马上停了下来，全神贯注地听着，不一会儿声音又响了起来。洛佩斯凭借直觉感到门外一定有人，如果是库里克的话，对方一定会按照事先商量好的暗号来敲门。因为最开始是库里克发现这扇门没有猫眼，所以感到很不安，于是提出了这个想法，做事一丝不苟的他肯定不会忘记这个约定的，更何况好几次都忘记这个约定而惹得对方生气的人反而是洛佩斯。还有，如果是库里克的话，今天他回来的速度也有点太快了。想到这，洛佩斯悄无声息地迅速从枪套中拔出手枪。

平日里吊儿郎当的洛佩斯此时的表情十分认真，他冷静地将贝雷塔的保险打开，蹲下身将枪口瞄准门外发出声音的位置，然后用左手抓住门的把手，慢慢地开始转动。在感觉门把已经转动到终端的一瞬间，他悄悄地将门打开一道缝。

从敞开的门缝中所看到的景象让洛佩斯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就算睡眠再怎么不足，现在就做梦也似乎有些为时过早。更何况梦到了拿着手枪的，即便是现在马上醒过来，在眼前出现的就一定会是现实世界吗？但是现在在枪口前的就是一个长着红头发，在脑袋两侧梳着小辫子，满脸雀斑的洋娃娃。不管怎样，如果勾动扳机的话，四处飞散的一定是那些棉花之类的填充物吧，洛佩斯这样想着。

他将门缝开大了一些，这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差不多是这个洋娃娃两倍大小的小女孩正抱着娃娃站在门口。女孩子的眼睛瞪得圆圆的，一眨不眨地盯着洛佩斯手中的贝雷塔。

“这个，是真的吗？”

洛佩斯的额头上流出了冷汗，他马上将贝雷塔打开的保险又回复到安全状态，将枪朝向天花板。

“你在这里干什么！”洛佩斯气急败坏地说道，那个小女孩好像被他的样子所吓到了，一副害怕的表情。

“对、对不起。因为我觉得很无聊，所以在船上探险。我问过爸爸，他说也许还有其他的乘客在船上，所以我想这里会不会有和我同龄的孩子呢？”

“你在说什么啊！这里没有什么小孩子！”洛佩斯说完站起身来将门关好，然后背靠着门将贝雷塔收回枪套，满脸通红地小声嘀咕道：“妈的，混蛋！我差一点就开枪啦！”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使自己冷静下来，这时他的心跳终于平静了一些。洛佩斯回过身来，再次将门打开，刚才的那个女孩子还站在那里，眼里含着泪水在仰望着他。

洛佩斯摇了摇头，说：“是我不好，不该胡乱吼人。小姑娘，你只有一个人吗？”

小女孩点了点头，带着哭声说道：“还有莉莉，这个孩子叫莉莉。”女孩子指着洋娃娃说道。

“莉莉啊，你好莉莉。那么你的名

字叫什么？”

“我叫西尔维亚，叔叔呢？”

洛佩斯眉头一皱，“叔、叔叔？……啊，我叫何塞，何塞·洛佩斯。”

“你好，何塞叔叔。”

洛佩斯又摇了摇头，过了一会儿才向西尔维亚问道：“啊，西尔维亚，刚才你提到了你爸爸，你是和父母一起乘坐这艘船的吗？”

“嗯，爸爸在这艘船所属的公司工作，妈妈在西尔维亚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不过有爸爸和莉莉在，我就很安心。而且爸爸总是对我说，妈妈会在天堂守护西尔维亚的。”

“这样啊，真是个好爸爸。他是安布雷拉制药公司的人吗？”

“是啊，那个，因为西尔维亚生病了，爸爸和公司的其他人说了，于是他们决定带我去纽约的大医院看医生，所以我才和爸爸一起乘坐这艘船的。”

“好可怜啊，西尔维亚。不过只要你能听爸爸的话努力下去，你的病一定会治好的。我……不，叔叔也吃了这个公司的药，现在才会这么健康。”

“叔叔也生病了吗？”

洛佩斯咳嗽了一下，“嗯，那个，最开始，是有点儿……”

“那个人也生病了？”

西尔维亚的目光向洛佩斯的身后望去，洛佩斯回过头，看到杰克坐在那里。

“好像很痛苦的样子。”西尔维亚一脸悲伤的表情说道。

洛佩斯连忙扭回头对她说道：“西尔维亚，你在这里看到的事情，能够向其他人保密吗？因为那个叔叔非常讨厌被大家发现。”

西尔维亚一脸天真地说道：“嗯，我明白了。”

“说定了哦。”

“说定了，这件事是西尔维亚和何塞叔叔之间的小秘密。”

“那么，西尔维亚。叔叔现在还有点儿事要做，所以要关上门回到房间里，可以吗？”

“嗯，不过我以后还能和叔叔聊天吗？这个船上好像没有什么人，所以西尔维亚真的很无聊啊。”

“啊，可以啊。不过，要等叔叔没事的时候才行，并且还要去更宽敞的地方聊天。”

“那再见啦，何塞叔叔。我很高兴。”

“叔叔也很高兴，西尔维亚。”

洛佩斯话音刚落，西尔维亚便转身一路小跑地走了。看着她的背影，洛佩斯长出了一口气，关上了门。

“好危险啊，如果开枪的话，我一定会被炒鱿鱼的。”

“西尔维亚……”

洛佩斯突然听到了这个声音，肯定这不是他自己的声音。库里克此时也没有回来，西尔维亚刚刚离开，在这个房间里也就只有自己与杰克两个人了。

洛佩斯猛地转回头，凝视着杰克。

“西尔维亚……和我前女友的名字是一样的。”

由于杰克的头上戴着一个防止自杀用的面具，所以他的声音显得很沉闷。洛佩斯虽然没有听清楚，但是他可以断定这声音的的确确是由杰克发出的，他瞪大了双眼。

“你刚才说什么？”

杰克一言不发。

“不对，我没有听错！你说什么？好像是什么前女友之类的。”

洛佩斯将散落在床上的杰克的资料重新捡起来，开始翻找起来。

“西尔维亚、西尔维亚……这里并没有记录啊。”

洛佩斯的视线在被害者名单中不停

地扫视着，上面罗列出来的姓名大多都是女性的。

这时杰克又说道："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尼克斯队，经常去……还带着，恋人西尔维亚……"

洛佩斯抬起头来说："尼克斯队？你也是篮球迷啊！我是芝加哥的，公牛队的主场！"

这话题让洛佩斯的两眼开始放光，然后稍微有些兴奋地靠近了杰克，坐在了离他非常近的床边，一动不动地盯着对方。

"什么啊，这不是说话了吗！其实我有点事儿想问你。"

就这样，一直目视前方的杰克的眼球动了一下，盯住了洛佩斯。洛佩斯看到对方在看着自己，于是低下了头，有些害羞似的将两手握在一起。

"那个，刚才，我和那个小女孩说话……所以想要问问你。"说着洛佩斯抬起头，看着杰克说道："我……看上去像'叔叔'吗？"

杰克的眼球重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一句话都没说。

洛佩斯一脸不满的表情，"难道我看上去就是个叔叔吗？哪里像啊？喂，回答我的问题啊！"

不管洛佩斯怎么问，杰克依然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一言不发。这幅情景全都被悬挂在屋顶角落里的摄像机拍到了。

在警备室里，一个手腕上刺着刺青的女人在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原来就是那个在洛佩斯乘船不久在走廊中擦身而过的那个女人。监视器的前面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那个女人开始慢慢地敲击键盘，电脑的屏幕上显示着"定期报告，U.B.C.S.露易丝·卡中尉，来自自由号"。

6 定期报告

深夜，外面下着暴雨，雨水打在厚厚的玻璃上，窗外的世界变得一片朦胧。屋子里没有开灯，一片漆黑，偶尔划过天边的闪电将房间照得如同白昼。

陈此时正坐在自己办公室的办公桌前，手里紧紧地握着一条手绢，好像十分痛苦地咳嗽着。办公桌上有一台电脑，他正在阅读显示在屏幕上的报告书。由于从世界各地传送来的报告书实在太多，所以只要他觉得不重要的东西，读了几句就毫不犹豫地按下键盘跳跃到下一个文件。

正在这时响起了敲门声，陈的目光依然停留在报告书上，只是伸出手去按下了遥控按钮。于是门自动打开了，站在门外的副社长走了进来。

"你随意地改造了公司的设备吗？"

"不过是为了提高效率罢了。"陈终于抬起头来看了看站在桌子前的副社长。"我很忙，就不说'请坐'之类的客套话了，你有事吗？如果可能的话，麻烦你说得简短一些。"

"那么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吧。"副社长笑了笑，说道："陈先生，我要你从这次的项目中退出。"

突然陈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听到这种不礼貌的声音，副社长皱了皱眉头。

"不好意思，都是样本病毒惹的，在红灯失去效用之前，感染者会一直发烧。"陈说完用手绢擦了擦鼻涕。"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啊，C病毒啊，我拒绝，因为那是我的开发项目。"

"你已经没有决定权了。"副社长从上衣的内侧口袋里掏出一根雪茄，然后用打火机点燃后深深地吸了一口，冲着陈的脸吐出了一口浓烟，陈被烟呛得不停地咳嗽着。

"你走了之后，与会的各位董事一

致决定让你退出这次的项目。你现在已经不是董事了，原本我还希望你能够作为一般研究人员在我们公司工作，可惜的是大家都不同意。你的研究所和病毒样本都会由我们来保管。”

“你就是特地来和我说这件事的吗？”陈用凌厉的眼神盯着副社长。

“不是的。”副社长嘴里叼着雪茄，摇了摇头。“我刚才核对了一下研究所的物品清单，发现丢失了一些病毒样品。装有五套病毒样品的箱子，有人拿走了两箱，提取清单上签有你的名字。”

副社长冲着眼前的陈伸出了手说道：“现在请你马上交出来。”

陈抽了下鼻涕，用手绢挡住了脸的下半部分，另一只手指着副社长后面的那张长条桌子。

副社长回过头，看到桌子上放着一个白色的箱子，然后走过去拿在手中。

“另一箱呢？拿到什么地方去了？”

陈并没有回答。

“好了，我们又不是白痴，可以很轻易地预测到你的行动，你藏到了哪里我基本上也是心里有数了。”

副社长将箱子打开，里面用来保护试管的海绵将箱子划分成两部分，两边分别放置有“红光”和“绿光”各三根试管。

他皱了皱眉说：“这是怎么回事？”

突然副社长感觉到从自己的腿上传来了轻微的疼痛感，回过头来看到陈就站在自己的身后，还在用手绢捂着嘴巴和鼻子。

“你不是白痴的话就一定会查数吧？你不是说能够轻易地预测出我的行动吗？每箱里都有五套病毒样本，我在董事会议室里用了一套，另一套现在就通过你的身体还给你。”

只见陈的手中拿着一把喷枪型的注射器，副社长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嘴里叼着的雪茄也掉在了地上。

“这就是刚才差点把你吓死的特别混合物——基美拉。”

陈说着勾动了扳机，注射器中的液体伴随着喷射的声音一瞬间就消失了，然后陈将针头拔出，把注射器往身后一扔。

副社长也将手中的箱子扔在了地上，蹲在当场，并发出了痛苦的呻吟。他的脸变得通红，脸上的血管也凸了出来，像是蚯蚓一样。

“很难受吧？是不是有点后悔啊？你就算恨我也无所谓。”

从陈的脸上看不出半点的惊慌，他凑到副社长的耳边轻轻地说道：“你说对了，C病毒还是未完成品。不过即便如此，它的变化程度也至少可以像那只老鼠一样。智力越高，表达感情的生理机能也就越复杂，增加了处理器对命令判断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从复杂的命令中读取最简单的那个，处理器会给自己确定一个判断的标准。因此这次所注射的病毒的生理机能也被它判断成命令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感染者和病毒，处理器到底会服从谁的命令现在还不清楚。”

此时副社长终于支撑不住，仰面朝天地倒在了地上。

陈走过去俯视着他说：“啊，它现在一定很迷惑吧。在你的身体中，病毒和安布雷拉的副社长，到底那个才是真正的主人呢？处理器一定感到很烦恼。以灵长类的情况来看，黑猩猩大概是75%，人类嘛……你还是第一个，不过也差不多有95%被排斥的可能性。如果病毒掌握了主导权，‘红光’的目的就只有‘繁殖’而已，甚至会无视共生的原则，它会将感染者全部吞噬，然后才会结束。”

话音刚落，副社长就流出了鼻血，接着他的脸上，不，是全身的毛孔中都喷

射出鲜血来，将铺在地上的高级地毯染红了。他的眼球中充满了血丝，并流出了血泪，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陈。

“就是这样，战斗吧！憎恨我吧！无比高贵的你此时竟然被一个贫贱的亚洲人这样蔑视着，你一定想要亲手杀了我吧？只有这样才是你的救赎之道！只有拥有寻找‘目的’的强烈‘意识’才能支配处理器！和病毒们战斗吧，并最终克服‘障碍’！如果你能够作为基于人类身体的第一个完成品，我乐于奉献出我的生命，死在你的手上。”

突然响起了一声好像爆米花受热之后爆裂的声音，副社长的身体开始膨胀起来，嘴唇变肿了，牙齿也都变成了尖锐无比的獠牙，嘴里发出了马上就要逮住猎物的猛兽一般的咆哮。

看到这一幕，陈兴奋地流出了眼泪，然后眼中充满了爱意，向着副社长张开了怀抱，“爸爸在这里，过来啊！”

可惜他的希望落空了，副社长的身体像炸弹一样一下子爆裂开来，体内的鲜血飘散在空气中。

陈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连忙用手中的手绢将嘴巴堵上，并紧闭上了双眼。黑暗中他只觉得一股温暖的液体劈头盖脸地洒在了自己的身上。

不一会儿，周围沉寂了下来，陈非常冷静地用手绢仔细地擦拭着脸上的鲜血，动作中带着一丝绝望。

“即便是死也不愿意和我这个贫贱的亚洲人结上血缘关系吗？”

手绢马上就被鲜血染红了，陈睁开了眼睛看了看，皱了下眉头，将手绢扔在副社长刚刚躺过的地方，说道：“请注意点，我也是红光的感染者。万一不小心将混有绿光的鲜血吸入体内，变得和你一样可怎么办啊？”

虽然陈的口吻好像是说给对方听，可是他面前的地上根本就没有半个人影，只有一团乌黑的血迹和呈放射状的肉体碎片。陈将被染红的装着病毒样本的箱子从地上捡起，合上盖子，重新放回了桌子上。然后他又坐回到椅子上开始专心地阅读报告书。

桌子上和椅子上，甚至是键盘上都染满了鲜血，不过陈并不在意，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似的敲击了几下键盘。不一会儿，他停了下来，凝视着显示屏陷入了沉思当中，随即又按下了一个键。画面中出现了一个模拟电话拨号盘的控制台，于是陈将嘴巴靠近机器上麦克风说道：“自由号，连接。”

随即从电脑的音箱中传出拨号的声音，响了三声之后，对方接通了电话。

陈继续说道：“是我。”

“是陈博士吗？”对面的女声中夹杂着些许噪音。

“放心吧，是我。还有，虽然你觉得我有点唠叨，不过我还是想说不要称呼我为‘博士’，叫我‘罗伯特’就可以了。”

“莫非你现在是直接和我取得联系？我现在还在执行任务中，不能谈论私事。”

“还是这么冷酷啊，我就是喜欢你这一点。那么说我也必须称呼你为‘卡中尉’喽？这样会不会有些太见外了，你讨厌自己的姓氏，我是最了解的。是这样吧，露易丝？”

卡中尉并没有回答。

“算了，我最近真的很忙啊，好不容易抽出时间把你的报告读完了，在其中发现了一些我非常感兴趣的东西，比如说那个在英国引起巨大轰动的家伙，他好像也乘上了自由号。”

“是杰克·特兰普。在美国联邦警官的看管下，目前是被护送的身分。”

“这件事情，其他的董事好像根本

没和我提起过。”

由于陈的情绪极其激动，他额头上的血管也涨了起来。

“因为没有向你报告的义务，自由号已经不属于博士的管辖范围了，也不再是陈氏工业的财产。”

“是啊，上一个跟我这么说的家伙已经灰飞烟灭了。”陈想起了刚才的那一幕，笑了笑说。

“你说什么？”

“啊，没什么，自言自语罢了。装着病毒样品的箱子没事吧？”

“是的，没问题。如果按照原计划进行的话，会在几周后与自由号一起抵达纽约。”

“那不过是原计划而已……现在情况有所改变。不，是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我渐渐地被孤立了，现在真的变成孤家寡人了。”

陈突然哭了起来，说话的声调也随之一变，虽然麦克风那头的卡中尉看不到这一幕，可还是能从他的声音中体会到这边的情景。

“我想马上飞过去见你。”

“博士……”

“叫我罗伯特。”陈抽了下鼻子，“但是，我不能那么做。露易丝，你听我说，那群家伙也不是白痴，恐怕几天之内他们就会想尽办法将自由号上的病毒样品回收，但是那些病毒对我来说是仅次于你的重要东西。”

卡中尉沉默着，陈继续说道：“会去你那里回收病毒的，是安布雷拉公司的职员……不，不是的。应该是公司所培养的特殊部队，也许还会是你以前的同事们，总之是一支精锐部队。都是因为我，你才会陷入这样的困境中，原谅我吧，是我不好，让你卷入了这种麻烦中，原谅我吧。”

“罗伯特……”

陈又敲了几下键盘，画面中显示出“请输入密码”的字样，他的手指在键盘上跳跃着，输入了“C病毒、机密”，然后按下了回车键，屏幕上又出现了一个柱状的进度显示条和“传送中”的字样。

“我现在给你传送的资料是我想出来的对策，你一定要好好读一下，至于那些病毒样本，无论如何，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都必须送达纽约。我先去纽约等你，我爱你，露易丝。”

屏幕上的柱状显示条终于满了，传送成功。夹杂着噪音的卡中尉的声音，听上去就像是在怜爱一个可怜的孩子，“我也爱你，罗伯特。”

“我在摩天楼等你。”

陈敲了下键盘，将电话挂断，音箱那头的卡中尉的声音消失了。

“是露易丝啊，的确是她。能回想起来真是太好了，差一点就说出其他女人的名字来。”

陈将椅子转过来面前窗户，透过玻璃望着窗外的黑暗，他模糊的身影也映照在玻璃上。他将粘在身上的那些血浆用双手收集起来，像是定型发胶一样抹在了头发上，然后开始仔细地整理头发。此时他的心情好像十分不错，甚至还吹起了口哨，脸上完全看不到一丝哭过的痕迹。

陈又将椅子转了回来，面向桌子上的电脑按下一个键。不一会儿，屏幕中显示出几个搜索出来的项目，那些全都是关于杰克的新闻。

“‘目的’非常明确，如果没有强烈的‘意志’是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感染者是他的话，就一定能克服‘障碍’。”陈笑了笑，“他是最完美的乘客。”

待续





雾谷

本来他与青梅竹马的椎名在异世界过着普通的校园生活，却因为突然出现的事故被带到梦幻大陆恩迪亚斯。作为异世界的心剑士，他逐渐成为了拯救世界的关键人物。



克拉拉格朗

圣菲利亚斯王国的公主。和平繁荣的王国在前国王和大王子被暗杀后发生了巨变，人类与兽人的关系迅速恶化，从那时起，公主便开始治理国家。



苍真

和吴羽一起来到梦幻大陆的银发少年，也是心剑士，做事不太经大脑，属于头脑发热的性格。苍真一直都非常喜欢吴羽。



吴羽

善良温柔的吴羽是苍真一起从异世界被带到梦幻大陆的。虽然一开始立场和雾谷敌对，不过后来也成为了同伴。吴羽一直暗恋着雾谷。



椎名

和雾谷一起被带到梦幻大陆的少女，坚强好胜的她在这里组建了自己的光明骑士团。



卡利斯

克拉拉格朗的弟弟，由于患了奇怪的病，身体很虚弱。卡利斯不但外表俊郎，而且生性善良。

◎光明之风◎



西园寺春人

同样是来自异世界的人类，到梦幻大陆后成为了魔装炼金帝国贝尔加尔德的皇帝，自称“特莱哈尔特”。西园寺是个文武双全，追求完美的人。



蛭田丽亚

在异世界就是一位天才少女，性格非常温和。来到梦幻大陆后，蛭田更是成为了魔装炼金帝国的古代遗迹研究博士。她非常憧憬特莱哈尔特。



杰多

与塞克蒂、蛭田丽亚、基尔莱茵并称为魔装炼金帝国的四皇剑，是特莱哈尔特的得力部下，现担任暗黑骑士团团长一职。



凤鸣

虽然样貌幼小，但年龄已经超过了三千岁。凤鸣是青蓝国的巫女，负责天水之塔，后来成为光明骑士团的军师。



基尔莱茵

强大的精灵魔法师，擅长使用冰雪魔法。基尔莱茵是精灵女王的哥哥，和仁九郎以及从前的杰多是好友。



塞克蒂

塞克蒂是魔装炼金帝国的皇帝亲卫队长，为了保护皇帝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仁九郎

神秘的鸟人族忍者。来自另一片大陆巴雷利亚，曾由于事故失去了左翼，但通过某种秘术制造了义翼。



罗恩

青蓝国的国王，不仅懂得治国之道，还有一身精湛的武艺。由于过去是海盗，因此也被人称“海盗王”。



五兽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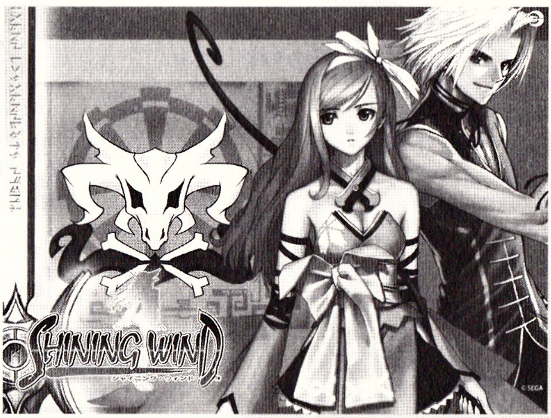
即炎羽、雷飞、马双、黄龙、冰云五人。一开始是和圣菲利亚斯王国作战的主力，后成为盟友。

Phase 00 苍天红月X梦幻大陆

异世界，明媚的阳光正和煦地照耀着大地。正在放假的校园此时突然出现了两名学生，一个是遇事漫不经心却有些死心眼的雾谷，最近他一直被幻觉所困扰，总觉得似乎有人在召唤他。正当雾谷又在发愣时，他的青梅竹马椎名大声叫醒他，并强调到学校是来调查失踪事件的，她想找到突然失踪的同学兼好友。面对椎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雾谷只好陪她一起来学校调查。当他们来到光风馆时，竟然发现那棵数年都没有盛开过的樱花树正灿烂地绽放着花，两人不禁想起了在光风馆里那本古老文献上看到的关于《梦幻大陆》的预言：

“与世界相连之树盛开时，通往梦幻大陆的门将被开启。如镜面一般映照在湖面之上的苍天红月，将化为通向异界的大门。”

如预言所述，当看到湖中那苍红之月时，两人便在激烈的震动中失去了意识。等雾谷醒来，椎名已经不见了踪影。而此时，在樱花树下竟然出现了那个一直在雾谷幻觉里的景象——一个头绷带布，长着尖耳朵的精灵少女正对着自己微笑。这次的幻觉显然真实了不少，但随着少女的消失，雾谷又分不清究竟是真是幻。



当他一路来到光风馆里时，遇到了从没看到过的奇怪种族，那人自称是矮人族的达古，并告诉雾谷刚刚也遇到了一个和他一样奇怪的人类。雾谷猜想或许会是椎名，于是他在达古的带领下，在光风馆旁边的一个山洞里找到了正和矮人族族长聊天的椎名。

雾谷和椎名在矮人族长格鲁的解说下，对自己的所在地有了初步了解。这是一片叫做“恩迪亚斯”的梦幻大陆，还有许多不同的种族生活在这里。可是他们才没说多久，“混沌之门”便突然出现了，这扇门是由暗之力衍生的怪物通道，整个世界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这种会带来怪物的混沌之门，而只有拥有强大力量的心剑士才能依靠心剑封印此门。

在帮助矮人族的战斗中，雾谷从椎名的身体里拔出了名为“炮剑·赤刃加农”的心剑，消灭了怪物。之后他们才从族长那里了解到，所谓心剑就是由思念相通的同伴之心具现化的剑，而能够使用心剑的人就叫心剑士。

心剑士的出现印证了梦幻大陆的传说：“当世界即将发生巨变之时，心剑士就会从异世界降临，成为梦幻大陆的救世主。”椎名得知他们的力量和使命后，便成立了独立佣兵光明骑士团，想借此来帮助梦幻大陆。圣菲利亚斯王国的公主克拉拉格朗得知心剑士的消息后，也前来寻求帮助，善良的公主希望他们能帮忙封印混沌之门，让国民可以安心生活。这样的要求椎名当然一口答应了下来，在消灭王城附近的混沌之门后，众人来到了圣菲利亚斯的王城。在王宫里，雾谷了解了不少关于菲利亚斯王国的事。这个原本和平繁荣的国家在前国王和大王子被青蓝国兽人杀害后发生了巨变，两国的关系迅速恶化，战争一触即发，从那时起，克拉拉公主便开始代替卡利斯小王子治理着国家。

众人从公主口中得知，小王子身染重病，而只有心剑士才可以进入的龙泉乡里存在着传说中包治百病的泉水，于是公主请求雾谷前往寻找泉水。在路上，两人救了一位生命垂危的鸟人，鸟人得知详情后，告诉他们王子其实是中了狐狸族的诅咒，只有龙泉乡的凤鸣才有能力治愈。了解到原因的两人很快来到龙泉乡，但负责守护凤鸣的青蓝国五兽将龙人冰云却不允许他们带走凤鸣。

凤鸣在很久以前差点儿毁灭世界，从那之后便一直躲在龙泉乡，但她很清楚心剑士的传说，雾谷的到来让生存了三千年的她决心不再逃避，因此凤鸣决定和他们同行。之后凤鸣治好了王子的病，而椎名也邀请她加入骑士团，成为了军师。然而就在此时，青蓝国的五兽将率领着大军开始进攻菲利亚斯，看来青蓝国巫女凤鸣的“叛变”成了这场战争的导火索……

Phase 01～4 人兽之战X心剑士之战

冰云和雷飞两位五兽将的攻击被抵挡后，敌人的进攻暂时停止了。但让凤鸣感到奇怪的是，即使是全军进攻，但能如此轻易地占领菲利亚斯各据点也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公主也认为王国骑士的实力不该这么差，因此雾谷便让达古帮忙调查，随后达古便将得到的消息告诉了众人：原来青蓝国也出现了心剑士，而且此时就离中立地带不远。

雾谷想到那可能是在学校失踪的好友，便迅速赶了过去。果不其然，雾谷竟然见到了苍真和吴羽两位好友。苍真是个帅气的银发少年，他非常喜欢文静温柔的吴羽，可吴羽却一直暗恋着雾谷。在对立的情况下相见，双方阐述了各自立场，苍真显得非常固执，他责怪雾谷拐骗仙女凤鸣，让青蓝国的人民过着痛苦的生活，并将雾谷视为了敌人。



虽然雾谷告诉他修玛利是为了利用他们才编造谎言欺骗他的，但此时的苍真为了和吴羽在一起，什么都不顾了。

正在这时，长着九尾并一脸狡猾的白狐狸——青蓝国宰相修玛利带着军队将雾谷和椎名团团围住，在他的挑唆下，毫不知情的苍真和雾谷打了起来，而他自己却得意地欣赏着这场早已安排好的心剑士之战。一旁的吴羽实在不忍心看到雾谷和苍真战斗，她收回了心剑，并对两人说道："你们都是我不想失去的好友，这种无意义的战斗请不要再继续下去了。"之后，她还大胆地质问修玛利是不是在欺骗他们，但她却被修玛利一把抓住，并被五兽将马双带走，此时修玛利才终于对愤怒的三人道出了真相：国家的缺水状况是因为天水之塔不稳定，而他们带走吴羽就是想利用其巫女的身分来将塔恢复，从而使青蓝国握有掌控自然的权力。而他从前更是在三国和谈时，设下阴谋杀害了精灵女王和圣菲利亚斯的国王和大王子，目的就是想削弱其他国家的力量，以称霸恩迪亚斯。苍真和雾谷知道这一切后自然不会让他肆意妄为，雾谷很快追上马双并击败了他，而苍真也赶来救下了吴羽。此时，内心产生了细微变化的苍真最后一次要求吴羽借给他心剑和雾谷战斗，当然那也只是象征性的，随后他便将吴羽和心剑都交给雾谷，独自离开了。

众人回来后，凤鸣告诉他们如果要恢复世界，让混沌之门不再出现，就要先将掌管自然的三个天之塔修复，而天之塔可以分散暗之力，保持世界的平衡。要想修复塔，就必须让继承巫女资格的人去控制。凤鸣还说，三座塔分别



位于三个国家，青蓝国的天水之塔就是其一，巫女是龙人族公主凤鸣。为了使天气正常，也为了国家的和平，克拉拉公主提议先去恢复天水之塔，但是众人却完全不知道，位于菲利亚斯王国矮人山洞里的天照之塔的巫女，就是克拉拉公主，而她的巫女之力现在已经丧失。众人来到天水之塔后遇到了喝醉酒就会性情大变的五兽将，也是龙人族长者的黄龙。雾谷打醒了黄龙，而在黄龙的协助下，凤鸣让天水之塔恢复了正常。可正当众人兴奋之时，黄龙却说出苍真暗杀修玛利失败并即将被处刑的消息，于是，众人刻不容缓地从天水之塔赶到了刑场。

守护刑场的是青蓝国五兽将中最强的炎羽，在奋力战胜他后，发现刑场只剩下了一片残骸，雾谷非常伤心，吴羽也瘫软地跪在了地上，可就在这时，一个长着黑白双翼的人从天而降，并告诉他们：“不要让愤怒和憎恨充斥自己的内心，苍真没有死，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你们只要相信他还活着，就总有重逢的一天。”说完后，这位名叫ZERO，自称为世界守望者的人就消失了。就在众人困惑不解之时，兽人国五兽将已经全部杀往了菲利亚斯。雾谷悲伤和愤怒的还击彻底瓦解了青蓝国的总攻，而青蓝国国王罗恩也及时赶到，制止了这场无意义的战争。

脸上刻着巨大十字伤的狗人罗恩浑身散发出极强的霸气，他喜欢游历四海，正因为有了他的统治，青蓝国才成为了通商联合的经济强国，但在他出海并将政务交给宰相处理后，修玛利便开始了为因人类与精灵而几乎灭绝的狐狸族复仇的计划。看到罗恩和雾谷站在面前时，修玛利明白自己已是满盘皆输，正想逃跑之际，他被精灵女王的哥哥基尔莱茵和曾被雾谷救助的鸟人仁九郎挡住了退路。由于基尔莱茵的妹妹正是被修玛利杀害，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杀死了修玛利，并提醒罗恩，更猛烈的暴风雨即将来临。而此刻，菲利亚斯王国的边境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Phase 05~10 帝国的野心X世界的毁灭

梦幻大陆有三个大国，分别是位于东南面的由人类组成的圣菲利亚斯王国，位于西南面的由各种兽人组成的通商联合青蓝国，以及位于北方的精灵国度艾斯特莱亚——也就是现在的魔装炼金帝国贝尔加尔德。眼看青蓝和菲利亚斯两国才刚刚化解矛盾，没想到转眼间，更大的危机却再度降临。

雾谷一行连同罗恩迅速赶往边境，此时帝国皇帝特莱哈尔特以及属下四皇剑都到齐了，让雾谷没想到的是，帝国皇帝和四皇剑中的一位少女竟然是他们在异世界的另外两位朋友——西园寺春人和蛭田丽亚。自称为“特莱哈尔特”的西园寺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其剑术非常高超，而腼腆的天才少女蛭田丽亚一直对他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正是雾谷、椎名、苍真、吴羽、西园寺和蛭田这六位昔日的好友制造了如今的混乱局势……

在众人面前，特莱哈尔特说出了自己的野心：“精灵之国已经不存在，我们炼金帝国为了给这块大陆创造新的秩序而向你们宣战。将世界交由多个种族来管理，问题永远都无法解决，要想获得和平，就必须让我来统一大陆！”强大的机械能力让北方的精灵国度变了质，或许他们同样是为了拯救这个即将崩溃的世界，但这种极端的做法却是其他两国所不容许的。可是帝国却并没有给众人留下商量的余地，攻势随即爆发。就在雾谷等人部署战略之际，一支突袭部队闪电般地攻了进来，而让公主和小王子感到吃惊的是眼前的敌人竟是已死去的大王子里昂……此时，这个自称为杰多的四皇剑带着他的暗黑骑士团直冲到了众人面前，失去了过去记忆的他拥有的只是那被称为不死剑圣的恐怖力量。在前骑士团老团长的帮助下，众人先行从王座的密道里逃离了王城，可杰多却攻陷了王国，公主和王子因此伤心不已。此时，罗恩及时赶到，在权衡利弊之后，众人只能选择到青蓝国避难。

要实现菲利亚斯的复国计划，首先必须清理掉肆虐青蓝国的怪物。在消灭帝国机械兵时，雾谷遇到了一个名为塞克蒂的精灵族女子，她仿佛就是那个曾经在樱花树下多次相遇的少女，但此时，塞克蒂却只有作为帝国四皇剑的意识，她和雾谷激烈地战斗起来，强大的力量让并不结实的大地裂开，两人跌入到了地下。

醒来时，两人发现手上已经没有了战斗的武器，而被困的他们慢慢交流起来，塞克蒂质问雾谷既然是特莱哈尔特的朋友，为什么不帮助他，但雾谷明白，即使解释，她也不会理解。接着塞克蒂告诉雾谷，在北方这个暗之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很多精灵都被侵蚀而变成了怪物，她自己也险些被完全侵蚀，还好头上的暗黑金属吸收了暗之力，才保住了生命。但这么做的代价，就是她成了半精灵半机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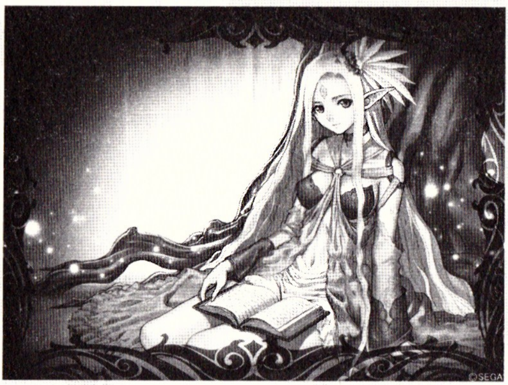
生物。其实，特莱哈尔特就是极力想改变北方的悲惨状况，那也是为了即将毁灭的世界，而他几乎成了精灵族最后的希望。雾谷虽然了解特莱哈尔特想拯救世界的心情，但他并不赞同以牺牲来换取和平的做法，雾谷更是发誓，他会通过自己的力量找到拯救世界的最好方法。两人在互相理解后，雾谷竟然拔出塞克蒂的心剑打破地洞，之后两人便又回到了各自的战线中。

化解了帝国在青蓝的攻势后，便是夺回菲利亚斯的最佳时机。带着更坚定的决心，众人很快攻到了都城下，可特莱哈尔特和杰多早已守候在此。尽管他们融合了强大的圣铠剑，但为了夺回菲利亚斯，众人还是奋力打败了他们。由于魔力消失，杰多即将消亡。看到他的失败，特莱哈尔特放弃了菲利亚斯独自离去。此时，杰多恢复了作为王子里昂时的所有记忆。公主和小王子看到哥哥后伤心不已，而大王子述说了自己和国王被害的真相——为了保护失去巫女之力的公主，国王和王子被修玛利要挟，他们在杀死精灵女王后也遇害了。里昂希望公主可以坚强地背负起他们的罪孽，找到世界和平之道，之后便化为粉末消散而去。公主的坚强使她重新得到巫女之力，因此众人很快修复了天照之塔。“当初里昂王子还有话对公主说，因此他才在死后不惜借助黑暗的力量再次回到了这个世界。现在他的心愿已了，终于可以了无牵挂地离开了……”仁九郎将里昂的心愿告诉了公主，然后接着说道，“雾谷，你是否有跟特莱哈尔特战斗的觉悟？”

“我会与特莱哈尔特战斗到底，但我战斗的目的并不是令他屈服，而是要告诉他，他的方法是错的。”

“正如你所说，如果是我，也会用自己的方式纠正朋友的错误。那么，就让我代替里昂成为你们的同伴吧！”

仁九郎的加入不但增加了战斗力，还带来了不少重要情报。他提议去消灭帝国的象征——移动要塞伊森萨尔格。尽管有基尔莱茵把守，但在仁九郎的帮助下，雾谷还是破坏了移动要塞。可是，不得不承认行动失败的基尔莱茵却说出了一个可怕的消息——移动要塞不只一个。因此，仁九郎便让众人去消灭在沙漠深处的研究要塞的基地。



雾谷在搜寻基地时意外看到了头上缠着绷带的塞克蒂，此时她已完全变成了机械，不管怎么呼喊，她都只想着消灭眼前的敌人。就在这时，蛭田丽亚也赶来了，看到已动弹不得的塞克蒂，蛭田告诉众人她是逃跑出来的。实际上，塞克蒂是蛭田制作的人工生命体，其

设计原型是古代兵器EVE，制作时融合了精灵女王的基因，因此基尔莱茵一直把她当成是自己的妹妹。雾谷知道他们像机械一样研究塞克蒂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把剑对准了蛭田。

“你在干什么，我认识的雾谷是不会像这样用剑指着女孩子的。”苍真一来，就撞开雾谷并质问他，而雾谷也辩解说他只是想救塞克蒂。但苍真却愤怒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可在我看来，现在你的做法不正和特莱哈尔特完全一样吗？”雾谷猛地清醒过来，并很快冷静了下来。他让蛭田把塞克蒂带回去修理，而蛭田也答应众人一定会好好地照顾塞克蒂。

由于塞克蒂的情况，雾谷等人只能放弃了摧毁研究基地的打算。但正在这时，帝国大军在皇帝的指挥下展开全面攻击的消息传来，一行人也只能全力以赴了。此时，特莱哈尔特和基尔莱茵在最后的移动要塞上等着雾谷，虽然他们融合出了心剑——魔剑炮，但却依然不敌已经变得更坚强的雾谷。可是，特莱哈尔特并不打算认输，他用普通的剑和雾谷再次展开了战斗。虽然苍真随后赶到，却没能阻止这场无意义的争斗。雾谷的剑掉在地上，可就在特莱哈尔特向雾谷刺下致命一剑时，塞克蒂挡在了雾两人中间。看到临死的塞克蒂，两人才后悔莫及，而塞克蒂也轻轻留下了她最后的话语：“我将化为清风，永远守护着你们……曾经温柔触碰我内心的人呀，请你们不要再相互伤害了……这是我惟一的希望……”说完，她也如杰多一样，消散而去……

“没有了你的世界对我来说也没有意义了……都来感受我内心的悲伤吧，然后一起在绝望中死去！”基尔莱茵再次眼睁睁地看着妹妹死去，终于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黑暗之力瞬间将整个大陆变成了地狱。正为塞克蒂的死而迷茫的雾谷被及时赶来的五兽将救走，之后众人坐着罗恩那巨大的龙船离开了大陆。

Phase 11～14 光明之泪X光明之风

一行人来到离大陆不远的龙岛，此时的雾谷因塞克蒂的死已经完全失去了自信，无法再拔出心剑。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耽搁，罗恩决定让仁九郎带着雾谷去另一个兽人王国——巴雷利亚找百兽王求援。路上，仁九郎告诉雾谷等人，他原来是巴雷利亚人，后来才到梦幻大陆并希望在那里找出和平之道。那时，他和菲利亚斯的里昂王子以及精灵族的基尔莱茵这两个有着共同愿望的人成为了好友，他们一直为三国的和平会谈而努力。然而，一切却因修玛利的阴谋而彻底失败，这让他大受打击，之后他还一直被修玛利追杀，在他险些丧命时，雾谷救了他。虽然遇到无数困难，但在雾谷出现后他又重新看到了和平的希望，因此才决心和大家一起努力追求和平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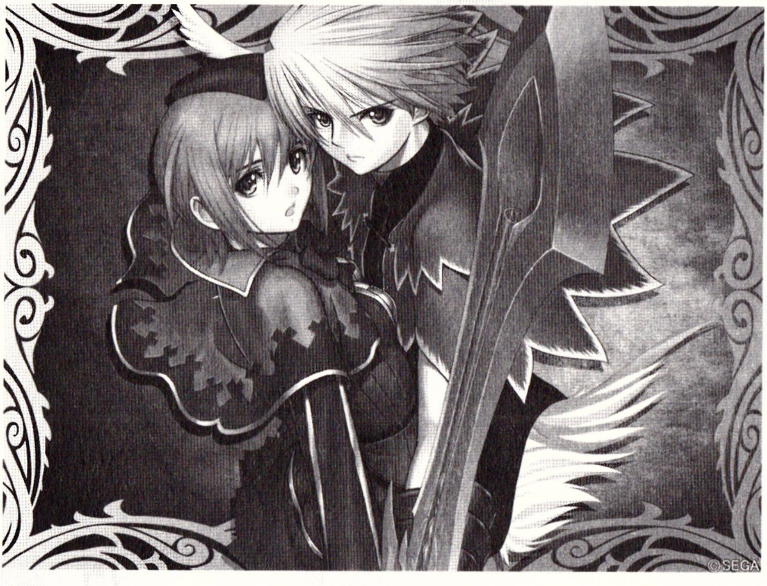
来到巴雷利亚后，一行人遇到了百兽王的女儿——猫女玛奥。玛奥很爽快地答应了援助的请求。在回航的路上看到大家拯救世界的积极行动，雾谷也找

回了自信。基地里，凤鸣告诉了众人关于“妖精王之器”和“海龙王之器”的传说，这两个可以吸收光与暗的神器拥有轻易毁灭世界的力量，如今大陆上的暗之力过强，“妖精王之器”如果吸收了过多的暗之力，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们现在只有依靠“海龙王之器”打破坚固的冰壁才能拯救世界。在安放神器的遗迹里，一行人遇到了冰之魔女的继承人布拉恩奈玖。在了解来意后，布拉恩奈玖答应让众人使用神器，但为避免神器被用在错误的地方，她也要一起去。

在神器的帮助下，众人进入了梦幻大陆。当雾谷小心观察周边暗之力扩散的情况时，一行人遇到了苍真。苍真告诉他们，特莱哈尔特被关在了黑之塔里，天水之塔也有人在等着他们，说完后苍真便独自离开了。众人来到天水之塔，看到的是一直在幕后协助众人的ZERO和艾尔雯。ZERO告诉他们，其实三座天之塔的主要作用是封印“妖精王之器”，现在由于暗之力的扩散，神器里的妖魔王已经有复苏的迹象。而想要恢复世界的秩序，除了要重新封印暗之门外还要让天之塔都恢复正常，才能达到完全封印的效果。现在，可以作为天风之塔巫女的塞克蒂已经复活，她正在光风馆里等着雾谷，而ZERO等人也会从另一方面帮助大家拯救世界。

雾谷听完ZERO的话后迫不及待地跑到了光风馆，在樱花树下，他又看到了塞克蒂。

“你终于来了，雾谷……我一直坚信只要在这樱花树下就能够再次遇到你。”这一次，塞克蒂已经完全恢复了精灵的状态。此时，巴雷利亚的玛奥亲自率领着强大的援军赶到了。为了到达北方的天风之塔，他们首先解放了南边



的青蓝国和菲利亚斯。之后在风精灵王和艾尔雯的带领下，众人成功来到了天风之塔内。在这里，精灵女王的灵魂水晶语重心长地说着：“记住，塞克蒂，虽然你是作为我的替身被赋予的生命，但你有自己的使命，今后也一定要以塞克蒂的身分去寻找幸福。拥有我生前的记忆，你一定很辛苦吧。我最后的请求就是请你拯救我的哥哥，让他别再继续痛苦……”塞克蒂在风精灵王的帮助下获得了风之巫女的资格，她也回应着精灵女王：“能够感受到你的内心并不会让我痛苦，反而会成为我的信念，我们一定会解救基尔莱茵的心，净化整个大陆。”

在天风之塔恢复正常后，塞克蒂带领众人来到了研究所，试图从这里的遗迹进入黑之塔。一行人在研究里，却遇到了被阴暗的心剑人格占据的蛭田丽亚，这次在苍真的帮助下，善良的蛭田终于将心剑人格逼了出去，看准时机的雾谷更是将具现化的心剑彻底消灭。此时还有些衰弱的蛭田告诉了众人通往黑之塔的道路。黑之塔是妖精王之器吸收暗之力的通道，如果摧毁了那个通道，暗之力就会被天之塔分散，而减弱妖精王之器的力量。进入黑之塔后，雾谷等人看到的是被束缚的特莱哈尔特，在电流的冲击下，他正不能自控地吸收着暗之力。此时，蛭田不顾自己的虚弱，为了心爱的人，她奋不顾身地冲进了强电流里，而特莱哈尔特也回应了蛭田坚强的心，两人的心意开始互通，特莱哈尔特拔出了蛭田的究级心剑，摧毁了黑之塔。所谓究级心剑，不但拥有封印暗之门的能力，更是通往异世界的钥匙，但现在他们已经没有时间感动，暗之神殿已经从大陆中间升起了！

众人辗转来到暗之神殿前的暗之门，门才打开了一点儿，强烈的暗之力就汹涌而出，雾谷知道已经没有时间了，他不顾一切地闯入暗之门的深渊，并在最深处找到了基尔莱茵。但没想到的是，现在的他已经成为了妖魔王，对峙了一段时间后，妖魔王更是在没有黑之塔吸引力量的情况下强制进化到了不完全的最终形态，试图进行最后的挣扎。但带着无数信念的雾谷成功超越了一切，消灭了妖魔王，基尔莱茵也得到了解脱，濒死的他倒在天风之塔前，看着塞克蒂喃喃说道：“塞克蒂？是你吗？”

“基尔莱茵，我会以塞克蒂的身分继续生活下去，所以你不用再感到悲伤了……”

“其实我早就想到这个结果了……但如果不这么做，所有的悲伤、愤怒、憎恨以及绝望都无法彻底被封印在暗之门里……而这个大陆也无法获得真正的救赎。”





“难道你从一开始就打算一个人背负起整个世界的罪恶？”

“因为我相信能够被你选中的心剑士一定可以封印住那扇划分绝望与希望的大门……我知道自己的所做所为无法得到原谅，为了不让这种事再次发生，我的灵魂会永远守护被封印的神之器……”

“不要说这些令人伤感的话，我会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哥哥！”最后，是精灵女王，也是塞克蒂对基尔莱茵许下的诺言……

另一方面，雾谷在众人焦急的等待下成功回到了暗之门前，为了永远封印暗之门，他将自己无比坚强的心化为了究级心剑让苍真拔出，而椎名的心也同样化为了雾谷的究级心剑，再加上之前蛭田的究级心剑，雾谷，苍真和特莱哈尔特三人合力，终于成功封印了暗之门。随着大门的永远关闭，暗之神殿再度沉入了无尽的长眠中。经过这个漫长的巨变，众人也都在共同的战斗中开始慢慢理解各自的国家，而克拉拉公主和卡利斯王子也从罗恩那里学到了许多治国之道。战争和灾难其实并不仅仅只会带来破坏和牺牲，在其中产生的友谊和信任是不可替代的。最后，看着逐渐复苏的大陆，来自异世界的六人也悄然从梦幻大陆恩迪亚斯消失了。

从此，世界上便开始流传着一个更加动人的传说——来自异世界的六位勇者带着无比坚强的信念，用心斩断黑暗，并引导恩迪亚斯成为了真正和平的梦幻大陆……



离开

《恶魔城》同人

文／ALERECORD　编／暗星

我望着镜子里自己黑深深的两个眼洞，临近出发，一阵不安在我没有皮肉覆盖的头盖骨下徘徊。在先行者们的前例证明下，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觉得毛骨悚然。虽然本不应该是这样的。就像生前最后的那个时刻一样，嗜酒刽子手的刀和廉价酒的臭味，磨刀声喧哗声落雷声听见自己颈椎和刀接触时的咔嚓声，只有无奈而已。虽然我已经只剩下一副骨架，但危险依旧在我身边缠绕。我想念家乡的母亲隔壁的玛丽，已经不能再见的老友还有布林斯所有的一切，当然并不包括剥削我们的伊兰斯特家族以及和他们串通一气的所谓骑士团。在那个已经远去了的年代，我们都痛苦并少有地快乐着，直到死去。当时我所谓的开创新的工作和活路的直接下场也就是一把闪闪发亮等待着颈椎的刀而已。从小的特别只能让我死后在这个鬼地方找到一个工作和容身之所。

是的，鬼地方。

我行刑那天玛丽并没有来，虽然她是个很天真的人。所以我在这个鬼地方心惊胆颤地生存了这么久，漫无目的地挣扎着，直到再死一次。

来通报的亡灵脚步渐近，今天又是照例每月一次的日子。

母亲从小教我识字，我是家乡很少有的能读出书本里东西的孩子。六岁的那年夏天村子里的神父让我在教堂宣读圣经，记得那次我读得很大声并且很流畅，丝毫没觉得紧张。在读到一半时，我看到了住在我家隔壁和我同龄的玛丽在台下对我投来钦佩的目光。在之后的四百多年里，每当我摸到自己空空的眼洞时总是会想起她那时缥缈的眼神，虽然她的容貌我早已忘记，但那双纯洁的眼睛却在我的脑被虫子啃食一光后依然挥之不去，并持续地让我痛苦着，无法解脱。

活着的时候，我曾听老友科特说女人好像每隔一个月都有一个不

方便的日子，我这样也应该算是吧？或者说，是我们伟大的城主——德拉古拉伯爵每个月都有一个不方便的日子。而这个不方便的日子对我来说，每次都是令人极为不安的一天。

四百多年前，在我以游魂野鬼之姿飘荡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遇到了在处刑场上和我一起被处死，生前做了一辈子苦力的驼背老头骷髅猿。之后在他的介绍下，我在“城主之间”和城主德拉古拉伯爵签了卖身契，在挖出了尸骨后帮忙管理城内的暴戾之图书馆。而在我进驻到有五个和我一样没皮没血肉的骷髅的房间时，我完全没有去怀疑骷髅猿脸上的那阵笑意，只是一个劲地对他道谢，对自己终于有了一个容身之所感到高兴，直到在那之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房间里减少了两个骷髅时，我才开始感觉不对。

走在炼金所的走廊上，周围的各种魔物都在互相商讨着什么并小声地对我指指点点。我抚摸着肋骨上的几道裂纹，放在颈椎上的脑袋还是摇摇欲坠。和我同村早我两年被烧死的巫师漂浮在空中，忽地划出一道光圈，对我发出一阵嘲笑，和身边的一个巫女议论着什么事情。隐隐约约地我听到几个像是“一百多年后”，“原石”，“篡改”之类的词。我不禁加快脚步，一个LV1的骷髅招惹LV16的巫师永远都是没有好结果的。

恶魔城最上部似乎刚发生了什么大事，地板上和远处的升降梯一片狼藉，所有的东西都像是被火烤过了一样，终级卫兵赤裸着上身趴在地上，皮肤冒着烟，旁边放着一些装备。一阵不祥的预感袭来，我开始觉得双腿发软，骨架“啦啦啦”直响，接着是一阵震耳欲聋的怒号。

“贝尔蒙特家族！”

霎时间我的头从颈椎上掉了下来，眼前是一片翻动的模糊，我的身体不知所措地乱跑着，最终还是找准了目标，朝我头滚动的地方跑了过来，可惜先接触到脑袋的部位不对，我的脚把我的头骨踢飞了起来，于是眼前又是一片翻动的模糊，耳洞只听到呼呼的风声和像没头苍蝇一样在一旁跑动的身体的骨架互相摩擦时所发出的“啦啦”声，之后我察觉到这次我的头腾空的时间似乎久了一点，就好像习惯了早上起来先磨一下牙齿的人忽然找不到嘴巴了一样，在空中多出来的这段时间让我想吐，虽然我早就已经没有了呕吐的本钱。

在我的头掉落在那个算是有点熟悉的地方时，最初我是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的，直到我的身体也掉了下来，捡起了我的头并再次放回了颈椎上后我才开始被惊吓。

今天的亡灵只是通报，并没有引路，恶魔城最上部的那个闭口今天也依然开着，我在最上部一脚踏空，掉到了这个熟悉的地方。

恶魔城，华丽的城主之间，就在正前方的王座上，伟大的城主德拉古拉伯爵正对站在他王座下的我怒目而视。

说说我小时候的一些事情吧。

有一次我根据玛丽的爸爸在山



上捕猎带回来的猎物推断出她爸爸是个很好面子的人，因为那个猎物已经死了有两天了，那是玛丽的爸爸在抓不到猎物后买的替代品。我想说的是，我的观察力是很好的，至少从我们的房间里少了两个骷髅以后居然只有我察觉到不对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来。

房间里分别有四个战斗用骷髅和两个美食骷髅。我挂名是战斗用骷髅，其实就是一个整理藏书的工仔，因为我并不觉得我那只有一的攻击力可以起到什么杀敌作用，而且感觉上这座恶魔城似乎一直都是一片太平。

有一天忽然少了一个用蛋糕丢我脸的美食骷髅，这时我才发现不对劲。平时整理那些会乱飞的书籍的我一直是大家的欺负对象，忽然少了一个欺负者自然是好事，不过也确实有些蹊跷。我之后问遍了其他的几个骷髅，却没人知道它去了哪里。

对于其他骷髅我是没有那么多话好说的，骷髅一直以来就不能很好地相处。两个骷髅呆在一起的话假如同时掉了头，那么愚笨的身体必定会踢到对方的头。再比如自己如果少了哪根骨头，那一定是会想拿别的骷髅的来弥补一下的，像我就缺了两根肋骨一根指骨，天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不见的。房间里的另一个骷髅则少了锁骨和腓骨，所以一直对我虎视耽耽。没有了皮肉后，大家彼此之间都害怕着再失去任何东西。

于是我开始注意大家的日常行径。在研究了三个月后，我发现另一个骷髅似乎每个月都有一天是不在房间里的，但隔壁的石化牛让我不敢跟着出去。就这么过了两年后，房间里又少了一个骷髅。

刚开始我的想法是那几个骷髅可能升职了，譬如被升成了骷髅勇者或者骷髅枪手之类的，搞不好有一天我也会被选上。

使我梦想破灭的是有一天我在图书馆里偶然于书架后发现的一个暗门。门后的小房间里有几本书，里面记载的是几百年前的几个前辈的故事，经常还提到一些陌生的名字，像是“贝尔蒙特”，“阿鲁卡多”等人，书上面将他们写得神乎其神。

当然，里面也写了德拉古拉伯爵的一些事情，房间里也恍惚地还有一些似乎不应该存在的东西。

而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该来的还是要来，躲不了的始终躲不了。当除我以外最后一个骷髅也失踪了几天后，骷髅队长忽然从骸骨魔窟大驾光临。

当时队长拍着我的肩胛骨语重心长地说道："相信你也注意到了，这房间里的骷髅一个接一个地不见，只剩下自己独自一个很不安吧？但该做的事情还是得去做，自从你进入这个城里的那一刻起，就有了自己必须做的事情。"

我有点发呆地看着队长那没有任何缺失的肋骨，说道："是，这个小的明白，就算只有单独一个也会把图书馆收拾得整整齐齐的。"

队长牛形头骨的眼眶里闪过一道尖锐的绿光："这种小事，留给别人去做就可以了。"

我不解地问道："那请问要小的做什么呢？"

"德拉古拉伯爵是很强大的。"队长忽然转过身去背对着我说道。

"这个小人理会得。"

"伯爵的强大是绝对不容置疑的。但是强者也有强者的烦恼，高处不胜寒啊。"队长仰头感叹道。

一阵许久的沉默。

"那是什么烦恼呢？"我壮着胆子说道。

"这个你是不会懂的！"队长吼道。

我吓得缩了缩脖子。

"因为连我也不懂。"队长说道。

又是一阵沉默。

"那、那到底是要小人做什么事情呢？"我颤抖着声音问道。

"伯爵从几十年前就一直在召见一些城里的骷髅，在城主之间里，每天来来去去，有的骷髅一去就没有回来。你们这个房间的骷髅就是为了伯爵而征集的，原因连我也一直觉得很是不解。"队长说道。

"那这次是轮到我了吗？"我说道。

"是的，伯爵让我找下一个。"队长说。

在那之后的两天里我坐立不安。当来通传的亡灵告诉我启程去城主之间时，我在害怕中甚至有些兴奋。之后在亡灵的带领和沿路各种魔物的注视下，我最终站到了城主之间的门前。当时我望了望半路上对我的问话不理不睬的亡灵，想从他脸上看出什么东西来，可惜得到的却是一句冰冷的"快进去吧。"

于是我小步向前，走在华丽的红色地毯上。德拉古拉伯爵威严地坐在正前方的王座之间，手上拿着一杯红酒，两腿交叉双目紧闭地坐在座上。当时我的牙齿不住地摩擦着，双腿很无力地迈动着。然后是听到"砰"的一声巨响，身后的大门忽然关闭，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面回荡，我吓得对伯爵拼命磕头大叫饶命。虽然那时我就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伯爵并不会要我的命，至少不会那么快。

那天在行刑的时候玛丽并没有来，虽然她是个很天真的人。

如果她没有和我接触那么多，如果我和她不是恋人，如果我只是一个她刚认识的朋友的话，她大概会伤心，然后天真地希望会出现奇迹，我会得救，不是人头落地。而可惜的是我似乎给她灌输了太多现实的理论，

并在行刑的前一天花了一番功夫说服让她不要来，因为这个世界是没有什么奇迹的，我会死在行刑台上，而她如果来的话，只会留下阴影。

至于为什么我能说服一个女孩子不去看她男友行刑，说出来不知道你懂不懂，怎么说呢，我是个心理医生。

这是一个自称，这个职业从来没人做过，至少在我家乡是这样的。在骑士道沦丧、官宦勾结、疫病横行的年代，从没有人觉得人的心理有问题。大家都觉得自己身体健康就可以了，只有我提出人的心理也会患上疾病，并且人人的心理都有病，建议那些觉得自己身体健康，但还是很不舒服的人来找我谈谈。

大家一开始都觉得我在痴人说梦，什么心理有病？如果真的有病的话你大概就是那个病得最重的人了。

但在我长时间不懈的努力下，并调解了村里一些家庭暴力、婚姻、酗酒问题后，大家终于也开始重视我的工作了，开始有人来找我诉说一些一直憋在心里的话和秘密，我也一直为大家排忧解愁。

我一直很认真地对待这份工作，因为这件事情不用干活，只需要动脑就可以了。

虽然我觉得自己是个很聪明的人，但却没想到自己已经被教会注意上了。妖言惑众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这个我知道，从小就经常见到巫女巫师在山头上被烧死。但是旁观者清，而我是当局者，所以当骑士团的人踢破我的家门，把我拉出去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就是被关进牢房，一系列的拷问，屈招，然后就是行刑台了。

第一次见到伯爵的时候我是怀着近乎崇拜的心情的。在这个恶魔城里，人人都对伟大的城主敬畏有加，只知道城主神威无边，一甩手就可以灭掉一片，却也从来不知道城主的心事。

那天城主手上拿着一杯红酒，双目闭合地坐在王座上，我则跪倒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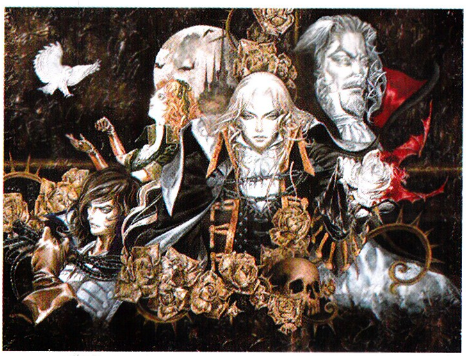
在经过了漫长的等待后，王座上一阵响动，我依旧把额头靠在红地毯上，双眼望地，不敢看城主。

“你也是骷髅猿招募的吧？”城主的回声在房间里飘荡。

“是，是的。”我依旧不敢抬头。“我们是同乡。”

房间里静得可以听到空气流动的声音。

“起来吧，我不会对你怎么样



的。”伯爵喝下一口酒，柔声说道：“你知道这座恶魔城的来历吗？”

“小的知道。”我的紧张感顿时消失了大半。

“那你知道贝尔蒙特家族吗？”

“这个，”我有点犹豫，“小的不知。”

“知道我有一个儿子吗？”伯爵把高脚杯里的酒一口喝光。

我还是有点犹豫：“小的不知。”

“真的吗？”伯爵的眼睛闪过一股凶狠泛着灰白色的光，刹那间似乎看透了我的所有心事。

我的腿又发起抖来，“小，小的的确不知道。”

“想知道我让你来这里，也就是城主之间的目的吗？”

“想……想。”

“因为我让你来这里。这就是原因了，懂吗？因为我不想让你把在城主之间这里的所见所闻传出去，所以让你来城主之间这里了。明白了吗？”

这句话逻辑上虽然有问题，但我还是装出一副似懂非懂一头雾水的样子给伯爵看，说道：“是，小的不会说出去的。”

伯爵看了我一眼：“那就好。”

在和伯爵四目相接的那一霎那，我确定无论如何我是不会把在这里的所见所闻说出去的。

“想听一个故事吗？”伯爵手里的酒杯不知道什么时候满了。

“想，想听。”

“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和我们敌对，在我们平定和安宁的时候骚扰我们，对我们赶尽杀绝，打着所谓正义的旗号，仗着自己老祖宗留下来的兵器和我们作对，在我们的地盘上杀烧掳掠，我们称他们为贝尔蒙特家族。”

我轻点着头。

“许多年前，我和混沌签订了契约，得到不死之身，成为了吸血鬼，建造了一座只属于我自己的城堡，与世无争地生活着。只是我成为吸血鬼后，附近的居民似乎对我有所顾忌，于是那个时候，贝尔蒙特家族就出现了。”

在我的正上方，城主德拉古拉伯爵对着站在他王座下的我怒目而视，王座旁放着一个奇怪形状的像是水晶的东西，若隐若现地似乎漂浮着几个数字。一股很强烈的不安卷过我的心头：似乎发生了什么大事。

我连忙跪下拼命磕头，空心的头骨撞击声在房间里回荡。

“你知道什么是预言，什么是诽谤吗？”伯爵的声音传了过来。

“小的知道，只是不懂伯爵的意思。”

“一百三十年后，贝尔蒙特家族的后人会彻底地打败我。”

首先，杀死一只蚂蚁是很没有意思的。从小我就有这样的想法，相信其他人也是这么想的，因为很没有成就感。于是在伯爵面前我就可以活下来，于是伯爵会不自觉地对我放下戒心，于是我知道了很多事。

“就在那个时候，贝尔蒙特家族的人出现了。”伯爵喝下一大口酒说道：“我在成为吸血鬼之前是个贵族，有着高贵的血统。在建造了这座恶魔城后按

照生前的嗜好把里面装饰一新，只是似乎装饰得太好了，引起了一些游手好闲者的注意，于是开始有小偷出没。当时我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仆人，结果城内贵重品被盗现象严重。为了给那些人类一个教训，我出手打伤了一些盗贼，经过一段时间的惩治后基本上杜绝了忧患。”

我继续点头。

伯爵也继续说道：“谁知道人类中也有一些实力强劲的家伙，贝尔蒙特家族就是一例。他们用沾了毒液的鞭子攻进了我的城堡里，突破了仆人们的防卫，将城堡里的贵重物品洗劫一空，把我打成重伤，还放火烧了城堡想毁尸灭迹，可惜的是之后我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在另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花了几十年的时间重建了一座城堡。”

我默不作声。

“只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那个地方生活了几年后，在先前的掠夺里尝到了甜头的贝尔蒙特家族又像肮脏的疯狗一样蜂拥而至，又一次把我打成重伤，又一次抢走了我的财产。于是我又再次脱逃，在另一个地方又建造了一座城堡，之后他们又再次出现，我又被打败，又逃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

我听得震惊无比，倒不是因为伯爵的故事，而是伯爵找我们骷髅原来是要我们来听他吐苦水的。

伯爵“啪”的一下把手里的酒杯捏碎，“可恶！贝尔蒙特家族的那群贱胚！”

“还有我的儿啊……”伯爵用双手捂住脸。

“您的儿子是？”

“我的儿子叫阿鲁卡多。”伯爵又恢复了常态。

“他也是受到了贝尔蒙特家族的迫害吗？”

伯爵又用双手捂住脸：“这都得怪我……”

“怪您？”

“几百年前，我又一次被贝尔蒙特家族的人所打败，差点死去，结果被一个人类女性救起，之后就和她产生了感情，她的名字叫莉莎。”伯爵仰起头看着天花板上的吊灯，“不久我们有了一个孩子，他叫阿鲁卡多。”

我点头附和不出声。

“我的儿子从小天资过人，可惜天性暴戾，长大后更是游手好闲，仗着我的财势和自己的容貌整天在外面拈花惹草。”

我注意到伯爵的眼角似乎有一丝泪痕。

“可惜当时我正忙着重建城堡，没有时间对他进行管教，在莉莎死后他更是肆无忌惮，于是我一气之下切断了他的经济供给，希望他可以正正经经地找份工作。”

“可恨的是，他不仅不思悔改，还盯上了我的财产。”伯爵面无表情地说道，“他在外面的世界吃喝嫖赌抽样样来，还欠下了一屁股赌债我都知道，可惜却不知道他最大的债主竟是贝尔蒙特家族。可恶！贝尔蒙特家族的那些贱胚！他们给我儿子设套，出千骗了我儿子后还用一个叫什

么玛莉亚的女人引诱他，告诉他我是永远都不会死的，如果拿不到遗产，那他的债永远也还不清。之后让他带路找到了我的城堡，于是，于是……”

伯爵掩面而泣。

当天伯爵哭过后我就被送回了图书馆，在那之后的三十年里，每个月固定的一天，亡灵都会来接我去王座之间。起初我并没有想那么多，只是伯爵的性情越来越多变，越来越难以揣摩，越来越让我喘不过气，于是我开始感到不安，因为当一个蚂蚁看腻了以后，我是会很想踩死它的，特别是在它知道了那么多事情后。

虽然生前的聪明没有让我想到死后我居然会来到这里，但是伯爵大概也没有想到，这个城堡实在是太大了，大到有些收藏品和有些东西会在黑暗中暗自变异和成形，就像我在图书馆暗间夹层里找到的那本轮回之书一样。

“一百三十年后，贝尔蒙特家族的人会彻底地打败我。”伯爵这么说道。

我诧异：“一百三十年后？您是怎么知道的？”

“预言。”伯爵说着看了看一旁的那个水晶。“预言之石。它可以让我看到未来。”

“那未来的情况是？”

“那个年代的人把那个日子叫做2010年。在那一年我会被贝尔蒙特家族的后人打败。”

“那我们还知道什么吗？”

“贝尔蒙特家族的那个后人叫IGA。”伯爵一脸怒气。

“那个叫IGA的后人在一百多年后的人类社会里是一个叫设计师的东西，设计一种叫电子游戏的玩意。”伯爵若有所思，“他会在他所制造的那些电子游戏里捏造历史，就像他那些用写小说歪曲吸血鬼历史的祖先一样。”伯爵说道，“到了那个时代，人类已经不那么喜欢斗争，贝尔蒙特家族也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财富，所以在2010年，他们会彻底地毁灭我，之后成为英雄，背负着不应该属于他们的虚假荣耀世代生存下去。”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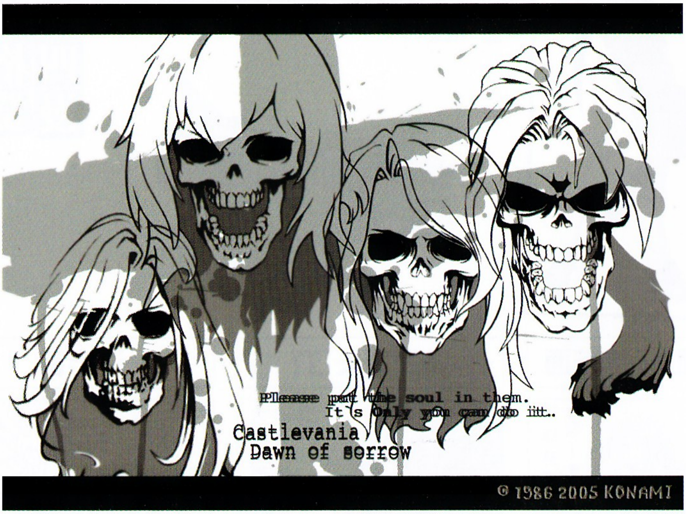
“在城堡里巫师们的努力下，我已经做好了一个可以穿越时间的机器。”伯爵说道，“本来是应该回到几千年前并消灭贝尔蒙特家族的祖先的，但是他们的出处无从考究，所以我会到2010年，也就是贝尔蒙特家族和我决战的那天，协助那个未来的我。”

“原来如此。”我点点头。

“在那之前，我会把这一切结束掉。”伯爵看了我一眼，“在图书馆的那个房间里面的骷髅，也就是你们几个，在我的计划里本来应该在二十年前就完全消失的，但是并没有，就是因为你。”

“小的？”

“你刚才问我‘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你，在所有的骷髅里你特别会说话，也特别小心，从来没有惹怒我，所以我至今都没有动过



杀你的念头。只是这一切都应该结束了。在结果了贝尔蒙特家族后，我会彻底地得到解脱，以后也不再需要谁来倾听我的话语了。所以你应该问‘您应该怎么办？’，懂吗？”

我的脑袋里闪过一个不好的想法。

“这三十年来，感谢你一直倾听和慰藉我。”伯爵的声音有点颤抖地说道。这也是我成为骷髅后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从第一次见过伯爵后我就一直在脑海里想象着当伯爵对我厌倦后会如何毁掉我。是一个火球，一道光束还是一阵风卷过来我就成了渣，或者是把我关在罪人之炼狱和那些没有脑袋的火焰怪放在一起，直到我蒸发掉。虽然想这样东西没有什么意义，我还是觉得乐此不疲，虽然我一点都不想再死一次，因为我已经不想再失去任何东西了，即使是这身破烂的骨骼。我一直在害怕，所以我一直拖延到了现在。

但看着当伯爵几乎什么都没有做但我全部的骨骼却都在崩碎的时候，我是很欣慰的，因为一点都不疼。

人死了变成鬼，鬼死了变成人。不知道听谁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

在死的那一刻，我想下辈子干脆成为贝尔蒙特家族的后人吧，名字嘛……IGA似乎蛮不错的。

所以，我以自己最后残余的一点意识，打开了放在隐密处的那本轮回之书。

下辈子再见吧，伯爵。

在我创造的游戏中。

完



编：YU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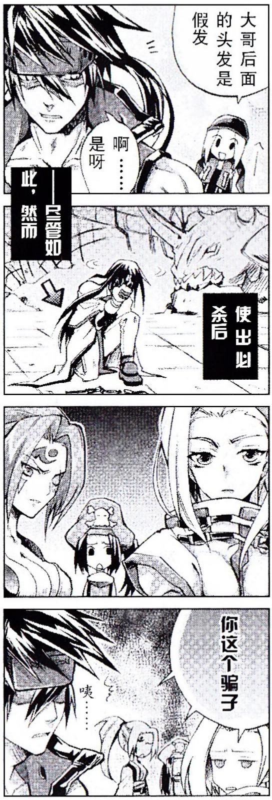
四格漫赏

GUILTY GEAR XX Λ CORE

明明是同一件东西



头发变长了？



追击者





罪恶装备XX

制服问题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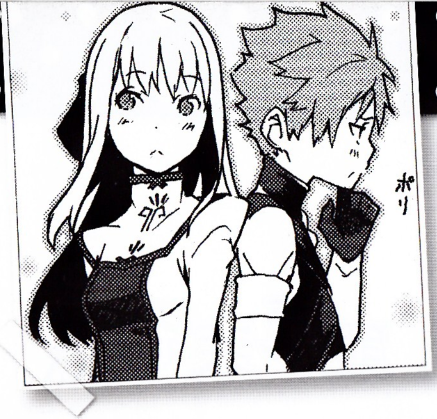


制服问题②



汁液





Shining Force EXA

那一抬腿的魅惑



我知道啦



暴走的阿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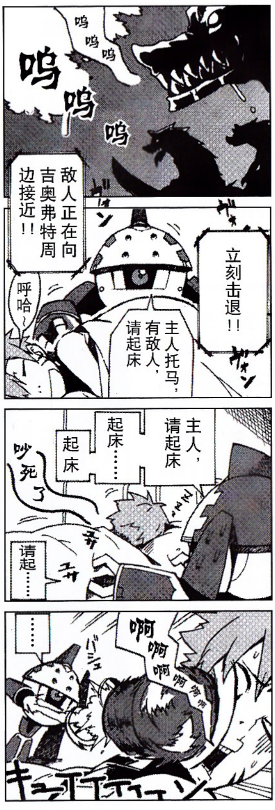
光明力量 EX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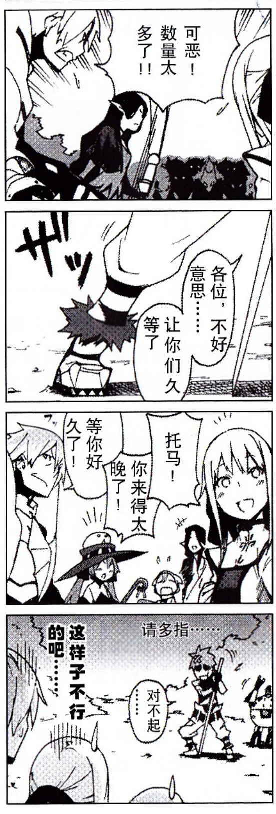
预想之外的结果



请起床



主人公前来拜访！



旋律

作为"《最终幻想》系列"史上销量第二的作品，《最终幻想Ⅷ》的经典意义不言而喻，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玩家而言，这并不是一种来自数据销量的折服，而是源自内心深处的崇敬。屈指一算，《最终幻想Ⅷ》已陪伴我们走过了8个年头，然而回忆起它曾给我们带来的感动，却又都是那么历历在目：气势磅礴的片头CG，角色们的爱恨纠葛，王菲的那曲《EYES ON ME》……这一切旋律都已作为经典封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在记忆之河静静流淌，同时亦在轻声低吟：If you come here,you will find me.I promise.

文/D·S

最终幻想Ⅷ

机种：PS	发售时间：1999年2月11日
制作公司：Square	类型：R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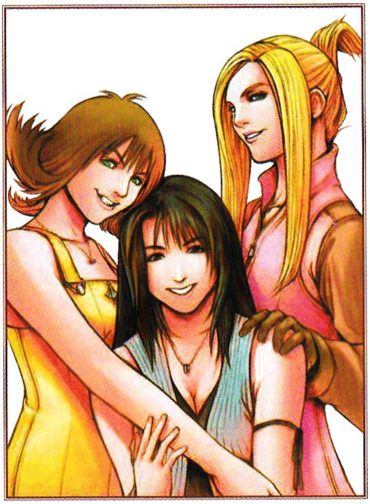
If you come here,you will find me.I promise. ——莉诺雅



爱情

《最终幻想Ⅷ》的主题是"爱"，在游戏LOGO里男女主角相拥的情景中便足以深刻印证这一点，然而在游戏之中，你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爱情"被赋予的多种含义：奎斯提丝对斯考尔的关怀之爱，莉诺雅对塞法的青涩之爱，拉格纳对朱丽叶的倾慕之爱，蕾茵对拉格纳的缱绻之爱，希德对伊迪娅的慈悯之爱……以及斯考尔与莉诺雅之间的，充满爱恨情仇纠葛的，刻骨铭心的爱情。这种感情，是很难用文字小说来形容的，你惟有在游戏中亲自体验过斯考尔与莉诺雅的舞会相识，感受过两人在密林中争吵时的无奈，扮演过奋不顾身地解救公主的骑士（虽然以失败告终……），享受过在飞空艇里的缠绵时光（另附《EYES ON ME》一曲）……其中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无疑是斯考尔背着昏迷的莉诺雅在长长的F.H.连接通道上缓慢前行的一段了，除了一小段斯考尔的内心独白外，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战斗，任何情节，有的只是旅途两旁一个接着一个的灯柱，然而身为玩家的你却丝毫不会因此而产生倦怠，反而会更加投入地沉浸在游戏的氛围之中——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宿命

游戏另一个潜在的主题，则是“宿命”——轮回的宿命。拉格纳与朱丽叶之间的未了前缘在子女斯考尔与莉诺雅身上得以再续，这是宿命；GARDEN的宗旨：魔女创造GARDEN、GARDEN培养SEED、SEED打倒魔女，这是轮回，也是宿命；所有这些神秘的主题，在最终BOSS的几段变身带来的场景变化中，都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从最开始的SEED考试，到执行魔女暗杀计划，再到阻止学园纷争，最后穿梭在宇宙、空间、时间之中……一切看似偶然却又都是冥冥中的必然。游戏发布之初，许多玩家都以为本作是破天荒地在《最终幻想》的历史上开了个双主角的先例，而游戏初期玩家不停地在斯考尔与拉格纳之间切换角色的体验也使得这一切亦真亦幻，然而直到后来大家才恍然发觉，原来一切都是这对父子在梦中的交换体验而已，两条主线至此合二为一，玩家也终于明白了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前因后果，这种平行剪辑的蒙太奇手法非常巧妙，即使是在电影中也不多见，直至在片尾CG中，拉格纳望着巴拉姆学园的飞空艇在头顶掠过，这对虽然曾经谋面但却并未相认的父子间的宿命因缘至此划上了一个句号，美丽但又略带缺憾。

抗争

统观《最终幻想Ⅷ》的所有矛盾，里面充满了对现实的质问与抗争：“森林猫头鹰”从事的反政府地下活动，代表民众对独裁主义的抗争；塞法对魔女的忠诚，代表他对现有秩序的抗争；巴拉姆等学园的军事纷乱，代表着被隐形力量控制着的学园派们对不安因素的抗争……而最后，斯考尔一行人对魔女发出的最终挑战，则代表着这个星球上的人类对命运的抗争。《最终幻想Ⅷ》便是由这些不断涌现的抗争推动着，从序幕走向终章。在篇幅安排上，游戏在后期基本上也是均以连续的战斗为主，将所有的线索全部系在了最终的魔女BOSS战上（从最终战场景魔女城堡单独便占了一张CD的份量即可看出这场生死决战的意义），一切的抗争至此得以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这一切，无疑代表着整部作品的最高潮，宛若一场洗涤一切的暴风雨，一如主角斯考尔的名字——SQUALL。



爱情、宿命、抗争，拥有这三首主旋律的《最终幻想Ⅷ》无愧于它所拥有的地位与荣誉，作为上世纪末Square献给我们的最后的艺术品，它的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相对于无数大厂名作来说，“《影之心》系列”只能被归在二线小品的行列。但如果单抽出二代来说的话，它却足以被列在经典之中。除去音乐和画面上的小瑕疵外，无论是剧情、系统还是演出效果，本作都是那样的无可挑剔。虽然世界观架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宏大的背景下，故事也从一开始对抗妄图夺取俄国政权的邪教过渡为拯救世界的战斗。但从整体来看，《影之心II》主要描写的，以及最触动玩家心灵的还是威尔、卡琳与艾莉丝这三者之间的感情，而只有将前两部作品结合起来，你才能真正体会到本作所带来的那份感动。

文/格里弗斯

那里，是你潜意识中所向往的世界，你应该回去的地方，你生活的时代。

再一次，去迎接另一个未来吧……

——艾莉丝

影之心II

机种：PS2 | 发售时间：2004年2月19日
制作公司：Aruze | 类型：RPG

三人之间的爱情

如果卡琳与威尔的相遇是偶然的话，那么在旅途中前者对后者萌生好感就只能说是偶然中的必然。不同于某些RPG中男女主角莫名其妙就坠入爱河的老套剧情，谁都能看出卡琳对威尔感情的转变过程，而那份少女的羞涩、瀑布前的勇敢表白以及密室外的黯然低泣都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可是，有两个因素却注定了这是一份无法有结果的感情，其中之一就是：在威尔心中的圣殿里，一直住着另外一位少女。

二代的故事延续的是前作的BAD结局，在疾驰的火车中，艾莉丝靠在威尔的肩膀上，微笑着进入了永眠。而即使过了一年后，银发少女的倩影依然萦绕在威尔脑海中，久久不能散去。

“我在你的心中看到了过去发生的那一切，看到了，你的回忆……”

“看到了你一个人跪在地上为爱人挖着坟墓，泪水都已流干……”

“看到了你用自己心爱的大衣将棺材紧紧裹住，然后将其放于土中……”

“看到了你把自己最宝贵的母亲的项链放在墓碑上后，默默地转身离去……”

“看到了你们的相遇，携手，相爱，别离……”

在心之墓场中，珍妮娓娓道出了威尔的心声。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复活仪式失败后威尔的悲伤与泪水，清楚地看到了梦中火车上再度重逢时他的欣喜与手足无措。威尔心爱的女人，始终只有艾莉丝一个。而卡琳，自始至终都只是个过客。

她爱那个男子，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在离自己几步远的地方表达对另一个女

孩的深爱。只能倚着铁门坐在地上，默默地泪流满面。

如果是其他女子的话，也许会奋力去追寻自己的幸福，但对于卡琳来说，她却连这种权利都没有，这就是刚才提到的两个因素中的另外一个——命运……

命运与抉择

我想要得到幸福……

可是，我却无法得到自己所期望的那种幸福。

威尔，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就是你。但是，那却是命中注定无法有结果的恋情。

因为……我是你的母亲……

通过犬神咲的那张相片，卡琳得知了这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他们的相遇、旅途，一切的一切，全都是命中注定的。她注定会通过时光的罅隙前往过去，成为日向甚八郎的妻子，威尔的母亲，也就是说，她根本就没有追求幸福的机会。如果是一般人的话，也许会沮丧，会绝望，会不知所措。但此时的卡琳，却下定了另一个决心。

我……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既然在那个时代我无力挽回寄生木的诅咒，那么，就让我选择生活在另外一个时代，令时间再度开始运转吧，然后迎来一个全新的未来。

你能够得到幸福的未来……

永别了，我最爱的……威尔……

加藤利用艾米格雷秘术改变了时间的流动，而卡琳则自愿选择了前往1887年的日本。如果时光按原来的轨迹流逝的话，威尔将注定活在痛失恋人的悲伤中，也注定将因寄生木的诅咒而死去。所以，卡琳才会做出这个选择，为自己心爱的男子创造一个全新而幸福的未来。

即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1913年秋，历史的齿轮超越时空的阻隔再度转动，命运中的那位银发少女正在那辆列车中静静等待着青年的到来。这是最初的相逢，但迎来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结局。艾莉丝不会死去，威尔将避免寄生木的诅咒，火车上留下的只有幸福的回忆，而卡琳这个名字，也将不会再与威尔的人生产生任何交集。在威尔记忆中的红发女子，将只会有一个人——抛弃了名字与身分，一直默默在身边守护着他的——他的母亲安妮。



这是卡琳的宿命，也是她的选择……

作为笔者少有的几个游戏时间达100小时以上的作品之一，《影之心Ⅱ》令笔者即使在通关数年后都无法忘怀。有人因新颖独特的系统而推崇本作，有人因幽默诙谐的演出及台词而赞叹不已，有人喜欢的是其与真实事件人物融合贯通的时代设定，有人感兴趣的是那丰富繁多的收集要素。但对于笔者而言，最触动心灵的始终还是那三位青年男女之间的感情。

爱而得到他，是最高的幸福；爱而失去他，是第二位的幸福。

谨以此文，献给那段美好而忧伤的回忆。

游书苑

栏目主持：清雨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鬼泣》 作者：后池田真也（日）

胆量非凡且强悍的托尼经营着一家号称最顶级的事务所。但某天，随着神秘绷带剑士齐尔维的出现，托尼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黑暗中蠢蠢欲动的怪物、接连不断的神秘事件、与同伴、恋人的分离，在近乎无力抵抗的空虚与绝望之间，托尼被步步紧逼，而对他穷追不舍的人又有何目的？

由后池田真也撰写的《鬼泣》小说版的故事发生在但丁开始经营事务所之前，也就是《鬼泣》的故事发生前，时间上大致与《鬼泣3》重合，但内容却可以说是"另一个《鬼泣3》"，人物也基本是原创的。小说中登场的但丁表现出了在游戏中难得一见的面貌，比如与孩子们一起吃饭等都会让人觉得原来但丁也有和普通人一样的地方。



另外，虽然本书并不是"《鬼泣》系列"的剧情小说，而是属于外传性质，但世界观和人物性格等方面都与原作衔接得非常密切，原创人物也给人一种顺理成章的感觉。对于玩过"《鬼泣》系列"的玩家来说，本书能让人从另外一个角度去了解《鬼泣》的世界；而对于没有玩过的人来说，紧凑的剧情和爽快的战斗场面也是非常吸引人的要素。

《ICO -雾之城-》 作者：宫部みゆき（日）



"我会保护你的，所以不要放开我的手。"

头上长角的少年与被囚禁于牢笼之中的沉睡少女将在雾之城向他们的命运发起反抗……

每隔数十年，便会有一个头上长角的孩子诞生。头上的角，便是祭品的象征。少年十三岁的某一天，角突然一夜之间变长，就如同水牛一般，而这就是"祭品之刻"。当祭品之刻来临之际，雾之城便会发出召唤：时日已满，献上祭品。

《ICO -雾之城-》是根据SCEJ制作的PS2游戏《ICO》改编的小说，作者为宫部みゆき。虽然是由游戏改编而来，但小说与游戏之间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的，对雾之城历史的描述便是由作者想像出的部分，实际在游戏中并没有提及。对于玩过游戏的玩家来说，这部小说可能会给人带来一种很微妙的感觉，因为有些地方是以作者本人对游戏世界观的理解来描述的，对喜欢自己去理解游戏的人来说，可能多少会有些不适应。但如果玩家还没有完全理解游戏的世界观，或者还没有玩过游戏，这部小说也许可以成为参考书。不过，书中对游戏剧情的解释依然留下了一些谜团，让人觉得有点儿"消化不良"。

《龙背上的骑兵 Story Side》 作者：映岛巡（日）



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小国卡尔莱恩的王子凯姆十八岁生日那天，他的父母被黑龙杀害，国家也从此灭亡，而最爱的妹妹芙丽叶作为封印之女神被囚禁在女神之城，更让凯姆失去了一切。在成为联合军的士兵之后，凯姆只能以杀戮平息内心的愤怒和仇恨。在无休无止的战斗中，身陷危机的凯姆遇到了那条濒死的红龙，而与龙的契约成了一切的转折点……

《龙背上的骑兵 Story Side》的作者为映岛巡，故事以Square Enix出品的游戏《龙背上的骑兵》为基础改编。小说基本延续了游戏中阴沉压抑的世界观，但相比游戏而言略有收敛。小说在情节上对游戏进行了一些补充，比如主角凯姆的内心世界、契约者们的过去以及凯姆、尤巴鲁特和芙丽叶之间的微妙关系等在游戏并没有详细讲述的情节在小说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对完整理解剧情很有帮助。另外，书中的插画由游戏原画师藤坂公彦绘制。

《寂静岭2》 作者：山下定（日）

收到了妻子的来信。三年前去世的妻子写来的信——"我会在那个充满回忆的地方等你。"詹姆斯明白，自己该去的地方是寂静岭，因为在那里，有他和妻子太多的回忆。但詹姆斯在寂静岭见到的，却是那个和妻子极为相像的红衣女子——玛丽亚、行踪诡异的人、令人作呕的怪物以及对他穷追不舍的三角头……寂静岭的真相是什么？妻子的来信又意味着什么呢……



《寂静岭2》的小说作者为山下定，插画由"《寂静岭》系列"的美术执导伊藤畅达绘制，根据KONAMI的经典恐怖游戏《寂静岭2》改编。小说除延续了游戏的主线和灰暗的世界观之外，对剧情也做了补充，在人物心理的刻画方面也有了进一步加强。不过在主角詹姆斯的塑造上稍微与游戏有些出入，而游戏本身的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在小说中也没有得到十分明确的解说。但对于喜欢"《寂静岭》系列"，特别是《寂静岭2》的玩家来说，这的确是一本不容错过的小说，书中阴暗的插画烘托了恐怖阴暗的气氛，而结局更是感人至深。



吻于水中 身处梦中

◎出处：最终幻想X
◎地点：玛卡拉尼亚森林

我的命运是什么？

成为召唤士，走上朝圣之旅，使用终极召唤，打败辛迎来暂时的那基节，然后……失去自己的生命……

我清楚地知道这一切，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当年父亲就是这样保护了斯彼拉的人民，而从那一天起，我便下定决心也要向父亲看齐。

我相信自己做的是正确的，我相信艾本教会给人们带来幸福。但在那一天，我长久以来的圣殿倒塌了……

“还不明白吗？只有死者定下来的法律，才能够更好地引导那些失败的生存者。”

一直以来，我都会以“异界送”将死去的人送往那个世界，一方面是为了令死者的灵魂得到安息，另一方面也是在遵循艾本教“死者当前往异界”的教义。可在那一天，在艾本教最高法庭上，在我惊愕的面前，身为艾本教最高领袖的麦加老师竟然微笑着说出了自己身为死者的事实。

"生存只是一个短暂的梦，只有死亡才是永恒的。人惧怕死亡，只有身处死亡、延缓死亡，拥有死亡力量的人才能掌管斯彼拉，抵抗它是完全徒劳的。"

"但、但辛是怎么回事？大人，我是一名召唤士，就像我的父亲一样！我为了阻止辛继续制造死亡而走上了朝圣之旅，但你……但你却告诉我说这是徒劳的？"我难以置信地问道，声音微微颤抖着，"麦加大人，不只是我一个人！所有人，所有对抗辛的人……他们的战斗，他们的牺牲，难道那些全都是徒劳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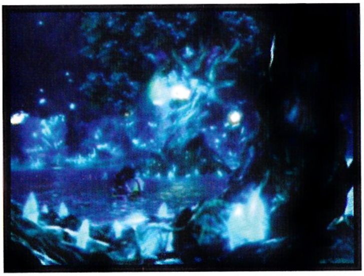
"不管牺牲了多少召唤士，也不可能完全打败辛，更无法阻止它的重生。但那并不是徒劳，他们的勇气会给人们带来希望。这对死去的和生存着的召唤士来说都不是徒劳的。也就是说，不是徒劳，但没有终结，这就是艾本的本质。永恒，无尽的循环，召唤士，三者构成了艾本，而那些对事实不满的人……就是叛徒！"

整个斯彼拉到处都充满着死亡。召唤士挑战死亡的制造者——辛，但同时自身也会死亡；护卫们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召唤士；斯彼拉的怪物都是那些死去的灵魂；甚至艾本的老师也是死去的人。在这死亡的世界中，只有辛能得到重生，然后带来更多的死亡。这是死亡的循环，无尽的螺旋。











一直以来根深蒂固的信念在这短短的瞬间土崩瓦解，我呆呆地站在原地，脑海中忽然变得一片空白。

……这就是我从童年起就一直信仰的艾本教，这才是真正的事实。十几年来我为之努力的一切，原来，都是毫无意义的吗……

当逃离贝贝鲁宫来到玛卡拉尼亚森林后，我离开了同伴们，独自走进了月夜下的清冽湖水中。

大家都担心我，我清楚地知道这点，但我实在不想此刻与他们待在一起。因为我更清楚，只要我一开口，泪水就会不由自主地自脸颊滑落。

身为召唤士的责任，作为一名普通女孩的孤独，得知真相时的痛苦，理想破灭时的无助……这些都将我压得喘不过气来。

月光如水，清明如镜。幻云破碎摇移，无数美丽的幻光花与幻光虫将湖水点缀得五彩斑斓，就仿佛是梦幻中的景象一般。

如果一切都是梦的话，那该多好啊。

但残酷的是，那都是现实，是我无力改变，也无力承受的现实。

而在这时，他来了……

“不要继续了，尤娜。”他也走入泉中，慢慢走到我的身边，盯着我的眼睛认真说道，“忘记辛，忘记召唤士的责任，忘记所有的事情，过平平淡淡的生活如何？”

“可是……放弃了召唤士后，我能做些什么呢？”

“扎那尔港多！跟我一起去扎那尔港多吧！不是斯彼拉那个，而是我的故乡。”他忽然变得兴奋了起来，“我们可以乘飞空艇去那里的，所有人都可以去，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开个盛大的宴会！”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闪电球比赛是不是？”我看着他，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作为王牌的你将会登场，体育馆的灯光会将整个夜空照亮。我们所有人都会为你鼓劲，而我更是会一直替你加油，直到自己没力气为止。”

“说得对！”

“那么，比赛之后呢？”

“当然是再出去玩喽，别忘了扎那尔港多可是不夜城啊！我们可以去海边看海，一直到清晨的太阳升起。城市的灯光一盏一盏地熄灭，星光也渐渐消失无踪。然后，水平线会慢慢亮起来，就仿佛着了火一样。像玫瑰的颜色，对吗？ 先是海，然后到天空，最后是整个城市。一切变得越来越亮，直到所有东西都发出光芒。那真的非常漂亮，我肯定你会喜欢的！”

“是啊……在某一天，我也很想去看一下……”我痴痴地望着他，脸上依然带着淡淡的笑容，但眼眶已不由自主地红了。

“没问题啊，我们随时都可以去的……尤……娜？”

他停止了话语，吃惊地看着低头开始抽

泣的我。

泪水轻轻滴落，在平静的湖面上泛起道道涟漪。

我……终于还是没能忍住……

是啊，如果能够放弃朝圣之旅，两人携手同行游荡世间，那将是何等美妙？

如果能够一同观看闪电球比赛，能够随心所欲地为他加油鼓劲，那将是何等美妙？

如果并肩坐在海边，静静欣赏初升旭日将大海、天空以及整个城市都罩上一层玫瑰色的光芒，那将是何等美妙？

但是，我还是不能去……

那只是个梦，一个只能存在于想象中的美妙的梦，是身为召唤士，背负着沉重的责任感的我永远都无法实现的梦。

所以，我站在水里哭了，哭得那样伤心。

“尤娜……”

他静静地看着我，慢慢将手放在了我的肩膀上，而后紧紧抱住了我。

短暂的惊愕令我忘却了哭泣，而在下一瞬间，印上我双唇的那深情一吻更是令我忘却了一切。

在这静谧的夜中，清凉的月光照耀在这光影波动的泉上，照耀在随波游荡、忘情拥吻



的我与他身上。我们没入了清冽的湖水中，无数幻光虫在身旁飞舞盘旋，幻化成了一幕只有在梦中才能看到的美妙景象。

在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幸福，也终于明白了自己想要守护的究竟是什么。

我不会放弃，我会继续走下去的，这是我必须要尽的责任。但现在，所有的无助和恐慌已在我心底一扫而光。只要他能够陪伴着我走到最后，只要他能够陪伴着我直到永远，那么，一切都不再值得害怕了……

我凝视着他，慢慢抚摸着他的脸庞。

他微笑着，轻轻拨了下我的乱发。

然后，我们再度拥吻在了一起。

不管未来如何，幸福和永恒，这一刻我终于找到了……

虽然泰达与尤娜间的感情似乎总让人感觉有些突然，但谁都无法否认，这段影像是《最终幻想 X》中最经典也最为煽情的情节之一。如果说最后的结局蕴含着淡淡的忧伤，那么月夜下两人的拥吻代表的就是浪漫与甜蜜。流云拂空，繁星闪闪，波光粼粼，幻光飘逸，再配合上RIKKI的那首《素敌だね》，给人的感觉怎是一个“如梦似幻”便能诉说？当年无数玩家曾为这一幕怦然心动，而即使在时隔六年后的今天，它依然萦绕在玩家们的心底，久久不能散去。

整个《最终幻想 X》中，给卡伦留下深刻印象的CG共有两段，一是最后的别离，另外一个就是就是这一幕。由于前者已在UCG的《名场面》特别企划第二篇中写过，因此这次就选择了这一幕。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干脆把之前曾经写过的那幕“名场面”也以影像的形式在《游小说》的光盘中再现出来吧～

奥丁领域 主要角色设定图集

厂商：Atlus	机种：PS2	类型：A·RPG
导演：神谷盛治	参与设定：シガタケ、大西宪太郎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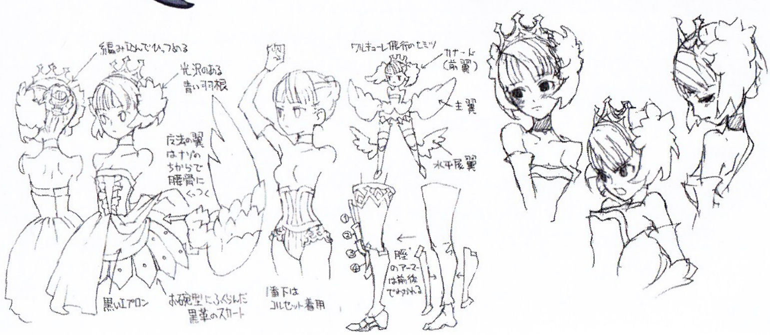
格温多琳（CV：川澄绫子）

北方大国拉格纳内布尔的公主，被视作“魔王”的国王奥丁的小女儿，持魔晶具之枪勇猛战斗的女武神，在战场上被人敬畏地称之为“奥丁的魔女”。姐姐格丽塞塔就是一名骁勇善战、受到周围人们信赖的优秀女武将，在其影子下默默成长起来的格温多琳因此显得文静内敛。投身战斗与其说是出于对国王的忠心，不如说是为了获得父亲的爱而采取的行动。给人一种坚强隐忍的印象，但一旦发生状况则会挺身任何人之前去勇敢地面对。

制作者点评

原型是名著《尼贝龙根的戒指》里的布伦希尔德，女武神瓦尔基里则人气很高，经常被用作人设的参考对象。为了拿出前所未有的新颖设计，我一直都在不断摸索，感觉非常苦恼。最后决定的形象是保留《公主的皇冠》里格拉迪爱尔的风格，并在其如同《天鹅湖》芭蕾舞女演员那样伸展自如的双腿上安一对铠甲。（神谷）

●身高：163cm　体重：54k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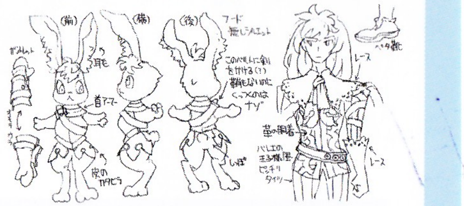




康尼琉斯（CV：浪川大辅）

历史悠久的铁达尼亚王国王子，身材高大的美男子。某天，当他醒来后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的地方，并变成了矮小的兽人。原本打算向暗恋的异国公主薇尔维特倾诉爱慕之情，如今这副模样令他开始踌躇不已。天生就具有身为王族的优越和品格，同时也会因年轻不懂世故而宣扬自己幼稚的理想，但他内心坚强，常常贯彻正义的主张，在困难面前毫不畏惧。从某人手中得到的魔晶具之剑据说能证明他的皇家血统……







●身高：183cm(120cm)　体重：66kg(27kg)

制作者点评

一开始是决定由动物担当主人公，在设计上以耳朵的大小和食物为确定方法，于是康尼琉斯的形象看起来比较像兔子。但从之后定下来的故事来看普卡族也是以兔子姿态示人，这样一来整个游戏似乎显得有些偏个人趣味了。（神谷）

梅赛德丝（CV：能登麻美子）

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的公主，后来的女王。身为先王的母亲阿珐莉亚死后，小小年纪的她便不得不担负起女王的使命。由于从小就以公主身分被侍奉，因此常常会表现出小孩子任性的一面。但出于对去世母亲的感情，她决定要成为一名出色的女王。梅赛德丝获得了魔晶具的石弓，在和各种各样的种族打交道的过程中，她在周围人们的帮助下一点点地成长起来。





制作者点评

梅赛德丝是参考了シガタケ君和大西君的设计图案后绘制出来的。我把她按照像凯尔特人一样的妖精形象去画，并怀着一股敬意赋予了她一种公主特有的高贵气质。名字比较像国外的汽车品牌，以便于记忆为特征。（神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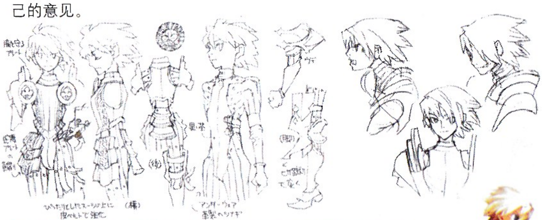


●身高：151cm　体重：38kg

奥斯瓦尔特（CV：千叶进步）

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的冷酷战士，已经强大到可以轻易杀死一条龙的地步，被国内外敬畏地称之为“黑剑士”。对梅尔文养育了身为孤儿的自己心怀感恩之情，只要是为了他，无论多么鲁莽的事都能做到，由布罗姆制成的魔晶具之剑也是梅尔文送给他的。奥斯瓦尔特沉默寡言，很少表露个人感情，但自从跨过梅尔文告知他的真相之后，也开始学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





●身高：177cm 体重：73kg



制作者点评

虽然这个角色是以西格弗里德（德国古老传说中的一名英雄）为原型，但因为黑衣魔剑士的设定已经完成，所以对设计并没什么影响。设计理念是全身披戴厚重装甲，身形却偏细长，不过一分开来就沦为了平庸的设计。



●身高：166cm 体重：53k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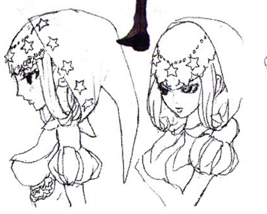


薇尔维特（CV：泽城みゆき）

因不明原因突然灭亡的曾经的大国瓦伦蒂亚王国公主。如今在森林里隐居，被人们畏惧地称之为“森林之魔女”。尽管心悸于亡母关于“死亡”和“诅咒”的预言，但她还是想直面自己的命运。锁链魔晶具是她母亲的遗物。平时看起来很老实，然而在世界灭亡当前，薇尔维特的四处奔走明显体现出了其天生的行动力。冷静果断，也很会照顾人，有一个双胞胎哥哥。

制作者点评

在海盗时代，科学等学问相关是由阿拉伯处于领先地位的。对瓦伦蒂亚王国的设定就是一个异文化的技术先进国家，在此基础上我们便把服饰设计得具有了阿拉伯风格。如果能表现出原型芙莱雅（北欧神话中爱、婚姻与生产力的女神）的奔放就很不错了。（神谷）











初期格温多琳

【主创人员点评】这两幅图为企划书用的样稿。较早的时候本来还有比它们的凯尔特装饰风格更浓重疯狂而因此被否决掉的设计图，遗憾的是现在已经找不到了。SD角色是シガタケ君制作的测试角色。（神谷）

角色初期画像





初期梅赛德丝

【主创人员点评】比较复杂的是我作出提示的方案，シガタケ君绘制的初期方案也非常有魅力，而当时还有那种扇动着小虫翅膀进行高速移动的角色方案。（神谷）



初期康尼琉斯

【主创人员点评】画得太糗了，本来完全没想过要把它拿出来示人的，不过这好像是在某个事情开头画的康尼琉斯的人类形象图。（神谷）



初期薇尔维特

【主创人员点评】以肚皮舞者为指导思想时设计的方案。锁的原型是蛇，后来应该是为了提升魔女指数才改动的……（神谷）



初期奥斯瓦尔特

【主创人员点评】一气呵成的奥斯瓦尔特，即使是现在看来感觉也很不错。既然他被称作主人公，我们就在一些过于像反面角色的地方作了点微妙的改进。（神谷）

战斗动作上色线稿



爱丽丝初期形象



怪物指示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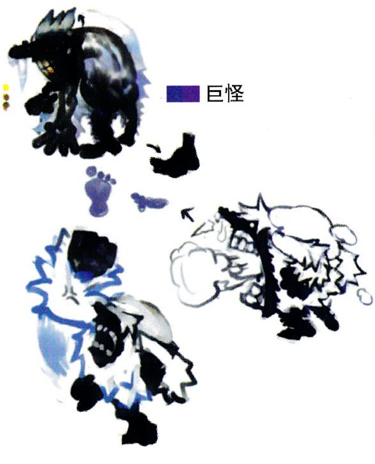
蝎尾狮

火蜥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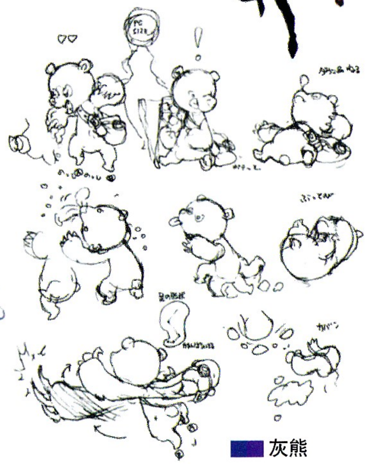


火神





巨怪



灰熊



在进入本次的单元之前，我们需要先来上一节初级的介绍课程。首先，《寄生前夜》的电影和至今为止我们所提到的游戏改编电影不同，它由《寄生前夜》的小说改编拍摄，和小说的剧情基本一样，但是与游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所以，类似“和游戏剧情完全不一样，渣电影！”的评价是完全没有理由出现的。

其次，由于本片年代久远（1997算久远了-_,-），所以大家就算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本片，也不要怪到玛娜头上，虽然我觉得，在看完本期影游秀之后，你们可能都不太想看这个电影了……



Parasite Eve

寄生前夜

书写得不错，是电影把它拍毁了

至今我还记得，很久之前看三毛，她对《非洲之夜》有个很言简意赅的评价：我看过书，书写得不好，是电影把它改好了。

由于这句话实在太过牛X，很久之后，我还一直希望可以找个机会重复一遍，现在，《寄生前夜》终于给了我这个机会，但是我要说得是——我看过书，书写得不错，是电影把它拍毁了。

作为一部电影，《寄生前夜》的票房成绩还算不错，甚至据说一度激发了日式恐怖片的拍摄热潮，导演落合正幸从此被称为日本恐怖片先锋，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恐怖片的康庄大道，而且此后的电影水准都还尚可。而在演员的选择和制作班底上就更没有问题，其最失败的地方是活生生地把一部科幻片拍成了个恐怖片，而且还是那种脱离了原著就无法独立将剧情描绘清楚的恐怖片。

《家庭战争》中的Dave教给不喜欢读书的人们一个很好的办法：“你知道我遇到很烂的书怎么办吗？我等到它拍成电影才骂它烂。”由此可见大概也有同样一部分人喜欢不管三七二十一找原著麻烦，所以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原著和电影中貌似一样，但实际上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Parasite Eve

在SF的世界中

在科幻的世界中，《寄生前夜》是这样一个故事：

故事的男主角永岛利明是某大学药学部任职的生物化学学者，有一天，永岛利明的妻子圣美在一起神秘的交通事故中变成了脑死者。因为圣美生前曾在肾脏捐赠库登记，她的肾脏被移植进了另一名少女体内。同时，由于无法接受妻子死亡的事实，永岛取出了圣美的肝细胞，将其命名为“夏娃”，以期圣美能以细胞的形式继续存活下去。然而，沉睡在“夏娃”中的线粒体却在伺机发动一场恐怖的反叛——玩游戏的时候如果你够仔细的话，会在日本科学家前田的描述中听到对这件事的大致描述。

《寄生前夜》虽然获得了恐怖小说大奖，但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部科幻小说。小说中不仅有大量对实验和手术过程的详细而精确的描写，而且整个故事情节都是围绕着“坚硬”的科技内核展开的。线粒体共生

起源学说、分子进化中立学说、线粒体夏娃学说、自私的基因学说……这些理论综合在一起，构成了小说的主题：线粒体并不是与细胞核共生的，而是故意寄生在细胞里，其目的就是为了将自己的基因遗传下去。

在恐怖的世界中

Parasite Eve

但是，在恐怖的世界中，《寄生前夜》是这样一个故事：

永岛利明在线粒体方面有着重大的发现，同时，线粒体也出自于自我意识选择了永岛成为解放自己的关键性一环，它们策划了永岛和圣美的相识、相爱与婚姻，并令圣美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导致永岛利用自己的最新发现将圣美培养起来，从而打开自己通往最终生命体的大门。

电影的前半部分一切正常，虽然大幅度删减科幻、手术等剧情，并将爱情和诡异气氛过度拔高，却没有什么大碍。但是，在后半部分圣美被线粒体所支配之后，电影的底色就被一层肮脏混沌的深绿色所覆盖，明亮的白天似乎再也不曾出现，一切气氛营造和剧情流向都以"怎么诡异恶心怎么来"为主。隐晦的镜头，刻意被模糊的关键台词和科学基础，事件之间混杂不清的来龙去脉都让一个没有读过原著的人无从下手。

——《寄生前夜》是一部说什么的电影？

如果你这样问一个没看过原著的人，他会冥思苦想一番，然后告诉你。

——大概，是歌颂爱情的忠贞和生死不渝吧。

◎闲言碎语◎

我没看太明白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阿娅呢？从头到尾没出现阿娅啊！

——某论坛网友发言

很难找才找到了电影，看完以后感觉上是很典型的日本恐怖片，没什么惊喜，不过也不至于睡着，想全面了解《寄生前夜》的人可以考虑看看，单纯喜欢游戏剧情的就算了吧，肯定不合你们口味。

——相对来说算是非常中肯的玩家意见之一

◎幕后花絮◎

★本片的音乐制作是大名鼎鼎的久石让大师，他除了帮助宫崎骏给成人编童话之外也偶尔吓唬吓唬小孩子。

★导演落合正幸对于绿色有相当的偏爱，他认为绿色是最能给人带来不安的颜色。除了本作中大量出现的绿色之外，在他执导的《催眠》中，"绿色猴子"成为继贞子之后最有影响力的恐怖词语之一，而《感染》则从头到尾充溢着各种阴沉诡异的绿色调，仿佛要将观众吸入不安的漩涡。

◎相关链接◎

如果你喜欢《寄生前夜》的电影，那么就不用犹豫取舍和选择的问题了，基本上，90%的日式恐怖片中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当然，与其最为一脉相承的还是出自同一导演之手的作品。



《催眠》（Saimin）
导演：落合正幸(Masayuki Ochiai)



《感染》（Kansen）
导演：落合正幸(Masayuki Ochiai)



←在片中饰演圣美的叶月里绪菜

读编往来

READERS & EDITORS

栏目主持：YULA

通信地址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月度记事

★曾几何时，我徘徊于书海之中，迷失于过眼的纷繁，落得无端的自怨。转而捧起你的笑脸，我随着你的思绪飞得很高很远。忽地拨弄起你新增的三十二根乌丝，一弦一线皆是精华。

就这样，静静地，你伴着我入眠，做起有一片林子的梦……

CUT！请各位千万不要误会，这并不是我们突然被琼瑶阿姨灵魂附体玩起了文字游戏，也不是故意用这么抒情的笔调来为游小说做广告，而是来自浙江舟山的刘栩齐读者在买到加量不加价的第3期杂志后情不自禁发出的一番感慨。虽然从表达方式上说有点夸张了吧（汗），但它确实让我从心底感受到了读者对我们所作努力的肯定，总之就是应了那条万年不变的读者反馈煽动法则“您的鼓励就是对我们莫大的支持”，而这个鼓励，不管何种形式我们当然都照单全收啦！

★报告时间：1.从本期开始，Mini CD—ROM将改为普通CD—ROM，容量则增加3倍，这样我们就能为大家奉献更多的资源了！2.为了照顾即将放假的同学，本期游小说决定提前出版，所以未能赶上上期预告的《信赖铃音》，遂定于下期刊登，在此向对本作抱有期待的朋友致以十二万分的歉意！

★上周编辑部组织了第一次集体出游，目标是坐车要1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的某农场，听说还是很好玩的样子。原本YULA在前一天就将行装早早打点完毕，结果到了翌日早上却突然生病，于是可悲地没有去成……怒！这好歹也算是小型公费旅游的说！病啊病，你还真会挑日子生～好吧，既然没得去，那我也跟着各位读者一起看看照片过过眼瘾好了……



■大家一起来滑草！啊啊，我没有玩过！



■含苞待放的荷花，星星点点的水珠，美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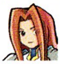


■老实说这头奶牛身体前端貌似头部的「一块」东西我到现在看着还是有些眼晕……

互动空间<杂志关联篇>

（上海·何宁）贵刊名为《游小说》自然以小说为主，但许多栏目依旧是名字不同内容却差不多。“重磅出击”我依旧没看出重磅在哪里，不要再登剧本式小说了，不如去玩一遍游戏，大家自己都会看，并不是说游戏是大作或文章量很多就可以算

主打了。“时光回廊”里竟然出现了《蓝龙》！？虽没玩过但应该是新作吧，你们把时光往前推了么？“剧情赏析”可以找一些不错的小众游戏，不然剧情都知道，没意思。


关于栏目的问题，建议大家再仔细看一下第2期杂志读编中的栏目定位介绍。把《蓝龙》的小说放在“时光回廊”是因为它是去年的作品，而前不久刚发售的是中文版；“剧情赏析”如果上小众游戏，估计又会因为各人的喜好不同引发新的问题……


“众口难调”果然是编辑永恒的话题－－

（？？・王莹）每期都是送书签好无聊啊……下期换一下吧，比如……PSP什么的……


每个月都是发工资好无聊啊……下个月换一下吧，比如……中了500万的彩票什么的……

（张家港・倪晓峰）很赞同以美女作为封面，但请别在她身旁很暧昧地放上一个男生。

（上海・王维俊）让一个大老爷们拿着封面如此暧昧的书走在大街上……


这一刻我泪流满面，好久没听到这样的说话了……原来“暧昧”的确是用来形容“一男一女”的！

（无锡・张强）恐怖小说好棒，引得我好期待下一期的《死魂曲》。在下的女同学们老是问我游小说到了没，就是想看完《零》，恐怖的小说一定要继续哦！


明显的“醉翁之意不在酒”……OK，如果你能动员你的女同学们今后每人期期必买并及时寄来热情洋溢的回函（特别指名给夜蓝更佳），我们会考虑满足你的要求。

本期最强来信之①

让游戏小说中好的刊登在本刊上，去掉一些长篇的无聊的。比如本人不喜欢《最终幻想》系列，而且本期它占的比重太大，我觉得你们这样的做法很不合适，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最》。希望本人的意见小编能接受。

以上内容小编可以无视。我觉得小说的选材方面应尽量选择一些RPG大作的，因为这种游戏的小说很有内涵，不会像ACT游戏那么“流程化”。——昆明・李昊城

子云：……这种时候我该是什么表情呢？

YULA：我想……“囧”就可以了。

互动空间<读编交流篇>

（上海・丁鹏）最好创建一个游小说网站，网址我都想好了，就叫www.GF.com（GF：Games Fiction）。


好吧我是俗人，在看到那俩大写字母的瞬间脑海里浮现出的第一个解释是“Girl Friend”，绝对不是你后面说的那个－－而且，出于好奇我在浏览器里输入了该网址，果然不出所料……

（广州・安然）老实说吧，本人生病了，现在头那叫一个晕啊……在我晕倒之前，我要问你们，到底能不能收到我的调查

表，最近给很多杂志写信都没了音讯……

恭喜你，我们收到调查表了，现在你可以放心地晕倒了XD

（韶关·钟健）郁闷一下：讨厌写字的，不爱游戏的，当和尚的都可以做游戏编辑……天啊！《游小说》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现实是残酷的，同时又是充满戏剧性的……

（北京·孙阳）能不能把价格改为9.7元？因为存车要3角。

这个简单，你买3本游小说，找回的钱可以存2次车。^_^

本期最强来信之②

我同学在看了清雨的形象后总结出了让我差点被水呛死的评价——淫僧！阿弥陀佛，无量寿佛，撒旦哈利路亚，上帝啊，原谅他的无知吧。——上海·于伟联

YULA：似乎不少读者都对清雨的形象颇有感触，真是的，不就出现了“儿女情长”几个字么，断章取义害死人哪……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清雨同学绝对是我们这里最纯良、最乖巧、眼神最澄澈的一名小编！

清雨：虽然我完全不同意你同学的观点，但是……我原谅他= =

上帝们万岁



这幅《王国之心》的同人画是一个署名叫兮的女孩子寄来的，至于地址……我要解释一下，由于这位女读者的养眼手绘信纸引发了一番争抢，最终导致信封连尸体都找不到，因此无从查证，当然这幅画也是很不错的（暗YULA：其实还是想登你画在信纸上的那个铃铛LOLI呀……）。



成都·杨琴

我得承认登出这幅画稿的原因主要是少女头上戴的两只兔子头饰，耷拉的耳朵配上那贱贱的表情，可爱~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杂志社有以下几期杂志可供邮购：

总第3辑、总第4辑　定价：9.80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期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杂志，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游小说》Tot.3中奖名单



★PSP
天津市河北区
张岩

★ACG精美周边

北京 白 冰　上海 蔡 雨　湛江 陈 健
郑州 李 珂　北京 徐中强　上海 林 晶
珠海 朱星财　佛山 曹建严　天津 果 林
舟山 刘栩齐

《游小说》Tot.4光盘介绍

电子书苑： 伊藤润二《死魂曲》外传漫画

名场面赏析： 最终幻想X

游戏影像： 《奥丁领域》预告片、《光明之风》预告片、《忍者龙剑传Σ》广告

幻彩花园： TONY壁纸大特辑，近百张PC及PSP壁纸，《奥丁领域》珍藏设定画稿

游音盒： 《光明之风》OST＋近期游戏金曲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 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 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剧情赏析： 最新游戏或经典游戏的剧情概括，依故事复杂程度，字数应控制在4000～10000之内，要求将剧情中最精彩的部分都表现出来。

④游戏议会： 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 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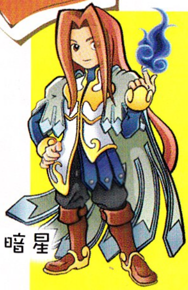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 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 g-novel@vip.163.com



《游小说》第5辑
7月下旬全国上市！

小编寄语



★“我借卡伦在游小说上写《奥丁领域》没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咱俩谁跟谁啊。”

“够义气，纱迦！人均消费标准5元以下的餐馆随便找，我请！”

“好。对了，最近《怪物猎人》挺火的，把子云MM借给我翻译《怪物猎人》的小说吧，很轻松，才10万字而已。”

“我就知道你这个家伙没那么好心……”

●“主管，我说下次干脆组织个编辑部失恋青年海南岛两日游吧，一次旅游必定让大家十年难忘。”

“好啊，等《游小说》销量突破50万，所有出品周边书籍销量纷纷上10万，我一定向老板申请大家一同包机去海南岛大玩一场！”

“……算了，当我什么都没说过……”

■一转眼就27岁了，真是老了……



●近日心情标签：搬家、听听歌怡怡情、沉默无用

·对我这种怕麻烦的人来说，搬家简直就是洪水猛兽，所以非常感谢来帮忙的几位朋友。发现新家的阳台实在太通风了，于是在迎着大风高呼爽快的同时我不得不担心前一晚晾的衣服第二天早上就被和谐掉……T–T

·OVA《仙乐传说》OP&ED“ALMATERIA/愿い”是最近令我相当惊喜的一张单曲。当河井英里的治愈系歌声邂逅富有节奏的异色旋律，竟在心里催生出仿佛穿梭于云端、大海、森林、沙漠，独闯天地之间的豪迈感觉，烦人的琐事顿时变得无足轻重；引田香织的“愿い”则让我想起了初听Fonogenico“ねがいごと”时的感受：纯净简单就是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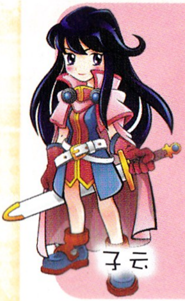
·走地球人的路，让外星人死去吧！挂一阵子。



有件事在我期待了近十年之后终于发生。虽然目前看来没什么太大的实际意义，不过对我来说这无疑是近几个月最要紧的事。谢谢你。

即将毕业的同学们，趁你们还有力气，抱头痛哭吧。

“我走在自己的路上，成功与失败，幸福与苦难都已经降为非常次要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这条路本身。”



★关于分离

分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分离后的孤独与寂寞。就好像心中最重要的东西，一下子全被抽空了一样，只留下一个深不见底的洞，让人觉得空虚和恐惧，永远无法填埋，永远没有替代。最后的最后，只能以谎言欺骗自己，让自己相信，从来就没有什么分离……

◆开心：上一期杂志截稿之后，编辑部的各位同事一起去农场玩。滑草、摸鱼、真人CS、参观挤牛奶……虽然累，不过还真是玩得不亦乐乎。

◆担心：搬到了新的办公室，我买了盆不知名的植物，办公环境一下就变得生机盎然了。不过对于曾经养死过仙人掌的夜蓝来说，也真为它的命运捏了把冷汗。

◆关心：父母在老家买了新房子，最近正忙着装修，听说老两口被累得够呛，惟一的儿子也不在他们身边……子曾经曰过：“父母在，不远游”，我终于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了。

◆省心：听说《加勒比海盗3》在国内公映的版本被删了17分钟，好像大部分都是“发哥”的戏份，连预告片中的那句“Welcome to Singapore”都没有了，我决定不去电影院看了。

◆伤心：坂井小姐，再见～




■ 灵魂能力

责任编辑：陈 欣
封面设计：张金涛



《游小说》第5辑

7月下旬全国上市



宿命传说 苍黑的思念
“《传说》系列”最受欢迎角色
里昂·马格那斯孤独的战斗史诗



信赖铃音 肖邦之梦
最后的三小时，最后的梦
最后的天籁之音，最后的幻境



汪达与巨像
一人、一马、沉睡的白衣少女
真相、谎言、悲伤的冒险诗篇



ICO
我不能放开这个人的手
因为，那等于放弃了自己的灵魂……



奥丁领域
末日将至，毁灭的黄昏即将降临
星光黯淡，终焉的预言逐渐实现

更多精彩，尽在《游小说》第5辑

ISBN 7-89491-957-1
9 787894 919571 >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7-89491-957-1
游小说光盘定价：9.80元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睡神扫描



重力异想世界完结篇

GRAVITY RUSH 2™